

第36年

48

$18.00

編者話

高皋先生撰著的巨型小說「弱柳狂花水芙蓉」與讀友見面了。「紅樹山莊」莊主柳百川因獲得「象服寶衣」而致家毀人亡，留下孱弱遺孤——柳惜弱，奶娘琪姑陪伴年僅十五歲的柳小姐浪跡天涯尋找殺父仇人，其歷程之艱辛；懷璧招災之險阻，令人驚心動魄，一掬同情之淚……高皋先生撰著之故事向來引人入勝，情節之曲折離奇，打鬥場面之激烈，令人閱之如親臨現場，迭宕起伏之佈局更使人疑團重重，急欲一知究竟，包君一閱拍案叫絕。

*　　*　　*

今期選刊鐵馬先生撰寫的一期完短篇「小虎子」，此乃江湖朝廷秘辛故事，欲知朝廷權勢之爭的種種手段，請閱本故事。

余破浪先生撰著的「天王傳奇」中篇在今期續刊完，請欣賞精采的大結局。

*　　*　　*

下期將刊登馬騰先生撰著的「怒髮衝冠」巨型小說，屆時請留意。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環球出版社
武俠世界雜誌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電話　五四七三一五六
FAX 5404422
營業部：電話 5473377
承印者：環球出版社

THE UNIVERSAL PRESS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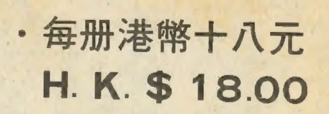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541.00
一年港幣 $1,081.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590.00
一年港幣 $1,180.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692.00
一年港幣 $1,38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3200 半年26期NT.$16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 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60元

武俠世界

第36年
第48期

（總號1856）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八元
H. K. $ 1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象服寶衣　轟動江湖

這是一個月隱星稀，寒風如剪的夜晚。

一輛雙轅馬車正沿着陝北綏德至吳堡的官道前進，看來它好像是奔向山西西部的離石縣境。

時當隆冬季節，冰雪遍地，鳥獸絕跡，在這等月黑風高，天寒地凍的夜晚，居然會出現這麼一輛孤零零的馬車，就有點事非尋常了。

拉車的是兩匹長程健馬，八蹄翻飛，濺起尺許高的雪泥。

趕車的穿着一件老羊皮襖，足登快靴，一頂氈帽壓到眉際，遮住大部份面孔。

車廂四週遮着厚厚的絨布，封閉嚴密，夜風雖然凌厲，要侵入車廂却也不易。

當晨曦來臨之際，趕車的終於瞧到了前面的鎮集，徹夜奔馳，人馬皆疲，既然瞧到鎮集，是應該好好的歇息一下。

但他却扭過頭來，向車廂投下陰森冷酷的一瞥，一絲令人噁心的奸笑，同時湧上他的臉頰。

他忽然一帶韁繩，馬車便已離開官道，向左側一條山道馳去。

他這是爲了甚麼，莫非對車中人不懷好意？

他這反常的行徑，業已引起車中人的注意，一聲琅琅嬌音由車廂傳了出來。

「冉少俠，咱們駛離了官道？」

原來趕車的大漢姓冉名君武，是梵淨山主葛冠上人的大弟子。

葛冠上人與「紅樹山莊」莊主柳百川是道義之交，柳莊主遭人下毒暗算，臨終之時囑咐奶娘琪姑，帶着他唯一的愛女柳惜弱，投奔遠在關外的妹夫，葛冠上人基於道義，因而派遣冉君武協助琪姑。

柳姑娘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女，由於身體瘦弱，從未好好的認眞練武，琪姑雖是身負上乘武功，但長途漫漫，她實在沒有完成任務的把握。

他們連夜奔馳，是害怕落入仇家的魔掌，想不到離家才只兩天，竟然出了問題。

是出了問題，但琪姑絕不相信冉君武會出賣她們。

這回她猜錯了。

琪姑背着包裹，手牽柳惜弱走出車廂，目光微一流轉，心頭不由大爲懍駭。

馬車停在一片荒塋蔓草的山谷之內，車前八步之處，立着兩高一矮三名武林人物。

琪姑很少行走江湖，這三人她全都陌生，不過她看得出來，他們絕非善與之輩。

她收回目光，扭頭對冉君武冷冷一哼道：「爲甚麼？冉少俠，想砸掉梵淨山的招牌？」

冉君武聳聳肩道：「砸掉師門的招牌，總比丟掉生命划算，再說他們只是向兩位借點東西，並無惡意。」

琪姑不願跟他浪費唇舌，牽着柳惜弱躍下馬車，向對面三人拱手一禮道：「請恕小妹眼拙，三位是何方高人？」

對面三人之中，一名身着白袍，面目陰森的大漢道：「我兄弟姓殷，江湖朋友稱咱們爲崇明三怪。」

語音一頓，接道：「冉君武沒有說錯，咱們對兩位並無惡意。」

琪姑道：「我知道，只是借樣東西。不過咱們女人除了胭脂花粉別無所有，閣下究竟想借甚麼？請說。」

白袍大漢是崇明三怪的老二，水旱兩路功夫全都十分出色。

他有一樣怪癖，賈寶玉喜歡吃女人嘴上的胭脂，他却酷愛舔女人兩頰上的花粉，琪姑說她們只有胭脂花粉，豈不正是惹火燒身？

琪姑是一名奶娘，却也是一位美人兒，芳齡才三十不到，正當狼虎之年，更是女人俏麗嬌艷的顚峯。

白衣大漢見過不少女人，但像琪姑如此成熟美艷，而又英姿逼人的，今日還是第一次遇見。

哈哈一聲狂笑，白衣大漢道

弱柳狂花水芙蓉

新派武俠奇情故事／高皋•文　可飛•圖



：「借東西的事以後再說，咱們交個朋友，怎樣？」

琪姑臉色一沉道：「對不起，我不想交閣下這樣一個朋友。」

白衣大漢乜斜着眼微微一笑道：「相逢就是有緣，姑娘何必拒人於千里之外？何況今日之事妳應該明白，交在下這個朋友，才保得妳的平安。」

琪姑道：「當眞麼？不過我要試試閣下交朋友的誠意。」

白衣大漢道：「好，姑娘要如何試法？」

琪姑伸出纖纖玉手，一指冉君武道：「我不喜歡此人，你替我剁下他的腦袋。」

琪姑的這項要求，使得崇明三怪同時一呆。白衣大漢沒有回答，却雙目晶芒似電，射向冉君武的面頰。

冉君武心頭一震，身不由己的退後兩步，道：「不，殷二俠，你不能聽她的，她是在挑撥咱們，讓咱們自相殘殺，她就可以藉機逃遁了。」

白衣大漢哼了一聲道：「自相殘殺？你也配！」

冉君武臉色一變，再度後退兩步，並暗凝功力，以防不測。

崇明三怪的老大，身着藍袍的矮胖漢子此時咳了一聲道：「不要節外生枝，老二，拿下那個女

的。」

老大的吩咐，白衣大漢並未立即採取行動，他瞧了琪姑一眼，神色上顯得一片遲疑。

殷老三道：「老大，二哥憐香惜玉不肯動手，這女人交給小弟吧。」

殷老大道：「好，不過要留活口。」

殷老三應了一聲，摘下肩頭的護手鈎，跨前幾步道：「姑娘請賜招！」

琪姑雙手籠在袖中，以十分平淡的語氣道：「不必客氣，請。」

殷老三果然不再客氣，左手鈎迎面一推，鈎光一閃，寒芒直奔琪姑的面門，出招的迅捷，錯非二三十年的苦練，必然難達如此輕快的境地。

其實他的左鈎只是虛招，眞正的殺着是在右手，當對方被左鈎一引眼神，吸引注意之際，右鈎也閃電般擊出，連續幾個吞吐之間，分襲脅門、丹田，及會陰三處要害。

崇明三怪之中，以殷老三最爲陰損，對女人出招，竟然攻向會陰，此等下流的招式，眞虧他使得出來。

招式雖是下流，但却十分管用，這是殷老三對敵的原則，只求勝利，不擇手段。

這招連環三式，是他最得意的傑作，他已經使得得心應手，按說今天也不會發生甚麼意外才對。

也許今天他在劫難逃，竟然遇到命裏的剋星。

琪姑原本不想殺人，殷老三却逗起她的殺機。

她單足點地，身形後仰，一式美妙的鐵板橋，使殷老三的攻勢全部落空。

那她另一隻脚呢？

這隻脚可沒有閒着，當她身形後仰的同時，已經送到殷老三的脖子上去了。

一陣香風，送來一條膚光緻緻的玉腿，殷老三是在走桃花運了。

他的確迷糊了一下，走桃花運時多半會迷糊的。

不過因這一迷糊，他却付出了慘重的代價。

琪姑的鞋尖之上嵌着一塊三角形鋼鐵，它以電光石火的速度，切進殷老三的喉管。

玉腿一彈即收，琪姑已翻身倒退五尺，現場留下殷老三，他已是一具狂噴鮮血的屍體。

殷老大老二同時一呆，他們幾乎不相信琪姑那纖纖玉足，會是閻王爺的帖子。

一呆之後，接着是兩聲怒吼，兩條挾着勁風的人影，像狂飆一般捲了過去。

殷老大使的是八角流星錘，殷老二的兵刃是一柄精鋼長劍，殺弟之仇使他們紅了眼，一上來就往死裏招呼。

琪姑用的是一對短刀，在兵刃上已大爲吃虧，何況雙拳難敵四手，她自然要落於下風了。

好在她身法靈活，躲避巧妙，殷氏兄弟雖是聯手猛攻，一時之間要獲勝倒也不易。

在一旁觀戰的冉君武，目光一轉，嘴角露出一股邪惡的笑意，他緩緩走近全神觀戰的柳惜弱身側，輕輕咳了一聲道：「柳姑娘……」

柳惜弱擰轉身形，臉無表情的冷冷道：「甚麼事？」

冉君武道：「殷氏兄弟以兩搏一，太不公平了。」

柳惜弱唔了一聲，一轉頭，目光仍然投向鬥場。

冉君武道：「柳姑娘，殷氏兄弟功力極高，奶娘只怕撐不下去了，咱們要不要幫她一把？」

他口中說着話，右手曲指如鈎，悄悄伸向柳惜弱的肩頭，只要被他一把扣到，柳家這位身負殺父之仇的孤女，豈不要遺恨終天！

但，一聲音量不高，却嚴厲得令人發抖的語聲道：「拿開你的髒手，姓冉的。」

柳惜弱正目注神專的瞧着鬥場，她腦後沒有生眼，何以知道冉君武的企圖？

也許是冉君武太大意了，讓柳惜弱的眼角餘光瞧到。

這也沒有甚麼，因爲柳惜弱身體孱弱，不宜習武，西北武林同道，幾乎每一個都爲「紅樹山莊」的絕學即將失傳而惋惜，因此，柳惜弱不會武功可以說天下皆知。

那麼這聲叱喝，無論怎樣嚴厲，他總不能害怕一個孱弱的女孩子。因此，他只是微微一呆，仍原式不變的抓了出去。

冉君武是梵淨山主葛冠上人的得意門徒，一身武學已獲乃師的眞傳，能夠逃過他這全力一抓的爲數不多，柳惜弱自然難逃此劫。

令人想不到的是冉君武這一抓竟然抓空，柳惜弱居然脫出他的毒爪之外。

而且她依然目注神專的在瞧着鬥場，好像忘記有冉君武這麼一個人存在，更不必說他那一抓了。

這必然是冉君武伸手出抓的同時，柳惜弱正好跨步離開，這是巧合，他絕不相信一個不會武功的女孩子，有能力逃過他全力一抓。

此時他與柳惜弱之間，相距不過三尺，只要跨前一步，便伸手可及。

於是他上步欺身，雙掌齊出，分襲她的肩髎及玉枕二穴。

在他上步出掌的同時，他聽到一聲嘆息，接着喉結一陣劇痛，他

就甚麼都不知道了。

喉結穴插上一枚金釵，生命已經不屬於他了，他自然甚麼都不知道了。

柳惜弱在屍體上拔下金釵，以憐惜的眼光向死者投下一瞥，身形一轉，向鬥場緩步走去。

此時場中的搏殺已告結束，琪姑一記無影脚，一招甩手刀，將兩名對手送往鬼門關，沒有讓一個敵人活着。

她掏出一隻瓷瓶，挑出一些黃色藥粉灑在屍體之上，然後嘆口氣道：「小姐，咱們離家不遠就遭到攔截，今後迢迢數千里，豈不是荊棘載道，要一路殺下去了！」

柳惜弱的粉頰之上原是掛着兩串淚水的，她忽然一把抹乾，現出一臉堅毅之色道：「賊人暗算了我爹，還不放過咱們，咱們不殺也一樣活不下去，再說與賊人周旋，或許能找出毒害我爹的仇人。」

琪姑道：「小姐說得是，唉，老爺身中劇毒，以深厚的功力支持返家，除了將象服寶衣交給小姐，只說出了三個字……」

柳惜弱再度目閃淚光的道：「咱們却猜不出『賭球技』三字的含義，象服寶衣更使咱們亡命天涯，成爲武林各派追殺的對象，嗚嗚……」她說至此處，已悲從中來，語不成聲了。

琪姑勸慰道：「小姐，爲了老爺的血仇，妳應該堅強起來。」

柳惜弱道：「是的，奶娘。」

琪姑道：「我有一種想法，不知道妳是否同意？」

柳惜弱道：「奶娘說說看。」

琪姑道：「小姐智慧超人，過目不忘……」

柳惜弱道：「說下去。」

琪姑道：「我想象服寶衣人人爭奪的原因，絕不是因爲它是皇帝穿過的袞龍御袍。」

柳惜弱道：「奶娘說得是，我已經將象服上每一個圖案，每一個綫條，全都記下來了。」

琪姑道：「那咱們就不必留下它了，萬一有個閃失……」

柳惜弱道：「它是爹以生命換來的，我不忍毀棄，這樣吧，咱們回莊。」

琪姑先是一怔，然後由衷的稱讚道：「小姐高明，沒有人會想到離阱之虎，還會回到陷阱裏去的。」

柳惜弱道：「咱們也不是長住莊上，只待完成兩件事立刻就走。」

琪姑道：「一件是埋藏寶衣，那第二件呢？」

柳惜弱道：「增強功力，並將象服上的圖案及綫條好好的想一想。」

琪姑道：「小姐估計需要多少時日？」

柳惜弱道：「咱們以百日爲限，不管進度如何，百日之後一定去闖江湖。」

琪姑道：「好吧，不過……」

柳惜弱道：「怎麼啦？奶娘。」

琪姑道：「江湖代有才人出，世間常有傑出之士出現，咱們的計策雖然不錯，不見得能瞞過所有之人。」

柳惜弱道：「奶娘說得是，今後咱們要多加一份小心。」

她們放棄了車輛馬匹，經山路，走僻徑，終於平安的回到紅樹山莊。

＊　＊　＊

這是一個飄着雪花的夜晚，山林屋宇都披上了一件潔白的外衣。

這件外衣能夠將景物裝飾得十分淒美而富於詩情畫意，却不能讓「紅樹山莊」在外衣之下消失。

但她們確實找不到「紅樹山莊」，它竟然消失了。那片原本美侖美奐的莊院，已變爲滿目蒼涼的斷垣殘壁。

敢情她們的家，已經被人一把火燒了。

雖然她們被迫暫時放棄了這個家，但眼見祖業被人焚毀，那種憤怒與傷感，仍非筆墨所能形容的。良久，她倆才停止悲泣。

琪姑道：「小姐：咱們怎麼辦？」

柳惜弱道：「我想賊人未必找到地下秘室，山莊被焚，咱們還是可以住下去的。」

琪姑道：「不錯，而且本莊被焚，更不會有人想到咱們還住在這兒。」

柳惜弱點點頭，身形一轉，舉步向一截殘壁走去。

那兒原是書房的位置，此時除了這截殘壁就一無所有了。

柳惜弱在牆根下摸索半晌，終於臉露喜色的道：「在此地開門會破壞凌亂的現象，那就要啓人疑竇了，我已經開了假山的進出口，咱們走。」

她們來了後院，那兒亭台依舊，並未被火災波及，在假山的一側，有一個隱蔽的洞口，進去後再將洞口關閉，那就無跡可尋了。

地下室頗爲寬大，並儲有足夠她們半年食用的乾糧飲水，生活所需無慮，她們就此安頓下來。

＊　＊　＊

槍王柳百川是武林名人，在江湖上具有極高的評價，只可惜柳氏人丁單薄，夫人早逝，只留下一個身體孱弱的女兒。

「紅樹山莊」後繼無人，這是武林中的一件憾事。因爲柳家的「拈雲槍法」，氣吞河嶽，威武絕倫，

不適於女孩子學習。

柳百川曾經收過一名弟子，可惜他酒後亂性，强暴婦女，酒醒後無顏面對師門，在羞慚之下自裁而死。

如今柳百川因爲偶然得到「象服」，招來殺身之禍，「紅樹山莊」又被人一把火燒得片瓦不存，這一威震西北的武林名門，莫非就此煙消雲散，江湖除名？

不，「紅樹山莊」暫時是煙消雲散了，但未必會就此江湖除名。

因爲還有柳惜弱，紅樹山莊惟一的遺孤。

柳惜弱的娘是瓊州「娘子宮」的三宮主梅筠，由於二宮主尚芸陰謀奪權，發動叛亂，大宮主南芸被害，她才帶着一名貼身婢女琪姑逃來中原。

在陝北她遇到了柳百川，兩人一見傾心，於是她當上了「紅樹山莊」的女主人。

婚後柳百川知道了她出身魔道，雖然無碍於他們的感情，却禁止她在任何情形下施展「娘子宮」的武功。

兩年後她生了柳惜弱，再三年她發現竟然得了不治之症。

生老病死，人所難免，只是她心有不甘。

二師姐尚芸爲奪權殺死大師姐，她要爲師門清理門戶，剷除叛賊。

因此她雖是答允柳百川不施展「娘子宮」的武功，實際上她沒有一天不在練習，尤其師傅最高的獨門絕學「六珈心法」，更是日夕苦練。

「六珈心法」是一種性命交修之學，乾坤大挪移也難以望其項背，此項心法練成，本身配戴的任何物件，不必動用手脚，都可以飛出傷敵，一丈以內任何可移動的物品，也可挪移，用作攻敵的利器。

可惜壯志未酬，她離去日無多。

於是她將希望寄託到柳惜弱的身上，從四歲開始，她就循循善誘，逐步傳授「娘子宮」的絕學。

琪姑是梅筠的愛婢，也是柳惜弱最可靠的助手，自然一同學習，並且傾囊相授。

在柳惜弱七歲時，梅筠終於一病不起。現在這位柳氏門中的孤女，已經芳齡十五了，她沒有習過家傳武功，却已身負絕藝。

柳惜弱看似身體孱弱，其實天資英敏，根骨奇佳，但秘室中百日研鑽，却帶給她一個失望。

「象服」，柳百川以生命換來的袞龍御袍，只是一件精緻的絲織品，如果要問它珍貴在那裏？大概只有一個答案：「它是帝王穿過的龍袍」。

不過她還是有收穫的，對「娘子宮」武功，她已練到精純無比，尤以「六珈心法」，更是動念即生。

最後她想到了家傳武學，她是柳氏唯一的後人，如果讓名滿武林「拈雲槍法」就此失傳，不僅愧對祖先，對自己也會終身愧疚的。

於是她將老父遺留的武功秘笈，作了一番深入的探討。

柳門內功源自嵩陽，以吐納導氣爲主，學習此種內功之人，通常只能作一名武師，柳百川是庸中佼佼，也無法突破一流高手的瓶頸。

其實柳百川能夠名列一流高手，靠的是祖傳「拈雲槍法」。

此種槍法威猛絕倫，一槍刺出，千軍辟易，也因而過於剛陽，極剛易折，這是「拈雲槍法」的最大缺點。

「娘子宮」的「絕滅魔刀」正好相反，是一種極端陰柔的刀法，它不只刀出無聲，而且刀出無形，招式却玄奧陰狠，集陰險毒辣之大成。

絕滅刀下無活口，拈雲槍下呢？縱使留得命在，也必然身負重傷。

這極剛至柔的兩種絕學，如果能夠將它們揉合在一起，使剛柔調合，陰陽相濟，或者可以產生一種中性的武功。

柳惜弱在此一意念之下，憑其超人的智慧，殫精竭慮，終於創造了一項奇蹟。不過它只能使用於絕滅魔刀之上，對「拈雲槍法」還待作進一步的研究。

此時已超過她預期停留的時間，食物也將用罄，她們不得不離開地下秘室。

在離開之前，她們扮成一對母女，將象服及家傳武功秘笈收藏於隱密之處，乘晨曦初現之時，再度踏上波譎雲詭的江湖之路。

*　*　*

她們由陝北南下，準備經兩湖，廣東，前往瓊州。

報父仇，還母願，是柳惜弱的兩大目標，只是她不明瞭她爹臨終之時，所說「賭球技」指的是甚麼？

那就只有先到瓊州「娘子宮」代母清理門戶，沿途順便尋訪殺父的仇人。

這天中午她們來到涇河以北的三原縣城，琪姑指着一家「煮酒莊」道：「小姐，那兒賣酒食，咱們去打尖歇息一下。」

柳惜弱道：「好的。」

煮酒莊，顧名思義，是以賣酒爲主，他們也賣飯，那只是聊備一格。

所以光顧煮酒莊的客人，幾乎全是酒徒，而且也是男人的天下，女酒徒畢竟不多嘛！

酒徒一多可就熱鬧了，有的在狂笑，有的在猜拳行令，喧囂震

耳，只差一點沒有打起來。

柳惜弱與琪姑一脚踏進店門，不由神色一呆，她們雖是武林兒女，可也是名門閨秀，幾曾見過此等景象？

琪姑一呆之後，道：「小姐，咱們走。」

她們只不過剛剛轉過身形，但覺勁風攝衣，已被兩名彪形大漢堵住去路。

「咳咳，柳姑娘，咱們找得妳好苦。」

說話的濃眉大眼，中等身材，穿着灰布長衫，神情帶着幾分憨厚，聽他的語氣，他跟柳惜弱必然是素識。

不錯，他是梵淨山主的二弟子李放鶴，他身旁的瘦高漢子，是梵淨山三大高手之一的陳三願。

李放鶴曾數次奉師命前往「紅樹山莊」投書，他與柳惜弱本是舊識，他們此來是尋找他的師兄冉君武及柳家大小姐的，既然被他發現，自然要問個明白。

柳惜弱冷冷道：「你找我？那好，我正想問問你，不過咱們總不能老站在這兒說話吧？」

陳三願道：「二少山主，離這裏不遠有一家飯莊，我想柳姑娘還沒有進食吧？」

李放鶴道：「那好，柳姑娘請。」

他們剛剛走出店門，身後忽然有人大叫道：「慢點走，姓柳的，妳們是『紅樹山莊』的？」

隨着話聲，像風一般的捲來兩條大漢，這兩人一高一矮，身着勁裝，背後插着一對鐵筆，柳惜弱不認識他們，琪姑却瞧出他們來自「鐵筆莊」。

雙拳一抱，琪姑道：「原來是『鐵筆莊』的高人，請問兩位有甚麼指教？」

這兩人的確來自「鐵筆莊」，是八大護莊之一，高的名叫客舍，矮的是邊兵老。

「鐵筆莊」稱霸南疆，八大護莊名滿武林，瞧他們那副趾高氣昂的神情，就知道他們必然是江湖名人。

客舍兩眼一翻，冷哼一聲道：「我問妳們是不是『紅樹山莊』的，莫非妳沒有聽到？」

琪姑道：「這個麼，我不想回答。」

客舍臉色一沉道：「好膽量，妳可知道拒絕回答的後果？」

琪姑眉峯一揚，粉頰殺機隱現，但她還是忍了下來，回顧柳惜弱道：「小姐，咱們走。」

她們身形還未移動，客舍及邊兵老忽然以快如飄風的身法，攔住她們的去路。

琪姑沒有動怒，只是以十分平靜的語氣道：「兩位究竟想怎樣？『鐵筆莊』可是名門大派，你們當街欺凌兩名弱女子，不怕江湖朋友恥笑？」

邊兵老咳了一聲道：「姑娘言重了，咱們只想尋找幾位朋友，別無他意。」

琪姑道：「你找朋友跟咱們有關？」

邊兵老道：「正是，因爲他們是去『紅樹山莊』的。」

琪姑一嘆道：「自咱們老爺被人暗算之後，只剩下一名孤女，居然還有古道熱腸，不忘故舊的友人，眞是難得，請問他們是誰？」

客舍哼了一聲道：「別裝蒜，崇明三怪不是妳們的朋友，他們怎樣了？妳說。」

琪姑啊了一聲道：「崇明三怪是江湖聞人，小女子果然高攀不上，至於他們怎樣了，只怕你問錯了對象。」

客舍道：「那該問誰？」

琪姑伸手一指李放鶴道：「問他。」

李放鶴一怔道：「問我？爲甚麼？」

琪姑一嘆道：「我知道你是無辜的，只可惜你是冉君武的師弟，咱們只好問你了。」

李放鶴臉色一變道：「我師兄是送妳們去關外的，後來有人在一個荒谷中發現一輛空車，莫非他出了意外？」

琪姑哼了一聲道：「是出了意外，令師兄將馬車驅進荒谷，聯合崇明三怪向咱們搶劫，怎能不出意外……」

李放鶴大吼一聲道：「我不信，他人呢？」

琪姑道：「我說的是實情，信不信只好由你了，至於他人麼，也許跟崇明三怪搶寶去了，說不定你李大俠也得了一點好處。」

李放鶴怒叱道：「琪姑，請妳不要侮辱人！」

客舍道：「這娘們一派胡言，殷氏兄弟是崇明的首富，豈會搶劫妳們的財物！」

琪姑道：「我說過他們搶財物麼？你這人怎麼搞的？」

客舍道：「不要放刁，這對妳沒有好處，妳說，他們搶了妳們甚麼？」

琪姑道：「提起這件事就令人納悶，金銀財寶他們不要，偏偏搶走咱們老爺的一件繡袍。」

「繡袍？甚麼樣的繡袍？」

客舍對「繡袍」似乎極感興趣，神色也跟着緊張起來。

其實感到興趣的不只是客舍，他身旁的幾個，還有一些瞧熱鬧的，全都神情緊張的豎起耳朵在聽。

邊兵老咳了一聲道：「客兄，兩位姑娘還沒有進食，咱們到那邊飯莊邊吃邊談吧。」

客舍目光一轉，向四週瞧熱鬧的瞥了一眼，道：「好吧，兩位姑娘請！」

飯莊距離酒店，約莫五六間店面，客舍還未走出十步就忽然停了下來。

是琪姑柳惜弱沒有跟他走？不，她們是跟來了，但瞧熱鬧的却也亦步亦趨的跟了上來。

客舍身形一旋，衝着近二十名跟踪者道：「各位這是作甚麼？」

「朋友，這是大街……」

「不錯，大街人人可走，你憑甚麼干涉？」

答話的是一個瘦小乾癟的白髮老頭，話說得客氣，但目如冷電，聲若洪鐘，顯示他具有一身不凡的功力。

「鐵筆莊」八大護莊，全是久走江湖，見多識廣的人物，白髮老頭分明是一位武林高人，客舍却不知道此人是何方神聖。

他向邊兵老投過一瞥，得來的是一臉茫然，於是他伸手一擺道：「各位請。」

「鐵筆莊」的八大護莊，一向是飛揚跋扈，盛氣凌人的，像這麼委曲求全的讓人先行，倒是十分少見。

「不必客氣，老夫想在這兒觀賞街景。」

白髮老頭說得沒有錯，是有人喜歡逛街，觀賞街景的。

不過這對客舍來說，白髮老頭是不領情，不給他面子。換句話說，也是瞧不起「鐵筆莊，更沒將八大護莊放在眼裏。

像客舍這種人，無事也會找碴，白髮老頭這麼做，還能不逗起他的殺機？

他果然一聲怒叱：「那你就躺在這裏慢慢看吧！」

語音未落，揮拳直搗，拳頭帶起一股勁風，猛襲白髮老頭的前胸。

「啊，打死人了，救命……」

白髮老頭在大喊救命，他却身形後仰，曲指輕彈，客舍不只是連他的衣衫也沒有沾到，還感到臂膀一陣酥麻，整條右臂，已無力的垂了下去。

沒有人看出白髮老頭那曲指一彈，客舍已是吃了暗虧，但人們却聽到救命之聲，也看到他在揮拳傷人，而且對方還是一個白髮蒼蒼的老者。

人叢中有人喊打，看來他是犯了衆怒了。

一羣大漢怒吼着衝了過來，有的還亮出了傢伙。

如此一來可就天下大亂了，不只是「鐵筆莊」的兩大護莊遭人圍殺，連李放鶴及陳三願，也捲入這場莫名其妙的鬥毆之中。

琪姑她們慢慢退出人羣，轉身向前走去，柳惜弱忽然皺了一下眉峯道：「這班人眞像一羣瘋狗，要不咱們早已塡飽肚子了。」

琪姑道：「小姐別急，前面不就是飯莊？」

柳惜弱道：「那就快走。」

她們在飯莊用餐之後，琪姑招呼店小二結賬。

店小二道：「兩位客官的賬，已經有人結了。」

琪姑一怔道：「咱們在這裏並沒有朋友，誰會替咱們結賬？」

店小二道：「是一位白頭髮的老大爺，他說在譚記騾馬行等兩位。」

柳惜弱與琪姑互相瞧了一眼，她們沒有說話，神色上却顯得有點錯愕。

店小二道：「老大爺還說，走長途嘛，四條腿總比兩條腿舒服，叫兩位不必遲疑。」

柳惜弱道：「說的也是，奶娘，咱們就去見見這位高人吧。」

琪姑點點頭道：「好吧，伙記，到譚記騾馬行怎麼走法？」

店小二道：「出門往右走，在前面十字街口再往右拐，就見到譚記騾馬行的招牌了。」

琪姑道：「謝了，小姐，咱們走。」

譚記騾馬行規模不小，各種牲口都有，任君選擇，柳惜弱與琪姑被伙記迎進大廳，一名身着天青色長袍，留着三綹鼠鬚的中年漢子，正陪着白髮老頭喝酒。

瞧到柳琪二人，白髮老頭哈哈一笑道：「來，來，兩位，陪老夫喝一杯。」

柳惜弱哼了一聲道：「挑起別人打羣架，哼，你倒是溜得挺快的！」

白髮老頭道：「小丫頭，別不知好歹，老夫要是不使出那一招，妳們還能這麼自在？」

柳惜弱撇撇嘴道：「還說呢？我爹被人暗害，『鐵筆莊』涉有重嫌，好不容易有兩個送上門來，被你這麼一攪和就全完了，我眞不明白你是在幫咱們，還是害咱們？」

白髮老頭呆了一下道：「小丫頭，妳說的可是眞的？」

柳惜弱鼓着腮幫子道：「我幹嗎要騙你？哼！」

白髮老頭長身而起道：「咱們走。」

柳惜弱道：「走？去那裏？」

白髮老頭道：「自然是去套那兩個要鐵筆的，要不妳小丫頭說我老人家欠妳的，我這張老臉往那兒擺？」

柳惜弱撇撇嘴道：「你欠我的欠定了，這可是沒有法子的事。」

白髮老頭道：「這話怎麼說？」

柳惜弱道：「那羣打糊塗架的早就散了，此地官道四通八達，你到哪兒去找？」

白髮老頭一怔，道：「這不要緊，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了不起咱們走一趟嶺南……」

柳惜弱道：「你想直搗『鐵筆莊』？」

白髮老頭道：「我正是這個主意。」

柳惜弱道：「很抱歉，咱們還有要事待辦，此時無暇前往嶺南。」

白髮老頭道：「不必妳們同去，小小一個『鐵筆莊』，有老夫一人，就可以擺平他們了。」

柳惜弱道：「不行。」

白髮老頭道：「不行？妳認爲老夫擺不平他們？」

柳惜弱道：「我不是這個意思。」

白髮老頭道：「那妳是甚麼意思？」

柳惜弱道：「你欠我的，是麼？」

白髮老頭道：「那算老夫倒楣。」

柳惜弱道：「瞧你不情不願的，一旦離開了咱們，你不一走了之才怪！」

白髮老頭道：「這個……咳，小丫頭，就算老夫壞了妳的事，妳也不能讓老夫行動都失去自由。」

柳惜弱道：「不要說得那麼難聽嘛，咱們只不過……」

琪姑幽幽一嘆，接道：「咱們老爺遭人暗算，『紅樹山莊』被人火焚，名滿西北的武林世家，只剩下咱們小姐一個孤苦無依，四海飄零的弱女子，老前輩，你何忍再落井下石！」

白髮老頭一陣錯愕道：「姑娘，妳說的話我不懂。」

柳惜弱撇撇嘴道：「你應該懂的，先挑起羣毆，再將咱們引來此地，你當眞爲了要幫咱們？不懂的倒是我，你爲甚麼又要獨自離開？」

白髮老頭哈哈一陣大笑道：「好聰明的小丫頭，看來老夫是小看妳們了。那妳就再猜猜，我爲甚麼要離開？還有，請妳告訴我，妳爲甚麼硬要留下老夫？」

柳惜弱哼了一聲道：「你一定還有一個幫手迄未現身，你不放心，想先去找到他再來對付咱們。至於我要留下你麼，我只是想找幾個供我使喚的人而已。」

白髮老頭臉色一寒道：「小丫頭，妳太不知天高地厚了，老夫是何等人物，豈能聽妳使喚！」

柳惜弱道：「聽口吻，閣下必然是名震江湖的前輩高人了，說來聽聽，好讓咱們長點見聞。」

白髮老頭道：「白頭溜達，妳可會聽過？」

柳惜弱道：「甚麼？白頭溜達，頭都溜達白了你還要溜？」

顯然，柳惜弱並不知道白頭溜達是何許人物，琪姑却神情凝重的道：「老前輩適才拿目光向外面張望，原來是在等候紅髮老娘？」

語音一頓，扭頭對柳惜弱道：「小姐陪老前輩聊聊，我出去幫她找找他的同伴……」

白頭溜達伸手一攔道：「不敢勞動大駕，她……咳咳，如果要來自己會來的。」

柳惜弱忽然微微一笑道：「我以爲你在等幫手，敢情你是怕仇人找來。這你放心，那人如是當眞找來，我替你打發就是。」

琪姑道：「小姐弄錯了，紅髮老娘不是他的仇人，他們是夫妻。」

柳惜弱怔道：「哦，閣下原來有季常之癖，這就難了，家務事外人是不便插手的，不過你如果願意聽我使喚，那就是我的家務事了。」

白頭溜達怒叱道：「小丫頭太狂妄無知了，老夫要替妳家大人管教管教妳。」

琪姑道：「慢來，老前輩，你可是湖海名人，我家小姐只是一個十五歲的小女孩，你以大欺小，這似乎不太公平。」

白頭溜達道：「那妳就一起上吧，老夫雙拳對四手，讓妳們佔點便宜。」

琪姑冷哼一聲道：「咱們不想佔你的便宜，因爲你未必能在我家小姐的手底下討得好去。不過一個成名多年的前輩高人，居然向一名小女孩挑戰，的確不太公平，所以你必需加點甚麼。」

白頭溜達聞言一呆，現在他才意識到這兩名年輕的女娃兒不好惹。

不過白頭溜達闖蕩江湖數十年，憑他一身超凡絕俗的功力，任是一派霸主，也要對他禮讓三分。現在，退一萬步說，他也不能被兩名女娃兒唬住。

於是他毫不考慮的道：「只要妳們贏得了老夫，要我這顆白頭都行。」

琪姑道：「很好，小姐，讓我來會他。」

柳惜弱道：「不，奶娘，我不出手，他不會甘心聽我使喚的，白頭溜達，請！」

白頭溜達雖然無門無派，却是成名多年的前輩高人，想不到虎落平陽，竟被兩名無知的女娃兒如此

輕視。

在怒火塡膺之下，全身眞氣鼓蕩，白髮根根豎立，顯然他憤怒已達極點，此時出手一擊，必然是石破天驚。

不過他畢竟是成名已久的前輩高人，雖是怒到極點，仍不願搶先出手。

「姑娘請。」

「有僭。」

柳惜弱的右掌在胸前劃了一個圓弧，然後平胸急吐，一股剛勁若矢的罡炁呼嘯着撞向八尺外的白頭溜達。

所謂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她這一掌不見得就能傷到這位武林高人，却使得白頭溜達心頭一震。

他原以爲柳惜弱只是一個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女孩子，這一掌痛擊，不得不使他刮目相看了。

依他的估計，柳惜弱的一身功力，在當今武林之中，雖然算不得頂尖高手，也足可與一流高手一爭長短。當然，碰到白頭溜達，小姑娘只怕要出師不利。

他以八成眞力擊出一掌，放眼江湖，能接下他這一掌的爲數不多。

兩股掌力相接，發出轟的一聲巨響，他身體一陣晃搖，幾乎立身不住。

再看柳惜弱，身體後仰，左右搖擺，像狂風中的柳枝，雖是迎風欲折，脚下却未離方寸。

這一掌對搏，竟是半斤八兩，誰也沒有佔到上風，白頭溜達的老臉可就掛不住了，以他的身份，平分秋色就該算輸。

於是他一聲暴吼，五指箕張，右臂再吐，指尖射出五縷白氣，分襲柳惜弱身前五大要穴。

這是白頭溜達的獨門絕學「五行眞炁」，對付一個小姑娘，他竟然使出仗以成名的師門絕藝。

指風嘶嘶，聲如雷鳴，五行眞炁的威力，果然不同凡響。

出手之後他有點後悔，自己一大把年紀了，還和小孩子鬥氣，如果傷了她固然內心難安，一旦傳出江湖，豈不令人齒冷！

其實後悔的念頭還在腦海中打轉，他的面頰之上已經變了顏色。

莫非柳惜弱當眞傷在他這一招之下？

這原本是他意料中的事，沒有甚麼好驚異的。放眼天下，能夠接下五行眞炁一擊的很難找出幾個，柳惜弱自然難逃此劫了。

這是常情，但也有出乎常情之外，不按牌理出牌的。

當白頭溜達擊出的五縷白氣奔向柳惜弱的前胸不足兩尺之際，她突然伸出右手，像趕蒼蠅似的隨意一揮，白氣忽然拐了一個彎，直向驟馬行的大門衝去。

「啊，死老頭，你敢偷襲老娘，看我不剝掉你的皮！」

隨着話聲，奔進來一個紅衣紅髮，小鼻子小眼，一張血盆大口，滿嘴黃板牙的老女人。

她氣沖沖的奔到白頭溜達的身前，二話不說出手就是兩記耳光。

以白頭溜達的一身修爲，如果想躲，紅髮女人必然打不到他，但他沒有閃避，看神情好像甘之如飴。

打完了耳光，紅髮女人並未算完，雙手向腰間一叉，拉開嗓門叱喝道：「說，你爲甚麼暗算老娘？如果說不出理由，看老娘怎麼修理你！」

白頭溜達橫行江湖數十年，一向意氣風發，爲所欲爲，要是說他會怕誰，只怕任誰都不會相信。

不過一物就有一物剋，他可以橫行天下，只是見到紅髮老娘就心寒膽顫，一點轍都沒有了。因此……

「紅娘，妳誤會了，我怎麼敢暗算妳，是她……」

「是她？她也會五行眞炁？」

他們所指的她，自然是柳惜弱，但紅髮老娘絕不相信這個瘦瘦弱弱的小姑娘，竟然習得這項威震武林的獨門武功。

柳惜弱却撇撇嘴道：「我不會，不過，妳似乎有點坐井觀天，五行眞炁算得了甚麼。」

紅髮老娘見柳惜弱一副不屑的神色，心中雖然生氣，她畢竟久走江湖，見多識廣，在沒有弄明白以前，倒也不願意輕舉妄動。

白頭溜達咳了一聲道：「紅娘，咱們栽了，在她來說，五行眞炁的確算不了甚麼，因爲她會乾坤大挪移。」

紅髮老娘聞言一呆，但一呆之後她又哼了一聲道：「你栽了，老娘却沒有，小丫頭，露兩手讓老娘瞧瞧。」

柳惜弱微微一笑道：「妳是在向我挑戰？」

紅髮老娘道：「可以這麼說，妳出招吧！」

琪姑道：「慢來，紅髮老娘，如果妳當眞要向咱們小姐挑戰，就得遵守挑戰的規矩。」

紅髮老娘道：「哦，甚麼規矩？」

琪姑道：「妳問溜達前輩吧，你們也可以就便商議一下。」

紅髮老娘沒有開口詢問，目光却向白頭溜達瞧了過去。

「咳咳，這兒沒有妳的事，妳走吧。」

這是白頭溜達回答紅髮老娘，但却答非所問，並沒有說出挑戰的

規矩。

最令人不解的是，叱咤風雲數十年的白頭溜達，竟然神色沮喪，臉帶隱憂，雙目直視紅髮老娘，一副無可奈何的神情。

他這是爲了甚麼？莫非他一世英名當眞被這個小姑娘所毀？

白頭溜達本名劉達，他與本名紅娘的紅髮老娘原是一對孤兒，他們被一名武林異人所收養，並傳以高深武功。

他們的師父是「獨全老人」，隱居於西康瀘定縣以南的飛越嶺。

習藝十年，他們已獲得獨全老人的眞傳，此時劉達二十五歲，紅娘芳齡二十有三，兩人青梅竹馬，從小就玩在一起，只不過劉達生性豁達，不拘小節，紅娘却秉性剛烈，翻臉就像翻書一樣，作師兄的劉達難免動輒得咎，成了她的受氣包了。

偏偏獨全老人爲他們撮合，要這對個性截然不同的師兄妹結爲夫婦，兩年後獨全老人仙逝，劉達終於離開紅娘，到江湖上溜達去了。

他溜達了數十年，紅娘也找了他數十年，由於他溜的本領高人一等，每次找到都被他溜掉了。

其實紅娘已經不是當年的火爆脾氣，對他情愛之深，更甚當年。

所以當她瞧到白頭溜達竟然栽在一個小姑娘的手裏，除了驚怒交集，還加上一份痛心。

她發出一聲怪異的厲嘯，身形騰空而起，雙手十指箕張，猛向柳惜弱的天靈及咽喉抓來。

她這出手一擊，功力之深厚，絕不在白頭溜達之下，而且手法陰損，使人防不勝防。

柳惜弱遇事沉穩，心智過人，她早已由紅髮老娘充滿殺機的眼神，及嘴角牽起陰森冷酷的笑意看出，提高了戒備之心。

紅髮老娘雙掌抓來的威勢固然驚人，只能說她功力極高，一般武林高手，很難接下來，但在柳惜弱的眼中就算不得甚麼了。

當那挾勁風而來的十指距離柳惜弱約莫一尺遠近之時，指尖忽然射出白氣，直襲她的前胸，在如此接近之處功力驟發，任是何等人物，只怕也難逃劫數。

柳惜弱當時大吃一驚，她雖是心存戒備，却未想到這位武林前輩，出招竟然如此陰損，匆忙中以七絕幻影身法逃過這致命的一擊，仍然弄得十分狼狽。

此等驚心動魄，生死一綫的場面，縱然是久走江湖，身經百戰的一代高人，也不能無動於衷。

也許柳惜弱年少無知，不明厲害吧，她剛剛逃脫劫難，神色竟是一片安詳，而且嘴含淺笑，就像沒事兒一般。

她沒事，琪姑却不能算完，柳眉一挑，冷哼道：「紅髮老娘也是一個名滿江湖的前輩高人了，爲甚麼如此無恥！」

的確，一個武林前輩，對小姑娘動手已經有失身份，再使出如此陰損的招式，說她無恥並不爲過。

但紅髮老娘却爲之一呆，好像有人罵她無恥，是一件既意外又新鮮的事兒。

沒有錯，以紅髮老娘一身驚人的武功，天下武林敢於當面罵她的很難找出幾個。再說她雖是脾氣剛烈一點，仍不失爲一個正派人物，琪姑罵她無恥，這口氣她如何嚥得下去！

「小賤人，老娘劈了妳！」

她撤出一柄月形彎刀，在一聲暴吼之後，騰身撲了過來，彎刀泛着寒芒，湧來一陣勁風，看來她眞的是想一刀劈了琪姑。

噹的一聲脆響，冒起一陣火花，她的彎刀被琪姑的短刀一格，兩人各自震退一步。

她含怒出手，可以說使出了全力，結果却是半斤八兩，面對一個後生晚輩，應該算是栽了觔斗。

她當然是栽了，因爲琪姑出刀頗有保留，否則她不當場丟人現眼才怪。

白頭溜達嘆了口氣道：「咱們都老了，紅娘，何必再作意氣之爭？妳走吧。」

紅髮老娘瞧他一眼道：「都幾十年了，你還是不肯原諒我？」

白頭溜達道：「不，我早就原諒妳了。」

紅髮老娘目射異彩，緊緊睨着白頭溜達，臉頰之上是一片興奮，還帶着幾許嬌羞，雖然她已經走過半個世紀的歲月，那種風情與神韻，仍有扣人心弦的魅力。

至少白頭溜達看傻了，柳惜弱及琪姑也爲之神色一呆。

半晌，紅髮老娘輕聲道：「那你爲甚麼攆我？」

白頭溜達道：「因爲妳在此無益。」

紅髮老娘道：「那你呢？還要留在這裏？」

白頭溜達道：「是的，我不能走。」

紅髮老娘道：「爲甚麼？莫非……」

白頭溜達道：「我跟柳姑娘打過賭，但我輸了。」

紅髮老娘雙目暴睜，衣衫無風自動，顯得惱怒已極，看情形她是不甘心自己的丈夫受制於人，要以一身所學作孤注一擲。

白頭溜達咳了一聲道：「別這樣，師妹，愚兄平生一諾千金，妳是知道的，難道妳要我做一個言而無信的小人？」

也許那一聲師妹，使紅髮老娘軟化了，她長長一吁道：「你決定要跟着她了？」

白頭溜達道：「是的，人無信不立。」

紅髮老娘道：「我也輸了，咱們只有一起跟着她們了。」

白頭溜達道：「這……好吧。」

於是他們雙雙向柳惜弱躬身一禮道：「劉達夫婦參見姑娘。」

柳惜弱雙拳一抱道：「不敢當，兩位前輩太多禮了。」

一頓接道：「其實咱們因為江湖閱歷不夠，才想借重劉前輩，如果兩位不願意，咱們絕不勉强。」

紅髮老娘道：「如此說來柳姑娘是多此一舉了，所謂江湖閱歷，不外人情事故，以妳的武功及才智，只要事事留心，天下均可去得，要咱們跟着妳，豈不是畫蛇添足？」

白頭溜達道：「不，我不同意妳的說法，須知江湖譎詭，人心險惡，她們只是兩位年紀輕輕的姑娘，那懂得江湖上的鬼域技倆，一旦有所閃失，再後悔就來不及了。」

紅髮老娘雙目一瞪，大吼一聲道：「這為甚麼？劉達，胳膊還有向外彎的？」

白頭溜達嘆口氣道：「妳還是這麼不講理，為甚麼不替別人想想？這裏沒有妳的事，妳走吧。」

紅髮老娘氣得恨恨的向柳惜弱及琪姑瞪了一眼，轉身一躍，向門外一閃而逝。

柳惜弱不安的道：「對不起，劉前輩，為了我，使你們夫妻弄得不歡而散，我實在過意不去，快去追吧，尊夫人可能還沒有走遠。」

白頭溜達搖搖頭道：「這不關姑娘的事，咱們幾十年前就已經不歡而散了，現在還是談談姑娘自己吧。」

柳惜弱道：「談我？」

白頭溜達道：「我知道姑娘是紅樹山莊槍王柳百川的千金，令尊一代人傑，因為獲得象服寶衣遭人謀害，姑娘投身江湖，莫非為了查訪仇家？」

柳惜弱噙着淚水，幽幽一嘆道：「先父身中劇毒，回家時只說了三個字，咱們却不知道這三個字指的是甚麼，查訪仇家只能碰碰運氣。」

白頭溜達道：「令尊只說了三個字，這三個字必然十分重要，甚至可以明白的指出兇手是誰。姑娘說說看，到底是三個甚麼字？」

柳惜弱道：「賭球技。」

白頭溜達一怔，道：「賭球技？這，咳，按說令尊說的應該是兇手的姓名或諢號，這三個字全都不像啊！」

柳惜弱道：「所以我說查訪仇家只能碰碰運氣。」

白頭溜達道：「那象服寶衣呢？令尊是否在中毒後失去？」

柳惜弱道：「先父是帶回來一件袞龍袍，那也不過是一件帝王穿過的舊袍子，除了一點紀念價值，並沒有甚麼珍貴之處，它是不是江湖上所說的象服寶衣，就不得而知了。」

白頭溜達道：「它還在麼？」

柳惜弱道：「在，我將它埋藏起來了。」

白頭溜達道：「那好，只要袍子還在，就不怕找不到兇手。」

柳惜弱道：「我知道前輩的意思，兇手不會放棄那件袍子，他遲早必會出現。只是咱們就要面對險惡的江湖，時時置身於驚濤駭浪之中了。」

白頭溜達道：「姑娘說得是，不過妳縱然不出江湖，未必就能改變妳的處境。」

柳惜弱道：「看來我是有點自私，不該將前輩扯進來的，你走吧。」

白頭溜達哈哈一笑道：「姑娘的江湖閱歷果然不夠，妳認為我現在離開，就能擺脫這場是非？」

柳惜弱一怔道：「對不起，前輩，是我害了你了！」

白頭溜達臉色一正道：「不要這麼說，姑娘，老夫浪跡江湖數十年，也應該作一點正經的事了，妳說，咱們下一步怎麼走？」

柳惜弱道：「先去瓊州娘子宮，替我娘清理門戶，這是我娘的遺命。」

白頭溜達一呆道：「到娘子宮清理門戶？姑娘，這話可是眞的？」

琪姑撇撇嘴道：「怎麼，你怕了？」

白頭溜達臉色一紅道：「人的名，樹的影嘛，江湖上任是何等人物，對娘子宮無不聞名色變，老夫，咳，只是入境隨俗罷了。」

琪姑撇撇嘴道：「好一個入境隨俗，別人都怕娘子宮，你自然也該怕了，我却有點不解，你到底怕些甚麼？」

白頭溜達忽然挺胸昂首，濃哼一聲道：「誰說我怕了，妳連獨不拗衆都不懂，眞是的……」

琪姑微微一笑道：「前輩閱歷豐富，人情練達，眞叫人佩服。好啦，咱們要去娘子宮，你怎麼樣？」

白頭溜達道：「當然跟妳們去，不過我想知道，妳們對娘子宮究竟知道多少？」

琪姑道：「為甚麼要這麼問？」

白頭溜達道：「娘子宮威懾江湖，人人畏懼，妳們却要飛蛾撲火，我怎能不問？」

琪姑哼了一聲道：「你這是門縫裏瞧人，看扁咱們了。告訴你吧，我主母是娘子宮的三宮主，我是在娘子宮長大的，你說咱們該知道多少？」

白頭溜達愕然道：「怪不得兩位身負絕學，原來是娘子宮的高人，可是妳們又……」

琪姑道：「你是怎麼啦？前輩，我家小姐適才不是說過，咱們是奉主母的遺命清理門戶麼？莫非你沒有聽懂？」

白頭溜達道：「我懂，只是……」

柳惜弱道：「前輩是怕咱們人單勢孤，寡不敵衆了。這個你不必擔心，娘子宮還有一些忠於我娘的部屬，所以咱們並不孤單。」

白頭溜達道：「看來我是無話可說了。」

琪姑道：「是你的顧慮太多了，咱們走吧！」

白頭溜達道：「今日時間已晚，要走也要等到明晨，再說此去瓊州迢迢數千里，如果用兩條腿走，太辛苦了，咱們應該買幾匹牲口代步。」

於是，他們在城裏歇了一晚，翌晨聯袂南下，渡河奔向渭南。

本城是陝東第二道門戶，地處要衝，市廛繁榮，棉產之豐，更是甲於全省。

柳惜弱等趕到了渭南，已是炊烟處處的薄暮時分。他們就在北門附近一間「望京老棧」投宿。

晚餐之時，白頭溜達悄聲道：「柳姑娘，這幾天在路上妳有沒有留意？」

柳惜弱點點頭道：「河山壯麗，景色無邊，難怪有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的說法了。」

白頭溜達道：「咳，我不是說這個。」

柳惜弱道：「那你是說甚麼？」

白頭溜達道：「咱們離開三原不久，就有人綴上了咱們……」

柳惜弱目光一轉，淡淡道：「還跟到渭南來了，就是右邊的三個？」

白頭溜達道：「原來柳姑娘早就知道了。」

柳惜弱道：「不，前輩提到有人綴上了，我才發覺這三人時常拿眼角瞄咱們，因而猜想八成就是他們。」

琪姑道：「前輩可曾瞧出他們是那條道上的？」

白頭溜達道：「這幾人氣度沉穩，目光正而不邪，多半是五大門派的弟子。」

琪姑道：「五大門派並非全是名門正派，門下弟子也有良莠不齊，對這三人咱們還是留心一點。」

白頭溜達道：「這話也對，小心一點總是好的。」

一頓接道：「這三人可能也住在這裏，他們如果想使壞，今晚倒該防着一些。」

琪姑撇撇嘴道：「我正想鬥鬥五大門派，就怕他們不敢來。」

白頭溜達與琪姑原是在小聲交談的，誰知她突然提高聲音，好像故意說給那三人聽的。

懷璧惹禍　衆矢之的

她這拉開嗓門一叫，可就叫出痲煩來了，不只是那三人臉色立變，食堂中神色錯愕的也大有人在。

因為當今武林，門派雖然不少，能夠威懾羣倫，橫行江湖的，也只有「山、城、風、殿、紅綃院」五大門派，他們財雄勢大，高手如雲，而且各自擁有傲視天下的絕世武功。

天下武林雖多，敢向五大門派叫陣的很難找出一個，琪姑這麼一叫，還能不惹來災禍？

那三人果然站了起來，其中一名身着青衫，長相威猛的大漢向琪姑冷冷一哼道：「姑娘好膽量，洛某在東門外候教。」語音一落，與另二人一起馳出店去。

這是一場好戲，好戲人人愛看，店內客人怎能不一湧而出。

白頭溜達向空蕩蕩的食堂瞥了一眼，道：「琪姑，這是為了甚麼？」

琪姑微微一笑道：「前輩認為我是在無事生非，自找痲煩了，其實一對一總比一對五、六輕鬆一點。」

白頭溜達一怔道：「妳是說他們會對付咱們，只是在等人手？」

琪姑道：「白頭溜達名滿江湖，五大門派雖然强大，也不得不多加幾分顧慮，我想如非前輩跟咱們走在一道，他們早就就對咱們下手了。」

白頭溜達道：「妳這只是臆測，怎能作準。」

琪姑柳眉一挑道：「前輩忘記咱們擁有象服寶衣了，匹夫懷璧，要圖謀咱們的何只他們三個。」

柳惜弱道：「走吧，奶娘，別讓人家等得太久。」

東門外向右轉，約莫兩箭之處就是渭水，岸邊亂石野草，一片荒涼。

這塊人跡罕至的荒地，此時却人潮擁擠，顯得熱鬧已極。

這些都是觀衆，他們圍成一個大圓圈，姓洛的青衣大漢一行三人正在圓圈之內。

柳惜弱等到達鬥場，在青衣大

漢一丈之外停下腳步。

琪姑冷冷一哼道：「聽說『捲雲殿』有一個渾小子姓洛，可就是你？」

「捲雲殿」是當代五大門派之一，殿主姓況名法天，一身功力深不可測，手下高手極多，但以七大魔神最爲出色。

捲雲七神名滿江湖，是幾個極難招惹的人物，如果青衣大漢者眞是七神中的洛廷驥，琪姑以如此態度對他，豈不是大禍臨頭！

不幸得很，此人正是如假包換的洛廷驥。

捲雲七神全是成名已久的高人，在江湖上具有頗高的威望，琪姑居然稱洛廷驥爲渾小子，還能不惹來他的殺機。

不過他不屑與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年輕女人動手，回頭向身後兩名勁裝大漢之一道：「去，廢了她！」

這名勁裝大漢應了一聲，伸手拔出長劍，彈身一躍，已至琪姑身前五尺之處。

「姑娘，請撤兵刃。」

此人目光銳利，行動敏捷，功力必然不會太差，想不到琪姑竟然冷哼一聲道：「你出招吧！閣下的寶劍不見得能夠傷人。」

她要以徒手對長劍，擺明了是輕視對方。

勁裝大漢怒叱一聲道：「妳找死，大爺成全妳！」

騰身上步，長劍急吐，寒芒帶着勁風，猛襲琪姑的左肩。

捲雲護殿劍士，是僅次於七神的高手，由於他們人多勢衆，經常行走江湖，對武林所造成的震撼，絕不亞於七神。這名勁裝大漢，正是「捲雲殿」的護殿劍士。

他名王冠，算不得特等高手，但一劍刺向琪姑左肩的同時，光芒竟然不停的吞吐，對方全身要害，幾乎都在他的劍鋒籠罩之下。

如此詭異的劍法，當得是武林罕見，勿怪「捲雲殿」能夠威震江湖，名列當代五大門派之一了。

是的，王冠這一劍快如閃電，奇詭莫測，因爲琪姑對他的輕視，所以出手一招就用了全力。

可惜他這全力一擊，竟然出了差錯。

他功力不弱，出招更是辛辣詭異，他却一劍刺空，因爲攻擊的目標突然消失。

他方自一呆，一聲冷峻的輕哼，忽然由身後傳來。

哼聲剛剛入耳，他已旋身出劍，反應之快，算得是一個厲害的人物。

但他這一劍依然落空，冷笑之聲還是在他的身後。

經過幾度交綏，情形沒有兩樣，他心頭發毛，額上已暴出了冷汗。

「臭娘們，你他媽的只會逃，有種的妳就別兜圈子，大爺包管教妳舒舒服服。」

他心中一急就罵開了，而且不乾不淨，連髒話也罵出了口。

琪姑果然不再跟他兜圈子了，只是嘆口氣道：「你一定要找死，姑奶奶只好成全你了，出招吧！」

一聲暴吼，王冠出招了，長劍挾疾風驟雨之勢橫掃而來，劍光像天幕，封鎖了每一點空間，他使出了捲雲劍法中的絕學，是要將琪姑立斃劍下。

當代以劍術馳譽江湖的是劍山山主枚五穆，以及他的門下劍山六子，捲雲殿主況法天，及所屬降魔七神使的是重兵刃，以降魔寶杵威懾武林。

不過捲雲劍法辛辣詭異，專走偏鋒，在江湖上也頗負盛名，王冠這全力一擊，琪姑自不能掉以輕心。

左掌一揮，拂出一股柔風，王冠那片威猛辛辣的劍炁就像輕烟遇到狂風，被吹得點滴不存。

更糟的是他也被狂風吹得飛了起來，如果不是洛廷驥將他接着，這位功力不凡的護殿劍士，必然會摔得骨斷筋折，就這樣，他還是口噴鮮血，身受重傷。

洛廷驥將王冠交給另一名劍士，身形一轉，全身射出一股殺氣，同時伸手摘下背上的長形革囊，取出他仗以成名的降魔寶杵，然後目注琪姑冷冷道：「姑娘好高明的身手，妳名叫琪姑吧？」

琪姑道：「不錯。」

洛廷驥道：「咱們素昧生平，姑娘出手爲何如此狠毒？血債血還，洛某要爲王冠討回公道，請！」

琪姑撇撇嘴道：「咱們當眞素昧生平？那你怎會知道我的名字？」

洛廷驥道：「這個，咳，姑娘是武林高人，洛某怎能不知。」

琪姑哼了一聲道：「本姑娘遠居西北，從不在江湖上走動，你是如何知道我的？哼，閣下是湖海聞人，竟然滿口雌黃，說出這等違心之論，豈不叫人齒冷，說實話，你們是不是心懷叵測，在打咱們的主意？」

洛廷驥哈哈一笑道：「好聰明的姑娘，妳沒有說錯，咱們的確在打你們的主意。」

一頓接道：「象服寶衣人人想要，打主意的豈只咱們，老實告訴妳吧，你們再往前走，只怕寸步難行，倒不如……嘿嘿，跟本殿作一場交易。」

琪姑道：「哦，如何交易？說說看。」

洛廷驥道：「據在下所知，當代五大門派，三山五嶽的高手，以及隱跡多年的武林前輩，與兩手血腥的黑道魔頭，都爲了象服寶衣而風雲聚會，他們已在江湖上佈下天羅地網，你們就是他們的獵物。姑娘一行只有三個人，無論你們功力多高，總不能與天下武林爲敵，前途的艱險，自然不問可知了。」

琪姑道：「跟你交易就可以排除這些難關？」

洛廷驥道：「不錯，只要你們投効本殿，咱們就是一家人了，你們的困難，本殿自然一肩承擔。」

琪姑道：「這個問題太大了，我可不敢作主，小姐，妳看怎樣？」

柳惜弱道：「我不想當殿主，洛大俠，你走吧！」

洛廷驥勃然大怒道：「妳說什麼？小丫頭，妳不想當殿主？哼，如非念在妳年少無知，侮辱本殿，就該摘下妳的人頭。」

柳惜弱神色平靜的一笑道：「你生氣了？但我說的是實話，你要我投効貴殿，除了讓我當殿主，還能有什麼選擇？」

洛廷驥吸了一口長氣，硬是將怒火壓抑下去。

他是一個成名的高人，對方只是一名愚昧無知的小女孩子，跟她計較豈不有失身份！

於是他以揶揄口脗道：「這麼說姑娘的武功一定很高了，不知洛某能接下姑娘幾招？」

柳惜弱道：「你能接下你們殿主幾招？」

洛廷驥道：「勉强五十招，這還是殿主手下留情。」

柳惜弱道：「五十招？那多麻煩。這樣吧，咱們十招之內定輸贏，你看怎樣？」

洛廷驥嘆口氣道：「這又何必呢？小姑娘。」

柳惜弱道：「怎麼，你不是要咱們投効，不跟咱們交易了？」

洛廷驥臉色一沉道：「要你們投効本殿是保護你們，妳不要不知道好歹。」

柳惜弱淡淡道：「多謝閣下的好意，在下心領了。」

洛廷驥再度嘆口氣道：「洛某平生殺人如麻，但沒有殺過小孩子，妳既然一定要找死，那就怨不得我了。」

柳惜弱道：「兩軍陣前各憑手段，誰也不得怨誰，出招吧！」

她摘下背上的長刀，左掌貼着刀背將刀鋒向前一推，右脚同時一提，離開地面約莫五寸，一股淡淡的白光，圍繞着她嬌小的軀體流轉，態勢詭異已極。

洛廷驥久走江湖，當得是見多識廣，任何門派的武功，他一眼就能瞧出，但他却瞧不出柳惜弱擺出的起手刀式是那一門派的武功。

只有一點他可以肯定，這位小女孩的刀法必然別走蹊徑，可能不是中原武學。

他心生疑慮，態度也變得愼重起來。

「柳姑娘，洛某弄不明白，『紅樹山莊』以『拈雲槍』法飲譽江湖，妳放着家傳武功不用，可能是一項錯誤的選擇。」

兩軍對陣，生死一決，在這等情形之下，他竟然關心敵人起來了，這位兩手血腥的捲雲七神中人，莫非是一個好人？

不，他絕對不是好人，否則怎會兩手血腥。

那麼他不是關心敵人了，所以廢話連篇，只不過想摸清楚柳惜弱武功的來龍去脈而已。

對手只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孩子，却身負詭異莫測的武功，他是江湖成名的高人，以大欺小已是不該，如果再有一丁點兒失招，豈不有損半世英名。

這是他的顧慮，在居高思危的意念下，才來這麼一手旁敲側擊。

柳惜弱智慧雖高，畢竟還是一個孩子，江湖險惡，人心譎詐她那裡知道，因而哼了一聲道：「閣下這是坐井觀天，所見太小了，『拈雲槍法』固然飲譽江湖，絕……」

她正要說出「絕滅魔刀」的威力，更凌駕「拈雲槍法」之上，却被琪姑出言打斷。

「咳，小姐，咱們待辦之事尚多，不必浪費那麼多的唇舌。」

柳惜弱點點頭道：「咱們說的廢話確太多了，出招吧，洛大俠。」

洛廷驥知道問不出什麼來了，他也自信憑他一身傲視江湖的功力，絕對不會輸給一個女孩子，於是冷冷道：「不必客氣，妳先請！」

他自恃身份，不肯先出招，却暗將功力提至極限，週身殺氣奔放，降魔寶杵在掌中躍躍欲動，只要他一杵擊出，必然勢如雷霆萬鈞。

當柳惜弱振臂揮刀之際，降魔寶杵已挾疾雷撼山之勢迎頭砸來，聲勢之猛，速度之快，不愧爲名滿江湖的高人。

在洛廷驥的想法，以他數十年的精湛功力，一個小女孩必然難當他全力一擊，不管柳惜弱的刀法如何精妙，這一杵就可能叫她丟人現眼，甚至把小命也擱在這裡。

人人會打如意算盤，但不一定人人都能如意。

洛廷驥就是這樣，他這志在必得的全力一砸，竟然出了意外。

寶杵帶起的勁風，使得柳惜弱衣衫獵獵，她那嬌小的身子似乎要

飛起似的。

但她沒有，而且屹立如山。

因爲洛廷驥的寶杵並沒有砸到她，相距還差了一尺。

差了一尺如何能夠砸到人，莫非是洛廷驥手下留情，不忍心對一個小姑娘痛下殺手？

不，捲雲七神全是心狠手辣的人物，他們的腦袋裡沒有「不忍」這兩個字。

所以這是洛廷驥失了手，是一項意外。

人有失手，馬有失蹄，發生一點意外算不得怎樣出奇，但洛廷驥却爲之神色一呆。

原因是高手出招，應該不差分毫，以洛廷驥這等名噪江湖的高人，出招怎能差了一尺？

如果是柳惜弱騰身閃避，就不足爲怪了，可是她分明未曾移動，自始至終靜靜的擺着那副刀式。

爲什麼會這樣？以洛廷驥一身高明的武功，以及極爲豐富的江湖閱歷，他竟然弄不明白，怎能不呆？

他這一呆十分短暫，接着發出一聲暴吼，一片杵影已罩向柳惜弱的全身。

他以畢生功力，作石破天驚的一擊，杵影籠罩兩丈方圓，他不信柳惜弱還能逃出手去。

這一招的確驚人，數遍當代武林，能夠接下他這全力一擊的實在不多。

可惜舊事重演，杵尖所及，還是差了約莫一尺。

洛廷驥的心頭十分震懼，他絕未想到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姑娘，一身功夫竟然深不可測。

祇不過他是江湖名人，他不能輸，否則他就無面目見江東父老了。

於是他再度出招，但見杵影縱橫，勁風怒捲，沙石草木滿天激射，連河水也被震得激揚翻騰。

他這是不要命的打法，最起碼也要搏個同歸於盡，兩敗俱傷。

柳惜弱功力雖高，但搏殺經驗不足，洛廷驥這一拚命，她頓時慌了手脚。

所幸她已習得娘子宮的絕學「煙雲十八飄」，這是一種身法，算得是曠代絕學，一時無兩，在娘子宮只有三位宮主才能修習，柳惜弱的娘却傳給她了。

她很少行走江湖，也從未遇到過像捲雲七神這等高人，以及如此兇悍的惡鬥，因而險象環生，幾乎傷在降魔寶杵之下。

旁觀的白頭溜達心頭一懍道：「捲雲七神果然功力驚人，琪姑，柳姑娘只怕撐不下去了。」

琪姑搖搖頭道：「小姐任何一項武功，都可在三招之內叫姓洛的丟人現眼，她只是臨敵的經驗不夠而已，現在讓她歷練一下也好。」

琪姑說的不錯，柳惜弱在一陣子手忙脚亂之後，終於穩了下來，她挪開了脚步，使出了娘子宮獨步武林的身法。

起初她還覺得有些生澀，五十招以後，就逐漸順暢靈活，隨心所欲了。

當然，她隨心所欲，洛廷驥却寒到心裡去了，他瞧出柳惜弱的身法是傳說中的娘子宮絕學「煙雲十八飄」。

它是變幻莫測飄揚不定的煙雲，別說他只有一人一杵，就算七神聯手，又能將煙雲怎樣？

再說娘子宮的武功，無一不是冠蓋武林，驚俗駭世之學，雖然該宮僻居海隅，很少涉足中原，但威名之盛，任何一個門派都存有一份戒懼之心。

不過他是名人，總不能向一個小女孩棄械投降吧？雖是明知鬥下去必然不太樂觀，他却不得不硬撐下去。

撐，總得有個撐法，如果一柄寒光閃閃，鋒利無比的刀口壓上了他右手的腕脈，他如何還能撐得下去。

只是柳惜弱不想玩了，素手一吐，刀鋒已貼上洛廷驥右手的脈門，只要她稍稍加上一點力道，這位武林高人，就會變爲獨手將軍了。

他整個人都呆了，而且面如死灰。

好在柳惜弱不想傷他，縮腕收刀，微微一笑道：「我還沒有吃飽，不跟你玩了。」

洛廷驥怔了一下，然後打了一個哈哈道：「在下的酒也沒有喝夠，走，洛某作東。」

柳惜弱道：「就這麼辦，劉前輩，咱們走。」

剛才殺氣盈野，現在雲淡風清，世事的變化實在令人難以忖測。

他們回到望京老棧，原是敵對雙方的六個人湊上了一桌，待要來酒菜之後，洛廷驥首先舉杯道：「多謝柳姑娘手下留情，我敬妳。」

柳惜弱道：「好說，我只是取巧，洛大俠功力之深，我自愧不如。」

白頭溜達道：「兩位都是身懷絕技的高人，叫老朽開了一次眼界，尤以洛大俠心胸開闊，格外令人佩服。」

洛廷驥道：「不敢當劉兄謬讚，洛某平常得很。」

語音一頓，目注柳惜弱道：「在下有一事相問，希望柳姑娘不要見怪。」

柳惜弱道：「不要緊，有話請

儘管說。」

洛廷驥道：「柳姑娘是否擁有象服寶衣？」

他此言一出，琪姑及白頭溜達全都臉色一變。

象服寶衣已在江湖上造成極大的震撼，柳惜弱是天下武林共同追逐的獵物，如此嚴重的問題，叫柳惜弱如何回答？

「不錯，在下的確擁有象服寶衣。」

她居然承認了，而且語氣輕鬆，神態自若。

洛廷驥臉色一正，道：「各位不要誤會，洛某只是關心柳姑娘而已。」

琪姑道：「哦，洛大俠能否說得明白一點？」

洛廷驥道：「目前天下武林逐鹿江湖，全是爲了象服寶衣，柳姑娘功力再高，也難與天下武林爲敵，除非……」

琪姑道：「除非怎樣？」

洛廷驥道：「只有習得寶衣上的武功，才能化解未來的重重險阻。」

柳惜弱嘆口氣道：「那只是帝王穿過的舊袍子，那裡有什麼武功？」

洛廷驥目光如電，冷冷的瞧着柳惜弱道：「柳姑娘可會仔細的檢查過寶衣？」

柳惜弱道：「當然仔細查過，唉，如非先父爲它喪失生命，我早已將它丟棄了。」

洛廷驥道：「不可能，如果象服寶衣上沒有隱藏武功，它怎麼會使江湖鼎沸，武林瘋狂！」

琪姑道：「這我就想不明白了，一件帝王穿過的龍袍，怎會藏有武功？那又是什麼武功，竟然能使天下鼎沸？」

洛廷驥道：「象服的主人的確是王，不過他却是鬼王。百餘年前紅毛鬼王威震江湖，武林各派人人臣服，一般帝王又怎能跟他相比。」

白頭溜達啊了一聲道：「這就難怪了，習得紅毛鬼王的任何一項武功，都足以雄霸江湖，象服寶衣怎能不挑起無邊風浪！」

琪姑道：「那紅毛鬼王必然是一位絕世高人了，他習的究竟是什麼武功？」

洛廷驥道：「他修成正果，白日飛昇，絕世高人四字太委屈他了。」

一頓接道：「相傳他飛昇之時，遺下象服寶衣，內藏三種武功，留贈有緣人，雖是仙道無憑，傳言未可盡信，但寶衣藏武功之說，絕非空穴來風。」

琪姑道：「洛大俠可知道寶衣內是那三種武功？」

洛廷驥道：「第一種是『鬼王梯』，它是一種性命交修的絕世內功，如是修到第七級，就可以身外化身，練成金剛不死之身了。」

柳惜弱道：「如果鬼王梯眞能那樣，他白日飛昇就有可能，那第二種武功呢？」

洛廷驥道：「第二種是一種掌法及擒拿，名叫『鬼打神奪』，此項武功威力絕倫，當得是鬼神難測，任是何等人物，均難作三合之敵。」

白頭溜達道：「聽說紅毛鬼王有一種武功名爲『鬼王神抓』，莫非就是第三種？」

洛廷驥道：「不錯，『鬼王神抓』更具震撼之力，它能在十丈之遠摘下敵人的腦袋，抓斷對方的筋脈，習得此等武功，可於百萬軍中取人首級，武林各派誰敢當他隨手一擊？」

柳惜弱道：「果然厲害，可惜我却找不到。」

洛廷驥道：「柳姑娘適才使的『煙雲十八飄』，據在下所知，這項神奇的武功，只有娘子宮的三位宮主才能修習，姑娘莫非……」

柳惜弱道：「我娘是娘子宮的三宮主，煙雲十八飄是我娘傳給我的。」

洛廷驥道：「姑娘原來是娘子宮的傳人，失敬。」

語音一頓，接道：「在下有幾句話，柳姑娘如果不介意……」

柳惜弱道：「洛大俠不必顧慮，有話請說。」

洛廷驥道：「娘子宮武功蓋世，高手如雲，中原任何一個門派，對娘子宮都會禮讓三分……」

柳惜弱沒有接話，只是靜靜的聽下去。

洛廷驥道：「娘子宮武功雖高，並不是天下無敵，中原各派的禮讓，只是不願平白的惹來一個强敵而已。再說貴宮弟子極少行走中原，這也是少有糾紛的原因，但……」

柳惜弱道：「洛大俠請說下去。」

洛廷驥道：「在下是說，如是雙方發生重大的利害衝突，中原武林就不會再禮讓了。」

柳惜弱道：「我明白了，請問洛大俠，咱們算不算是朋友？」

洛廷驥道：「當然是朋友，今後我縱然不能幫妳，至少也不會與妳爲敵。」

柳惜弱道：「多謝洛大俠，我會珍惜這份友情的，告辭。」

他們離開了渭南，出城不遠，柳惜弱忽然一帶馬頭，向右側一條小徑馳去。

跟在她身後的琪姑問道：「小姐，這是去那裡？」

柳惜弱道：「咱們去前面樹林，那裡說話會方便一些。」

剛才跟洛廷驥一席長談，柳惜弱意識到眼前的危機，她要仔細的考慮一下，下一步應該怎樣個走法。

在樹林中一塊草地之上，他們席地而坐，柳惜弱目光流轉，向白頭溜達及琪姑瞧了一眼道：「爲了一件毫無價值的舊袍子，弄得老父喪命，遍地仇踪，天下雖大，已經沒有我容身之處了。」

琪姑道：「小姐不要灰心，那千所謂武林高人，不過是虛有其表，沒有人能夠將咱們怎樣。」

柳惜弱道：「江湖上藏龍臥虎，奶娘千萬不要自滿。再說咱們人單勢孤，却要與天下武林爲敵，一旦陷入重圍，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白頭溜達微微一笑道：「柳姑娘雖是很少行走江湖，却能洞明事理，令老朽萬分佩服。不錯，咱們今後的對敵方法，應採取各個擊破，因爲人的精力是有限的，絕不能無休無止的搏殺下去。」

柳惜弱道：「多謝前輩誇獎，此時四處無人，前輩可以走了。」

白頭溜達一怔道：「什麼，柳姑娘要老朽走？」

柳惜弱道：「對不起，前輩，咱們已是荊棘載道，四海難容之人，怎能再牽連無辜。」

白頭溜達咳了一聲道：「柳姑娘，你想害老朽？」

柳惜弱道：「前輩誤會了，我是一番好意。」

白頭溜達道：「這個我知道，只是，咳，妳把好意弄錯，就變成害我了。」

柳惜弱道：「這話怎麼說？前輩。」

白頭溜達道：「無論老朽離不離開姑娘，在江湖朋友的眼中，咱們總是一伙的，這話不錯吧？」

這話當然不錯，他們長途聯袂，穿川過府，適才又三人聯袂，赴洛廷驥的搏鬥之約，除了白痴，誰也不會相信他們不是一伙的。

柳惜弱道：「前輩沒有說錯，我只是想他們的目標是我……」

白頭溜達搖搖頭道：「這班人無一不是窮兇極惡，心狠手辣之輩，他們焉肯放過老朽！」

柳惜弱道：「對不起，前輩，是我想差了，其實我跟奶娘很少行走江湖，正要借重前輩的經驗閱歷，今後如何走法，尚請賜教。」

白頭溜達道：「這就要看姑娘的目的了，妳是要先習會象服上的武功，還是前往瓊州執行妳娘的遺命？」

柳惜弱道：「象服寶衣我曾經十分仔細的檢查，並未發現什麼武功，再說咱們回頭一走，可能引鬼上門，所以咱們計劃不變，仍然前往瓊州。」

白頭溜達道：「此時關洛道上必然險阻重重，咱們不如將東行改爲南下，雖然不敢說完全擺脫他們，至少可以減少若干麻煩，不過這條道路多半是山區，比起陽關大道走起來要困難多了。」

柳惜弱道：「不要緊，咱們就南下吧。」

* * *

第一天他們趕到一個名叫厚子的小鎮，第二天就進入山區，經過三天翻山越嶺，才到達藍關附近的藍橋鎮。

藍橋是一個山鎮，由於有一條西安到河南的官道經過此地，客棧及飲食店倒也不少。

「飛馬客棧」兼營飲食，柳惜弱一行三人就投宿在這裡，他們清洗之後來到食堂，琪姑叫來飯菜，他們開始進食。

「劉前輩，有什麼不對麼？」

琪姑坐在白頭溜達的對面，忽然發覺他神色有異，才出言詢問。

「沒有什麼，也許我多心。」

「不，前輩必有所見，說出來咱們也好有個預防。」

「這，好吧，我說了妳不可扭頭瞧看，以免無事生非惹來麻煩。」

「好，我不扭頭就是。」

「隔咱們三張食桌坐着五男一女，其中一男一女是鐵筆莊的，其餘四位都是紫微山莊的高人。」

「我知道鐵筆莊，紫微山莊却前所未聞，他們在此地出現，是不是衝着咱們來的？」

「很難說，希望他們不是。」

「他們武功很高麼？」

「是的，朱紫微是紫微山莊的莊主，掌中一柄射日金戈，具有橫掃千軍的威力，二十年前東都較技大會，他以一柄金戈，連敗當代十九名頂尖高手，江湖朋友尊爲射日神君。」

「他在那六人之中？」

「不錯，當年較技大會，老朽曾去開過眼界。」

琪姑吁口氣道：「小姐……」

柳惜弱道：「不必擔心，人不犯我，我不犯人，而且他們不見得……」

她這麼說只是自我安慰，其實她最後一句話只說了五個字「他們不見得」就停了下來。

因爲正有兩個人向他們走來。

這兩人是一男一女，身後全都背着鐵筆。

在三原縣城，曾經有兩名鐵筆莊的高手向她們找過碴，是白頭溜達從中攪和，她們才能脫身，這兩人此時找來，莫非要舊事重演？

柳惜弱轉念之間，來人已立身桌前五步之處，兩對銳利的目光向他們三人一掃，其中一人道：「本人葉三杯。」

人的名，樹的影，這葉三杯出口就亮出名號，他必定是一位湖海聞人。

不錯，鐵筆莊的四大弟子，的確是湖海聞人，葉三杯更是其中的翹楚。

以白頭溜達的見聞，他不可能不知道葉三杯，他却微微一笑道：「好名字，只是三杯太少了一點，閣下何不改掉那個三字？」

葉三杯怒叱一聲道：「姓劉的，你少在這兒信口雌黃，待葉某辦完了正事，會讓你一展所長的。」

他不再理會白頭溜達，語音一落，扭頭對柳惜弱道：「妳姓柳？」

對一個素昧平生的人，尤其是一位姑娘，他如此問法豈不失禮。

柳惜弱沒有怎麼樣，瞧都沒有瞧他一眼。

琪姑却冷哼一聲道：「什麼事？大塊頭，咱們姓什麼你管得着？」

他不只是要管，柳惜弱的冷傲更激起他的怒火。

「小丫頭，給大爺站起來答話。」

他沒有理琪姑，脚下一跨，一掌飛出，猛向柳惜弱的肩頭抓去。

他這跨步出掌，快得像閃電一般，鐵筆莊四大弟子果然名不虛傳。

以他這等高明的身手，很少人能逃過他這快速的一抓。

他的確抓到了，令人不解的是，他却一聲悶哼，捧着右腕暴退八尺。

「是誰暗算本大爺，有種的站出來！」

他的右掌掌心插着一支筷子，竹筷穿過肉掌，汗水已從他的額頭暴了出來。

他沒有瞧到是誰出手傷他，却十分清楚柳惜弱一桌三人，全都靜靜的坐在那兒，似乎連眼皮都沒有眨動一下。

那麼傷他的是另有其人了，但沒有人站出來，甚至沒有人吭一聲。

唯一出聲的是他身旁的一個女郎。

「二師兄，你瞧，是這個小賤貨！」

這位說話的女郎一身翠綠，約莫二十七、八的年歲，長相雖是中等之姿，却有一雙迷死人的桃花眼。

她是葉三杯的小師妹叢蘭，鐵筆莊四大弟子中唯一的女性。

她叫葉三杯瞧，並且伸着左手的食指，指向柳惜弱身前的桌面。

飲食嘛，桌面上不過是些杯盤碗筷罷了，這有什麼好瞧的？

這話不錯，但，如果你瞧瞧柳惜弱使用的筷子，你就會恍然而悟。

那是一支筷子，柳惜弱不可能只用一支。

她少了一支筷子，葉三杯的掌心却多了一支。

顯然，投箸傷掌，定是柳姑娘的傑作。

她無意否認，因爲這是姓葉的自討苦吃，自然她也不在乎叢蘭的指證。

祇不過叢蘭駡了她「小賤貨」那是粗話，柳惜弱不由嬌軀一寒，雙目中射出一縷殺機。

說來話長，其實這段過程快如電光石火，叢蘭語音才落，她就捧着左手嗥叫起來。

原來她適才伸出的那根食指忽然暴斷，十指連心，她怎能不痛得大叫。

柳惜弱那僅有的一支筷子不見了，但食堂中近二十對目光，沒有一對瞧到她動過。

在人們大惑不解之際，却有人哈哈大笑起來。

「好功夫，柳姑娘原來是娘子宮的高人，請問令師是那位宮主？」

柳惜弱舉目一瞧，說話的是一位紅面短髭，身着金色長袍的老者，此人身材高大，氣勢不凡，令人一望就有一種不怒而威的感覺。

他是白頭溜達適才所說的五男一女之一，跟鐵筆莊是一道的。

此人八成就是紫微莊主，他能瞧出柳惜弱使的是娘子宮的武功，果然不愧是前輩高人。

這是柳惜弱行走江湖以來，第一次遇到名震武林的絕頂高手，她雖是毫無懼意，但也不敢掉以輕心，因而暗中將六珈神功提至九成，同時淡淡一笑道：「一眼看穿晚輩的底細，前輩果然是位高人，不過不得談論本宮，是本宮戒律之一，不情之處尚請見諒。」

金袍人道：「對不起，柳姑娘，這是老夫的疏忽，實在因爲貴宮有老夫一位友人，所以才有此一問。」

已經裹好指傷的叢蘭眉峯一皺道：「表叔，咱們不能讓她返回娘子宮，否則就永遠得不到象服寶衣了。」

敢情她與朱紫微是表親，這位射日神君重現江湖，只怕也是她的慫恿。

射日神君搖搖頭道：「妳沒有聽到我適才說的話？娘子宮有我的朋友。」

叢蘭道：「朋友有什麼稀罕，

表叔想要，萬兒八千也不成問題，可是象服寶衣只有一件，今日不取，表叔會後悔終生的。」

朱紫微臉色一正道：「為利忘義，豈是大丈夫所當為。唉，當年老夫身中劇毒，暈死於荒山之中，如非三宮主仗義相救，老夫墓木早拱，還談什麼象服寶衣。」

叢蘭搓搓手道：「可是侄女與二師兄必須獲得寶衣，否則那有顏面返回師門。」

朱紫微道：「這就難了，不是老夫說洩氣的話，你們師兄妹聯手，也非柳姑娘三合之敵，我想令師不會責怪你們的。」

叢蘭臉色一紅道：「我師兄妹是學藝不精，但表叔，你也怕了姓柳的！」

朱紫微哈哈一陣大笑道：「不錯，我也怕柳姑娘，你們走吧，回去告訴令師，原諒老夫為德不卒。」

這雙師兄妹無顏再留下來，抱拳微拱，立即奪門而出。

朱紫微不再理會他們，目光一轉，瞧着柳惜弱道：「三位，能不能過來聊聊？」

柳惜弱道：「這是晚輩的榮幸。」

他們移到朱紫微一桌，柳惜弱介紹了自己，及白頭溜達與奶娘琪姑。

朱紫微也介紹了他的三名弟子，常遠、易明，及朱天階。

這位朱少俠是射日神君的第二個兒子，此人神態雍容，長像英俊，太陽穴高高隆起，可能已獲乃父的眞傳。

他們寒暄之後，朱紫微道：「柳姑娘可認識貴宮的三宮主？」

柳惜弱道：「如果三宮主姓梅，晚輩認識。」

朱紫微道：「正是，三宮主姓梅名筠，唉，二十多年音訊斷絕，老夫着實想念這位救命恩人。」

柳惜弱道：「她是我娘。」

朱紫微大喜道：「柳姑娘原來是故人之女，呵呵……咱們應該改個口，賢侄女該叫我一聲伯伯。」

柳惜弱道：「是，伯伯。」

朱紫微道：「令堂近況如何？」

柳惜弱眼眶一紅，泫然欲滴，她强壓悲痛，幽幽道：「家母已因病謝世，如非她老人家捨我而去，紅樹山莊也許不至於家破人亡。」

朱紫微黯然道：「伯伯大恩未報，想不到令堂已然作古，這樣吧，賢侄女，跟伯伯回去，紫微山莊就是你的家，不要在江湖上飄泊了。」

柳惜弱道：「多謝伯伯，不過侄女尚有些未了之事，一時還無法離開江湖。」

朱紫微道：「有什麼事，妳說，伯伯幫妳。」

柳惜弱沉吟良久道：「這些事侄女會解決的，不敢勞動伯伯。」

朱紫微臉色一沉道：「妳這是將伯伯當作外人了，如果不是妳娘義伸援手，今天那有伯伯，現在妳父母雙亡，江湖上圖謀妳的遍地皆是，不管妳有沒有自保之能，伯伯都要負起妳安危的責任，否則就是忘恩負義，為天下不齒的小人，賢侄女，妳要伯伯這樣麼？」

柳惜弱一呆道：「對不起，伯伯，這是侄女見事不明，今後聽從伯伯的吩咐就是。」

朱紫微道：「咱們之間不必客套了，三位到我的客房來，咱們再作詳談。」

雖然食堂內並無岔眼之人，朱紫微還是不願在公衆場所談論重要的事情。

他們結賬後，來到朱紫微後院的房間，由常遠、易明守護前門後窗，他們談話就不怕有人打擾了。

朱紫微咳了一聲，道：「賢侄女此次前來藍關，是躲避武林各派的追躡？」

柳惜弱道：「伯伯不要跟侄女客氣，以後叫我惜弱好了。」

一頓接道：「為了避免無謂的糾纏，咱們才採取迂廻的走法，唉，想不到一件毫無價值的舊袍子，竟導致柳家家破人亡，那些人還不肯放過咱們。」

朱紫微眉峯一聳道：「不必擔憂，今後誰找碴，咱們就接着，不過紅毛鬼王與象服寶衣之事，在江湖已傳說百餘年，除非令尊所得的寶衣不是眞品，否則寶衣上不會沒有鬼王的武功！」

柳惜弱道：「伯伯也這麼說，看來寶衣藏武功之說必然不假，待處理完了瓊州之事咱們再仔細的瞧瞧。」

朱紫微道：「妳沒有將寶衣帶在身邊？」

柳惜弱道：「沒有，侄女將它藏在一個隱密之處。」

朱紫微點點頭道：「惜弱，時間已晚，去歇息吧，伯伯要是還有什麼不明瞭的待明日到路上再聊。」

柳惜弱道：「是，伯伯。」

琪姑道：「慢點，咱們此去瓊州的目的，還沒有稟告神君。」

他們這瓊州之行，沿途固然是荊棘載道，到達瓊州後清理門戶，更是一場兇險無比，生死難卜的惡鬥。

因為他們人單勢孤，對娘子宮的現況又毫無所知，盲人瞎馬向前衝，豈不十分危險！

琪姑要柳惜弱向射日神君朱紫微說明，就是讓他對進退有所選擇。

柳惜弱主僕二人施展六珈神功抗敵……

當柳惜弱說明之後，朱紫微哈哈一笑道：「很好，伯伯多年沒有參加大場面了，此次遇上又可以活動一下筋骨。」

看來琪姑是多慮了，射日神君胸懷坦蕩，豈會將兇險二字放在心上。

* * *

「安康」是陝南的重鎮，這天日色剛剛偏西，柳惜弱一行七人已到達安康鎮城。

他們翻越秦嶺，走過無數的惡水窮山，但他們毫無疲態，這是射日神君安排的，他們要保持最佳體能，以便隨時迎接戰鬥。

一件象服寶衣，使柳惜弱成為天下武林的公敵。

他們在避、在躲，但圖謀他們的多如過江之鯽，只要人在江湖，總有一天會被人堵上的。

他們不怕被堵上，以他們的實力，當今任何一個門派，他們都有放手一搏的能力與勇氣。

現在，他們終於被堵上了。

安康交通便利，是陝南貨物集散地，市廛的繁榮，也為鄰近各縣之冠。

柳惜弱等剛剛踏進縣城，目光所及，不由心頭一緊。

安康街頭人來人往，不愧為陝南第一重鎮，只是那人潮之中却有不少佩刀跨劍的人物，這就不得不使他們提高幾分戒心了。

他們在一家「太白客棧」落了店，略作清洗就到食堂進食。

朱天階向四週瞥了一眼，輕聲對射日神君朱紫微道：「爹，氣氛有點不對，咱們好像掉進臭虫窩裡了。」

「小子出言無狀，該打。」

語音來自食堂的一角，與朱天階相隔至少一丈以上的距離，這話當然不是他爹朱紫微說的。

在噪雜喧嚣的食堂之中，相隔一丈以上，能夠聽到別人悄音細語，此人功力之高，豈不駭人聽聞。

他說該打，果然一點白影挾着勁風，以星飛電逐之勢，向朱天階肩頭撞來。

那是一隻酒杯，裡面還有大半杯山西汾酒。

不管它是什麼，那怕是一根草，一張紙，在如此强大內家眞力投射之下，其威力絕不亞於一顆彈丸。

如果當眞被它射中，朱天階的肩膀必然會骨碎筋折。

令人想不到的是，那隻挾着嚇人的威勢，急飛而來的酒杯，在距離朱天階約莫三尺之處，忽然停了下來。

而且它還在緩緩的後退。

任何一種投擲出去的物品，在

去勢力盡之時必會下墜，只有這隻酒杯不同，它不只是懸空不墜，還在緩慢的向後移動。

這是一個奇景，使得食堂中食客兩眼發直，一起瞪着那隻懸空倒退的酒杯。

食堂中有不少武林高人，他們當然知道這不是在變戲法，但這般人却目瞪口呆，一臉驚駭錯愕之色。

以眞力氣勁使物體懸空不墜，此等高人已不多見，再要使它在空中緩緩倒退，在一般人來說，無異於挾泰山以超勃海，根本絕無可能。

那麼這拚鬥眞力的雙方，必定都是當代武林的絕頂高人了，因而人們的目光，很自然的向雙方瞧去。

「啊……」

有人發出驚呼，因爲他已瞧出拚鬥的一方是何等人物。

勾漏人魔邳羿，是一名令人聞名喪膽的大魔頭，他武功高絕，兩手血腥，江湖上黑白兩道，傷在他魔掌之下的多得難以計數，適才是他擲出酒杯，難怪會造成此等奇景了。

再看另一方，人們不禁一呆。

那五男二女之中，有一位絕頂高人，他是射日神君，而且一身功力，絕對不在勾漏人魔之下。但他却在酣飲醇醪，怡然自得，對身外一切絲毫未予理會。

其他的幾位也在飲食談笑，似乎還不知道這食堂之中，正上演着酒杯凌空漫步的奇觀。

只是適才酒杯分明是奔向這張食桌的，却瞧不出他們任何一個在拚鬥內力，人們那能不呆。

莫非是勾漏人魔在獨自表演？於是所有的目光又一起向他投去。

此時他已站了起來，雙目圓睜，汗流浹背，兩掌斜斜伸出，以全力阻止酒杯的倒退。

顯然他並非獨自表演，而且竭盡全力，仍有無法阻止酒杯倒退之勢。

又是盞茶時分，他忽然一聲大吼，以一身功力，作最後的一擊。

「噗！」

在瓷粉飄洒之中，結束了這場別開生面的內力拚鬥，他如非趕緊以雙手扶着飯桌，幾乎一頭栽倒下去。

緊張消失了，人們悄悄呼出一口大氣。

忽然，食堂中又響起一聲短促的笑聲。

發笑的是勾漏人魔，適才險些丟盔棄甲，他居然笑得出來。

「朱兄，久違了，東都一別，朱兄的功力更勝當年。」

當年東都較技，他敗在射日神君朱紫微的手裡，此時再敗一次，算不得怎樣丟人，這是他笑得出來的原因。

但……

「邳兄誤會了，兄弟，咳，我並沒有出手。」

「此話當眞？」

「朱某從不說謊。」

「這……」

丟人現眼的不是射日神君，他何須說謊。

「難道是他？」勾漏人魔目光一轉，投向白頭溜達。

微微一笑，白頭溜達道：「在下不敢往臉上貼金，邳大俠千萬不要誤會。」

語音一頓，接道：「其實往事那堪回首，何不難得糊塗？」

勾漏人魔聞言一呆，然後哈哈一陣大笑道：「好好……」身形一轉，逕向店外走去。

店中靜了一靜，忽然有人大叫道：「邳大俠，你不能走。」

同時掠出三條人影，以極端快速的身法向店外追去。半晌，這三人空手而回，看來他們並未追到勾漏人魔。不過他們却將怒火發洩到白頭溜達的身上來了。

「你就是白頭溜達？」

說話的是一名身着青袍，約莫五十多歲的老者。他身材不高，長得乾乾瘦瘦，但却聲如洪鐘，目若冷電，別有一番奪人的氣勢。

他使用的兵刄也異於常人，那是一柄用精鋼打造的長槊。

此人就是當代武林五大門派之一的「拔嶽城主河治」，他天生神力，武功卓絕，掌中一枝長槊千軍辟易，是一個十分可怕的人物，想不到他竟然找上了白頭溜達。

「不錯，正是劉某，城主有何指教？」白頭溜達淡淡的回答，並未被他的氣勢所懾。

「你敢氣走本城主的朋友，今天要給你一點教訓。」

「城主的朋友是邳大俠了，咱們只是交談了幾句，在下何曾氣走他了？」

「你叫他裝糊塗，還敢說沒有氣走他？不必抵賴，本城主在東門外等你。」

他向東門走了，跟隨他的竟有數十人之多。

白頭溜達笑一聲道：「對不起，柳姑娘，我替你們惹來麻煩了。」

柳惜弱搖搖頭道：「他們要的是我，找前輩的麻煩，只是一種藉口，走吧，別讓他認爲咱們怕事。」

東門外一片廣場，已被瞧熱鬧的圍成一個大圈子，柳惜弱走進圈內一瞧，雙目立即湧現一股殺機。

「拔嶽城」除城主之外，主要的

實力，是拔嶽五將及九九鎖龍手，如今五將來了三人，鎖龍手來了四十五人，這已超過該城實力的一半，可見他們對象服寶衣是志在必得。

待柳惜弱一行七人停身丈外之處，拔嶽城主河治首先向射日神君雙掌一抱道：「尊駕可是射日神君朱大俠？」

射日神君朱紫微道：「好說，正是朱某。」

河治道：「昔日東都較技，朱大俠威震武林，河某久仰英名，可惜緣慳一面……」

射日神君只是微微一笑，靜靜的等候他的下文。

河治的確還有下文，只是這下文並不好聽，因爲他是吼出來的。

「但你爲什麼要跟姓柳的走在一道，爲什麼？」

適才還在笑語寒暄，一轉眼就疾言厲色，此人變臉當眞比翻書還快。

「有告訴你的必要？」射日神君沒有生氣，語氣依然十分平和。

「當然，這是爲你好。」

「哦，其實告訴你也無妨，在下與柳家兩代世交，現在柳侄女父母雙亡，我怎能不照顧她。」

「原來射日神君改行當了保鏢，不過江湖上人人都在找姓柳的，這個鏢可不好保。」

「河兄弄錯了，我那侄女兒家學淵源，何須保護，朱某只不過湊湊熱鬧罷了。」

「嘿嘿……就憑柳百川？」

「朱某言盡於此，河兄不信在下也無可奈何。」

立在河治身後的一名黃衣大漢道：「稟城主，讓屬下會會姓柳的。」

河治道：「好，在沒有獲得象服寶衣之前，手下留心點兒。」

黃衣大漢道：「屬下明白。」

此人是拔嶽五將之一，名叫姚元甫，他一柄沉重的鐵鐗一揮，拉開嗓門大叫道：「姓柳的出來，姚元甫在此候教。」

他向柳惜弱挑戰，朱天階却向射日神君道：「爹，讓孩兒去會會他。」

射日神君扭頭對柳惜弱道：「惜弱，妳看怎樣？」

柳惜弱道：「那就有勞世兄了，姓姚的身高力大，必然擅於外家功力，世兄最好避免跟他以力相拚。」

朱天階道：「多謝妹子指點。」

語音甫落，身形一晃之間，就已停身在對方相隔八尺之處。

這位朱少莊主身長玉立，長相英俊，一身功力已獲乃父眞傳，如果放眼江湖，堪與任何一方霸主一爭短長。

他撤出射日金戈，雙拳一抱道：「在下朱天階，請賜教。」

姚元甫道了一個好字，鐵鐗帶着勁風，已兜頭蓋面的劈了過來。

朱天階不肯硬接，一閃身已到姚元甫的左側，金戈弄影，刺向對方的脅門。

姚元甫一個怪蟒翻身讓過金戈，借着旋轉之力向朱天階攔腰急掃。

此人的打法兇悍無比，一出手就招招奪命，他那鐵鐗縱橫飛舞，只攪得勁風如潮，瞧他這副狠勁，勿怪江湖上稱他爲拚命三郎了。

一晃十餘招，朱天階守多攻少，看來他是落在下風了。

不過他身法輕靈，行動巧快，無論鐵鐗如何威猛，就是傷他不得。

待五十招以後，朱天階忽然發出一記叱喝，隨着響起一聲嗥叫，一條斷臂已跌落地面之上。

人是血肉之軀，精力是有限的，拚命三郎也是人，他如此亡命的搏殺，如何能夠持久。

五十招一過，鐵鐗的威力已不如前，破綻自然就露了出來。朱天階等的就是這個機會，怎肯輕易的放棄。

金戈急揮，出手如電，姚元甫的斷臂還沒有掉到地上，他已返身走了回來。

柳惜弱迎上幾步道：「世兄辛苦了，快調息一下。」

朱天階苦笑一聲道：「好傢伙，比鬥牛還要累人，不過妹子放心，我沒事。」

此時鬥場之上，又有一場精彩的演出，對方也是拔嶽五將之一的李希全，應戰的是奶娘琪姑。

李希全爲人十分險損，任何人都想不到的壞事，他都作得出來，只是他功力極高，雖然明知他壞得出油，仍能獲得拔嶽城主河治的倚重。

他與姚元甫私交頗深，又見朱天階已是強弩之末，所以想出來撿個便宜，那知道沒有攔住朱天階，一陣香風送來一個麗人。

琪姑芳齡未滿三十，姿色也在中等之上，她當然是一個麗人，只不過這麗人可不好招惹，說不定還是一個要命的煞星。

李希全當然沒有想到這些，一雙賊眼由頭到腳打量琪姑一遍，然後煞有介事的臉色一正道：「姑娘好眼熟，咱們在那兒見過？」

琪姑冷冷道：「當眞麼？閣下只怕看走了眼了。」

李希全道：「錯不了，只是記不起姑娘的貴姓及芳名了。」

琪姑道：「記不起？這話只怕言不由衷吧，你應該早就知道咱們姓什麼。」

李希全啊了一聲道：「我記起來了，姑娘可是姓柳，來自紅樹山莊？」

琪姑撇撇嘴道：「你找對主兒了，還等什麼？」

她摘下長刀往懷中一抱道：「朋友請。」

李希全擺擺手道：「在下雖是上命難違，也不能對姑娘動刀動劍的，這樣吧，咱們徒手過幾招虛應故事，使在下也好有個交代。」

其實此人的武功，以掌法最爲出色，一手玄陰毒掌已練到爐火純青，中掌者不是當場立斃，就是必須服用他的毒門解藥才能活命，他却以徒手過招，虛應故事騙一個女人，其心腸之陰險，到了無可藥救的地步。

在琪姑來說，別人不用兵刃，她只得收起長刀，但她絕不相信李希全的連篇鬼話，於是暗凝六珈神功，將身軀裹在罡炁之內，無論敵人使什麼花招，自己已先立於不敗之地。

嘿嘿一笑，李希全道：「柳姑娘注意，在下要出招了。」

先打招呼，然後出掌，這一掌不僅十分緩慢，而且柔軟無力，不要說傷人，只怕連螞蟻也拍不死。

這樣的掌式，琪姑自然不願還手，只是以煙雲十八飄身法閃避。十招過去了，情形並沒有兩樣，琪姑有點眩惑了，莫非他當眞在虛應故事？

心有所疑，防衛上也有所疏失，她還是在閃避，但速度却慢了許多。

「咳，柳姑娘，咱們雖是在玩假的，妳不能光是不還手，來，出招。」

琪姑的身法變慢，李希全認爲他的策略已完全成功，他叫琪姑出招的同時，蓄勢已久的玄陰掌力也拍了出去。

他無意擊斃琪姑，只是想將她生擒活捉，有了人質在手，就不怕他們不交出象服寶衣。

他掌心湧出一團强勁的黑霧，是想先使琪姑中毒，五指再以驚濤拍岸之勢，猛扣她的左肩。

這好像天象驟變，晴空萬里忽然響起一記霹靂。琪姑心頭一震，一時慌了起來。

所幸她終於挪動了身法，雖是肩頭被抓去一片衣衫，總算沒有被人一把扣着。

不幸的是她中了毒，吸入的毒霧雖然不多，頭腦仍然有點暈眩。

如此一來，不由激起她的殺機，口中一聲怒叱，嬌軀騰空急飛，玉腿伸縮之間，李希全已像死狗一般抛了出去。

他的腦袋被琪姑一腳踢碎，一聲未哼就向閻羅殿報到去了。

琪姑一腳斃敵，落地後却立足不穩，如非柳惜弱奔過來將她扶着，她幾乎摔倒地上。

「妳怎樣了？奶娘。」

「我中了毒。」

「不要緊，快服下祛毒丹調息，咱們只怕還有一場惡鬥。」

她們的祛毒丹名叫「暮蟬」，是傳自娘子宮，能治天下百毒，靈驗無比，當年射日神君被毒判官所傷，就是服食暮蟬獲救。

琪姑中毒原本不深，服藥後略作調息，便已恢復正常。

他們安然無事，拔嶽城主河治却暴跳如雷，兩場搏殺，五將竟落得一死一傷。這不只是丟人現眼，在雙方實力上他也不得不重作一番評估。

對方只有七個，武功却强悍已極，如是單打獨鬥，他這些部屬獲勝的機會實在不多。

他本來就打算倚多爲勝的，否則九九鎖龍手何必帶來四十五名之多。

拔嶽城除了城主及五將，應以鎖龍陣最爲享譽江湖。

鎖龍陣是經過嚴格訓練的高手所組成，稱爲九九鎖龍手，共八十一名。

他們頭披長髮，以一條紅色絲帶束着，腦後繫着一隻銀鈴，名爲九子鈴。

這班人全都使用長槍，腰間還掛着一柄三尺鋼刀，遠攻近取，無不相宜。

他們以九人爲一組，在對敵之時，迅速排成一個圓圈，長槍向外，快速輪轉，但見煙雲滾滾，連他們的人影都無法看清。

同時九子鈴迎風急響，那震耳之聲，也具有擾人心神的作用。

鎖龍陣槍「刀」的進退，是按九連環的玩法，配以各自快速的輪轉，形成一種別開生面的陣法。

它是拔嶽城主河治壓箱底的本錢，由於五將一死一傷，他不得不將這股最後的本錢作孤注一擲。

六珈神功　克敵制勝

在一聲高吭的急嘯之下，四十五名鎖龍手，立即組成五個圓圈，他們開始邁開腳步，在原地作圓週式的轉動。

他們轉動的速度逐漸加快，最後只是一團灰影及强勁的旋流，連身形也瞧不清了。

琪姑瞧得心頭一懍道：「小姐，這是什麼玩意，好像不太容易對付？」

柳惜弱道：「是不太容易對付，他們九人已結爲整體，再藉旋轉之力出招，力道必然大於九人總和，而且他們都是高手，功力全都不弱，武林之中能夠接下他們的一擊的只怕不多。」

琪姑道：「那咱們豈不凶多吉少了？」

柳惜弱長長一吁道：「娘曾經告訴我，六珈神功技冠古今，威力絕倫，要我不可輕易用之於敵，以免有干天和……」

琪姑點點頭道：「主母也曾告誡過我，可是現在……」

柳惜弱道：「現在情非得已，咱們爲了自救，不得不使用六珈神功了。」

娘子宮的武功無一不是超凡絕俗，冠蓋武林之學，其中有兩項除了宮主，他人不得學習的，就是六珈神功，及絕滅魔刀。

柳惜弱的娘，三宮主梅筠，爲了要琪姑扶助柳惜弱，因而對她這位愛婢也傾囊相授，讓她盡習娘子宮的武學。

再瞧鬥場，兩前三後五個圓圈，已像滾輪似的攻了過來，射日神君兩名弟子常遠、易明上前攔擊，才一接觸就雙雙被抛了出去。

柳惜弱眉峯一皺道：「奶娘，妳左我右，咱們上！」

她們展開煙雲十八飄身法，一閃之間就已到達旋轉如風的圓圈之前，雙方相距至少還有八尺，她們的衣衫已被勁風吹得飄飄欲飛。

她們不再遲疑，分別以八成六珈神功向中心擊去。

轟的一聲巨響，鬥場上出現一片奇景，但也慘不忍睹，柳惜弱想不到她纖掌一揮，竟會造成如此重大的傷亡，心頭不由一陣難過。

敢情她適才一掌，圓圈中的九名鎖龍手全部被掌力震飛，在空中洒下一片血雨，落地已不是活人了。

琪姑的六珈神功沒有柳惜弱精純，被她擊飛的鎖龍手還有兩三人在喘氣，但存活的機會只怕不多。

此時全場靜寂，連正在惡鬥的射日神君與拔嶽城主，及白頭溜達與另一名五將之一的昝揚波也停止了搏殺。

實在因她們的掌力太過驚人，如果說那不是掌力，而是雷電交擊也不爲過。

柳惜弱心中有點過意不去，向面如死灰的拔嶽城主河治抱拳一禮道：「對不起，河城主，在下十分抱歉。」

河治怒哼一聲道：「柳姑娘今日之賜，河某必有一報，咱們走！」

「拔嶽城」撤走了，柳惜弱一行也回到投宿的客棧。

所幸常遠、易明並未負傷，這一仗他們獲得輝煌的勝利。

翌晨他們往西南走，將穿過四川中部到重慶搭船，然後順流而下，至吳淞口再換海船前往瓊州。

這是射日神君出的主意，因爲向東南走陸路，必須經過湖北湖南廣東三省，勢必一路殺下去，他們雖然不怕，但也不勝其煩。

薑是老的辣，射日神君這項計劃，果然省掉不少痲煩。

坐船比乘馬舒服，再說長江沿岸風光瑰麗，使得柳惜弱忘記跋涉之苦了。

這天船過巫峽，柳惜弱、琪姑，及朱天階師兄弟三人均在船頭艙面上觀賞江岸景色。

易明忽然啊了一聲道：「師弟、柳姑娘，你們瞧。」

他們隨着易明所指之處一瞧，只見左面排天峭壁離水面約莫三十丈處，有一條紫色人影正貼着峭壁飛馳，速度之快宛若一隻飛鳥。

他前進的方向，與柳惜弱一行乘坐的烏篷江船相同，他似乎在與江船比賽，看看誰行誰不行。

當然是他不行，一個人功力再高，精力是有限的，怎能跟日夜不息，一瀉千里的江流相比。

不過這却是一幅驚心動魄，而又美麗已極的畫面，舟中人連射日神君在內，全都瞧得目瞪口呆。

此時舟中忽然響起一聲如裂金石的長嘯，一條白色人影同時飛了起來，她以彈丸掠空的驚人速度，向峭壁投了過去。

那白色人影自然是柳惜弱了，除了她誰能擁有這般嚇人的功力。

她是一個十六歲的少女，雖然比同年齡的成熟得多，仍然稚氣未脫。

瞧到那美麗動人的畫面，她忍不住了，也要到峭壁那兒玩玩。

琪姑見狀大吃一驚，急得尖聲大叫道：「小姐，不可以，快回來。」

她的呼叫得不到回應，眼看柳惜弱已接近峭壁。

朱天階焦急的道：「琪姑，快，快去追她回來。」

琪姑嘆口氣道：「我何嘗不想，可惜我沒有那份功力，縱使勉强到達峭壁，必然眞力耗盡，難免要與波臣爲伍了。」

朱天階無可奈何，只得呼叫射日神君道：「爹，咱們停船。」

船老大接口道：「停不得，客官，這兒沒有停船的地方。」

的確，兩岸壁立，江水流速有如萬馬奔騰，烏篷船正像箭一般向前激射，船伕全神貫注，連緩口氣也不行，如何能夠停船？

這時已瞧不到紫色人影及柳惜弱了，烏篷船一衝就是數十里，現在總算停了下來。

琪姑向射日神君雙拳一抱道：「前輩，我要去找小姐，待會見。」

轉身一躍，展開「煙雲十八飄」身法，向巉岩絕嶺之間投去。

朱天階原想跟隨琪姑前往，及見山嶺峭峻，險惡萬端，自忖輕功造詣在江湖上雖是堪稱高手，但要攀上這片巉崖，却是力所難及，只得打消這個念頭。

柳惜弱到底怎樣了？

她以絕頂輕功「煙雲十八飄」撲向峭壁，待抓住壁間生出來的小樹將身形穩住，再縱目向前瞧去。

她瞧到了，長髮飛揚，紫衣飄飄，原來是一名女子。

紫衣女郎正停身於二十丈外，她手中握着一條長達丈八的紅綾。紅綾頂端繫着一個碗形的吸盤，她就靠這個飛行於峭壁之上的。

當然，如果她沒有一身上乘武功，單憑一隻吸盤，也不可能作此種高難度，危險性極高的遊戲。

她臉扭頭向柳惜弱瞧了一眼，雖是匆匆一瞥，也能看出她是一個年輕美麗的女人，只是面色冰冷，目射煞光，一看就知此等人不易相與。

回首一顧之後，她已擲綾飄身，再度前進，速度之快，不亞於風馳電掣。

柳惜弱沒有吸盤，但壁間有裂隙，有突石，有小樹，借力之處頗多，因而毫無困難的追了下去。

如果問柳惜弱為什麼要追？似乎很難找到答案，只能說一時的興緻與好奇。

追了一程，雙方的距離逐漸拉近，紫衣女郎忽然改變方向，選向崖頂急速的攀升。

由此處向上爬，借力之處就少了許多，柳惜弱必須左縱右躍，迂迴前進，待她到達崖頂，那裡還有紫衣女郎的踪影。

柳惜弱哼了一聲道：「好一頭狡滑的狐狸，我偏偏要將妳找到。」

找，可就難了。

山嶺綿亙，巉崖無盡，縱目一望，除了山還是山，這個人如何去找？

對山來說，柳惜弱並不陌生，還頗有好感，因為她那被毀掉的家門的紅樹山莊，附近就有很多大山。

現在她雖是身在此山中，雲深不知處，並沒有惶急不安的感覺。

一座雄偉瑰麗的大山，對愛山者是頗具吸引力的。因而柳惜弱左顧右盼，目不暇給之際，早已將尋找紫衣女郎之事忘了。

她順着山勢，信步而行，也不知走了多遠，她忽然脚下一窒。

怎麼啦，是絕壑阻途，還是天梯難渡？

不，她只是瞧到一幢廟宇而已。

廟宇到處都有，只是在這峻嶺插天，行人絕迹之處發現，令人難免有些意外。

她想起紫衣女郎來了，莫非她就住在這座廟宇之中？但她身着俗裝，頭披長髮，並非出家之人。

不管怎樣，既然有此發現，總該前去瞧瞧。

及到達廟前，目光觸及一塊橫匾，又不禁一陣錯愕。

橫匾上五個狂草「西天小雷音」。

柳惜弱聽她娘提過，當今武林，惟一令人像高山仰止般衷心崇拜的只有一個門派，它就是「西天雷音寺」。

沒有人知道「西天雷音寺」座落何處。

也無人認識寺中之人。

他們不與武林各派交往，也很少有人行道江湖，但只要他們出現，必然會發生驚天動地的大事。

他們不與武林各派交往的原因，因為他們是仙俠一般的人物。

這些都是柳惜弱的娘告訴她的，她記憶猶新。如今瞧到「西天小雷音」，她自然會大為驚訝了。

只是這小雷音是否就是那雷音寺？但這裡不是西天。

也許它是分支，是由雷音寺分出來的。

更可能是巧合，像同名同姓的人一樣。

柳惜弱在猜，這只是假設，要明白眞相就得求証。

這可不是鬧着玩的，如果西天小雷音正是雷音寺那仙俠般的高人，她惹不起，就算是分支同樣不能招惹。

她並不想招惹他們，是求証不是去動武，何況既入寶山，怎能空手而回。

於是她邁開脚步，逕向緊閉着的廟門走去。

她伸出右掌，拍向廟門，但手掌還未拍出，廟門已訝然而開。

當門而立的是一名二十上下的小尼姑，原來這西天小雷音是一個尼庵。

小尼姑身材瘦長，容貌清秀，手中拿着掃帚，像是要打掃廟門外面的落葉似的。

柳惜弱正要說明來意，小尼姑已臉色一沉道：「妳是誰？找死！」

柳惜弱雙拳一抱道：「對不起，小師太，在下荒山迷路，又飢又渴，只是想討一碗水解渴，希望小師太行個方便。」

小尼姑面如嚴霜，冷哼一聲道：「想喝水？奈何橋下多的是，本仙子送妳一程。」

語音甫落，勁風如矢，掃帚以快得不可思議的速度，插向柳惜弱的前胸。

不管情由，見面就打，出手又是這等狠毒，好像遇到不共戴天的仇人一般。

柳惜弱如非反應快，輕功高，這一掃帚，就可能留下她的小命。

她急退丈外之後，怒叱一聲道：「為什麼？咱們素不相識。」

小尼姑跟了出來，道：「擅闖本庵禁地者死，妳既然來到本庵，這是妳命該如此。」

柳惜弱冷冷道：「荒山野嶺，無主無屬，那來的什麼禁地？唉！出家人竟然如此兇狠霸道，倒是少見得很。」

小尼姑不再說什麼，丟掉掃帚，一掌拍了過來。

柳惜弱知道小尼姑不簡單，早已暗凝六珈神功，嚴密戒備。

但小尼姑這一掌，竟然籠罩她全身要害，不僅玄奧莫測，還帶來一股強烈的罡炁。

她心頭一懍，暗忖：「這是什麼掌法？竟令人無法招架。」

無從招架只有躲避了，一個倒縱，她已退後八尺。

小尼姑跟踪追擊，絕不讓她有喘息機會，而且出招越來越快，掌力逾來逾強。

被迫捱打，只能逃竄，這是柳惜弱出道以來，第一次遇到的尷尬事兒，但對方只是一個小尼姑。

其實小尼姑的內心也十分駭異，因為她絕不是柳惜弱眼中的小尼姑那麼簡單。

她是巫峽三仙子的小妹，江湖沒她們這個字號，但喪生在她們掌下的武林高人有多少，連她們也記不清了。

她們不是魔道，却喜歡殺人，雖然被殺的都有取死之道，但出手不留活口，不予人半點自新悔改的機會，手段未免過於毒辣。

就以適才柳惜弱扣門的情形來說，不問來由，見面就是一記殺着，如果換了一個功力較差的，豈不糊裡糊塗就喪生在掃帚之下了。

＊　＊　＊

這三仙子究竟是何許人物？

她們是師姊妹，大師姐明月仙子，二師姐白露仙子，小師妹留雲仙子。

據說她們不會武功，又老又醜，是幾個十分平凡的出家人，巫峽三仙子的名號，是庵裡的火工婆婆叫出來的。

那麼跟柳惜弱動手的小尼姑又是誰？她既不老，也不醜，而且武功奇高。

這是一篇糊塗賬，現在柳惜弱正面臨強敵，只好待以後再說。

柳惜弱絕不是省油的燈，她聰明絕頂，資質過人，在避讓三十招以後，形勢就穩了下來。

現在她有攻有守了，雖是守多攻少，至少她已不再逃避。

再過三十招，小尼姑竟然挨了一掌，她倒退三步，滿臉驚詫之色道：「妳這射鵰掌是跟誰學的？」

柳惜弱微微一笑道：「跟妳學的。」

小尼姑怒叱道：「妳胡說，接招！」

這一回鬥得更兇，小尼姑奮不顧身，似乎非將柳惜弱立斃掌下不可。

十招以後她又挨了一掌，還被拋出去五步，嘴角溢出血絲，受了一點內傷。

「阿彌陀佛！施主好功力，請問是那位師兄的門下？」

說話的是一位一臉皺紋的老尼姑，她由庵裡出來已經觀戰一陣子了。

柳惜弱雙拳一抱道：「師太誤會了，在下並不是妳們的同門。」

老尼姑一怔道：「是麼？然則妳怎麼會本門的獨門絕藝射鵰神掌？」

小尼姑已退了回去，與老尼姑併肩而立，此時接口道：「二師姐，此人刁得很，小妹剛才也問過她，她却說是跟小妹學的。」

老尼姑哼了一聲道：「我不信，一門絕學是經過前輩高人花了漫長的時間，嘔心瀝血所獲得的成果，如是能現學現用，而又使得如此精純，那就不能成為獨門絕學了。」

柳惜弱道：「我說的是實話，信不信只好由妳了。」

老尼姑目蘊殺機，冷冷道：「貧尼想以一套平凡的搖落劍法向施主討教，請撤兵刃。」

柳惜弱道：「在下迷途誤闖貴庵，並非故意犯禁，再說咱們本無過節，何必兵戎相見，在下還有要事待辦，實在無暇奉陪，告辭！」

老尼姑哈哈一陣大笑道：「想走，在本仙子的手下妳走得了麼？」

這話說得狂了一點，柳惜弱如果眞的要走，她未必有那份攔阻的能耐，只是柳惜弱不是當眞要走，她覺得這西天小雷音太過神秘，決心要弄個明白。

微微一笑，柳惜弱道：「妳剛才說什麼來着，仙子？嘿嘿，就憑師太這副尊容？」

柳惜弱心地善良，說刻薄話這還是第一遭，她所以如此，只是想激怒對方而已。

怒火會燒毀理智，若表現在行為及武功上，難免會露出一些破綻。

老尼姑果然大為震怒，但她沒有動手，却伸手向她那張又老又醜的臉上抹去。

柳惜弱不知道老尼姑在玩什麼

花招，只是暗凝功力，提高戒心，冷靜的瞧着對方。

她忽然雙目大張，投向老尼姑用手抹過的臉龐。

莫非這一抹長出花來了？

它沒有長花，却比花還要美麗。

那是一張洋溢着青春氣息的嬌靨，雖然不能說她當眞是一位小謫人間的仙子，但她適才仙子的稱呼，倒也勉强說得過去。

因此柳惜弱咳了一聲道：「好高明的易容術，妳果眞是一位仙子，那位小師太自然也是仙子了，妳們之間總該有個分別吧？」

「她叫留雲仙子，我是白露仙子，咱們不要說廢話了，妳出招吧！」

語音甫落，掌中寶劍已伸了出來，雖然這只是一個進擊的起手式，但劍光閃爍，跳躍欲飛，一股肅殺之氣，正由劍身向四週擴散，氣勢之盛，當得是驚心動魄。

柳惜弱心頭一懍，暗忖：「這班人到底是什麼來路，隱迹深山絕嶺，武功高不可測，自己適才幾乎栽在留雲仙子的掌下，這位白露仙子的武功似乎更高，她那搖落劍法必然具有無窮的威力，莫非她們當眞是西天雷音寺在中原的分支？」

不管怎樣，對方是絕對不會讓她不戰而退的，只得撤出長刀，將六珈神功提到十成，澄神定志，嚴陣以待。

白露仙子眉頭一皺，她已瞧出這位白衣少女，是她行道江湖以來，所見到的武林豪客之中，最難纏的一個。

「妳叫什麼名字？」她停劍不發，想先了解對手的底細。

「柳惜弱，武林後進，名不見經傳的小人物。」

「好，妳出招吧。」

「有僭。」

話落招去，一刀捌了出去。

娘子宮的絕滅魔刀，在武林中是刀中之最，放眼江湖，沒有人能當它長刀一擊。

但她這一刀只用了五成眞力，所謂拋磚引玉，她要瞧瞧對方的劍上造詣再予還擊。

白露仙子一聲淸叱，寶劍也同時揮去。

此時正當初夏，雖是置身深山，也不過略帶涼意。

但隨着她這一擊之勢，竟然天象驟變。

秋聲四起，草木搖落，似乎整個山林都籠罩在蕭瑟的秋風之下。

柳惜弱連打兩個寒噤，不由大吃一驚，一片沉重的壓力，也迅速向她迫了過來。

這是什麼劍術，爲何會帶來此等異象？

柳惜弱無暇細想，長刀一推，以全力揮了出去。

絕滅刀下無活口，所以她出道至今，從來沒有使用過此一刀法。

現在她揮出了第一刀，而且灌注了六珈神功十成的眞力。

這一刀解除了迫體而至的壓力，秋意仍在，氣勢却已稍見緩和。

柳惜弱放寬了幾分緊張的心情，搖落劍法雖是詭異莫測，她有能力足可一拚。

此後她們刀光劍影，攪起一天風雲，惡鬥近百招，仍然是半斤八兩，誰也佔不到對方的便宜。

忽然遠遠傳來一聲叱喝「住手！」一條紫色人影以飛鳥掠空之勢向鬥場落下。

搏殺停止了，柳惜弱擧目向來人一瞥，原來來人就是她追尋的紫衣女郞。

「此人由我來打發，她是來找我的。」

敢情紫衣女郞跟白露、留雲仙子是一夥的，她們聚在一起，正在談論適才的經過。

她們交談數語，紫衣女郞陡的身形一轉，兩股冷焰似的目光射向柳惜弱，她粗黑的眉峯斜斜挑起，兩片櫻桃般的紅唇緊緊的抿着。

她是一個美人，除了那兩撇威稜迫人的眉毛，全身上下可以說無一不美。

只可惜那兩撇粗黑略帶三角形的眉毛，不只是破壞了她的美麗，還帶來一股狂野冷傲的氣勢。

一聲冷哼，紫衣女郞道：「妳叫柳惜弱？」

柳惜弱道：「不錯，妳是……」

「花離人，江湖朋友稱我狂花。」

狂花花離人名震江湖，是一個人人畏懼的女煞星，只是柳惜弱孤陋寡聞，面對高人她一點都不在意。

狂花再度冷哼一聲道：「看來妳是蝨多不癢，債多不愁了……」

柳惜弱道：「我不懂妳在說什麼。」

狂花臉色一沉，哈哈一陣狂笑道：「妳到這裡來作什麼？說！」

柳惜弱道：「遊歷，不行麼？」

狂花撇撇嘴道：「天下武林都在圍堵妳這隻小老鼠，妳還有興趣遊歷？說實話，妳爲什麼追着本姑娘，擅闖小雷音禁地？」

柳惜弱道：「誰追妳了，我只是瞧妳用吸盤飛行十分有趣，所以跟過來玩玩，也想跟妳交個朋友，並沒有半點惡意。」

語音一頓，櫻唇一噘，接着說道：「既無通告，又無標誌，硬說這裡是禁地，這不是不講理麼？」

狂花哈哈一笑道：「有道理，

兩位姐姐，看來咱們是應該立一塊告示牌了，這位姑娘不知者不罪，兩位就饒過她吧。」

留雲仙子哼了一聲道：「狂花一向心狠手辣，從不饒人，今天太陽打從西邊出，竟爲一個陌生女孩子破了戒，哼！」

哼聲一落，這兩位仙子就轉身進入庵中，砰的一聲，連庵門也關了起來。

柳惜弱帶着歉意的苦笑一聲道：「對不起，花……咳，我就叫妳花姊姊吧，爲了小妹讓妳們師姊妹失和，眞是抱歉。」

狂花臉無表情淡淡道：「我跟她們是有點淵源，但不是師姊妹，不要說這些了，妳出招吧。」

柳惜若愕然道：「你要我出招，爲甚麼？」

狂花道：「難得遇到紅毛鬼王的傳人，豈能失之交臂，請。」

她說話之際，身形仍然靜止不動，但一股凜冽的罡煞，却已緩緩地向四外擴張，柳惜弱立感置身於天寒地凍之中，其威力比白露仙子劍上所發的秋霜，還要凌厲幾分。

柳惜弱一面運功相抗，同時臉色一正道：「花姊姊誤會了，小妹不是紅毛鬼王的傳人。」

狂花哼了一聲道：「妳不是擁有象服寶衣麼？習得寶衣上的武功就是紅毛鬼王的傳人，妳怎能否認。」

柳惜弱道：「我是有一件舊袍子，却找不出其中藏有任何一項武功，如非它是我爹用性命換來的，我早就丟掉了，如果……」

如果二字的後面當然還有下文，她來不及接下去，就被一聲勁急的呼叫所打斷。

「小姐……」

「是奶娘。」柳惜弱立即聽出是奶娘琪姑在呼叫，急擰身一瞧，只見一條人影來勢如箭，幾個起落便已到達她的身前。

「果然是妳，奶娘，出了什麼事？」

「除了妳突然一走，把咱們急得發瘋之外，還能有什麼事？」

「對不起，奶娘，我一時好奇倒讓你們替我擔心了。」

「小姐一個人在這裡發呆，是迷路了？」

「誰說我是一個人了？來，我替妳引見一下。」

她要爲琪姑介紹狂花花離人，及至扭頭一瞥，那裡還有她的踪影。

「好快的身法，我竟然沒有發覺。」

「小姐說的是紫衣人？妳追到他了？」

「正是，她還沒有走遠，咱們找找看。」

「不，小姐，他地形熟，咱們找不到的，何況天色已晚，還是先回船再說。」

柳惜弱向含山的夕陽瞧了一眼道：「這麼快天就要黑了，眞掃興。」

* * *

她們回到船上，已是落日西沉，明月在天了。

柳惜弱有些過意不去的對射日神君道：「侄女一時好奇，讓伯伯及世兄爲我着急，眞對不起。」

射日神君哈哈一笑道：「回來就好，妳只怕餓了，先吃東西咱們再慢慢聊。」

琪姑已捧來飲食，柳惜弱告了一個罪，就由琪姑陪着進食。

飯後他們七人圍坐在艙面之上，射日神君微微一笑道：「惜弱，我想妳必然追到那紫衣人了。」

柳惜弱道：「不是追到，她是自己現身的。」當即將日間的經過說了出來。

射日神君臉色沉重的道：「想不到妳追的竟然是『萬里寒光一枝花』，這可是一椿痲煩。」

柳惜弱道：「什麼叫萬里寒光一枝花？」

射日神君道：「那是說她從東北關外殺起，一直殺到西南，寒光一閃，就有人掉頭，但被殺者却一滴血也流不出來。」

朱天階不解的道：「剁掉腦袋不流血，會有這種事？那血到那裡去了？」

射日神君道：「血還在被殺者身上，因它已結爲冰塊，所以流不出來。」

柳惜弱一懍道：「難怪她在全身靜止之時，便已寒氣侵人，伯伯可知道這是什麼奇功？」

射日神君道：「這個伯伯就不知道了。」

一頓接道：「妳說西天小雷音庵裡的白露仙子，劍招還未吐出，便有秋風蕭瑟，草木搖落的威勢，這也是一種奇功，與萬里寒光有異曲同工之處，也許她們是同一個門派的。」

柳惜弱道：「她們不是一個門派，但有點淵源，是那位萬里寒光一枝花說的，哦，她說她是花離人，江湖朋友稱她狂花，那萬里寒光一枝花說不定另有其人。」

射日神君道：「有此可能，如果狂花就是萬里寒光一枝花，她絕不會就這麼將妳放過。」

一笑接道：「其實賢侄女一身功力高深莫測，就算當眞遇到萬里寒光一枝花，不見得就會輸給她。」

柳惜弱嬌靨一紅道：「不來了，伯伯調笑我。」

白頭溜達道：「朱大俠說的是實話，老朽也有同感。只是有一點覺得奇怪，當今武林以五大門派財雄勢大，稱霸江湖，但他們却不是眞正的高手。」

朱天階道：「劉前輩認爲誰才是眞正的高手？」

白頭溜達向柳惜弱瞧了一眼，道：「這個麼，例如萬里寒光一枝花、狂花花離人、瓊州娘子宮的三位宮主，甚至小雷音庵的幾位師太，每一位都能降服五大門派，使他們拱手稱臣的能力，但全部都是女人，所以老朽感到奇怪。」

朱天階道：「這也許是天意吧，好在咱們……咳，不必羨慕別人。」

柳惜弱知道朱天階意有所指，她却感慨很多，河山萬里，隱有不少奇才異能之士，她雖是習得娘子宮的武學，却因爲一件象服寶衣，變成天下武林狩獵的對象。如是遇到眞正的絕頂高人，她不敢想像有沒有自保之能。

射日神君見柳惜弱現出疲態，遂咳了一聲道：「時間不早了，咱們歇息吧，有話明天再說。」

翌晨天剛破曉，烏篷江船就直放下游，柳惜弱不再欣賞沿岸的景色，也不再過問身外事，不分日夜，將全部心力投入練功。

她除了要增强六珈神功，更要將家傳「拈雲槍法」的精華，及射鵰神掌，分別融入絕滅刀法及千手摘花掌法之中。

憑她超人的智慧與毅力，待船隻到達武漢，已有滿意的收穫。

於是她再將心力投注於象服寶衣，既然人人都說寶衣藏功絕非妄語，要是放棄豈不是愧對亡父的在天之靈！

好在寶衣的一絲一縷她都記得清清楚楚，但幾經苦思瞑想，仍然交了白卷。

* * *

武漢名勝極多，黃鶴樓更是名滿全國。

「昔人已乘白雲去，此地空餘黃鶴樓……」名樓名詩，留傳千古，既到武漢，不去遊覽一下豈不可惜。

柳惜弱一行七人，這天中午也來到黃鶴樓。

中午是午餐的時間，於是他們上了二樓。

他們要來酒菜，正當酒酣耳熱之際，店小二竟然煞風景的送來一張便條。

「客官，有人要小的將這個交給您。」

射日神君目光一瞥便條，臉色便是一沉，道：「是誰叫你送來的？」

店小二道：「是一位中年客官，他已經走了。」

射日神君將便條遞給柳惜弱，上面簡單的寫着「五雀坪恭候」五個字，署名的却有四人之多。

柳惜弱回頭詢問店小二道：「五雀坪在那裡？」

店小二道：「出門向右拐，順着小路走，三里多就到五雀坪了。」

柳惜弱取出一塊碎銀，打發了店小二，再向射日神君道：「伯伯，這些都是什麼人？」

射日神君道：「風刀門主東野橫舟、劍山山主枚五穆、捲雲殿主況法天、鐵筆莊主應雙羽，前三人是雄踞當代五大門派的霸主，後者橫行嶺南，實力之强，絕不在五大門派之下。」

白頭溜達道：「好傢伙，五大門派來了三派，外加一個鐵筆莊，中原武林已過半數聚在這兒，他們好像志在必得。」

柳惜弱冷哼一聲道：「我原是抱着息事寧人之心，也不想傷害任何人，他們既是寃魂不散，咱們只好各憑手段了。」

一頓接道：「此時的五雀坪必然遍佈各派的精銳，咱們人單勢孤，一入五雀坪，就如同投入汪洋大海，在强大的人海之中，七個人與一個人沒有什麼兩樣，所以惜弱有一種想法……」

射日神君臉色一正道：「惜弱，妳該不是想甩掉咱們，獨自赴約吧？」

柳惜弱道：「對不起，伯伯，這只是權宜之計。」

射日神君道：「妳不瞭解紫微山莊，伯伯不怪妳，其實置身於弱肉强食的江湖道上，要佔有一席之地，就必須具有讓人不敢輕侮的能力，本莊每一個弟子對射日金戈都頗有心得，不會輸給當今武林的任何一個一流高手，如是敵人太多，咱們也有幾套整體作戰的陣法，連劉老弟也可納入陣法之內，妳就不必擔心咱們了。」

白頭溜達道：「多謝朱大俠關懷，不過我還是想獨自行動，打不贏可以跑啊。」

白頭溜達不願托庇於人，除了自尊之心，更因爲柳惜弱叫奶娘琪姑傳給他煙雲十八飄輕功身法，雖然他只練到五、六飄，已經沒有人能將他怎麼樣了。

柳惜弱知道她的想法行不通，只得微微頷首道：「伯伯古道熱腸，侄女就不再說廢話了，咱們走。」

他們結過賬就直趨五雀坪，到達後擧目一瞧，易明忍不住就罵了出來。

「眞不要臉，想用人海淹死咱們！」

「他們怎能稱人，只是一羣土鷄瓦狗罷了。」

接話的是常遠，這雙師兄弟談笑之間，他們已置身四大門派丈外之處。

這果然是一片人海，四堆總人數不會少於一百。

當面兩堆之一是「風刀門」，門主東野橫舟立身陣前，此人身形五短，長髮暴齒，雙目精芒迫人，是一個內外兼修的高手，他身旁二人是他的長子東野虎賁，次子東野虎城。

這父子三人的身後，立着環抱鋼刀的武士，人數約莫三十餘人。

另一堆是劍山山主枚五穆，瘦長灰衣，身旁是劍山六子之中的邵不佞、侯如是、俞登。他們身後的抱劍武士，也有三四十人。

這兩堆的左側是「鐵筆莊」、右側是「捲雲殿」，人數與刀劍二派不相上下，而且是精銳盡出。

射日神君向東野橫舟雙拳一抱道：「好一個龐大的陣容，但門主爲何與這無名之師？」

東野橫舟道：「這就應了匹夫無罪，懷璧其罪那句老話了，天下武林都在逐鹿，兄弟何能例外。」

射日神君一嘆道：「一隻鹿怎能滿足各位的慾望，門主縱能得到，豈不是惹火焚身？」

東野橫舟道：「這個你就不必管了，朱兄如願置身事外，兄弟保証你安全離開。」

射日神君道：「可惜我不能，閣下划下道來吧！」

東野橫舟道：「既然如此，兄弟就不客套了。」

他把手一招，鐵筆莊莊主應雙羽，立即率領門下四大弟子之中的謝西堂、葉三杯及八大護莊之中的客舍、洛登科、邊兵老、司馬江南等七人奔了出來。

顯然，他們是七對七，想以人數上的絕對優勢作車輪戰法。

每次七人，分批輪戰，那麼柳惜弱等不戰死也要累死了。

車輪戰法如果未竟全功，再來個一湧而上，以精銳的人海，搏擊傷殘的疲兵，柳惜弱一行焉能不任人宰割！

這是在場的四大門派顧忌射日神君的武功太高，才想出這個陰險的點子。

他們却沒有想到，這個點子竟爲他們帶來十分悽慘的後果。

應雙羽直奔射日神君，鐵筆一抱，道：「神君金戈射日，名震武林，應某不揣冒昧，想向神君討教幾招，請！」

射日神君道：「不必客氣，你出招吧！」

應雙羽道了一聲「有僭」，雙筆一分，猛扎射日神君的肩井重穴。

射日神君不閃不避，金戈左右一蕩，傳出兩聲脆响，應雙羽的鐵筆全被封了回去。

一招力拚，應雙羽沒有佔到便宜，他似乎知道不能力敵，因而採取遇隙才攻，一攻即退的打法，如此一來，他們的搏殺就要拖上一段時間了。

柳惜弱的對手是「鐵筆莊」的大弟子謝西堂，白頭溜達的對手是葉三杯，他們的打法跟應雙羽一樣，敵進我退，敵退我進，打的是消耗戰法。

柳惜弱機智過人，立即想到敵人的用心，雙目精芒若電，湧出了一片駭人的殺機。

打游擊戰、消耗戰，跟對手兜圈子，必須有一個先決條件，那就是高明的輕功，至少也要跟對手不相上下。

謝西堂的輕功夠高明，可惜碰到娘子宮的傳人，柳惜弱既已心生殺機，他就只有死路一條了。

在遊鬥數招之後，謝西堂自認爲打得得心應手，當柳惜弱的長刀揮出之際，他已經暴退八尺。

他絕對想不到脚跟還未立穩，刀芒已迫體而至，一口涼氣還沒有吸完，大好頭顱就已飛了起來。

柳惜弱一刀劈掉敵人的腦袋，見琪姑還在跟對手纏鬥，遂出聲叱喝道：「奶娘，這干人打的是消耗戰，想累死咱們，快劈了他。」

琪姑聞言一聲嬌叱，同時彈身一躍，長刀急揮，「鐵筆莊」八大護莊之首的客舍，腦袋已滾落在山坡之上了。

柳惜弱向四大門派的人潮投下一瞥，然後嘆口氣道：「敵人太多，解決這場搏殺十分不易，看來咱們只好先斬蛇頭了。」

不錯，蛇無頭不行，斬掉蛇頭羣龍無首，這個仗自然打不起來了。

柳惜弱在船中苦練，功力精進，六珈神功動念即生，放眼江湖，很難找到堪與一搏之人。

此時她全身佈滿罡炁，口中一聲清嘯，白衣鼓風，凌空飛了起來。

她第一個目標是風刀門主東野橫舟，此人領袖羣倫，在場的四大門派，都唯他馬首是瞻，要斬蛇頭自然非除去他不可。

東野橫舟能夠領袖羣雄，自然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再說「風門刀」享譽江湖已近百年，被稱爲刀中之霸，他既是風刀門主，對刀法必有獨到的造詣與研究。

其實他早就注意柳惜弱了，因爲她使刀，而且刀長七尺，天下使刀的極多，刀長七尺的則頗爲少見。

最令他震駭的是柳惜弱刀劈謝

西堂那一招，那是無與倫比的一刀，也是他唯一恐懼的刀法「絕滅魔刀」。

他想不到一個年紀輕輕的姑娘，竟然習得娘子宮的驚世絕藝，不過他並不太過在意，因爲對方畢竟人單勢孤，就算她有霸王之勇，也難逃被人海淹沒的命運。

這是他的算計，但人算不如天算，殘酷的事實，很快就粉碎了他的如意算盤。

柳惜弱騰身飛躍，宛若狂弩破空，一閃之間，便已罩臨東野橫舟的頭頂。

人海失效，東野橫舟心膽皆寒，不過他是一門之主，風刀傳人，以他數十年精修的內力，說什麼也不會輸給一個少女，於是他揮舞着掌中的寶刀，竭盡平生之力向柳惜弱劈去。

嗆的一聲脆响，寶刀脫了手，他的腦袋也離開軀體滾了下來。

這只是一個十分短暫的接觸，號稱刀中之霸的風刀門主東野橫舟就丟了腦袋。

他的兩個兒子東野虎賁、東野虎城瞧得心頭狂震，他們明白絕非這位女煞星之敵，但是父仇不共戴天，仍然奮不顧身的撲向柳惜弱。

他們的身形剛剛撲出，就被琪姑與隨後跟來的白頭溜達堵住，長刀來回一盪，東野虎賁就已斷頭伏屍，琪姑目光一瞥那些蠢蠢欲動的風刀門武士，回頭再瞧白頭溜達，只見他還在跟東野虎城游鬥，似乎不忍下手。

一聲嘆息，琪姑道：「咱們並非嗜殺，但，如果不除掉他們的領導人物，就會引起混戰，那時死傷的就更多了，前輩，這可拖不得。」

白頭溜達也瞧到那些蠢蠢欲動的武士，只得當機立斷，口中一聲長嘯，五行眞烝已隨手發出，他不再瞧看噴血橫屍的東野虎城，逕與琪姑聯袂投空而起，向柳惜弱的去處追去。

此時射日神君也結束了與鐵筆莊主的搏殺，應雙羽被一戈洞胸，他門下弟子，沒有留下一個活人。

神君再舉目四掠，他發現了一個奇異而駭人的現象，這位名震武林的射日神君，竟然撟舌不下，呆呆的發起怔來了。

那是柳惜弱等三人，在撲殺三大門派的掌門及該派的高手，那班人就像在插草標賣人頭似的，沒有一個能接下三招，自然也沒有一個能夠逃得一死。

他們飛越人羣，縱橫全場，殺人像吐口水，輕易得幾乎令人不敢相信。

在場四大門派的部屬，不下於百人，如是以人數相比，他們仍是人海，仍有絕對的優勢。

但他們却戰慄觳觫，呆若木鷄，每一個都面無人色，他們的靈魂似乎已不在軀殼之內了。

柳惜弱威鎮全場，是她斬蛇頭計劃的成功，也避免了一次可能因爲大混戰而造成屍山血海的悲劇。

她當然也殺了人，在場四大門派的主要人物，多半都傷在她七尺長刀之下。

殺人不是一件好過的事，何況她還是一位心地良善的姑娘，因而當她回到射日神君的身前時，粉頰上是一片黯然。

射日神君以爲她累了，微笑着安慰她道：「累了吧？要不要先調息一下？」

柳惜弱道：「不，伯伯，我不累，只是殺了那麼多人，我心裡好生難過。」

射日神君道：「這是他們咎由自取，妳勿須自責，唉，妳如果不採取擒賊先擒王的法子，死的就不只他們這幾個了，咱們先回船上去吧，有事再慢慢商議。」

回到船上天色已晚，射日神君見柳惜弱情緒不好，縱然有事也只好待明天再說。

翌晨早餐之後，他們七個聚在一起，對今後的行動作了一番合計。

射日神君首先咳了一聲道：「昨晚船家找過我……」

朱天階道：「我瞧到船家找爹，神色好像有些驚慌，到底出了什麼事？」

射日神君道：「有人警告船家，不得再載送我們，否則將殺他全家。」

琪姑勃然大怒道：「要將咱們逼上絕路？好，咱們就不坐船，走陸路，看有誰能將咱們怎樣。」

柳惜弱道：「不要大意，奶娘，武林藏龍臥虎，市井之中未嘗沒有高人，咱們千萬不能掉以輕心。」

朱天階道：「當今武林財雄勢大，高手如雲的首推五大門派，但風刀門、劍山，捲雲殿三派已被摧毀，江湖上將不會再有他們的字號，拔嶽城元氣大傷，短期內很難恢復。實際上五大門派已不存在，還賠上一個鐵筆莊，今後如果還有不知死活的楞小子，也不會再有五雀坪那等盛大的場面，所以無論怎樣走法，咱們都有能力應付。」

琪姑道：「少俠的分析十分正確，但咱們究竟走水路還是陸路呢？」

朱天階道：「如果我猜得不錯，受警告的不會只有咱們這條船，走水路只怕無船可坐了。」

射日神君道：「惜弱，妳說呢？」

柳惜弱道：「我同意世兄的見解，咱們就走陸路吧！」

射日神君道：「好，劉老弟，你久走江湖，你說，由此地去瓊州該走那條路綫？」

白頭溜達道：「有兩條路綫可走，一條是西南綫，經岳陽、長沙、衡陽、梧州、湛江至瓊州。另一條是東南綫，經南昌、吉安、贛縣、曲江、三水至湛江，但以第一條路程最近。」

射日神君道：「那咱們就走西南綫，惜弱，妳認爲如何？」

柳惜弱道：「好的，伯伯。」

翌晨他們捨舟登陸，買了幾匹長程健馬，由武昌南下，逕向湖南省境馳去。

這一路之上果然風平浪靜，再也沒有風聲鶴唳的感覺，只是有一件事使得柳惜弱大爲不滿，如非她强行忍着，早就弄出事來了。

事情是這樣的，他們一路南下，走的是官道，住的是客棧，難免會遇到一些武林中人。

這些武林中人沒有一個向他們找碴，但也沒有一個放過他們。

這話怎麼說？因爲不放過的只是他們的眼神。

幾乎每一個武林中人，以及跑江湖的朋友，只要見到他們，都會以異樣的神色向他們投下一瞥，當然，那一瞥的焦點是柳惜弱。

讓人瞧一眼平常得很，出門在外誰能不讓人瞧？

祇不過那是側目而視，不是正常的眼神，不管那種眼神有沒有惡意，總叫人心裡不太舒服。

柳惜弱是一個年輕美麗的姑娘，一再讓人側目而視，心裡自然不是滋味了。

朱天階是十分關懷柳惜弱的，他已感到那些眼神對她造成的不快。

這天晌午他們到達「中伙鋪」，這兒是一個山鎮，柳惜弱一行準備在鎮上打個尖，然後趕到「蒲圻」縣城裡去投宿。

揚子江酒樓是兩層樓的建築，店小二遠遠就迎了上來，道：「客官辛苦了，敝樓菜餚名滿兩湖，價錢公道，各位一試便知。」

射日神君道：「好吧，咱們就在這兒打尖，小二，麻煩你給咱們的牲口上點料。」

店小二道：「遵命，客官請上二樓雅座。」

二樓六張食桌，四張已有客人，射日神君等一出現，立即投來三雙側目而視的眼神。

他們沒有理會這些，要來酒菜逕自吃喝起來。

適才向他們側目而視的三人，年齡在三十至四十之間，分着靑藍黑色勁裝，全都帶着兵刃，一眼瞧出，就知道他們是道上的。

這本來沒甚麼，誰知這三人在結賬離去之時，三對怪異的眼神又向柳惜弱投來，那位穿黑衣的，還帶着一臉不懷好意的冷笑。

朱天階再也忍受不了，呼的一聲站了起來，道：「給我站住！」

他們站住了，穿黑衣的哼了一聲道：「是你在叫麼？小子。」

這三人神瑩內蘊，太陽穴高高隆起，竟然是幾位武林高人。

武林高人，朱天階見多了，豈會將他們放在心上，而且黑衣人面呈冷笑，態度輕狂，此等人如果不給他一點教訓，這口氣焉能嚥得下去。

撇撇嘴，朱天階道：「是本公子叫你站住，瞧你蠻聽話的，今天就饒你一次，滾！」

沒有錯，朱天階叫他們站住，他們的確站住了，說他們聽話也是事實，但朱天階這麼斷章取義的一套，幾乎將他們的嘴都氣歪了。

這三人可不是什麼善男信女，在岳陽一帶，甚至兩湖地面，他們都能呼風喚雨，任誰也要對他們禮讓三分。

因爲他們是洞庭三蛟，水陸功夫俱達爐火純青的武林高人。

現在他們吃了暗虧，三張臉立即變作鐵青之色。

「好，好，有你的，果然不愧是唬字號的人物。此地不夠寬敞，咱們在鎮外候教。」

洞庭三蛟下了樓，朱天階却在發呆。

常遠道：「怎麼啦，小師弟，咱們不去赴約？」

朱天階道：「當然要去，我只是想不明白，什麼是唬字號的人物？」

常遠道：「不要想了，待會問那黑衣人就是。」

朱天階道：「也對，爹，您跟劉叔叔慢慢吃喝，咱們去去就來。」

射日神君點點頭，這種小場面他不必參與，果然跟白頭溜達談笑自若的繼續暢飲。

這間頗爲熱鬧的酒樓，也只剩下他們兩個客人了，其餘的全都湧出鎮口，眞箇是萬人空巷，形成一片瞧熱鬧的人潮。

現在的場面是五對三，對方是洞庭三蛟，他們除了朱天階師兄弟三個，柳惜弱及琪姑也來了。

雖然在人數上他們佔了優勢，洞庭三蛟可沒有放在心上，幾個乳臭未乾的毛孩子罷了，再多幾個又能怎樣？

此時朱天階說話了。

「喂，穿黑衣的，你適才說什麼來着，唬字號的人物？」

「不錯，你不敢承認？」

「誰說我不敢，我只是不明白什麼叫唬字號的人物。」

「你們在黃鶴山五雀坪整垮了四大門派，可有此事？」

「不假，你想替他們報仇？」

「我跟他們沾不上邊，報什麼仇？不過我還聽到另外一種傳說……」

「哦，說說看。」

「傳說柳惜弱以象服寶衣為餌，挑起四派為奪寶而互相搏殺，一場混戰下來，四派的重要人物傷亡殆盡，於是你們就成為得利的漁翁了。」

「好一篇動人的謠言，還有麼？」

「有，柳惜弱整垮了四大門派，武林同道不知實情，竟然送給她一個『虹影追魂』的諢號，你說好不好笑？」

「所以你就說咱們是唬字號的人物，請恕在下眼拙，閣下是那位高人？」

「咱們是洞庭三蛟，大哥是穿青衣的尤吹山，二哥是着藍衫的晁一帆，在下名叫武甲。」

「好，朱天階請賜教。」

他撤出射日金戈向身前一橫，全身上下立即射出一股淩人的霸氣，同時目注對方，挺戈待發。

武甲瞧得心頭一凜，他沒有料到這位乳臭未乾的毛孩子，居然是一位高手，當然，他不見得鬥不過這位少年，卻對這位少年的後台有些顧忌。

於是他咳了一聲道：「少俠誤會了，我說的並不是你。」

琪姑哼了一聲道：「你說的是咱們小姐了，賊咬一口入木三分，姑奶奶饒你不得，這樣吧，如果你能接下三掌不被打得趴下，也許咱們不再追究了。」

這口脗似乎太狂了一點，洞庭三蛟可是跺跺脚地面都會顫動的人物，怎能忍得下這口窩囊氣。

武甲目射怒火，踏前幾步道：「姑娘請！」

他雖是十分氣惱，仍不失一代高人的風度，只是提足眞力，力貫雙掌，並不搶先出招。

琪姑不再客套，口中一聲嬌叱，右掌已經擊出。

武甲沒有輕視對手，而且是全力以赴，但琪姑這纖掌一吐，他竟然神色驟變。

他瞧不出琪姑使的是什麼掌法，也不知道該如何應付，因為它籠罩全身，籠罩每一處重穴要害，他縱然是八臂金剛，也逃不掉這素手一擊。

武甲久走江湖，武功既高，搏殺的經驗也極為豐富，在心念一轉之際，他決定全力一搏。

在一聲怒叱的同時，他以畢生功力推出雙掌，以他的估計，雖是躲不過琪姑的掌力，至少也可以搏個兩敗俱傷。

但他這排山倒海一般的掌力，任什麼都沒有碰到，同歸於盡的想法落了空，跟着雙肩一陣劇痛，身形騰空而起，竟然飛出八尺以外趴到地上去了。

這只是一招，還是琪姑手下留情，否則他一趴就不會再起來了。

洞庭三蛟的老大尤吹山，老二晁一帆奔了過去，見武甲受傷並不太重，不由雙雙吁出一口長氣。

琪姑撇撇嘴道：「該你們了，兩位一起上吧！」

尤吹山搖搖頭道：「咱們不是姑娘的對手，一個都不上。」

琪姑道：「怎麼，不想報仇了？洞庭三蛟可是一塊金字招牌。」

晁一帆道：「姑娘，為了老三幾句閒話，洞庭三蛟已無顏立足江湖，殺人不過頭點地，姑娘還要怎樣？」

柳惜弱道：「算了，奶娘，咱們走吧！」

柳惜弱不再追究，琪姑只好放洞庭三蛟一馬，他們回到酒樓結賬後立即起程，風塵僕僕的向蒲圻馳去。

文無第一，武無第二，似乎是說習武的，人人都要爭第一，所以江湖上的殺伐紛爭就終無了日了。

柳惜弱本是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姑娘，為了一件象服寶衣，使她成為武林各派狩獵的對象，如今又獲得一個「虹影追魂」諢號，她的麻煩自然愈來愈多了。

虹影追魂　不脛而走

羊樓司是幕阜山麓的一個鎮集，當日色含山之際，柳惜弱一行距離鎮集已不足十里了。

但他們卻勒着繮繩，使坐騎停了下來。

原因是兩輛翻覆的鏢車橫阻官道，此路不通，他們怎能不停止前進。

這是劫鏢，除了翻覆的鏢車，地上還有兩名被殺的鏢夥，活人還有十二個，但沒有一個是完整的。

鏢貨已被劫走，柳惜弱等雖然遇上，也只能同情的付諸一嘆，因而射日神君一提繮繩，就待向一側繞道過去。

「慢點，請朱大俠暫停俠駕。」

說話的是一名身着灰衫，年約五旬的老者，他身上已多處負傷，顯得頗為狠狽。

射日神君一怔道：「你認識朱某？」

灰衣老者道：「朱大俠名滿江湖，在下卻緣慳一面。」

射日神君道：「你是誰？為何叫住朱某？」

灰衣老者道：「在下邢六，是長沙上林鏢局的鏢頭，咱們鏢貨被劫，不得已在此地等候朱大俠及貴友。」

射日神君道：「聽口氣，你是知道咱們的行踪了；你叫住朱某，莫非你們鏢貨被劫與咱們有關？」

邢六道：「對不起，朱大俠，是那人說的。」

射日神君道：「那人是誰？他說了些什麼？」

邢六道：「他說是貴友虹影追魂叫他劫鏢的，至於他的名號，朱大俠請看這個。」

他交給射日神君一塊銅牌，一面刻着一隻仰天狂哮的狗頭，一面刻着一個令字。

這塊狗頭銅牌並不起眼，但射日神君及白頭溜達全都神色劇變，好像突然見到魔鬼，有點手脚無措的感覺。

良久射日神君的神色才恢復正常，目光一瞥邢六道：「劫鏢人是什麼長相，約有多大年紀？」

邢六道：「不知道，因為他全身都包在一件黑袍之內，除了一雙其紅如火的眼神，別的都無法瞧到。」

一頓接道：「他臨走時交代，要虹影追魂隻身前往羊樓洞東南十里的雷公寺見他，如若貴友不去，或者不是一人獨往，不僅敝局的失鏢無法索還，他還要通知官府，昭示江湖，使貴友成為劫鏢大盜，身敗名裂。」

琪姑大怒道：「狗賊無恥，小姐，咱們去雷公寺抓他。」

柳惜弱道：「我是要去雷公寺抓他，但妳不能去。」

琪姑道：「不要聽他的，小姐，就算他有七十二變，只要咱們抓到他，他就一變也變不出來了。」

朱天階道：「奶娘說得對，我想他是怕敵不過咱們人多，才要妹子獨自前往，再說人心險詐，也許他在玩什麼陰謀。」

柳惜弱略作沉吟道：「伯伯，你看怎麼辦？」

射日神君道：「羊樓洞也是一個鎮集，咱們先到那裡住下再作後計。」

在一側旁聽的邢六忽然插嘴道：「朱大俠，敝局也想去羊樓洞。」

射日神君對這干人似乎並無好感，淡淡道：「這是貴局的事，咱們管不着。」

射日神君一行來到羊樓洞，邢六也帶着鏢局的伙伴跟來了，而且還投宿同一客棧之內，他們的失鏢就指望「虹影追魂」了，怎能不緊釘住人。

晚餐後射日神君召開了一次會議，由他沉重的臉色猜想，那塊狗頭銅牌的主人，必然是一位絕世魔頭。

他先皺了一下眉峯，然後取出狗頭銅牌交給柳惜弱道：「沒有見過吧，惜弱。」

柳惜弱將銅牌反覆瞧了一遍，道：「是沒有見過，它可能是某一門派或個人的信物。」

射日神君道：「對，是一個人的信物，此人是繼紅毛鬼王之後，一個十分可怕的煞星，他曾約鬥當時武林公認的六大絕頂高人，經過一天一夜的鏖戰，六大絕頂高人無一倖存。」

朱天階道：「那他呢，他怎麼樣了？」

射日神君道：「他不再在江湖上出現，有人說他當時也身負重傷，回家後就死了，想不到時隔四十餘年，哮天令會重現江湖。」

朱天階道：「這塊銅牌就是哮天令？那麼此人必然名叫哮天了。」

射日神君道：「沒有人知道他的姓名，江湖上都稱他哮天犬。當年哮天令極具震撼之力，令到催命，因而人們又稱它為追魂牌。」

朱天階哼了一聲道：「自吹自擂，他才是唬字號的，明天我非鬥鬥他不可。」

白頭溜達道：「一個殺人無數的煞星，按說不可能數十年不入江湖的，除非他功力消失，或纏綿病榻，甚至死亡，那麼這位擁有哮天令的，可能就是他的後人。」

一頓接道：「不過世間詭異怪誕之事極多，不經查証，僅憑猜測是很危險的，以哮天犬功力之深，只要沒有當場死亡，他都有排除萬難，重出江湖的機率，如果是這樣，咱們就不能等閒視之了。」

白頭溜達是在分析事理，但却語重心長，他是害怕朱天階一時衝動而蹈危機。

朱天階向白頭溜達投下感激的一瞥道：「劉叔放心，咱們不會亂來的。」

射日神君道：「這樣吧，明日早餐之後，由惜弱單獨赴約，咱們則隨後隱伏廟前，非必要不必現身，各位以為如何？」

大家都同意這項辦法，當即分別就寢。

柳惜弱回房後忽然心頭一動，暗忖：「以奶娘琪姑的性格，在朱伯伯決定讓我單獨赴約時，她必然會要求隨我同往，這回她為什麼不爭？莫非……」

琪姑的房間緊靠她的左側，她推開房門一瞧，果然不出她所料，奶娘不見了。

她立即回房佩好七尺長刀，然

後穿窗而出，逕向東南奔去。

以她那身超人的輕功，十里路程眨眼就到，在距離雷公寺還有一里遠近之時，她已聽到叱喝之聲了。

她悄悄走近鬥場，隱身於一株大樹之上，然後擧目向雷公寺瞧去。

這只是一重殿宇的小廟，斷瓦殘垣，頹廢不堪，香火早已斷絕了。

寺前廣場佈滿落葉荒草，在淒冷的月色映射下，顯得一片荒涼。

但這荒涼的廣場之上，却被一股詭異的氣氛所籠罩。

一個美麗的姑娘，在冷月淒風，荒山破廟前，面對着一個火眼黑衣的怪物，這等情景何只詭異，簡直恐怖已極。

但她却膽大如斗，不僅毫無怯懼之意，反而發出一聲嬌叱。

「說，你是誰？爲什麼找上咱們？」

「姑娘姓柳？」

「不錯，姓柳的犯着你了？」

「柳姑娘不要誤會，在下出此下策，是出於對姑娘的一片愛慕之心。」

「哈哈……就憑你？當眞是馬不知臉長了。」

「妳別瞧不起人，在下會叫妳口服心服的。」

他說話之際，籠在袖中的雙手已緩緩伸出。

那是一雙潔白如玉的手掌，膚色之美，絕不遜於任何一個女人，只可惜手掌大了一點。

他雖是伸出雙手，仍然向下垂着，雙目閃着紅光，冷冷的說道：「柳姑娘請賜招。」

這位柳姑娘當然不是柳惜弱，她是奶娘琪姑，因爲她不放心柳惜弱單獨來會黑衣人，所以先來查個究竟。

她這項行動不只是十分冒失，也極爲危險，雖然柳惜弱會的武功她全會，由於雙方資質不同，成就上自然大有差異。

只有一項她會的柳惜弱不會，那就是她的飛腿。

她天生喜歡用腿，再經過不斷的苦練，能在刹那之間踢出八腿，再配以快速的身法及六珈神功，威力之大，在江湖上實屬罕見。

不過她並不輕易用腿，因爲那是她的伏兵，非必要時不使用，如此可以讓敵人驟不及防。

現在她面對的是一個十分可怕的魔頭，她自然考慮要如何使用飛腿絕技了。

黑衣人的確極端神秘，也十分可怕，他全身藏在一件黑袍之內，只露出一對火眼。

雙目如火，雙掌似玉，此等形象的怪人，當得是塵寰少見。

他是一個怪物，怪物多半練有獨門奇功，因而琪姑深具戒心，並將功力提到極限。

黑衣人叫琪姑出招，她自然不會客氣，口中一聲嬌叱，一片掌影已然洒了出去。

千手摘花掌揉和小雷音庵的射鵰掌法，柳惜弱已經傳授給她了，放眼天下，能夠接下她這一掌的必然不多。

黑衣人也接不下這一掌，砰砰幾聲他已連中五掌，倒退一丈以外。

不過此人功力之高，的確駭人聽聞。

千手摘花只要擊中對手，至少連中五掌，琪姑這五掌全都貫注六珈神功，一般高手中一掌就會五臟移位，連中五掌那裡會有活命的機會。

黑衣人中了五掌，他只是倒退丈外，一雙火眼睜得大大的，神色上似乎一片錯愕。

也許他負了一點傷，他却並未將這點傷放在心上，雙目向琪姑深深的注視一眼，道：「果然有點門道，難怪四大門派會毀在妳的手裡，可惜，嘿嘿……」

幾聲冷笑之後，黑衣人語氣一轉道：「咱們打個商量，妳看怎樣？」

琪姑哼了一聲道：「跟你打商量豈不是與虎謀皮，免了吧。」

黑衣人道：「事關妳的生死，妳最好不要拒絕。」

琪姑道：「當眞麼？那你說說看。」

黑衣人道：「獻出象服寶衣，放妳一條生路。」

琪姑啊了一聲道：「原來你要象服寶衣，何不早說。」

黑衣人似是精神一振道：「我知道妳會同意的，生命畢竟可貴啊！」

琪姑冷冷道：「你好像吃定我了？」

黑衣人道：「總算妳還有點自知之明，象服寶衣呢？還不交出來。」

琪姑道：「這個麼，我倒是要好好的想一想了……」

黑衣人道：「妳如果不交出寶衣，我就會殺死妳，人只有一條命，一死就萬事休，如此簡單的事，有什麼好想的？」

琪姑道：「說的也是，不過我在想，你有沒有殺死本姑娘的能力？」

黑衣人微微一怔道：「看來妳是不見棺材不掉淚了，好吧，就讓妳長點見識。」

語音一落，他緩緩抬起右臂，白玉般的掌心，忽然現出一股紅

光，顯得怪異已極。

那股紅光由淡轉濃，最後像是掌心昇起一團烈火，火光照得附近夜空一片光明，而且似要脫離掌心躍躍欲飛。

琪姑大吃一驚，她自從離開紅樹山莊，也經過不少次搏殺，從來不知道什麼叫害怕，現在她當眞有點膽怯了。

黑衣人掌心有火，如是讓那火噴在身上……

她不敢再想下去，也沒有時間讓她去想，因爲一綫耀眼的紅光，已像箭一般向她射來。

她已是驚弓之鳥，那還有抗拒的勇氣，身形一個倒翻，飄出兩丈以外，適才立身之處，已然滋的冒出一股青煙，她如果不逃，豈不是被火燒。

此後舊事一再重演，他們一追一逃的滿山追逐，琪姑不敢接黑衣人的掌力，黑衣人也傷她不到。

當今之世，沒有人能追上煙雲十八飄，琪姑如果要走，黑衣人必然留她不住。

但她不甘心逃回客棧，也擔心會引鬼上門，可是不甘心就得另謀對策，總不能就這麼一直逃下去。

她正感進退兩難之際，一股清音忽然傳入她的耳鼓：「不要怕，奶娘，此人功力不純，妳只要以八成六珈神功出掌，就可以跟他打個平手。」

這是柳惜弱以傳音相告，琪姑立即精神一振。

她果然不再逃避，身形一轉，迎着黑衣人道：「喂，穿黑衣的，你有完沒完，莫非你以爲本姑娘當眞怕你？」

黑衣人嘿嘿一笑道：「原來妳不怕我，但妳爲什麼要逃？」

琪姑道：「誰說我逃了？我祇不過考考你的輕功罷了，結果，咳，叫人好生失望。」

這話沒有說錯，黑衣人的輕功的確無法跟她相比。

不過黑衣人對他家傳的烈陽神功十分自信，琪姑說不怕，多半是在唬人。

於是他哼了一聲道：「妳有種就別逃，要是怕死，就獻出象服寶衣。」

琪姑撇撇嘴道：「要寶衣，等你勝了我再說，請。」

黑衣人不再說什麼，立掌平胸一吐，一股熾熱如火的掌力，猛襲琪姑的前胸。

雖然柳惜弱曾經傳音相告，以八成六珈神功就可搏個平手，但烈陽掌的聲勢實在驚人，琪姑不由自主的竟以十成功力迎擊過去。

雙方掌力相觸，如同晴空响起一聲焦雷，但見草木激射，塵土四飛，這一擊之威，眞箇駭人已極。

琪姑紋風不動，這一掌她佔了上風，黑衣人一連翻出兩丈，才勉强將身形穩住。

他雖是血氣翻騰，內腑並未受傷，因爲他那件套頭黑衣刀槍不入，琪姑掌風如刀，却無法對他造成較爲嚴重的傷害。

可是這一掌爲琪姑帶來了信心，名震武林的絕頂高人哮天犬，並不如傳聞中的可怕。

於是，琪姑口中一聲嬌叱，身形已凌空飄了起來，纖掌再吐，來個乘勝追擊。

哮天犬是絕頂高人，雖然適才一掌落了下風，這是他輕敵所致。琪姑跟踪追擊，他也全力反撲。

烈陽神掌對六珈神功，招招硬架硬接，打得兇悍之極，可惜這裡是荒山野嶺，如果換在有人煙的地方，必然在江湖上造成極大的哄動。

一晃百餘招，他們還是半斤八兩，難分高下，也許琪姑長力不足吧，她的掌力在逐漸減弱，身形也在不斷的後退。

最後她終於悶哼一聲，翻身跌倒下去。

一聲哈哈狂笑，黑衣人飛身猛撲，只要能生擒琪姑，就不怕她不交出象服寶衣了。

勝利爲他帶來喜悅，防範難免有些疏忽，他絕未想到一個眞力已竭，並被他强勁掌力擊倒的對手，還會有反擊的能力，待玉腿倏飛，勁風撲面之時，他才心頭一震。

此人不愧爲絕頂高人，應變之快實非常人所能企及，雖是奇變陡生，他仍能避開要害，逃過一記死亡的重擊，不過他避開了頭部，左肩仍挨了一記飛腿。

琪姑這一腿是蓄勢而發，力道之强不亞於急雷撼山，黑衣人被踢得痛哼一聲，身形像斷了綫的紙鳶，凌空急飛而去。

她這一腿的力道固然不小，但也不能將一具龐大的人體踢得飛出十丈以外，她先是一呆，然後哈哈大笑起來。

「這老小子好壞，他竟然借力開溜。」

黑衣人的確是借力開溜，打不過就逃，也沒有什麼不對。

令人不解的是，他居然又飛了回來。

莫非他心有不甘，還要跟琪姑拚個死活？

不，去而復返，並非出於自願，他是被柳惜弱一掌震了回來的。

這一下他的苦頭吃得可就大了，砰的一聲摔在山石之上，嘴角溢出血絲，半晌爬不起來。

套頭黑衣刀槍不入，却無法完全化解强大內力的震傷，他先後中

了一腿一掌，自然要趴在地上了。

在一陣喘息之後他坐了起來，目光一瞥柳惜弱道：「兩個打一個，哼，妳們不覺得丟人？」

柳惜弱微微一笑道：「對付冒牌貨，何須兩個打一個，你太抬高自己了。」

黑衣人一怔道：「妳說誰是冒牌貨？今天妳要不說個明白，我跟妳就沒完沒了。」

柳惜弱哼了一聲道：「難道你是哮天犬？」

黑衣人道：「我不是。」

柳惜弱撇撇嘴道：「還敢說你不是冒牌貨？」

黑衣人道：「我說過我是哮天犬麼？」

柳惜弱道：「你却使用哮天令牌。」

黑衣人道：「哮天令是我爺爺的，父傳子，子傳孫，家傳之物，我爲什麼不能使用？」

柳惜弱愕然道：「原來你是哮天老前輩的孫子，看來咱們誤會你了。」

琪姑道：「這不能怪咱們，他使用哮天令既未說明，又藏頭露尾穿着一件套頭黑衣，恁誰都會誤會的。再說，劫鏢殺人，形同盜匪，貪圖寶衣，恃強豪奪，名震武林的哮天犬，怎會有你這樣不肖的孫子！」

黑衣人臉色一變，呼的一聲跳了起來，冷汗由額頭冒出，神情一片沮喪。

柳惜弱咳了一聲道：「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只要閣下知過而能改，仍不失是一個好人。」

黑衣人雙拳一抱道：「多謝姑娘賜教，鏢貨在破廟裡，並未短少分毫。」

柳惜弱點點頭道：「謝謝，你可以走了。」

黑衣人道：「不，我不走。」

柳惜弱一怔道：「好吧，閣下既有未了之事，咱們告辭。」

黑衣人道：「慢點，柳姑娘。」

柳惜弱道：「你還有什麼事？」

黑衣人嘆口氣道：「我父母雙亡，孑然一身，房子又被天火燒了，我已經無家可歸，只好改行當殺手了。」

琪姑道：「你這人眞是惡性難改，什麼事不好做，偏偏要當殺手？」

黑衣人道：「殺手有什麼不好？鋤强扶弱，維護正義，讓江湖平靜，社會和諧，世上如果多幾個殺手，豈不是天下太平了！」

琪姑一怔道：「你當眞是這等想法？」

黑衣人道：「姑娘不必懷疑，因爲維護正義是寒家家訓，再說除了武功，我什麼都不懂，也只好幹殺手這一行了。」

琪姑冷冷道：「你的家訓包括劫鏢殺人？」

黑衣人道：「在下是劫了鏢，也殺了人，不過這並不違背在下的家訓。」

琪姑哼了一聲道：「這是說劫鏢無罪，殺人有理了。小姐，此人惡性已深，不要理他了，咱們走吧！」

黑衣人道：「慢來，慢來，姑娘，就算妳是官大人吧，當妳對犯人判罪之時，也得聽聽犯人的申訴吧。」

柳惜弱微笑着道：「那你就說說劫鏢無罪，殺人有理的理由吧！」

黑衣人道：「現任湖廣總督姓段，一般人都稱他段剝皮。因爲他巧立名目，橫征暴斂，更私蓄打手，濫施酷刑，老百姓敢怒不敢言，才送給他剝皮的封號。」

琪姑道：「這跟你劫鏢殺人有何關？」

黑衣人道：「當然，否則我何必浪費唇舌。」

一頓接道：「他的女婿汪夢艮，現任長沙知府，是一名酷吏，貪瀆殘暴，因此翁婿有志一同，這批紅貨是他送給段剝皮的生日禮物，我所殺的兩人是姓汪的親信，平日狐假虎威，魚肉鄉民，是兩個死有餘辜的傢伙。」

柳惜弱道：「好吧，算你有理，不過你這一劫鏢，豈不害了鏢局了？」

黑衣人道：「我並不想爲難鏢局，所以原封未動。」

柳惜弱道：「這樣很好，如果你沒有別的事，咱們就此告辭。」

黑衣人道：「當然有事，否則我何苦費這一番周折。」

琪姑道：「是想要象服寶衣？」

黑衣人道：「不，寒家誡律規定，本門武功不傳外姓，也不得修習別派武功，何況在下對本門武功，還有幾分自信。」

琪姑道：「閣下是言不由衷吧，你適才不是逼着我要象服寶衣麼？」

黑衣人道：「對不起，那只是一個藉口。」

琪姑道：「這話怎麼說？」

黑衣人道：「柳姑娘一舉撲滅武林四大門派，『虹影追魂』之名如日中天，要不見識一下，豈不枉此一生。」

琪姑道：「你已經見識過了，莫非還有點不服？」

黑衣人道：「柳姑娘的功力已達天人境界，在下輸得心服口服，不過……」

琪姑道：「不過怎樣？」

黑衣人道：「貪婪與好勝是人

類的劣根性，所以象服寶衣及『虹影追魂』同樣會爲妳們惹來痲煩，據在下所知，武林中正在蘊釀一股風暴，這股風暴是衝着柳姑娘來的。」

柳惜弱平淡的道：「多謝相告，奶娘，咱們走！」

黑衣人口齒微動，似乎想說什麼，結果他一個字也沒有說，却亦步亦趨的跟了上去。

琪姑停下脚步道：「你跟來作什麼？」

黑衣人道：「替柳姑娘當殺手呀，因爲我無家可歸，再說……」

柳惜弱道：「不要再說了，脫掉你的套頭黑衣。」

黑衣人歡呼一聲道：「遵命！」

琪姑道：「小姐，妳眞的要收留這個殺手？」

柳惜弱道：「咱們前途坎坷，多一個幫手也好。」

黑衣人已脫下黑衣，現出一張濃眉大眼，短髭繞腮的臉，看年齡約莫三十四、五，神情威猛中帶着幾分憨厚。

柳惜弱滿意的笑笑道：「咱們以後怎麼稱呼你？你總該有個名字吧！」

黑衣人雙拳一抱道：「何東流見過柳姑娘。」

琪姑自我介紹道：「我是奶娘琪姑，今後咱們就是一家人了，既是一家人，有些話我不能不說，如果你不能接受，你可以離去，咱們絕不勉强。」

黑衣人何東流道：「請說。」

琪姑道：「你既是小姐的殺手，也就是她的部屬，以後你應該稱小姐，不能稱柳姑娘，這是部屬對上司應有的尊敬。」

琪姑這幾句話，對一個身負絕學的高手來說，有點打擊自尊及折辱之嫌，何況何東流還是哮天犬的傳人。

柳惜弱方自眉峯一皺，何東流已臉色一正道：「東流受教了。」

琪姑道：「很好，還有一點，小姐說的話就是命令，你必須絕對服從。」

何東流道：「東流記下了。」

琪姑嫣然一笑，回頭對柳惜弱道：「小姐，夜深寒重，咱們回客棧去吧！」

何東流雙拳一抱道：「小姐、奶娘，妳們先請，我要去找鏢局交還那批紅貨，明晨當到客棧與小姐會合。」

柳惜弱道：「那好，明晨見。」

她們回到客棧，琪姑咳了一聲道：「小姐，我想來想去，就是想不明白。」

柳姑娘道：「妳是說何東流？」

琪姑道：「是呀，哮天犬的傳人，一身功力江湖罕見，他爲什麼甘願屈居下人，我實想不出一個自圓其說的理由。」

柳惜弱道：「我也想不出，不過此人滿臉正氣，絕對不是奸狡之徒，咱們只好留點心，靜觀其變了，此時離天亮已不遠，快去調息一下吧！」

何東流的行爲她們猜想不通，其實其中的原因有兩個，一是他本來是邀鬥柳惜弱的，虹影追魂的名號使他不服。但柳惜弱一掌將他打回原地，他空負一身絕學，竟無力予以反擊，甚至連反抗也不能，他膽寒了，也輸得口服心服。

其次就是琪姑那一記飛腿了。

何東流活了三十多歲，還沒有近過女色，他終日沉緬於練武，從未想到男女之事。

但一陣香風，送來一條玉腿，那多事的山風，竟然掀開她一截褲管，使得渾圓似玉，膚光如雪的奇景掠過他的眼簾，他只是微微迷糊了一下，就被踢得飛上半空。

他忘不了那奇景，自然不願離開伊人了。

翌晨何東流找到客棧，柳惜弱爲他引見了射日神君師徒及白頭溜達，早餐之後就相偕出發。

當天他們趕到臨湘縣城以西的「五里牌」，由於天色已晚，只得在鎮上投宿。

在進晚餐之時，何東流傳音對柳惜弱道：「小姐，這食堂之內，有兩名特殊人物，但妳不可轉頭，只能以眼角餘光瞧他們。」

柳惜弱點點頭道：「你說。」

何東流道：「右側隔兩張食桌，一對身着灰衣，年約六旬的夫婦，瞧到了麼？」

柳惜弱道：「瞧到了，男的瘦如竹竿，女的胖似圓桶，瞧他們一副愁眉苦臉的神情，好像遇到什麼困難了。」

何東流道：「如果他們不愁眉苦臉，別人就有痲煩了，因爲只有他們要殺人的時候，才會滿臉歡笑，愁容盡除。」

柳惜弱道：「那他們不是好人了？」

何東流道：「他們的確不能算是好人，但也並不太壞，他們喜怒由心，動輒殺人，但却數十年不入江湖，甚至沒有踏出他們居住的寒谷一步。」

柳惜弱道：「這樣他們怎能殺人？」

何東流道：「自然是有人闖進寒谷，將腦袋送給他們了，這班利慾薰心之人，死了並不冤枉。」

柳惜弱道：「莫非寒谷中有寶？」

何東流道：「是的，聽先父說，寒谷中有一道神秘的寒泉，只要喝下三口泉水，人就可立刻變爲

冰塊，而且堅逾金鋼，十年不壞……」

柳惜弱啊了一聲道：「那不是死了麼，人們爲什麼要去找死？」

何東流道：「是死了，但在十年之後就會復活，那個時候他就是一個長生不老，金剛不壞之身的超人了。」

柳惜弱愕然道：「會有這種事，你相信？」

何東流的話太玄了，柳惜弱在驚愕之下，忘了使用傳音入秘的功夫。

「糟了，該不會引來那兩個怪物吧！」

柳惜弱心中在這麼想，就得拿目光去瞧，要是當眞惹上了他們，也好有個防備。

坐在她對面的射日神君道：「不要擔心，寒谷雙仙已經回客房去了。」

柳惜弱輕輕一吁道：「伯伯認識他們？」

射日神君道：「不認識，我只是由長相及神情猜想是他們而已。」

柳惜弱道：「伯伯也相信寒泉的傳說？」

射日神君道：「伯伯是有些懷疑，只是每年都有人到寒谷送死，似乎那項傳說叫人不得不信。」

柳惜弱忽然語氣一轉道：「這寒谷雙仙有姓名麼？」

射日神君道：「有，谷主索千愁，他的妻子名叫召百怨。」

柳惜弱微微一笑道：「這對夫婦千愁百怨，還要又索又召，勿怪他們會整天愁眉不展了。」

一頓接道：「伯伯看他們像不像長生不老，金剛不壞之身？」

射日神君道：「也許伯伯是肉眼凡胎，瞧不出他們有什麼異於常人之處。」

琪姑道：「那簡單，找他們試試。」

射日神君道：「不可，咱們任重道遠，不宜節外生枝，能忍的就忍一下吧。」

何東流道：「奶娘要試試他們，會有機會的，而且不會等得太久。」

柳惜弱道：「你聽到什麼了？」

何東流道：「是的，聽說衡山掌門崔野望，已邀請毒判官許早秋，及他的師弟黃殘，還有逍遙公子路孤客等，在前面等候小姐，寒谷雙仙八成跟他們是一夥的。」

琪姑道：「準是這樣，你看他們會在何處等候咱們？」

何東流道：「洞庭湖主黃震川是黃殘的大哥，咱們一到羊樓司，就已踏進他們的勢力範圍之內了，所以岳陽這一關只怕不太好過。」

柳惜弱略作沉吟道：「伯伯可有什麼意見？」

射日神君道：「咱們是明知山有虎，偏往虎山行，前途的艱難險阻，本在意料之中，不管岳陽這一關是不是好過，只要有人出招，咱們就一律接着。」

白頭溜達道：「朱大俠，寒谷雙仙落了單，咱們何不先將他們收拾下來？」

射日神君道：「這樣不好，咱們並未証實他們跟崔野望是一夥的。」

一頓接道：「日後如果遇到毒判官師兄弟，由老夫負責，請各位不要插手。」

柳惜弱道：「伯伯，那毒判官……」

射日神君擺擺手道：「妳放心，伯伯今非昔比，毒判官奈何不了我的。」

毒判官使毒之能，在江湖上無人能出其右，柳惜弱不知道射日神君有什麼仗恃，居然不把毒判官放在眼裡。

但既然事關個人生死，射日神君定不會拿自己的生命開玩笑，她雖是心有所疑，也不好再問了。

翌晨他們離開五里牌，寒谷雙仙早已走了，他們馳騁一陣之後，朱天階策馬來到柳惜弱的身側道：「妹子，對毒判官是否還有疑問？」

柳惜弱道：「小妹是有些懷疑，毒判官使毒之能，任何人都會心存憚忌，伯伯要單獨向他挑戰，小妹是有些擔心。」

朱天階道：「妹子不必擔心，以毒判官那點能耐，咱們師兄弟任何一個都能將他擺平。」

柳惜弱一怔道：「莫非你們對使毒也有研究？」

朱天階道：「不錯，妹子可知道獨毒先生？」

柳惜弱道：「小妹孤陋寡聞，對江湖事知道不多。」

朱天階道：「獨毒先生並非江湖中人，也絲毫不會武功，他却醉心於各種毒物的研究，將萬貫家財，一生歲月，全部投入其中，家父與他原是舊交，後來他移居深山，就失去聯絡了。」

柳惜弱道：「我明白了，伯伯找到了他，習會了他的毒技。」

朱天階道：「差不多，家父花了四年的時間，才找到他隱居的山洞，可惜他已經死了。」

柳惜弱啊了一聲道：「他是不是留下一點什麼？」

朱天階道：「是的，他留下畢生研究的手抄本，也是一本最珍貴的毒經，還有製成的各種奇毒及解藥，再經家父十多年的研習，放眼天下，紫微山莊的毒技應該無人可比，不過家父嚴令毒技只可救人，

不得害人，所以咱們極少使用。」

柳惜弱道：「原來如此，難怪伯伯那麼有自信了。」

*　*　*

岳陽又名岳州，古爲巴陵郡，位於湘省之北，洞庭湖的東岸。

城西堞樓，即范仲淹作記的岳陽樓，樓高四層，登臨遠眺，湖光山色，陶人欲醉。

近郊有楚莊王的擂鼓台，及周瑜妻小喬墓等古跡，均爲遊憩欣賞的好去處。

柳惜弱一行於三天後的晌午到達岳陽，他們只是路過，並不是來欣賞景色的，但如果有人作東，他們也不會拒絕。

岳陽樓附近客棧及飲食業很多，食宿倒是方便得很，他們投宿在濱臨湖邊的「雲夢老棧」，略作清洗之後，就準備到食堂午餐。

射日神君剛剛步出客房，一名文士裝扮的青衣人忽然趨前抱拳一拱道：「在下烏半飛見過朱大俠。」

射日神君道：「烏兄不必客套，咱們好像面生得很。」

烏半飛道：「請朱大俠原諒，在下奉命迎賓，不得不冒昧造訪。」

他說話之際，已由袖中取出一張大紅拜帖遞了過來。

射日神君拆開一瞧，原來是洞庭湖主黃震川邀請他們一行八人到君山作客。

微微一笑，射日神君道：「貴湖主如此好客，叫朱某好生佩服，可惜咱們時間有限，無法應君山之約，方命之處，請貴湖主多多海涵。」

烏半飛道：「敝湖主生性洒脫，喜歡結交天下豪傑，凡是路過洞庭的道上朋友，無不予以接待，朱大俠是前輩高人，如果過門不入，敝湖主將無顏面對江湖，萬望大俠俯允。」

射日神君道：「貴湖主一代人傑，朱某也渴望一會，實在是咱們另有要事，只能在此地小憩半日，這樣吧，如果貴湖主能在落日之前趕來，朱某當在岳陽樓設宴與湖主歡叙。」

烏半飛道：「朱大俠既然如此吩咐，在下當立即通知敝湖主，告辭。」

送走了烏半飛，他們再到食堂進餐，朱天階道：「爹，洞庭湖主當眞那麼好客？」

射日神君道：「不管他是眞是假，咱們却不能前去君山，那兒是一個小島，交通全靠船隻，一旦發生變故，咱們就進退皆難了。」

所謂小心駛得萬年船，圖謀他們的人實在太多，射日神君自然不敢絲毫大意。

一個時辰之後，烏半飛又匆匆趕來，向射日神君雙拳一抱道：「在下已在岳陽樓定好筵席，請俠駕及貴友務於酉正光臨。」

射日神君道：「烏兄如此盛情，叫朱某好生不安，貴湖主呢，他會來否？」

烏半飛道：「當然，敝湖主會準時在岳陽樓恭候俠駕。」

射日神君道：「那麼烏兄請便，咱們待會岳陽樓見。」

烏半飛離去之後，射日神君要大家調息，因爲岳陽樓之會禍福難知，必須在體力上保持最佳狀態。

*　*　*

「昔聞洞庭水，今上岳陽樓，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

一進岳陽樓就見到唐代詩聖杜甫的這首五律詩，名詩名樓，相得益彰，使進樓之人，立即進入思古幽情的境界。

當然也有人不理會這些，射日神君一行就是這樣，他們是來赴宴會的，但宴無好宴，會無好會，他們縱然不怕，至少也沒有那份閒情逸緻，何況他們才到樓前，烏半飛已迎了上來。

「朱大俠果然是信人，請。」

「好說，承蒙寵邀，朱某怎能不來。」

筵席設在四樓，洞庭煙波，岳陽市盡收眼底。

但偌大的一層酒樓，只有五個人坐在那兒閒聊，當射日神君等進樓之後，他們全都站了起來。

烏半飛趨前幾步，爲射日神君介紹一名紫袍短髭，年約五十的中年人道：「朱大俠，這位就是咱們湖主黃震川，另外兩位是敝湖龍堂堂主古行宮、虎堂堂主丘陽，還有兩位是湖主的二公子青崖、小姐明霞。」

射日神君抱拳一拱道：「久聞湖主英名，今日有幸一會。」

黃震川道：「不敢當，神君是前輩高人，能夠駕臨洞庭，是敝湖的榮幸，貴友也請介紹一下，以免在下失禮。」

射日神君淡淡一笑，當即爲柳惜弱等引見，然後在黃震川邀請下入席。

賓主十四個分佔兩桌，黃震川這一桌是他與龍虎二堂主陪射日神君、白頭溜達、柳惜弱及奶娘琪姑。

另一桌是烏半飛，陪着一班年輕人，雙方飲食談笑，倒也熱鬧得很。

酒至半酣，黃震川忽然舉杯向柳惜弱道：「聽說柳姑娘以一身絕學，過關斬將，橫掃武林，贏得『虹影追魂』的尊號，黃某同感光榮，特以這杯水酒致敬。」

柳惜弱道：「這是江湖朋友過份渲染，湖主千萬不要相信。」

黃震川哈哈一笑，同時話題一變道：「象服寶衣固然名貴，並不是世間唯一的寶物，神君看在下的這把刀怎樣？」

他取出一柄帶鞘長刀，從外表瞧看，粗糙黝黑，毫不起眼，如果硬要找出一點值得稱道之處，就是它的型式有點古樸。

但射日神君接過長刀之後，却神色凝重的仔細瞧看，像是在鑑賞一件價值連城的古董一般。

其實那柄黝黑粗糙的刀鞘及刀柄之上，一個字也沒有，只刻畫着幾根似樹非樹的線條，上面三條不規則的彎曲橫線，如此而已。

射日神君愼重的將長刀交還黃震川道：「湖主，這把寶刀莫非……」

黃震川點點頭道：「看來神君是猜出它的來歷了，昔年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蚩尤不僅會興霧，全身更是堅逾金鋼，刀槍難入，黃帝就是使用這把『攢雲寶刀』才能砍下他的腦袋。」

這是一柄上古神兵，何止是價值連城，此等人間異寶，是無法以價值估計的。

黃震川再將寶刀緩緩抽出，刀身有如一泓秋水，放射出耀眼的銀芒，在座之人均感到一股凜冽的寒氣。

刀形是平頭、厚背、闊刃，長三尺六寸，刀把八寸，全長超過四尺。

黃震川將寶刀歸鞘，目注柳惜弱道：「柳姑娘，老夫以這把寶刀作賭注，想跟妳作一筆交易。」

此人拐彎抹角，一直弄到現在，才說出他眞正的目的，其城府如此之深，勿怪他能穩坐湖主寶座，並擁有上古神兵，而不爲外人所覬覦了。

柳惜弱淡淡道：「晚輩從來沒有作過交易，前輩既然提出，不妨說說看。」

黃震川道：「交易很簡單，老夫以這把『攢雲寶刀』，賭妳的象服寶衣，公平交易，絕不佔妳的便宜。」

柳惜弱道：「前輩是說要賭，但不知如何賭法？」

黃震川道：「當然要賭，如果以物易物，豈不太過俗氣。」

語音一頓，接道：「至於賭法麼，咱們身在武林，自然要在武功上一分高下了。」

柳惜弱道：「就是前輩跟晚輩？」

黃震川道：「那太單調了，咱們雙方各派出三人，三戰兩勝者爲贏家，並請射日神君作仲裁。」

柳惜弱道：「晚輩輸了交出象服寶衣，如是僥倖獲得勝利……」

黃震川道：「『攢雲寶刀』就是妳的了。」

柳惜弱道：「晚輩同意，但有兩點說明。」

黃震川道：「請說。」

柳惜弱道：「所謂象服寶衣，只是紅毛鬼王穿過的一件舊袍子，晚輩檢查過它每一寸地方，却想不出那裡藏有武功，如非它是我爹以生命換來的，我早就將它丟棄了，『攢雲寶刀』可是無價之寶，前輩這般作法，是不是有點失算？」

黃震川微微一笑道：「照妳這麼一說，老夫好像吃了一點小虧，不過話出如風，吃虧也只得認了。」

柳惜弱道：「看來前輩是志在必得了，不過晚輩並未將象服寶衣帶在身邊。」

黃震川道：「這不要緊，妳只要告訴老夫象服寶衣收藏之處，咱們的交易就算完成。」

柳惜弱道：「既然如此，晚輩就恭敬不如從命了。」

於是她派出了三個人，是她自己、奶娘琪姑、及何東流。

洞庭湖派出的是湖主黃震川、龍堂堂主古行宮、虎堂堂主丘陽。

首先出場的是丘陽，此人中等身材，全身肌肉賁起，雙目神光如電，是一位內外兼修，身懷絕學的高人，洞庭湖能夠網羅此等人物，勿怪能雄峙一方，稱霸兩湖了。

雙拳一抱，丘陽道：「在下丘陽，那位賜教？」

何東流徵得柳惜弱的同意，迎上丘陽道：「何東流請閣下賜招。」

他緩緩伸出右臂，潔白如玉的掌心之中立即現出一股流轉不停的紅霞，同時雙目紅光隱隱，形象威猛之極。

丘陽心頭一凜，他不明白何東流習的是什麼武功，祇知道他面對的是一個前所未見的勁敵。

他正待出掌作試探性的攻擊，洞庭湖主黃震川已奔過來阻止道：「丘堂主且慢動手，老夫有事要向何大俠請教。」

何東流冷冷道：「湖主有什麼指教？」

黃震川道：「烈陽神掌已有近五十年未在江湖上出現，何大俠莫非是哮天犬前輩的傳人？」

何東流道：「湖主要問的就是這個？」

黃震川咳了一聲道：「黃某對哮天前輩十分仰慕，可惜我生也晚，無緣一覩前輩的風範。」

何東流道：「你這是在說廢話，還有麼？」

黃震川道：「何大俠，黃某不惜多費唇舌，是說明咱們是友非敵，如果何大俠想逐鹿江湖，重振祖風，洞庭湖願意作金錢及人力上全力支援，黃某語出至誠，希望你不要見外。」

此人心機之深實在可怕，他先將射日神君套上一個裁判的身份，使紫微山莊師徒不便參與此鬥。更能一眼瞧出何東流的武功及來歷，並鼓其如簧之舌，甘言厚幣，拉攏哮天犬的傳人，縱然何東流未必陣前倒戈，至少也可達到動搖軍心，使他避戰或出戰而不盡力。

這些當然瞞不過射日神君及柳惜弱，他們却神色不動，臉上始終是一副淡淡的笑容。

何東流也不傻，他縱聲狂笑起來，道：「這果然是一個好主意，不知道湖主說的話算不算數？」

黃震川道：「黃某平生不作誑語，說話當然算數。」

何東流道：「那好，請湖主於三天之內調集五十名高手，及五十萬兩銀子。」

黃震川一怔道：「這個……」

何東流道：「怎麼，有困難？」

黃震川道：「沒有困難，不過選拔五十名高手，及籌措五十萬兩銀子，都需要較長一點時間，這樣吧，待會何大俠隨黃某到君山小住，任何事都可以商量解決。」

何東流哼了一聲道：「商量解決是不肯定的答覆，顯見湖主並無誠意，再說咱們還有要事待辦，沒有時間在此地多作停留，湖主的好意在下只能心領了。」

黃震川臉色微微一變道：「黃某希望結交的朋友是何大俠，願意傾力相助的也是何大俠，如是何大俠另有牽扯，就違背黃某的初衷了。」

何東流道：「這就難了，在下是小姐的部屬，一切行爲都得遵從小姐的指示，所以只得辜負湖主的一番心意。」

黃震川臉色一沉道：「哮天犬的傳人居然甘作奴僕，如果傳之江湖，豈不成了天大的笑話！你那小姐又是那位高人？」

何東流哈哈一笑道：「這就叫作人各有志，只好笑罵由他了，至於在下的小姐麼，自然是柳惜弱了。」

黃震川的心頭暗暗一震，後悔他不該小看柳惜弱，他那雙滿含殺機的目光，不由向她投了過去。

柳惜弱只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小姑娘，生得眉目如畫，清麗若仙，除了這些，實在瞧不出她是一位身負曠代絕學的武林高人。

莫非這位哮天犬的傳人喜歡上她了？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嘛，何東流如非被情所困鎖，怎會拒絕黃震川適才金錢與權勢的誘惑？

如今何東流倒變作黃震川奪取象服寶衣最大的障礙了，如不擊敗此人，他的夢想將難以實現。

於是黃震川揮退了丘陽，然後臉色一正道：「難得遇到哮天犬的傳人，黃某豈能失之交臂，何大俠請！」

此人一身功力深不可測，舉手投足都是殺着，他出招沒有招式，實際上他已獲得無招勝有招的神髓。

他野心極大，一個洞庭湖並不能使他滿足，因而他默默耕耘，暗中培養勢力，網羅高手，他以金錢權勢引誘何東流，主要的原因在此。

引誘失敗，他決定毀掉這位哮天犬的傳人，不爲己用就是敵人，他不能留下一個後患。

何東流也明白黃震川不是易與之輩，但想不到對方已存下殺他之心，不過他不能輸，要是因他而輸掉象服寶衣，他有何面目立身江湖。

他將功力提到十成，右掌一吐，一股熾熱如火的掌力，撞向黃震川的左肩。

身形一旋，黃震川讓過這一記掌力，右掌五指如鈎，猛抓何東流的脅門。

此人避招攻敵，宛如行雲流水，何東流如非急退三步，幾乎將脅門送給對方。

一退之後，何東流掌力再吐，一片紅焰以狂飆之勢直奔黃震川的前胸。

黃震川嘿了一聲，他不再避讓，翻手一掌，硬碰硬的迎擊何東流的烈陽掌力。

轟的一聲巨响，他們在沙飛石走之中，各自退後兩步，這一招力拚，竟然是平分秋色，難以分出軒輊。

何東流的烈陽神掌無法勝過對方，黃震川急雷撼山似的掌力，也難以收到克敵致勝的效果，兩人鏖戰兩百餘招，依然是個不了之局。

忽然，一股十分柔和，而又令人無法抗拒的力道在兩人之間一震，他們身不由己的連退五步，雖然沒有趴在地上，却已驚愕得面目失色。

「對不起，兩位，如果鬥得筋疲力盡才收手，那就有失兩位的身份了，何兄，過來歇息一下。」

出手解圍的是柳惜弱，何東流依言走了過去。

鬥場上的黃震川却有點進退不得，他是一方霸主，武功傲視江湖，却無法勝過一個後生晚輩一招半式。

還有，柳惜弱適才那一掌，叫他禁不住心生寒意，也將他的雄心壯志打得點滴不存，他是井底之蛙，太小看天下之士了。

他打了一個哈哈，然後取過「攢雲寶刀」交給柳惜弱道：「敝湖已

經落敗，這把神刀是姑娘的了。」

柳惜弱搖搖頭道：「別這樣，湖主，你們並未落敗，適才只是一場和局，而且這只是第一場，未來勝負還難預料，我怎能收你的神刀。」

黃震川嘆口氣道：「柳姑娘那一掌已經打寒了老朽的膽，相信當今之世，沒有人接得下來，再鬥……咳，敝湖還不篤定是一個輸字。」

柳惜弱道：「不，還未發生的事不能算數，再說咱們並不是非鬥下去不可，化干戈為玉帛，交個道義上的朋友豈不更好？」

黃震川大喜道：「柳姑娘，這話可是眞的？」

柳惜弱笑笑道：「話是不假，不過咱們仇敵遍天下，交咱們這個朋友，會替洞庭帶來數不清的麻煩。」

她的確是一個大麻煩人，打從她出道以來，似乎就跟麻煩結下不解之緣。

現在就是這樣，她的話音還沒有在空氣中消失，店小二就匆匆送給射日神君一張紅色的帖子。

帖上只有一句話：「明日巳初在東茂嶺猿公祠恭候俠駕！」署名是衡嶽三老及寒谷谷主。

射日神君看後將帖子交給柳惜弱，再問黃震川道：「湖主可知道東茂嶺猿公祠的所在？」

黃震川道：「知道，猿公祠在岳陽以東，距離此地二十餘里，是一座荒廢已久的破廟，怎麼，有人約門神君了斷過節？」

射日神君道：「也許是老朋友敘敘舊吧，咱們地點不熟，能不能請湖主派人帶一下路？」

黃震川道：「神君、柳姑娘是在下的客人，他們既然不把洞庭湖放在眼裡，黃某倒要會會那干高人，明日咱們一道赴約就是。」

射日神君道：「千萬不可，湖主雖是重視道義，咱們却不能將你拖進泥淖，湖主的美意，咱們只能心領了。」

柳惜弱道：「江湖恩怨，經常會牽連無辜，湖主不能因一時之忿，而不為貴湖的部屬着想。」

黃震川一嘆道：「這個，咳，看來黃某只得愧對朋友了，兩位如果有什麼需用敝湖之處，請儘管吩咐。」

射日神君道：「除了請湖主派人於明晨帶領咱們去猿公祠，別無所求。」

黃震川道：「神君放心，不會誤事的。」

射日神君道：「多謝，咱們不打擾了，告辭。」

＊　＊　＊

東茂嶺只是一片數十尺高的山坡地，但却荒煙蔓草，頗為淒涼。

猿公祠香火久絕，祇剩下一些斷垣殘壁，這等荒涼的所在，此時却熱鬧已極。

原來除了兩幫了斷過節的，還有很多瞧熱鬧的觀衆。

了斷的雙方人數不多，射日神君這邊八個，對方旗鼓相當也是八人。

當面並排而立的兩男一女，年齡都在五十以上，他們是衡山掌門崔野望，二師妹秦含煙、三師弟谷嵩雲，江湖上稱他們為衡嶽三老。

他們身後一排五個，是寒谷谷主索千秋、妻子召百怨、毒判官許早秋，師弟黃殘、弟子勞館。

射日神君向他們打量一眼，扭頭對柳惜弱道：「對方後排左面三人，是毒判官師兄弟，這幫人跟伯伯舊賬未淸，待會你們不要插手。」

柳惜弱道：「好的，伯伯。」

射日神君這才遙遙抱拳一禮道：「朱某應約而來，各位有什麼指教？」

衡山掌門崔野望哈哈一笑道：「射日神君名滿江湖，的確是一號人物，不過本座找的不是你。」

語音一頓，接道：「那位是柳惜弱？出來答話。」

奶娘琪姑撇撇嘴道：「老小子，你少賣狂，先報個名來聽聽。」

崔野望臉色一沉道：「放肆，妳敢對本座如此說話？」

何東流接着哼了一聲道：「所謂衡嶽三老，只是幾個不成氣候的東西，對你要怎樣說話？」

崔野望心頭發火，這把火却沒有燃燒起來，他是一派掌門，身份何等尊貴，對不明底細的人物，他怎能草率從事。

因為何東流穿上了套頭黑衣，雙目紅光流轉，形象詭異已極。

「閣下是那位高人？咱們之間似乎並無過節。」崔野望強忍怒火，希望探出何東流的來龍去脈。

「你不必知道我是誰，看在你一大把年紀，本人給你一點忠告。」

「請說。」

「天下武林，每一個都想得到象服寶衣，如果寶衣是那麼容易到手，還會等到你們幾個老傢伙來湊熱鬧？快走吧，姓崔的，再不走你就回不了衡山了。」

「閣下是柳家丫頭的保鏢？」

「在下不敢往臉上貼金，只是咱們小姐的部屬。」

「哼，你是在唬人了，老三，斃了他！」

衡嶽三老的老三谷嵩雲，人稱「鬼八手」，暗器使得出神入化，在江湖上頗具震撼之力。

他應聲踏前數步，解下盤在腰間的軟劍，道：「朋友，請撤兵刃。」

何東流道：「該撤的時候我自然會撤，谷大俠就不必客氣了。」

谷嵩雲冷冷哼了一聲，軟劍一挺，顫起一片銀芒，劍鋒還在兩尺以外，絲絲劍氣已罩上何東流胸前的三大重穴。

衡嶽三老果然不是徒擁虛名，這一劍的功力，至少要二十年以上的苦練。

何東流還是沒有撤出兵刃，只是以快速的身法閃避，偶爾他會攻出一掌，這一掌必然會使谷嵩雲暴退數丈。

因為那是一團烈火，烈火焚身，沒有人能夠忍受。

最使谷嵩雲懍駭的是他瞧出了何東流的來歷，烈陽神掌是哮天犬的獨門絕學，天下只此一家，別無分號。

沒有人惹得起哮天犬，雖然這位武林怪傑已有近五十年不入江湖。

也沒有人知道哮天犬的生死，但不畏懼烈陽神掌的更難找到一個。

因此，谷嵩雲的打法是不讓何東流有凝聚烈陽神掌的時間，以他深厚的功力，將軟劍的攻勢發揮得淋漓盡致。

琪姑想助何東流，被衡嶽三老的老二秦含煙攔住，白頭溜達也跟崔野望鬥了起來。

他們這一夥還沒有動手的只有寒谷谷主夫婦，及柳惜弱了。

召百怨向柳惜弱打量一眼，道：「谷主，崔老弟請咱們出谷對付『虹影追魂』，原來只是一個女娃兒，她只配作咱們的孫女，咱們好意思動手麼？」

索千愁道：「這個倒不盡然，妳沒有聽說過有志不在年高麼？也許她會嫌咱們太老，不屑與咱們動手呢，不信妳就問問。」

召百怨道：「是這樣麼？女娃兒。」

柳惜弱道：「別這麼說，前輩，兩位年高德劭，武功蓋代，晚輩怎敢有那等愚昧的想法。」

召百怨嘿了一聲道：「妳的意思是不嫌咱們太老，可以跟咱們動手，引申下去你是不管咱們老不老，你都要動手，也就是說妳要憑藉年輕力壯，精力旺盛來欺負咱們兩個老的，谷主，這娃兒好絕！」

索千愁道：「妳說對了，正是這樣，不信妳再問。」

柳惜弱想不到這一對武林前輩竟胡攪蠻纏，廢話連篇，因而有點生氣的道：「不必浪費口舌了，兩位劃下道來就是。」

召百怨道：「谷主，你聽聽，她叫咱們劃道，果然是欺負咱們，你說該怎麼辦？」

索千愁道：「這不能怪她，本來老者不以筋骨為能，誰叫咱們出谷多管閒事呢？」

召百怨道：「事到如今，後悔已來不及了，這女娃兒瞧不起咱們兩個老的，咱們就陪她玩玩，這樣吧，咱們已經多年沒有機會聯手對敵了，現在練習一下也是好的。」

這對成名已久的前輩高人，說了不少廢話，編了不少理由，為的只是以大欺小，以多勝少，說他們無恥也不為過。

他們習的是什麼武功，柳惜弱並不知道，但從他們毫無血色，慘白如紙的面頰猜想，他們練的武功必然異於常人，柳惜弱不敢大意，暗凝六珈神功，冷靜的瞧着這對高人。

他們忽然身形一晃，以快如飄風的速度，一前一後將柳惜弱夾在中間，採取兩面夾攻的戰法。

柳惜弱屹立如山，連眼皮也沒有眨動一下，不過她感到氣候驟變，似乎剎那之間已進入嚴冬的季節，而兩股凜冽得足以令人血液凍結的寒飆，也同時撞向她的前胸及後背。

轟的一聲巨响，索千愁、召百怨各自倒退三步，他們以全力互擊一掌，幾乎弄得兩敗俱傷。

召百怨在血氣翻騰，微帶氣喘之中，仍然忍不住怒叱道：「老不死的，你為什麼打我？」

索千愁道：「妳講不講理，老太婆，我這一掌是攻向女娃兒的後心，妳幹嗎要狗拿耗子替她擋這一掌，哼，如果不是我撤回幾成力道……」

召百怨大怒道：「好哇，老不死的，平時老娘讓你，你就以為天下無敵，今日咱們好好的打上一架，看看到底誰行誰不行。」

這一對武林怪人，放着敵人不管，竟然窩裡反，乒乒乓乓的狠鬥起來。

他們原是一前一後夾擊柳惜弱的，而且志在必得，所以用上八成眞力。

他們絕未想到柳惜弱身負絕頂輕功，並在最恰當的時機飄出他們的掌力之外，那麼前後夾擊就變作自相殘殺了。

現在柳惜弱成了旁觀者，目不轉睛的瞧着這兩名武林高人酣鬥，神色上顯得十分凝重。

索千愁、召百怨這對夫婦的功力不相上下，他們縱然力拚千招，也不見得能夠分出高下。

令柳惜弱駭異的不是這個，她是震驚於他們怪異的掌力。

鬥場上生有不少草木，也有一些大大小小的山石，但凡他們掌力

掃過之處，必然會草木枯黃，甚至山石之上都會留下一片冰霜的痕迹。

柳惜弱距離他們三丈以外，也會感到如處嚴冬，寒氣侵人，可見這兩人的陰寒功力，已達不可思議的境界。

在拚鬥五百招以後，他們突然悶哼一聲，雙雙仆倒於地面之上，這一對本是相親相愛的夫婦，爲了一點誤會，竟然拚盡全力，以死相搏。

柳惜弱呆了一呆，緩步走到他們倒地之處，仔細查看他們的傷勢。

全身找不出半點傷痕，只是僵硬得像兩支冰棒，柳惜弱試試召百怨的脈息，着手如抓嚴冰，還帶來一股凌厲的奇寒，此等怪異的現象，江湖上十分少見。

她的脈息頗爲微弱，是受到嚴重的內傷，經脈多處閉塞，索千愁傷勢相同，如若不以强勁的內力幫他們驅除體內的奇寒，這對夫婦可能熬不過兩個時辰。

誰來幫他們驅寒，以及打通閉塞的經脈？

除了柳惜弱可以勉爲其難，另外一個自然是何東流了，因爲他內力頗高，所習的烈陽神掌正好派上用場。

何東流的確是最佳人選，可惜他在力戰衡嶽三老之一的鬼八手谷嵩雲之時受了傷，此時正在運功調息。

谷嵩雲本來不是何東流的對手，幾記烈陽神掌，打得他滿地亂滾，他連還手的機會都沒有，如何能夠傷人？

如果眞是這樣，谷嵩雲就枉稱鬼八手了，就在這一陣滿地亂滾之間，他已打出十種以上的暗器。

連續响起一陣噗噗之聲，他的暗器幾乎無一虛發，但它無法穿透何東流的套頭黑衣，鬼八手第一次失了手。

「嘿嘿，姓谷的，你還有什麼牛黃馬寶，一起獻出來吧。」

套頭黑衣刀槍不入，何東流不在乎谷嵩雲的暗器，當一枚鵝卵大小的黑球撞上前胸之時，他才後悔不該如此大意。

在一聲强烈的巨震之下，他暈了過去，黑衣雖然沒有破裂，他却受到不算太輕的震傷。

「老夫倒要瞧瞧你是什麼變的，竟敢砸掉谷某的金字招牌！」

何東流已經負傷，谷嵩雲仍然不願放過他，因爲留下一個可怕的敵人，等於留下一個後患。

他手提軟劍，一步步逼向何東流，只要讓他再走五六步，這位哮天犬的傳人必難倖免。

但這五六步如同咫尺天涯，他不僅未能走到，連軟劍也拋到地上去了。

莫非他突發善心，不想殺人了？

不，那是天外飛來一刀，劈掉他右手的大拇指及食指，錐心蝕骨的劇痛，使他哀嚎出聲，他無法握住軟劍，如何還能殺人。

他畢竟不同於常人，雖然痛得肌肉抽搐，冷汗直冒，仍能當機立斷，擰身一個飛躍，亡命狂奔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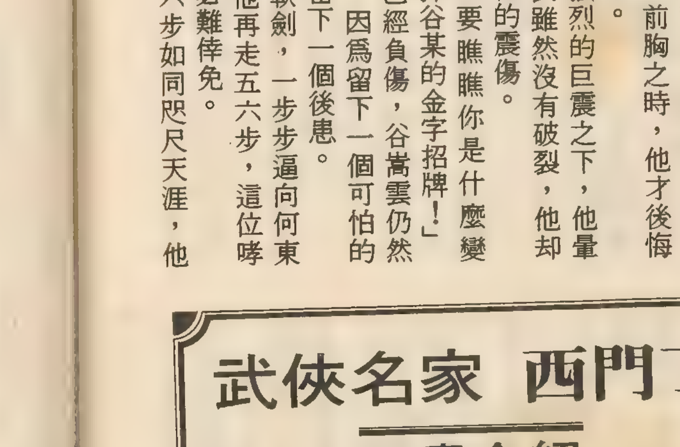
適才出刀的是琪姑，她打得秦含煙落荒而逃，正好趕上何東流身陷危機。

如今柳惜弱一伙大獲全勝，衡嶽三老固然逃得如同喪家之犬，毒判官師徒亦在使毒失敗之後，被射日神君打得吐血而逃。

唯一遺憾的是何東流受了傷，這也不打緊，只要休息幾天就可復元。

他們最大的收穫是治好了寒谷谷主夫婦，贏得友情，也得到兩個很好的幫手。

（本篇完）



湖海武林軼事／鐵馬・文　可飛・圖

小虎子

鐵血男兒　英雄本色

天橋是一個好地方，尤其是黃昏時分，三教九流，士農工商，以及走江湖的三山五嶽人馬，各路英雄好漢，全喜歡趕到這兒趁熱鬧。

南腔北調，五花八門，色色俱全。

小虎子這時候神氣十足，自由自在的東晃晃西蕩蕩，聽說書的講梁山好漢，看耍雜技的翻觔斗，走鋼線，他多少有點懷疑那種能醫百病的狗皮膏藥，能夠起死回生的郎中……一雙眼睛，兩隻耳朵，實在不夠用，小虎子這個無事忙，竟然忙得透不過氣來了！

「噗！」一個不小心，小虎子碰着了人。

「小子，走路怎麼不帶眼睛！」一個粗眉粗眼的大漢喝問。

「對不起！對不起！」小虎子連連賠禮。

「對不起就算了不成。」大漢仰首望天，一副看不起人的神色。

「那麼要怎麼樣才好？」小虎子問。

「先叩三個响頭！」大漢冷峻地道：「然後嗎？辦一桌豐盛酒席，讓我錢大爺喝個痛快，就馬馬虎虎饒了你這小子一次。」

小虎子一怔，呆呆半晌，才「哈哈……」的大笑，似乎現在才弄清楚怎麼回事了。

旁邊有人認識這大漢是流氓地痞，專門在天橋一帶混吃騙用，小虎子一個十三四歲小孩子，大概不知天高地厚，這等狂笑，只怕惹了麻煩！

「小子，莫不是發瘋了！」那大漢也給小虎子弄糊塗了。

「叩頭，辦酒席賠禮，哈哈……」小虎子似乎想起了天大的笑話，足足笑了大半盞茶的時分，笑聲一停，對那大漢盯着看了半天，大聲道：「痳子，你大概專門喜歡敲搾混騙吧，嘿嘿，今天碰到了我，別想佔到了半分便宜！」

「這小孩好大的膽！」旁人暗暗替小虎子擔心。

原來這姓錢的臉上有十幾粒痳子，貪財好貨，所以人人給他起了綽號，「剝皮痳子」，他最恨人家叫他痳子，如今當着這麼多人面前，給一個小孩子這樣叫，如何丟得起這個臉，當下不由大怒，猛喝道：「小子找死！」揮拳猛向小虎子擊下。

小虎子絲毫不怕，奮力相迎。

「砰！」兩拳相交，小虎子給打得退後了五步，但他反而激發了狠

性，猛衝向前，揮拳直搗。

「嘿嘿！」錢痲子滿面邪笑，待得小虎子來到了近前，右脚疾伸，小虎子雙脚給攔住，收不住勁，「砰！」的一聲碰在地上，額頭見血！

錢痲子得意洋洋，正想大吹大擂一番，小虎子突然伸出雙手，拚死命抱住痲子雙腿，張嘴就咬！

「哎唷！」驟出不意，錢痲子痛得哇哇的怪叫起來。

「好！」旁邊觀衆轟然見好喝采，爲小虎子助威。

錢痲子翻倒在地上，小虎子跳將起來，退後幾步叫道：「痲子，站起來，我們再來鬥過。」

錢痲子給一個小孩子打倒，內心羞憤難當，一時怒從心頭起，惡向膽邊生，伸手入靴筒，「颼颼」抽出把寒森森的匕首來。

小虎子見對方拿了刀子，他仍然屹立原處，毫不害怕，雙眼望住對方，一副躍躍欲試的神色。

「小子拿命來，」錢痲子緩緩擧起握刀的右手，一步一步走向小虎子的立身處。

「錢痲子，收起你的刀子！」人羣中有人大叫道。

這聲音威嚴有勢，錢痲子循聲望去，只見一個鐵塔般的大漢，身高肩寬，滿面于思，虎背熊腰，兩眼神光烱烱，望住錢痲子，露出不屑神色。

「呼大爺！」剝皮痲子錢山庫頓時換了一副笑容，由於變化太快，臉上的肌肉有點牽强，手中匕首「噹」的一聲掉落地上。

「哼！」那鐵塔般的大漢冷哼了一聲，宏聲道：「你這痲子越來越活轉回去了，和個孩子動手，竟然動起刀子來，北京城內，天下脚下，豈容你胡來，即使五湖四海的英雄好漢，看了你這副混賬行爲，必然伸手管上一管，試問，你痲子即使有九條命，在嫉惡如仇的好漢手下，你有活命的機會麼？」

「小的該死，小的該死！」錢痲子變成了磕頭虫了。

「快些給我滾回去，別在這裡惹我生氣！」鐵塔般的大漢道。

「是！」錢痲子兩條腿倒眞俐落，雖然小虎子已經咬掉他一塊肉，現在還在流血不止，但是，生命正有嚴重威脅的時候，那更算不了甚麼。

原來這鐵塔般的大漢天生直性子，一身外家功夫火候頗深，「泰山石敢當」呼仁義，在江湖上也算是個人物，像剝皮痲子錢山庫，又算老幾，惹翻了呼仁義，只好怪他爹娘錯養這麼個兒子了！

小虎子這時候才清醒過來，知道前面這位「泰山石敢當」呼仁義是位豪俠好漢，人家那種威勢，滿面正氣，今天要不是他，只怕要吃大虧了。

「小兄弟，你可要好好地去拜一位師父，學好武功，就不怕被人欺負了！」泰山石敢當呼仁義和顏悅色的道。

「多謝大哥！」小虎子大聲道：「學好武功，才不怕人家欺負，那又算得甚麼英雄好漢，像俺小虎子，雖然不會武功，對付欺負我的人，一樣和他拚過，那怕活活給人打死，俺也不怕！」

「哈！」泰山石敢當呼仁義暢快地大笑，他是眞正的開心的大笑，他走過去，一手抱着小虎子，一面用蒲扇大的手猛拍小虎子的肩膊，歡聲道：「好小子，俺泰山石敢當走遍關內關外，大江南北，眞正的英雄好漢沒有幾個，今天，眞服了你，好，很好，眞正是一位英雄，以後小兄弟隨時找我，只要我能做到，水裡火裡，一句話！」

「多謝大哥！」小虎子也有點感動。

「各位。」泰山石敢當呼仁義突然轉頭向四面的人道：「俺呼仁義，今天可以講在前頭，這位小兄弟，將來一定是江湖上一位頂天立地的大英雄。他也是俺呼仁義的拜把兄弟，看在我的面上，各位雖不照顧他，只要不欺負他，我兄弟已經感激不盡了，當然，我這小兄弟不怕人家欺負的。」

「多謝大哥。」小虎子情不自禁流下淚來。

「兄弟，我有事要走，你我日後再見之日，也就是你成名天下的時候！」泰山石敢當呼仁義說完就走，迅速在人羣中消失了！

小虎子有點依依不捨，望着泰山石敢當呼仁義的身形消失方向，久立不動。

經過了這番折騰，身上又受了些外傷，雖說未傷到筋骨內臟，但一個小孩子身受這些，正氣凜然別說它，實在也睏倦非常，因此，他也施施然的離開了天橋！

說起這小虎子，父母早死，今年才十三歲，孤身一人暫時住在荒僻的土地廟內，廟內只有一位老得天昏地暗的老頭子，留住小虎子吃口飯，幫着打掃雜務，也有六名小叫化的，跟小虎子很投緣。

小虎子這時候只想早點回去睡覺，低頭疾走，雖然有許多心事，也只好暫時不理！

突然，一個人從前面轉了出來，擋住小虎子的去路，站着不動。

小虎子睜眼看時，正是天橋碰到的錢痲子，整個人立刻清醒了過來，望住對方，全神的戒備。

「小虎子，怎不找呼老大保護呀！」錢痲子冷冷的道。

「放屁，俺小虎子是何等樣人，要人保護？我看你這沒出息的流氓，打不過人，就叩頭求饒，看到好的吃，就露出副惡人相，哼！怎麼，大概是想來找我痲煩吧，動手呀，還在等甚麼？」

「好小子！」錢痲子怒喝了一聲，猛衝了過來，揮拳直擊，叫道：「今天叫你知道俺的厲害！」

「砰！」小虎子夷然不懼，揮拳相迎，發出聲响，雖是氣力不足，但也只退了幾步而已。

錢痲子眼中兇光畢露，又試過小虎子的氣力不弱，再不客氣，拳脚交加，恨不得置對方於死地。

小虎子奮起神威相迎，片刻後，他已經身中三十幾拳。那股悍然不畏死的狠勁支持他拚命相撲。錢痲子有幾次竟被重打幾拳，怒發如狂，又從靴子裡拔出把刀來，想殺小虎子。

這時候，小虎子仍然屹立如山，根本不把對方寒光閃閃的刀把子放在眼中，錢痲子心內也有點寒意，暗道：「這小子，日後學了武功，那還得了。」

颼颼颼，連環三刀，雖然錢痲子會用刀，但比空手威風得多，小虎子猛地衝了出來，兩手死命抓住錢痲子握刀的手，張口就咬，錢痲子吃不住痛，「噹」，刀子掉在地上。

小虎子甚麼都不理，疾撲過去搶小刀子，猝不提防之下，竟給他搶到了，錢痲子心內駭然，小虎子一陡然地大喝一聲：「去你媽的！」用力抛出，將小刀子投入茫茫黑暗夜空裡去。

這時候，錢痲子心內也暗自欽佩，對方明明搶到了刀子，還要抛了出去，似乎不願意用刀子對徒手的人，只是個小孩子就有這想法，以後怎樣，眞會令人害怕，想到這裡，錢痲子也有點氣餒，口中仍然喝道：「小子，今晚放你一馬，日後再來收拾你！」

「好！」小虎子叫道：「相見之日，我們再試試。」

錢痲子要逃，並不是小虎子有力威脅他的生命，只是那股狠勁，叫人有點心寒吧！

待錢痲子一走，小虎子咕咚一聲倒在地上，他剛才雖然站得住，那是他的拚勁，和悍不畏死的狠勁支持着，此時錢痲子一走，整個人像洩了氣的皮球，再支持不住的跌倒地上。

這時候，小虎子渾身疼痛昏昏沉沉的，眼皮像有十斤重，就地睡一覺才好。

「不行，我不能倒在地上，我一定要回去！」他咬緊牙關，搖搖擺擺的站起，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勉强站住。

那一段路，雖然說不算遠，最少也有半里之遙。

到了廟裡的時候，連他自己也有點懷疑，自己究竟是怎樣挨回來的。

這一身傷，足足兩個月才好，那班小朋友天天帶着療傷藥，他們根本不懂跌打，小虎子算是命大福大，沒有給這班小糊塗醫死，眞可說是奇跡了！

「大哥，今天你病全好了，我們買些酒菜，就在這地方開心一下，算是兄弟們的高興，給你道喜。」這一羣小叫化嘻嘻哈哈湧進門，七手八脚忙碌了起來。

「自己兄弟，何必客氣，這次沒有死，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說到這裡，小虎子「嗯」了一聲，眼珠兒定住了，似乎有了甚麼心事。

大夥兒全是小孩子習性，根本不理會那些，嘻嘻哈哈，煮飯燒菜，忙得不亦樂乎。

「各位兄弟。」大家興高采烈喝了幾杯酒，小虎子突然停杯望住這班親逾骨肉的兄弟，平靜的道：「沒有武功，實在太吃虧了，世界上講理的人太少，萬一我們碰到殺人放火的强盜，也沒有法子，所以，我想練武功！」

「好啦，我們跟住大哥，看誰敢欺我們！」一班朋友歡呼鼓舞。

「學武功！」小虎深沉道：「不容易找到好師父，普通的師父，不備我們自己吃用，那筆學費也不易繳交！」

「我們大夥兒可以想個法子！」衆人道。

小虎子搖搖頭，道：「大家兄弟，當然不會分彼此，只是，我不意跟這班平常武師學，即是學得十足，也不過是那個樣子，又有甚麼意思。」

「大哥的意思是……」這班子兄弟顯然莫名其妙。

「我想自己練。」小虎子說得截金斷鐵。

「自己練！」這班小朋友實在懷疑自己可以練好武功，好像從來未聽說過。

「明天開始，我就個人跑到深山裡去練，一段時候我再回來。」小虎子道。

「我也跟大哥去。」

「好吧！」小虎子想想也不反對：「只是練武功最吃苦，看各位的造化。」

「好！」這班小頑皮轟然叫好。

他們都是孤兒，平時在北京城裡混，雖然吃吃苦飯也沒有問題，積蓄倒沒有甚麼。只是，日常用品總要些，在這幾位窮小子來說，講到錢的問題，的而且確是頭疼，但他們一切熱心，很快就辦妥當。

十五天後，一行七人，開始了

新的行程。

幾人向北走了兩天，先到沙河鎮，轉向西走，到了妙峯山。

眞是座好山，靈秀而清逸，尤其是山水峯巒，一處勝一處，並且果樹林立，幾乎伸手可摘，幾個小伙子只喜得亂叫亂跳繞圈子，翻觔斗，沒有停過一刻。

又走了兩天，漸漸人跡稀少，他們就在一處山水比較好的地方停了下來。

建上一間普通的茅棚，連接間石洞，周圍環境稍爲清理一下，就開始練習武功。

首先，練習掌力、拳頭，他們憑着耳目聽到的，再加上自已的想像，有時打砂包，有時打樹幹，忙了大半天，手指骨紅腫疼痛，摘了幾個果子吃，又來練輕功，首先，腿上綁着少量砂包，不斷跳跑。

大約一個月過後，大家已漸漸習慣，尤其是小虎子，忍耐力及各方面都有了長足的進展。

兩個月之後，小虎子又突然想出了新的法子來，看到山上溪水湍急，不容易站得穩，他開始時在較緩水勢的地方開始站立，脚下水力頗大，不容易站得住，但他自然而然的運勁往下沉，漸漸習慣了下來，於是又將站立的位置往上移動。

半年過去，這七個小子身體越來越結實。

六個月時光很快的過去，七個小頑皮各方面都有進展，間中雖有錯漏，但他們血氣旺盛，身體抗力增長，許多困難全都克服好，小虎子不愧是他們的老大，一切成就以他爲最高的！

這天，小虎子與大伙兒在一起，突然道：「各位兄弟，從明天開始，我們就對手試招，雖然徒手對敵，仍然會有損傷，所以先要準備些療傷藥物，周小福和李全到山下辦理，順便買些鹽回來。」

「是！」二人同聲答應。

他們雖然沒有甚麼拳路，但非常之認眞，漸漸體驗出虛實的運用，上下呼應的道理。

兩個月下來，實際上對敵過招也有了初步經驗，一天，小虎子又和各小兄弟坐下來討論。

「目前『快』是很重要的，我們仍然是差得遠，同時勁力與氣也差，我們想法子改進。」小虎子道。

「大哥。」李全道：「『快』的問題，我倒有個呆法子！」

六人同時叫起來：「快說！」

李全笑了笑道：「我們在急水流中練習拳掌，還不斷在急水流中跳躍、跑動、交手，你們說這個方法行不行？」

「太好了！」衆人應聲歡呼了。

在水勢急的地方，一切行動都受限制，站得穩已經不易，別說行動，至於閃避及跳躍等，更是難上加難，他們一行七人漸漸克服困難，在水中行動自如，無形中已練好了千斤墜的功夫。

由於在急流中練功，日子久了，內功與水性全都在不知不覺間有了成就，小虎子此時竟然可以在瀑布般激流之下屹立不動，甚至半個時辰閉住呼吸，兩年以後，他已可在水中展開拳脚，絲毫不受限制。

第三年，七人又開始練習新的行程，在江湖上行走，偷襲是很平常的事，他們隨時練習，你偷襲我，我暗算你，開始只不過是運用拳脚，漸漸使用暗器，荒山中，沒有別的暗器，只不過是些石子、枯枝，可是，別小看它，運足勁力，也可以洞穿金石。

至於小虎子，全力跳躍，已可高達五丈五尺，中間轉折翻騰，任意自如，拳脚隨時可以出擊，一株水桶粗的樹幹，隨意可以打斷，其勁力之强勁可以想像得到！

這時候，這七人的身體全練得像鐵般的堅强，一日十二個時辰之中，睡覺的時候很少，大家根本沒有甚麼倦意，各式各樣的練習，苦練全力進行。

第三年下半年至第四年裏，整整一年半時候，完全練習兵刃，山丘沒有刀劍等物，大家祇練習木棍。

足足四年工夫，七人自信武功已有了成就，於是決定下山闖一闖。

回到北京，暫時住在小小土地廟內。老頭的行動不方便，見這班小朋友回來，自然是高興，難得這份熱鬧，他也過得愉快些！

小虎子又想起了天橋，四年離別，這次回來，可說是與天橋有直接關係，雖然剝皮痲子並不值得計較，但那像伙是個壞蛋，必然會不斷作壞事。

自己學習了四年武功，而且是無師自通的武功，更應該爲人做一番事，也不負四年來的辛苦與血汗！

想到這裡，小虎子一個人靜悄悄來到了天橋。

天橋，仍是這樣子，熱鬧，多姿多采，令得天橋裡的氣氛眞融洽，更有人情味！

小虎子隨便溜躂溜躂，停在玩把戲攤前，空帽子突然變出隻鴿子，再一變，鴿子又不見了，轟然叫好聲中，小虎子也覺得有趣！

這時候，玩把戲場中，一位小姑娘托着個盤子，口內道：「請各位大爺隨便打賞幾個子兒。」

於是，有人賞銅錢，也有人賞

碎銀，小虎子一時興趣又賞了一錢銀子。

「多謝大爺。」小姑娘連聲稱謝。

「哼！」突然一聲冷哼！似乎譏笑小虎子，衆人循聲望去，是一位美得有點娘腔的少年，渾身衣着全是極爲昂貴的材料。

「噹！」少年伸手丟了顆金錠，總有五兩上下。

「呀！」各人一齊驚叫，看把戲的竟然賞幾兩金子，這種出手確是少見，大伙兒全以驚奇的目光望去，少年下巴一昂，神態驕傲，轉身而去。

小姑娘愣了好半天，場中老頭子連忙趕了上來，朝少年打拱道：「多謝相公賞賜！」

「罷了！」少年幾乎是從鼻子中哼出來的聲音，愛理不理，漫應了一聲，轉身走去。

「慢走！」五名大漢突然攔住在前面。

少年見前面有人攔路，眉毛微揚，眼中放出不耐煩的神色，望住他們。

「你是幹甚麼？」其中一個大漢問。

小虎子這才看清楚，這個問話的漢子正是剝皮痲子錢山庫，看他神色，似乎見少年身藏金子，想趁機敲詐幾個花費花費！

少年神色冷峻，甚麼話都懶說，只喝道：「滾！」

剝皮痲子突地一呆，不由大怒，朝身邊兩大漢喝道：「給我拿下，準是個見不得人的江洋大盜！」

「大爺！」玩把戲的老頭子走過來急道：「我這金子可以給你們喝碗酒，別難爲這位相公！」

剝皮痲子一脚踢去，玩把戲的老頭子猝不提防，給踢得撲倒地上，小姑娘大驚失色，趕上來叫道：「爹爹。」

這時候，那位少年相公氣得臉都白了。

「小子，」剝皮痲子越發神氣，一副老氣橫秋的神色，道：「發了橫財，大概看上了這小妞兒，嘿嘿嘿，今天碰上了我錢大爺，總會查出你的底，看看偷了那家的金銀珠寶，聰明的快些自己說了出來。」

那位斯文秀氣的少年氣得渾身直抖，似乎已經說不出話來。

小虎子再也忍耐不住，也不見他怎麼樣擰腰作勢，一丈遠的地方，一跨步就到了，喝道：「錢痲子，你這流氓永遠是賊性不改，今天又想敲詐，聰明點，快快給我滾！」

「你是誰？」錢痲子一出口，已經看清楚了小虎子，驚道：「你想怎麼樣，小子今天又來了，不怕死？」

「他是誰？」另兩名大漢問。

「給我抓起來。」錢痲子神氣起來，吩咐那二名大漢：「這小子準是同黨，不可放過。」

「好啦，小子今天倒楣了，碰上了我們！」大漢威風凜凜，眞像官差拿賊似的伸手就抓去。

小虎子懶得多說，雙脚疾蹬，上半身紋風不動，兩隻脚就像有機關似的，突出突入，快如閃電，而那兩名大漢射出去一樣，直投入五丈開外的汚水池中。

「好！」衆人轟然喝采。

「你好大的膽，打了……」錢痲子指住小虎子，正怒駭中要說些甚麼時，小虎子肩頭微晃，手脚未見他有甚麼動靜，痲子已跪倒地上，小虎子一隻脚已踏在他頭上。

「小兄弟。」玩把戲的老頭此時爬起身，又急得滿頭大汗跑過來對小虎子道：「他們很有勢力，北京城內，你別自找痲煩，算了吧！」

小虎子胸中豪氣陡長，大聲怒道：「這些流氓地痞，全是偷鷄摸狗之流，惹翻了我，統統給宰了，也可算給地方除害！」

「不行呀！」玩把戲的老頭子直搖手，情急道：「他們勢力極大，你一個人要吃虧呀！」

小虎子哈哈一笑，轉頭道：「老丈，邪不勝正，他們勢力再大，也不過是一羣流氓地痞，人人怕，難道說這世界沒有公理天良了？」

「只是……」老頭子擔心得很。

這時候，小虎子脚下微微一用力，剝皮痲子像殺猪一般的叫了起來。

「橫行到現在。」小虎子喝道：「你這剝皮痲子，仍然是賊性不改，大概又勾結上有勢力的人，更加囂張跋扈，目空一切，四年前你用刀子對我，今日我本不值得對你小流氓用武力，只是今日這種荒唐行爲，多少也要施懲戒，否則，豈不是無天理？」

「我以後再不敢了。」錢痲子聲音含糊的乞憐道。

「哼！」小虎子微一用力，錢痲子右腿「卡察」一聲，已經斷了。

旁觀許多人臉上露出歡悅的神色，只是不敢大聲笑，看來錢痲子在此，倒有相當勢力，小虎子離開北京，尚不知眞相，現在練就一身武功，自不怕甚麼。

那位施捨金錠的年輕相公此時站在一旁，顯然很有興趣，但仍然是神色傲慢，不過來與小虎子說話。

「走開，走開！」一羣人氣勢洶洶蜂湧而來，拿着皮鞭子趕走旁立的人羣。

「不好，他們的人來了！」玩把戲的老頭滿面驚惶之色。

「有我在此，別怕。」小虎子道。

二十五六人，迅速的圍了上來，其中兩人正是被小虎子踢下污水池的兩名大漢。

「就是他了。」一名大漢指着小虎子叫道。

「哼！」一名三十來歲的壯漢，太陽穴高高的鼓起，望着小虎子仔細的觀察，鼻中不屑地哼一聲，冷冷的道：「小子，你仗着甚麼靠山，怎敢到天橋來發威！」

「對你們這一羣小流氓，誰都可以伸手管一管，值得甚麼大驚小怪的！」小虎子冷冷的道。

「好橫？」壯漢眼中兇光電射，叫道：「杜飛，給我廢了這小子！」

一名高高瘦瘦的中年漢子，滿面陰沉神色，緩步走向小虎子前五尺，臉上殺氣愈來愈濃，也不見他如何作勢，肩頭微晃，身形平滑前去，疾如箭矢，伸手猛鎚。

小虎子初次對敵，但他膽色過人，妙峯山上時時刻刻都在動手，自然而然的養成快捷而正確的反應，而且信心十足，毫不客氣，探掌相迎！

「吧！」的一聲大響，杜飛身形站不穩，「托托托」一連後退了三步，勉强站穩身形。

小虎子得勢不讓人，右掌微展，杜飛眞的名符其實，陡地飛了起來，跌在丈許開外。

「呀！」許多人驚叫了起來。

「好身手，」又是先頭那壯漢道：「怪不得如此張狂，嘿嘿嘿，待我來會會高人！」

小虎子屹立如山，凝神待敵，他知道這名壯漢的武功是這羣人中最好，由他眼神可見一斑，小虎子初次面對强敵，自然不敢大意。

「看掌！」壯漢凌空擊出，一股强勁掌風絲絲聲響，往小虎子胸前擊到。

「好！」小虎子突然大喝一聲，奮力擊出一掌，頓時狂飆湧出，往前衝去。

壯漢見了，臉色微變，雙脚疾蹬，人已衝霄而起，雙掌箕張，虛實變幻不定，已罩住小虎子全身大穴。

「飛鷹七式！」有人驚叫。

小虎子根本不理三七二十一，凝神待敵，外表看來儍了一般，待壯漢距離頭頂約七尺左右，雙脚疾蹬，其快無比，衝天飛起，身形突然車輪般轉動，雙手吞吐伸縮如電，連環七十二式，招中套招，式中藏式，身在空中，一口先天之氣，必須要有極其精純的修爲，小虎子至今還是童身，兼且在激流瀑布中修習閉氣法，所以壯漢雖然身懷絕技武功，如今施展凌空下擊之勢，正是給小虎子可趁之機，一口濁氣尚未調勻，應招封閉稍慢，胸前露出空隙，他不由大驚，「砰！」地一聲響，胸口已結結實實的中了一掌。

衆人根本沒看清楚是怎麼一回事！

壯漢大叫一聲，翻翻滾滾直跌下來，口吐鮮血，臉如金紙，躺在地上昏了過去，顯然受了極嚴重的內傷。

「大夥兒一齊上，兵刃暗器盡量向他身上招呼，宰了再說！」杜飛不知甚麼時候又跑了回來，見老大也吃了虧，即刻招呼同夥羣毆。

「殺！」二十幾名兇神惡煞的大漢，刀劍齊擧，漸漸往小虎子身前合圍。

小虎子夷然不畏，淵停岳峙屹立如山，雙目神光烱烱望住身前刀山劍林，有若未睹。

颼颼颼，刀劍發出雷霆萬鈞合擊。

旁人有的用手蒙上眼睛，不忍看小虎子被砍成肉醬慘狀。

「好！」有的大漢也爲强敵難逃厄運，忍不住停手歡呼叫好。

小虎子眞的死於刀劍之下麼？根本不是那麼回事，他在千鈞一髮之中，刀劍離身僅二寸光景，一招「臥鯉穿波」、「翺翔九天」，人已疾離包圍網，脚未沾地，僅憑兩個巧妙身法，已凌空飛至大漢們正中頭頂上空。

「咦，人呢！」二十幾人見地上並沒有仇敵影子，忍不住驚叫起來。

小虎子突然大喝一聲「殺！」聲如霹靂，衆人大驚之餘，他已如飛將軍從天而降，身形像風車般轉了一轉，雙掌吞吐二十六次，常人還未有霎眼，二十幾名大漢，全部受傷倒地，動彈不得！

「好功夫！」旁觀者到這時才敢轟然叫好，剛才還怕小虎子難逃毒手，雖然對這班霸王恨之入骨，仍然不敢招惹無謂災害，此時見這小伙子大獲全勝，才痛痛快快的高叫歡呼，一吐胸中多年積壓之悶氣！

答答答，蹄聲如驟雨中，兩騎如飛衝到，馬未到，馬背上的騎者已凌空飛起，一個空心觔斗，人已站在廣場中間，小虎子見是兩名十來歲的童子，竟有這樣好的輕功和騎功，心內暗自欽佩。

這兩名小童年紀雖小，氣派却是不凡，淵停岳峙屹立在一羣人中間，左顧右盼，眉頭微皺，最後目光停在小虎子臉上，沉聲道：「這些人是閣下傷的麼？」

「正是！」小虎子答道。

「好身手，好身手！」其中一個童子自顧自喃喃自語，一面搖頭擺腦，一副老氣橫秋的神態。

小虎子靜靜望住兩童，看他們怎麼辦，情形十分明顯，二小童是這羣流氓的同黨，此來必有所爲。

「閣下好身手！」其中一小童道：「我家主人已查明，今日天橋事端，是我們兄弟錯，不過傷了這麼多人，下手又重，只怕我家主人不高興！」

「假如是我受了傷，你家主人當然高興！」小虎子接了一句。

「嗯！」一小童沉吟半晌，緩緩道：「本來，奉我家主人之命，請你前去相叙，現在傷了我們兄弟，還請你去作客，恐怕不妥當吧！」

「哦！你家主人請我作客？」小虎子顯然有點奇怪。

「正是，還辦妥了一桌上好的酒菜。」其中一小童道。

「這很容易。」小虎子道：「我跟你去，有甚麼事，你家主人自己會辦，二位又何必傷腦筋呢！」

「也罷，也只有這樣辦，跟我來吧！」二童說走就走，一聲呼哨，二匹馬如箭的一般疾馳而來，小童騰身而起，已安穩坐在馬匹上，二人合騎一匹，留下另外一匹，小虎子也不客氣，縱身而上。

「我也去！」那位賞金的美少年尖聲道。

小虎子聽得分明，但小童已催動坐騎，往來路上疾馳而去。

本來小虎子未騎過馬，不容易騎得好，但那匹馬深具靈性，十分馴服，而本來小虎子身子輕靈，休說這樣的好馬，瀑布中的激流又是何等衝力，他都可以適應，如今自然很容易應付！

二騎愈來愈快，橫過大街，穿過小巷，經過大約半個時辰疾馳，已轉到一處較爲偏僻的地方。

小童突然喝聲：「停！」人已停在一家大門口，小虎子定睛看時，這家外表看不甚麼樣，可是圍牆極高闊，向兩旁擴展開去，足足有五十餘丈遠近。

「請！」二童肅客入門。

小虎子昂然往門內走去，心內暗道：「任它是龍潭虎穴，今日也要闖一闖。」

院內地方大不要說，奇花異卉，假山水池，加以樓台亭閣，清幽宜人。

小虎子雖然在妙峯山看過美好景色，但是這人爲佈置藝術，却從未見過，只知道這地方佈置極好，決不是普通人家可以辦得到的。

兩名童子帶着小虎子到這兒，立刻吩咐道：「請在此稍候片刻！」

「好！」小虎子自顧自四處瀏覽，心中暗自忖道：「這家主人顯然不是平常百姓，怎會與剝皮痲子有關，練了四年武功，下山第一次碰到這樣事情，倒要小心應付才好！」

突然，空氣中有股異樣，小虎子霍然轉身，只見一位五十來歲的老人，站在身後六尺遠近。

「閣下就是大鬧天橋的英雄麼？」老者淡淡的道。

「不敢。」小虎子平靜回答：「只是制止幾個小流氓胡鬧！」

「鋤强扶弱，是大俠客的行爲，看來閣下武功有過人的成就，我們派出去的二十幾個人手，全敗在閣下手中，想不到江湖又出了一位少年英雄，不知是那一門派弟子，可否見示？」老者又問。

「說我練武。」小虎子感到很高興：「我沒有師父，只是自己瞎練，根本是無門無派的。」

「是這樣的？」老者顯然有點懷疑。

「好。」老者沉吟了半晌，似乎有了決定，抬頭道：「我們也來試幾招！」

小虎子自然不推辭，點頭答應。

老者凝立半晌，突然右肩微晃，人已欺近小虎子的身前不足三尺，左掌閃電劈出，直擊小虎子中膻穴，驟然間，小虎子內心大驚，老者身手之快，令他眞不敢相信，倉促間，雙掌急往胸前護住。

老者不待招式用老，「手揮琵琶」，手指虛幻不定，看不清是點是打，罩住小虎子右肩處大穴。

小虎子急往後折，背心幾乎貼在地上，右脚踢出，虎虎生風，勁力奇大，只要給它沾上，不死也得重傷。

老者脚尖微點，長身而起，幾乎是貼住小虎子，雙掌一陣吞吐，小虎子胸前已着了一掌，他陡地一聲大喝：「殺！」奮起神武全力出擊。

砰砰砰，七掌連環相交，老者絲毫不讓，而小虎子雙臂微微感到震痛。

百招過去，小虎子漸漸感到壓力愈來愈大，只覺得四週黏力極强，有種身不由己之概！

再打下去，有輸無贏，小虎子暗驚，今日只怕出不了這人家門口了。

「颼！」老者驟然退出七尺，停立不動，望住小虎子一言不發。

「好功夫！」小虎子聲音很低沉，自進入這間大院之後，雖然表面上看不出甚麼，事實上，已經輸了招。

深深的吸了口氣，小虎子胸中豪氣漸生，武功固然是苦練而來，無論多好的武功，如用來做非法事情，像剝皮痲子這等流氓地痞，有一羣强有力的人支持，無法無天，害死多少人。

想到此處，小虎子怒氣越來越濃，目光一凝，冷冷地望着老者道：「我們拚個明白，死活不論。」

「哦！」老者顯然感到十分意外，漫應了一聲，沉聲道：「我們無怨無仇，爲甚麼一見面就生死相拚，小兄弟，你剛出江湖，火氣實在太旺盛啦！」

「其他的不知道，正邪不兩立，這道理我是相信的，像你們包庇流氓地痞的人，俺小虎子雖然只有一人，到死也要幹到底。」

「好男兒，好漢子！」老者神色激動，顯然對小虎子正氣凜然的風格，極之讚賞。

突地，小虎子長嘯一聲，雙脚疾蹬，人已衝天縱起，這是他在妙峯山苦練而成的絕招殺手！等閒不會使用，如今碰到這老者，尋常招式根本不管用，這才奮起神威與敵一拚。

「老弟不可！」老者急叫。

小虎子甚麼話都不會聽，人已凌空拔高四丈，連續五個觔斗，身子如脫弦之箭，疾往老者俯衝，雙掌貫足十分勁力，發出雷霆萬鈞的一擊。

老者見到這等威勢，不由大驚，知道這時十丈方圓，全給小虎子掌力罩住，妄想逃避，傷害更重，於是立刻運起神功，身形如螺旋般在原地飛快的轉動。

劈劈啪啪，密如爆炸般聲響，霎眼間，二人已接上了七十二掌，招招接實，老者雙脚已深陷入地三尺，小虎子一個倒翻觔斗，人已站在三丈開外地上。

老者微一提氣，全身冉冉而升起，像雲朵像霧水，輕巧的落在石板上，臉上神色極其凝重。

小虎子見仍未傷到老者，心中也暗中震駭不已，當下暗中提起十二成功力，準備與敵拚個同歸於盡。

「慢來！」這聲音優美淸脆，從右方一座小樓發出，小虎子有點愕然，循聲望去，只見一位美絕人寰的少女，看樣子祇不過十八九歲光景，全身雪白，像白雲，踏彩虹，蓮步輕移，降臨塵世。

小虎子心頭如受重擊，他自然看得出這少女一身功力，經已超凡入聖，尤其是輕功，像這樣可以在空中隨意停頓的狀態，幾乎已達凌虛蹈空的境界，這樣的少女，怎麼會在這地方出現呢？

「小兄弟，你這身功夫只怕眞是自己已練的吧？」少女親切的問。

「我剛才已經說過，總不會說謊騙人吧！」小虎子心內總認爲對方是壞人，所以語氣上仍然充滿了火藥味。

「難得，眞是天縱其材，當今武林中像這樣的高手，只怕不會超過十位，好，很好！」少女自顧自在說，一面從頭到脚，非常仔細的把小虎子看個着迷。

「嗯！」少女微微點頭，鼻內哼了一聲，似乎有了決定，然後和氣的道：「小兄弟，我叫向秋雲，這位魯靑塵老師，外號叫南荒雷神！平生專殺土豪惡霸，是位了不得的豪俠之士！」

小虎子根本不相信，但是，這少女有種令人信服的神奇力量，小虎子一句頂撞的話竟然不好意思說出口，冷冷的望住她，一言不發。

少女向秋雲輕顰淺笑，風情萬種，偏偏那麼純眞、高雅，不帶絲毫人間烟火味，小虎子心內敬意油然而生，而且有點莫名其妙！

「小兄弟。」向秋雲親切的道：「你對自己的武功大概好自負，我們不妨試試，但是，你可千萬別動火，有話好說，只要說不通時，再拚命不遲。」

「好！」小虎子聽說比武，立刻精神百倍，大聲應好。

「你先出手，千萬別留情！」向秋雲說得很自負。

小虎子不禁有點猶豫，對付壞人，出手不會留情，可是這少女，感覺上總有種非常氣質，令得小虎子狠不下心，明知對方武功好，不易傷着，只是心理上有限制，所以呆立很久，仍然僵持着。

向秋雲似乎明白小虎子心中想的是甚麼，微微一笑，隨隨便便跨上一步，右手微晃，美如白玉的素手，輕拂小虎子的肩頭。

小虎子心頭微凜，不敢怠慢了，鐵拳橫截，左掌守護胸前，脚步移動，窺機進擊。

向秋雲肩頭微晃，也不見她有甚麼招式變化，小虎子守護胸前的左手寸關脈大穴，竟然給扣個正着，頓時全身無力，動彈不得了。

向秋雲隨即放手，人已退出二丈，俏生生站着，含笑道：「我們再來過，不可輕敵！」

小虎子深深吸了口氣，壓下心頭的波動情緒，對方身手實在太高，簡直神乎其技，剛才雖然一招，已可見一斑，今日只怕不易走出這所大院。

雖然自知技不如人，但小虎子毫無怯意，暗自調勻一口先天眞氣，猛地淸嘯一聲，凌空衝起，口中同時喝道：「看掌！」

「好！」南荒雷神魯靑塵見小虎子這種神威，情不自禁的叫了起來。

向秋雲仍然微微淺笑，毫不在意，待小虎子施展招式發揮極大威力之際，嬌軀有如衝天炮往天上直射，間不容髮之際，連點小虎子督脈三十六大穴，她本人有如鳳翔九天，飄立在四丈開外。

小虎子一個空心觔斗，凝立地上，心內震駭程度，已到了無可復

加的階段，他決不相信人的武功，可以練到這等的境界，但事實俱在，而且是親身體驗，不容不信，好在對方並無惡意，指指未貫注眞力，所以絲毫未受損傷，回過神來，小虎子拱拱手道：「多謝姑娘手下留情！」

「我們根本無仇無怨。」向秋雲含笑道。

一說到無仇無怨，小虎子臉上立刻大變，想到剝皮痲子這等人，專門做些欺凌壓榨，面前所見的高手，正是剝皮痲子的靠山，這等人還有甚麼好人，和他們根本無甚麼道義可談，想到此處，小虎子深深吸了一口氣，正想說甚麼時，向秋雲又開口了。

「小兄弟可曾想到，以我們的聲勢，怎會和些流氓地痞有關係？」

小虎子暗道：「我正想弄清楚明白。」

「好！」向秋雲微微一笑道：「小兄弟，四年前遭受侮辱，我們已得到了消息，還有你拜兄泰山石敢當呼仁義，也是我們的一條線上的，從很多地方，我們知道小兄弟是一位忠義之士，所以今日我把其中原委詳細說明，並且歡迎小兄弟也加入我們的組織。」

這時候南荒雷神魯靑塵低聲道：「我們到密室去談談，這裡不大好。」

向秋雲微微點頭，轉身走去，南荒雷神魯靑塵向小虎子說道：「兄弟，跟我來吧！」

小虎子見二人欲言又止，似乎怕人聽到，看來定是甚麼重大秘密。小虎子滿腹疑雲，無論如何，今日也要弄個明白清楚，不管裡面有甚麼危險，也要去闖一闖。

當下小虎子不管三七二十一，昂然跟住二人，直往右邊小樓，小樓一邊靠山，向秋雲在左邊一張桌子中間伸手按了按，又在一輪紅白中心點兩下，軋軋半晌，牆壁上立刻出現了一個石門。

「小兄弟，進去再說。」南荒雷神魯靑塵招呼了一聲，跟着向秋雲往門內走去。

小虎子跟住二人，在石壁中足足走了一盞茶時分，已深入山腹中，向秋雲隨在山洞中坐定，並招呼小虎子坐下。

這山洞深達數百丈，不知他們用來做甚麼，小虎子一言不發，看看他們說甚麼。

「小兄弟。」向秋雲神色莊嚴，用極其嚴肅的語氣對小虎子道：「我帶你到此，因爲這次說的話不能洩漏，雖然尙不知小兄弟這四年來的際遇如何，但有一點可以確定，小兄弟是一位血性漢子，有良知，因此我們二人，冒了極大的危險，也要同你作一次深談！」

小虎子仍然沉默，看他們有何說話。

「這所大院。」向秋雲以沉重的語氣道：「是淸廷暗中探查當今武林中及民間動態的機關，如有反情，即可調遣高手，甚至各地大軍及地方勢力，像剝皮痲子這些流氓地痞，只是些爪牙耳目，表面看無關大雅，但深入民間，接觸面寬廣，而且不令人重視，因此，極易探明眞相。」

小虎子砰然心動，剝皮痲子橫行天橋，想不到所牽涉關係如此之重大。

「我們漢族忠良。」向秋雲恨聲道：「自不甘受滿奴壓榨，因此千方百計深入此組織，將計就計，實行反淸復明大計，暗中聯絡各方老大，共襄義擧，以謀恢復漢業！」

南荒雷神魯靑塵接口道：「這次我們見小兄弟義薄雲天，兼且智勇雙全，如今尙是未經磨琢的渾金璞玉，已是不凡，倘若稍加調教，定然可以造就非凡藝業，也可以爲我大漢民族成就不世奇功！」

「我能做甚麼？」小虎子遲疑道：「今日遇見兩位，四年來日夕苦練武功，在你們手中簡直不堪一擊，還有何本領可以擔當大任！」

「這點。」向秋雲道：「我有主張，文才武略，全是大英雄不可缺少的本錢，你再下一兩年苦功，和請志同道合高手來教導。」

「好，大丈夫生於世，自當做一番有意思的事，我小虎子聽你們的。」

「嗯，我們沒有看錯，你跟魯兄先去，日後我們緊密聯絡。」向秋雲和悅地道。

* * *

小虎子七名兄弟，終於全給鎖到無底血牢，由於大鬧天橋，令到北京震動，而且，與官家有關係的人，如何可以容人打傷，小虎子判處死刑，當然是名正言順之事。

事實上，無底血牢內外隔絕，內中死囚生不如死，而且關進去之後，根本不會出來，所以小虎子一進去，外人不知，認爲他們是死定了。

這只是做給一般淸廷之人看看而已。

七名兄弟，如今半日讀書，半日習武，他們雖然未經明師教導，但四年來苦練，却也打下了極深的底子，如今一經當世高人指點，進步神速，半年下來，簡直像脫胎換骨，至於文才，大家專心一致下功夫，也有顯著的成效。

這位師父不是別人，正是宇內第一高人，無憂野樵夏天池，也是向秋雲的師父。

一天，七兄弟在無底血牢埋首

苦讀、苦練，向秋雲也在一旁觀看，露出頗爲讚許的神色。

突然，一名守牢劍手匆匆走進，低聲對向秋雲報告，向秋雲神色微變，低聲道：「你先出去，我就來。」

「甚麼事？」無憂野樵夏天池問道。

「小兄弟，你跟頤新格格認識麼？」向秋雲問小虎子。

「頤新格格？」小虎子莫名其妙。

「她在大門口，指名要見你。」向秋雲說道。

「我不認識甚麼頤新格格呀！」小虎子自言自語，他實在想不到，甚麼地方見過甚麼格格。

「上刑具，進牢房，掩飾一切可疑形跡。」向秋雲下令，雙眉緊皺，心事重重，往門口走去。

「狗奴才，你們竟敢攔住去路，待會看我不要你們的狗命才好！」一個嬌滴滴的聲音怒喝道。

「等會兒姑娘就來，請格格稍待！」

「滾！我倒要看看向秋雲有多大膽子，竟敢欺視宗人府的法令！」又是那個嬌滴滴的聲音。

向秋雲不敢怠慢，快步走到大門口，不由一怔，眼前祇有位少年，滿面怒容站在那裏罵人，身後兩名宗人府的侍衛肅手站立。

「姑娘來了。」衆劍手似乎鬆了一口氣。

原來這位少年不是別人，正是當日在天橋賞黃金五兩給那耍把戲的人，向秋雲妙目觀去，只見少年握着宗人府的令箭，心頭暗凜，這宗人府的令箭，非同小可，上至宗室大臣，封疆大吏，以及出征將帥，見令如見皇上，聽令行事，毫無轉圜餘地。

「妳就是向秋雲。」少年冷峻地問。

「正是，不知有何令諭。」向秋雲恭聲道。

「七八天前，你們從天橋捉來的人，如今可在牢內？」少年峻聲問道。

「犯事人全在血牢內。」向秋雲冷靜的回答道。

「好，把他們交我帶走，這是宗人府令箭，還有甚麼話說？」少年仰首望去，一副傲慢凌人神色。

「人在牢內，請驗明正身。」向秋雲恭順的答道。

小虎子等七人，見是天橋賞黃金的少年，一時還未弄清楚甚麼事，那少年立刻緊張地問道：「他們在牢內，可曾施用毒刑？」

「毒刑倒未用，只是過幾天，就要斬首示衆。」小虎子答道。

「哼，他們休想，」少年神氣道，突然，又冷峻下令道：「還不替我鬆去刑具。」

「遵命！」宗人府兩名侍衛應命上前，隨即開脫鎖枷脚套，然後低聲對小虎子道：「還不快上前叩頭謝謝格格活命大恩！」

「格格？」小虎子說時，立即知道面前少年，原來是頤新格格女扮男裝，怪不得出手五兩黃金，神態又那麼傲氣凌人。想不到她是趕來營救，這回反而壞了大事，修習文材武功，世上那有無底血牢，隱蔽安全。這一走出血牢，又不知變成如何情景。

「怎麼，捨不得離開血牢？」頤新格格望住小虎子，似笑非笑輕聲問。

「哦！」小虎子定過神來，如夢初醒，立刻拱手謝道：「這番死裡逃生，全是格格恩賜，只是一時間，感到墜入夢中，有點不敢相信罷了。」

「噗嗤！」頤新格格忍不住的笑了，她雖然是女扮男裝，這一笑，亦如春風解凍，令人感到一股暖意。

「格格，我們走吧！」宗人府的侍衛在一旁的低聲道。

「嗯！」頤新格格漫應了一聲，隨即吩咐道：「你們兩人，先帶他們找個地方住，換身衣着，辦妥之後再來見我。」

「遵令。」兩侍衛恭敬的回答。

「多謝格格！」七兄弟連聲致謝。

頤新格格微微點頭，立即轉身揚長而去。

留下一羣人，一大堆問題，以及向秋雲滿腹心事，她知道這頤新格格是和親王收來的乾女兒，聽說還是漢人，今天這等做法，不知她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這一來，打破了小虎子文武修習時間，另方面，這位頤新格格，極得和親王的寵愛，像宗人府令箭，可以做多少大事。

房子，而且是美奐美侖的高樓大廈，花園、僕人，以及富豪人所不及的享受。

小虎子等七兄弟，安排在這兒，如果是平常人，或者小虎子在未見向秋雲之前，有這樣際遇，一定喜不自勝，感激不盡，但現在，他們修習上乘武功，讀書明理，全有高明人指導，經頤新格格一攪，全部變了樣，一班小兄弟全像熱鍋上的螞蟻一樣坐立不安。

第三天早上，頤新格格翩然光臨，七兄弟假裝歡容上前迎接。

「你們過得慣嗎？」頤新格格和悅地問。

「多謝格格，我們眞不知怎麼說好？」小虎子恭敬的道。

「嗯，自明天起，我請人教導你們武功文學，日後也可以憑一技

之長，飛黃騰達，那就不枉我救你們一場。」頤新格格道。

「她怎會這麼想，莫不是有甚麼圖謀！」小虎子等人暗自奇怪。

這位格格說做就做，請來的這位武學大師，也是宇內奇人，風雷手馬德英，任和親王府武術教練，平時在王府內享清福，這次，聽到小虎子七人，竟然自己練好武功，打傷無底血牢許多高手，立刻引起風雷手馬德英興趣，見面之下，頗爲激賞，因此盡力傳授，小虎子七人經過半年苦練，又得名師指導，武功已有一日千里之進展。

這天頤新格格伴着幾位少年進來，小虎子立刻上前迎接，不知他們來意如何。

「八哥。」頤新格格對一少年笑道：「你看這小虎子怎樣，他的武功是自己練來的，還眞不賴。」

「眞的麼？」少年似有不信之狀。

「不信可以試試！」頤新格格得意洋洋的道。

「好，待我來考察考察！」少年說時，緩步走向場中。

「小虎子，這位八哥，他要試試你的武功，與別人有甚麼不同，八哥最喜歡功夫好的人，只要打服了他，日後有你的好處。」頤新格格在一邊的說道。

「請八王爺多多栽培！」小虎子拱手道。

「先試試拳脚！」八王子說時，一面往場中走，同時略把衣着結紮好。

「颼！」一招穿心掌，挾着道勁風，直往小虎子的胸前擊去，功力不凡，看來這位八王子平時也下過苦功，平常武師眞還不是敵手！

小虎子屹立如山，對於胸前威勢赫赫掌力有如未睹，看看掌沿快要沾到衣服之際，小虎子胸腹突然內縮，八王子掌勢已盡，只差那麼少，竟然勢老無功。

看上去，小虎子紋風未動，但八王子却羞得滿臉通紅，不好意思收回右掌，他自己很明白，小虎子只要出手，他已經敗了！

「八哥，你看怎麼樣？」頤新格格不知眞的不懂，還是假的不懂，天眞地詢問。

「嗯，不錯。」八王子漫聲敷衍，突然向左邊一中年漢子道：「李揚，你去領教他一下。」

小虎子仍然無動於衷，但江湖上聽到李揚大名，更想到他的外號「血屠夫」之名字，手段之毒辣，心腸之黑，各正派曾經追殺十三年，曾被兔脫，誰知道爲八王子羅致，今日出手對付初出茅廬的小虎子。

血屠夫李揚漫步走出，神色冷峻，沒有客套嚕嘛，待走到小虎子面前七尺，微微伸手，衆人以爲他舉手打招呼，突然，七顆小針飛射而出，直往小虎子全身大穴打去，眞是陰毒得很。

「呀！」頤新格格顯然也爲這突然意外驚得叫了起來。

七尺遠近，出其不意的暗器，猝不提防，眞個危急萬分，小虎子大驚之下，雙掌急拍，掌風疾勁，揮動飛針，整個人急往後仰倒，背心已貼上地面，堪堪避過七枚飛針。

血屠夫左手揮動，一柄套着條鐵鍊的飛刀電穿而出，往小虎子胸口襲去。

頤新格格何曾見過這等出手陰毒的人，檀口微張，駭得說不出話來。

好個小虎子，聽聲辨影，在地上飛快的轉動，及時避開了五十六刀。

八王子臉含微笑，似乎對這血屠夫李揚武功有信心，而且頗欣賞之狀。

「八哥，你這手下怎會如此的陰毒！」頤新格格顯然有點不高興，出言責怪。

「比武過招，生死不論，如果是兒戲般動手，又怎能試出眞功夫，絕頂高手，隨時隨地都是攻守齊備，否則，又怎算得是絕頂的高手！」八王子大篇道理。

「好，小虎子，給我重手打，生死各安天命。」頤新格格大聲吩咐，顯然動了眞怒。

二百招過去了，小虎子陡地直竄出五丈，不待對方追及，人也衝霄而起，猛地長嘯一聲，衝向血屠夫李揚，連環七十二招，招中套招，式中有式，一招快過一招，一式厲害過一式，到後來，滿天掌影，虛實不定，血屠夫李揚心驚膽戰，拚命抵擋，到最後，刀掌簡直毫無章法。

八王子幾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小虎子只是個毛頭小子，尚未見過世面，對於經驗及應戰能力，與血屠夫李揚相比實在差得遠了，如今竟能大展神威，豈非怪事。

頤新格格倩笑如花，顯然心情極端暢快。

「呀！」血屠李揚一聲凌厲叫聲，雙臂寸寸裂斷，內腑受了極厲害的內傷。

「你……」八王子大驚，正想責問小虎子，想起剛才自己說過，死活不論，只好悶在心頭，怒火高漲之下，怒喝道：「給我抬出去！」

「是！」其餘侍衛應命而去。

「好功夫，好功夫！」八王子走了過來，擁住小虎子，笑容滿面道：「英雄出少年，兄弟，可有意到我這兒混混！」

「怎麼，我的人你也想搶走，

一點人情不留！」頭新格格走過來的含笑道。

「妹子，八哥最痛妳啦！這個人我要定了，任何條件開口好啦！」

「瞧你說得這麼好，人交給你吧，只是他現在尚要每天讀書，這樣好啦，八哥，要用他人的時候，派人招呼一聲，平常事情，可以不動！」頭新格格道。

「好極了！」八王子喜道：「江湖武夫，固可逞威，但讀書之後，可以學萬人敵，大妹子好好助我，我會記得妳的好處的！」

「自己人還說這些幹嗎？」頭新格格笑道。

「我走啦！」八王子轉身走出。

「小虎子，送一程吧。」頭新格格吩咐道。

「是！」小虎子大聲的答應。

其餘數名侍衛，顯然對小虎子頗有敵意，血屠夫李揚受傷慘敗，固然是咎由自取，但小虎子只是個毛頭小子，竟然後來居上，又有頭新格格做後台，大夥兒日後只好聽他的了！

八王子對小虎子極爲客氣，不斷和他說話，查詢他的身世及學武的經過。

一行十六人，轉入比較荒僻的地方，八王子仍然意氣風發，大講日後如何如何，突然一陣弓箭響聲。

小虎子雙手一陣划動，已抓着二十餘支箭！右手拉着八王子，急往一棵樹後奔去，各侍衛已傷了六名以上，其餘的全撤出了兵刃，圍成一個圓圈，注視林中，凝神待敵，八王子臉都駭白了。

颼颼颼，一羣黑衣人，個個蒙着面，總有四十個人，悄沒聲的自林中竄出，圍住八王子等人，一言不發。

「你們想怎麼樣？」八王子硬着頭皮的問道。

「嘿嘿嘿！」黑衣人一言不發，只是嘿嘿冷笑，顯然不懷好意。

「你們小心保護八王子。」小虎子低聲的對六侍衛道：「待我個人衝出去，去殺他們一個下馬威再說。」

「小心！」八王子低聲吩咐道。

小虎子觀察了半晌，心中已有計較，突地轉身往右邊樹林衝去。看起來，他好像逃走，黑衣人更認定他是想衝出去討救兵，十二人大聲叫着追了過來。

跑出七十丈，堪堪避開衆人視線，小虎子猛地一個回旋，風雷掌挾着雷霆萬鈞之勢，拳拳到肉，掌掌折骨，十幾名黑衣人，有如摧枯拉朽，全部倒在地上，非死即傷，唧唧哼哼的響成了一片。

小虎子不敢有絲毫躭誤，迅速走回八王子處，三十餘個黑衣人仍然圍着，一言不發，似乎在等待林中人回來才採取行動。

「咦！他們呢？」黑衣人見來了小虎子，追去的人不見了，忍不住的驚叫了起來。

「全部躺在地上。」小虎子冷冷的道。

「憑你？」其中一黑衣人顯然不信。

小虎子懶得多說，猛衝了過去，喝道：「你也躺下！」雙掌連連進攻，下手毫不容情。

「小子找死！」黑衣人怒喝聲中，揮掌猛擊。

這檔口，小虎子運足了勁力，催動掌勢「砰！」地一聲大響，黑衣人右臂已折，不容緩過氣，小虎子趁勝進攻，砰砰砰，黑衣人萬不得已，又連擋了三招，第四招有心無力，「彭！」地一聲大響，胸口中了一掌，鮮血狂噴，人已飛出五丈開外大樹幹上，又撞了回來，一顆頭低低的垂下，眼看是活不成了。

「呀！」其餘黑衣人驚叫了起來。

小虎子一招創敵，震住了在場中的其餘黑衣人。

「哈……」八王子大笑走出，正想說時，「颼」的一支箭向林中射出，直穿往八王子胸口，小虎子身形直射回來，人未到，鐵掌劈空拍出，一股强勁掌風，已將箭擊飛開去，救了八王子性命。

衆侍衛又急急將八王子擁到樹底，不敢輕離。

這下，小虎子不敢怠慢，正所謂夜長夢多，何必給人有可乘之機，想到此處，張口長嘯，人已衝天而起，猛撲出去，大展神威，拳打腳踢，其餘的黑衣人心膽俱裂，幾乎擋不住三招，三十多名黑衣人全部躺下了。

「好功夫，好功夫！」八王子及六名侍衛高聲呼叫，但不敢得意忘形，輕離保護圈。

「小子留下名來！」其中一黑衣人恨聲的高叫道。

「賀虎，人家喜歡叫我小虎子，隨時歡迎光臨，只是你們記清楚，下次再犯，恐怕性命有危險，到時可別怪我心狠手辣！」

呼嘯連聲，剎那間走得一個不剩。

「兄弟，這回多虧你，否則，今天只怕我們七人有死無生，回府擺慶功宴，本王要好好重重謝你。」八王子這回衷心感謝，性命得救，自然是件非同小可的大事。

小虎子暗暗思念，反淸復明，正好運用滿淸韃子間的權力爭鬥，一方面助八王子消滅其餘諸王子勢力，同時又可利用頭新格格關係，說不定宗人府令箭，也好偸或搶，

甚至騙，總之打擊淸廷，小節上稍有瑕疵，亦無關本身人格。

八王子府上大擺筵席，笙歌妙舞，小虎子出身貧困，那曾見過如此豪華場面，一時之間酒到杯乾，吃得酩酊大醉，當晚就睡在王府中。

第二天回到原來大院中，衆兄弟詳詢經過，聽小虎子大顯神威，盡殲敵人，也不由眉飛色舞，吐口悶氣，淸人壓制漢人實在太過份了！

自此風雷手馬德英教導更嚴，七兄弟幾乎日夜未睡過，並且讀書寫字，忙個不亦樂乎，而向秋雲不知怎麼樣暫也無消息。

半年過去，小虎子等勤於修習文武功夫，倒也未曾生任何事故。

看看年關將近，一般富貴人家立刻忙碌起來，小虎子却是不理三七二十一，仍然是埋頭苦幹。

和親王於正月十五日上元節，大擺筵席，朝中大臣十之七八全來，八王子帶着小虎子赴宴，頭新格格穿花蝴蝶般的招呼一班王妃格格。

時間還早，八王子在花園遊覽，小虎子一旁伴隨，突然看到一位雍容華貴少年，英氣勃勃，由對面花徑走來，八王子趕緊上前陪笑道：「四哥，你早到了吧！」

「剛到，哦，老八，聽話你最近收了一位絕頂高手侍衛，可否給我引見一下。」

小虎子心內暗暗震驚，這四王子不簡單，風度氣質，比八王子强得多了，淸廷有此人，倒要小心在意才好。

「四哥手下能人異士，多如過江之鯽，我剛有個過得去的人，你又見笑了。」八王子客氣道，仍然掩不了心頭內的得意神色。

「自家兄弟，別見外了，快點給我引見，別嚕嗦了！」四王子笑道。

「好。」八王子立刻招呼小虎子，「小虎子，快上前拜見四哥，他手下能人多，日後請他多照顧，有你好處。」

小虎子規規矩矩上前打個千，恭恭敬敬道：「請四王子多多栽培。」

「很好，果然是高手，氣靜神凝，步法穩健，我們來試試招！」四王子一面往廣場走去。

小虎子不敢作主，望着八王子，看他們有甚麼主意，同時心中暗自震駭，這位四王子顯然是個絕頂的高手，今天倒要小心在意才好。

「兄弟，四阿哥天生異稟，練就絕世武功，你恐怕不是對手，他當然不會傷你，只要你擋得一百招，那就難得了，放心去計數吧！」八王子笑道。

「請四王爺多多手下留情。」小虎子拱拱手道。

「別客氣，請發招吧！」四阿哥道。

聽說比武，許多人齊圍攏來觀看，尤其是那些打扮花枝招展的格格們，更加興緻勃勃。

兩人屹立如山，從遠處望過去，就像是石人，全身紋風不動，足足有大半個時辰，仍然是連衣角也未晃一下。

旁觀的人多數懂得武功，知道二人此時，不動則已，一動將是石破天驚的一擊。

突然，有兩隻彩蝶翩翩飛過來，剛落在四阿哥與小虎子面前，「颼」就像是魔術家般，全身爆裂開來，輕烟般的往夜空裡投去，踪影不見。

砰砰砰，兩人不知是誰先動，硬拚三掌後，彼此試出對方內力雄厚，立刻以招式克敵……旁觀各人眼都花了，其中招式精奇，應變拆招，眞是武林少見，大家內心暗讚，絕頂高手果然有其非凡之處。

久戰下，小虎子心內不耐，猛地雙脚疾蹬，衝霄飛起，一聲淸越長嘯，雙掌施展出風雷七十二式，頓時聲威大振，四阿哥拚命抵擋。

小虎子得勢不饒人，連環出擊，一招快過一招，招中套招，式中有式，凌空下擊，威力絕倫，四阿哥大驚，就在一百〇八招「春雷乍起」將變爲「天雷下擊」時，小虎子猛施千斤墜，雙腿奇幻飛出，「砰」的一聲，四阿哥給打得飛了起來，直跌到五丈開外，但他身手了得，腰一挺，人已站在地上，絲毫無損。

小虎子急趨上前，誠惶誠恐道：「四王爺，你……」

「哈哈哈……」四阿哥凝聲豪笑，一把擁住小虎子，朗聲道：「果然好身手，看來北京城裡邊，又多了一位絕頂高手，很好，很好！」

「我……我……」小虎子不知道說些甚麼才好。

「四阿哥不比別人，兄弟不必心內不安，你要是敗在他手中，反而被他看不起，如今可好了，惺惺相惜，不打不相識，回廳喝酒去吧！」頭新格格剛剛來到，爲小虎子打了個圓場。

八阿哥更加得意，似乎怕有人搶走了他的愛將，要小虎子寸步不離跟在自己左右身邊！

經過這一戰，小虎子深深感慨，人外有人，天外有天，這話的確有道理，四阿哥身爲皇室中人，也練得如此高深武功，其他草莽英雄，武林世家，機緣巧合之輩，得遇明師，武學成就必然更高了。

一月平安無事，小虎子埋頭苦練，武功越發高强，這天下午，風雷手馬德英剛才被朋友拉去喝酒談天，七兄弟自己在家練習。

颼颼颼，二十幾名大漢衝到院子，一言不發，動手就打，並且個個武功高强，七兄弟猝不及防，一上來就給弄倒四個，只有小虎子、李全與周小福死命抵擋，形勢越來越險，最多只能支持二十招。

突然，大門口出現了二個人，小虎子定睛看時，正是四阿哥及英氣勃勃的少年，心內大喜，叫道：「四阿哥，快，快幫我捉賊！」

「好大膽！」四阿哥猛喝一聲，與少年衝上來，鐵掌揮處，大漢連連後退，小虎子威脅已經解除，順便往四下觀望，還好四兄弟只是昏了過去，並未有甚麼死傷。

與四阿哥同來的少年，武功極高，舉手投足之間，已重創强徒，小虎子只看得心驚目眩，欽佩得五體投地。

這班强徒見大勢已去，突地呼嘯一聲來個三十六着走爲上着，剎那間逃得一個不剩。

「多謝四阿哥。」小虎子衷心拜謝道：「今天要不是你與這位大哥趕到，只怕我們要遭殃了。」

「自己兄弟，說這些客套話幹麼？」四阿哥暢快地大笑道：「好，我爲你們介紹，這位是我兄弟年羹堯，你們兩位都是一等一的好手，可以多多的聯絡。」

「多謝年大哥。」小虎子趕緊抱拳爲禮。

「不必客氣，先看他們的傷再說！」年羹堯直往場內走去，一陣忙碌，四名受傷兄弟全部醫好，看他手勢，似乎精通外科跌打，小虎子更加欽佩。

小虎子吩咐置酒款待，四阿哥痛飲五杯，立即辭別，揚長而去，只留下了年羹堯一人。

酒過數巡，年羹堯突然停杯在手，誠懇的對小虎子道：「小兄弟，以你這樣的好身手，何不投效四阿哥。」

「年大哥，八阿哥知遇在先，我豈能朝秦暮楚，做個無信無義的人。」小虎子答道。

「不然，」年羹堯笑道：「古人說，良禽擇木而棲，志士擇主而事，大丈夫生於天地之間，自當要慧眼識英雄，所謂攀龍附鳳，然後飛黃騰達，莫不成跟着個庸才，浪費了大好身手！」

「年大哥，做人要有終，見利思遷，臨危思變，恕我不能從命，」小虎子嚴峻道。

「我是爲你好，本來人各有志，豈可相强，無論如何，我們也算是一見如故，日後好好詳談，告辭了。」年羹堯說着，轉身走出。

經過了這次事件，小虎子感惶恐，清廷這幾位王子，手下大有能人，自己這點能耐，實在派不了大用，想到此處，又想到了向秋雲，以及宇內第一奇人，無憂野樵夏天池，回到無底血牢，苦練絕世武功，然後才可與天下英雄，爭一日之短長。

怎樣能夠回去呢？

頣新格格與八王子來時，小虎子說出此次事件，只是想辦法回去無底血牢！

四阿哥與年羹堯與小虎子時有往還，間中也挑撥數次，游說小虎子投效四阿哥，但都被小虎子婉言相拒。

四阿哥與年羹堯再不來了。

一天晚上，衆兄弟練完武功，正想脫衣就寢，突然，大批錦衣衛聲勢洶洶衝了進來。

衆兄弟想動手，小虎子用眼色止住，朗聲道：「各位大哥，我們兄弟究竟犯了甚麼法？」

「這是大內密旨，不必跟你說甚麼，由於八阿哥及頣新格格關係，兄弟甘冒大不韙，透露內情，有人走入大內，說你在天橋逞兇，殺害官家密探，被人盜用宗人府令箭，硬闖血牢，强行搶出血牢，官家查明屬實，所以下令捉人，兄弟，我奉命行事，總不至令我爲難吧！」錦衣衛這回眞正破例，詳細爲小虎子解說。

「好吧！」小虎子毅然道：「我跟你走。」

血牢門口站着幾人，頣新格格滿面珠淚，八阿哥悵然若失。

四阿哥及年羹堯却頗有得色，表面上雖然裝着悲憤的神色，內心却在得意歡笑。

這次令得小虎子衆兄弟再回到血牢，正是他的手段。

小虎子這樣的人才，不能羅致，立即毁滅，這正是他厲害的手法。

向秋雲肅立門前，一副鐵面無私的神色。

誰知道，小虎子想回血牢，正是夢寐以求的事實，他固然知道當日入侵大院的一批强徒，正是四阿哥的手下，後來與年羹堯援救，以爲可以令小虎子感恩圖報，再下說詞，羅致小虎子，事與願違，立即密查當日小虎子事件，果然又給關進了無底血牢去！

血牢內，七兄弟高聲暢笑，拜倒天下第一奇人，無憂野樵夏天池面前！

秋風肅殺，滿山紅楓蕭蕭易水，已捲起了陣陣寒意……

（完）

上文提要：魯劍雨、洪小凰與鳳峯生在客棧會見「黑龍」說客快馬堂的堂主趙俊雄，鳳峯生等與之舌戰並與之比武均無法制服對方，魯劍雨便建議由他出面施以反間計，告訴趙俊雄，他們兩人均已中了鳳峯生之毒藥，如不合作，得不到解藥，這才令趙俊雄服服貼貼地聽指揮，詳細地道出黑龍殺手集團的內幕……

新派江湖殺手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鳳凰劫

瀑布簾內洞中洞　夫妻父子慶團圓

那斯身子一震，半晌方問道：「你……你是馮靖的養子？也是江湖上著名的殺手鳳峯生？」

洪小凰笑道：「想不到你也聽到他之大名！」

風翠池乾咳一聲，問道：「生兒，這女子是誰？」

鳳峯生聲音顫抖，指着蒙面漢反問：「娘，他……他是誰？」

風翠池有點猶豫，望了望他們一眼，欲言又止，反而蒙面漢坦言道：「我是馮靖之親哥哥馮毅，你娘沒有把咱們的關係告訴你麼？」

鳳峯生身子如篩米般顫抖。「娘，他眞的是……是馮……」風翠池點點頭，洪小凰見他們此種情景，心中甚是詫異。

馮毅哈哈大笑，「老夫便是你之親生父親！想不到咱們父子在此情況下相逢。」他仰天大笑一陣，叫道：「老天爺！多謝你賜我此孩兒！峯生，還不快叫一聲爹！」

鳳峯生怯生生地叫一聲爹，馮毅大樂，笑得合不攏嘴來。風翠池問道：「生兒，這姑娘到底是誰？」

「她是蝴蝶，是孩兒之未婚妻。」

「蝴蝶？蝴蝶是老夫未來媳婦？」馮毅笑得更加嘹亮。「好好！今夜咱們一家團聚，都到山洞裡去說話吧！」

洪小凰望着鳳峯生，低聲問道：「大哥，他眞的是你親爹？」鳳峯生默默點頭。

進得山洞，馮毅將蒙面巾扯下，道：「吾兒，爲父讓你看清楚面目，免得日後見面都不識！」言後又是一陣大笑，鳳峯生見他長相跟養父馮清江甚爲相像，心中疑雲盡失，以往對母親之不滿，亦烟消雲散。

「娘，你怎會在此？」

風翠池雙頰微紅，道：「娘有事到附近，乘機上山來拜祭你養父，以謝他養育你之恩，不料無意中遇到你父親……你又怎會上來？」

「孩兒也是有事上雁蕩山，因天色已黑，便想到兒時居所渡宿，無意中見到寧波，她支支吾吾，孩兒懷疑娘在山上，是以與蝴蝶四處找尋，果然找到……」

馮毅問道：「你說來雁蕩山有事，到底有什麼事？」

「孩兒想混進『黑龍』殺手集團之總部去。」

馮毅臉色一變，問道：「你去『黑龍』總壇何事？你知道地址？」

鳳峯生道：「孩兒想知道『黑龍』門主之眞實身份！因爲江湖上無人知道，而他後來竟派人殺孩兒，是以……」

馮毅哈哈大笑：「眞是大水沖倒龍王廟！」他忽然轉頭盯着小凰

面龐，神色微微一變，洪小凰甚是詫異，但心中對他却有一份說不出之好感。「妳聽清楚，不管妳將來是否我兒媳婦，今夜在此所見所聞，絕對不能對外洩漏半句，否則老夫殺無赦！哼，若非妳是吾兒之未婚妻，老夫早就不饒妳了。」

洪小凰打了個冷顫，低聲應了聲曉得，便挪挪位置，靠着鳳峯生，只聽馮毅道：「爲父便是『黑龍』之門主，江湖知道此情況者，除了你們三個之外，只有寥寥三位知道，便是『黑龍』之副門主、總堂主及副總堂主！以前因爲不知你便是我盼望多年之兒子，方會派人去殺你，幸好天見可憐，你平安無事，否則老夫可就……」

此言一出，鳳峯生及洪小凰均大感意外！「黑龍」門主居然是自己親生父親，而「紅鷹」則是母親之丈夫，想不到天下兩大殺手集團，都跟自己有密切之關係！

却不知風翠池比他倆更加吃驚，她平生只遇過兩個男人，想不到他們都如此有「出息」，分別是兩大殺手集團之實際主持人，而且他們又是寃家。

馮毅哈哈笑道：「沒把你們嚇壞吧？怎地都不作聲？還是認爲我這身份辱沒了你們？」

風翠池嗚咽地道：「你爲何沒有告訴我？」

馮毅道：「咱們二十多年沒見，要說的話十天十夜也說不盡，來不及告訴妳！哼，我創立『黑龍』，其實就是爲了對付洪世英！當年我險些死在他陰謀之下，豈能不反擊！而要搶妳回來，也必須自己具實力。」

「爹，你創立『黑龍』，只單純爲了反擊洪世英？」

馮毅沉吟道：「開始時只爲了搶回你娘。嘿嘿，如今我『黑龍』比『紅鷹』强大，再過一段時日，便要大舉進攻『紅鷹』，獨霸殺手事業。」

「苦心經營了十多年，只爲了獨霸殺手事業？」

馮毅反問：「你認爲爹該怎麼做？目前計劃是如此，待消滅了『紅鷹』之後再說！翠池，妳不用回去了。」

風翠池道：「你明知我在『紅鷹』，爲何今日方對我說這句話？」

馮毅乾笑一聲，「第一，事隔多年，我不知妳對我情義是否還在；第二，在『黑龍』未曾與『紅鷹』抗衡之前，以及在我武功未大成之前，不敢輕舉妄動，正所謂小不忍則亂大謀也！」

鳳峯生問道：「爹，你練的是什麼絕技？」

馮毅道：「爹先把師門絕技波濤功練得差不多了，自信已能强過洪世英，他日與他面對面，已有七成把握，取洪世英性命。」

風翠池道：「我去向如何，全看生兒。」

馮毅道：「他是我兒子，將來，『黑龍』也是他的，他當然跟我回『黑龍』！」他心頭一動，忽問：「吾兒，剛才你說要去『黑龍』總壇，你知道地址？」

鳳峯生沉吟了一陣方道：「孩兒告訴你也行，但你莫生氣。」當下將設計誆趙俊雄的事說了一遍。

馮毅臉色微微一變，冷冷地道：「這廝貪生怕死，枉我提拔他，我可以饒他一條命，但他堂主之職必被解除，日後由你代替他！至於魯劍雨，老夫反而可以原諒他，若他肯再爲『黑龍』效力，爲父可提拔他爲副總香主！」

鳳峯生道：「代替趙俊雄之位，只是孩兒故意激趙俊雄而已，我並無意於此。」

馮毅笑道：「有道理有道理，你武功智能皆在虎堂堂主之上，又是老夫兒子，當個堂主是有點那個，不要緊，反正本門早已有計劃多設一個副總堂主，老夫本有意提拔趙俊雄的，是以這次派他去處置你，料不到他如此不堪造就，明早回總壇，爲父便宣佈你是副總堂主。」

洪小凰忍不住問道：「伯父，你不必跟他們商量？他們心裡會否不服？」

「在『黑龍』之內，老夫便是皇帝，沒有人敢不服，將來有了峯生，就更加……哈哈，老夫見妳與生兒關係已十分密切，咱們江湖兒女，不拘小節，雖未正式成親，但也該叫一聲爹了。」

洪小凰看了鳳峯生一眼，紅着臉輕輕喚了一聲爹。

馮毅樂得大笑。「今夜是老夫自出世以來最快活的一天了，老婆回我身邊，還平白多了一個兒子，一個媳婦，人生至此若說尚有遺憾，也只是沒殺洪世英而已。」

風翠池啐了他一口，道：「我怎地是你老婆，別讓人聽了笑話。」

「都是一家人，誰笑話妳？妳連兒子都替我生下來了，還不是老婆？男女情愛貴在相知，否則何來感情？靠三書六禮得來的婚姻，難道會快活？老夫至今爲何不娶妻？就是因爲找不到一個可以代替妳之女人。」馮毅伸手握住風翠池之玉掌，輕輕拍了幾下。柔聲問道：「池妹，妳說愚兄說得有理否？」

風翠池雖已是徐娘，但在兒子面前，亦羞紅了雙頰，輕輕把手抽出來，哪知馮毅握得甚緊。馮毅道：「池妹，我若不是眞心待妳，爲何會等妳至今？妳若非心底還愛着

我，適才又怎肯與我在此溫存？」

「眞是爲老不尊。」

洪小凰道：「娘，媳婦也認爲妳該跟着爹，正如爹所說，男女之間，最重要的是相知相愛，江湖兒女實不應重視那三書六禮。」

馮毅大喜，道：「好！不愧是我兒媳婦，池妹，妳看，連兒媳都同意……生兒，你認爲如何？」

鳳峯生知道母親與他是眞心相愛的，祇怕無人能將其分開，與其如此，倒不如索性跟着馮毅還好。別待「楊柳移作兩家春」，傳出去不好聽，是故亦極力贊成。

馮毅見風翠池不再反對，遂道：「咱們兩老之事已解決，就剩他們了，生兒，你準備何時成親？」

風翠池道：「人家雖想嫁給我兒子，但不知她父母是否同意？蝴蝶，令尊令堂是否知道妳與生兒之事？」

洪小凰道：「我自小便是孤兒，撫養我的亦早已死了，身邊已無長輩。」

「如此更簡單，明天到總壇之後，便開始籌備，咱們兩代人一齊成親。」

風翠池嗔道：「眞是胡說八道！」

馮毅道：「這有何不可？尚可爲武林留一段佳話。」

鳳峯生道：「娘若不同意的，咱們可稍後幾天才成親，爹，孩兒可跟你回去，成親之後，我與小凰便離開。」

「去何處？」馮毅訝然道：「你們長期在外亂跑，還收不住心？爹長期孑然一身，很想你們承歡膝下，莫讓爲父失望。」

風翠池接道：「不錯，娘雖生下了你，但今生與你相聚沒有幾天，趁你們成親之後，正好一家人團聚，何況你爹如今家大業大，也要你襄助，否則將來如何接位？」

「孩兒對殺手這一行已無興趣，是故成親之後，便金盆洗手。」

「金盆洗手？當過殺手還有誰能金盆洗手？」馮毅道：「不管如何，也得待『紅鷹』消滅之後才准你退出江湖。」

「娘不是已回到你身邊？如今你是勝利者，你還求什麼？到底娘對你重要，還是洪世英對你比較重要？」

馮毅臉色一沉，慍道：「你莫忘記自己的身份，我是父親，你是兒子，兒子以此態度對父親說話？」

「你雖然是我父親，但你可曾盡過一天做父親之責任？你幾時養育過我？我與養父住在此處十多年，你住在咫尺，來看過我們沒有？養父還是你親兄弟哩！」

「爲父根本不知道你們住在此處，那時候，我爲了要搶回你娘，閉關練武，根本不知道外面的事，我有幾年都沒下過雁蕩山。」馮毅語氣稍軟：「如果爲父知你們就住在此處，又怎會不接你回去？」

風翠池忙打圓場，道：「今日咱們一家重逢，不要說些無意義的話，生兒，你明天若跟你父到『黑龍』總壇，如何打發趙俊雄及魯劍雨？」

馮毅道：「你此刻便去召他倆過來，順便把寧波也帶來。」

鳳峯生道：「你既然已準備與『紅鷹』決戰，已不必顧忌身份洩露，何須帶他們來此？一齊到竹舍吧！」

「有理！咱們走！」馮毅扶着風翠池站起來，道：「你們帶路。」

四人覓路到竹舍，鳳峯生把趙俊雄及魯劍雨帶到。魯劍雨毫無感覺，問道：「鳳兄，這是貴親還是貴友？」趙俊雄則低頭不敢吭一聲，他心中實在想不透，鳳峯生是如何勾搭上門主的。

馮毅揮揮手道：「魯劍雨你站在一旁，趙俊雄，你可知罪？」

趙俊雄雙脚一軟，跪在地上，垂首道：「請門主降罪，屬下知錯！」

魯劍雨大吃一驚，幾乎叫出口來，馮毅道：「今夜本座心情很好，你自己說吧，該如何處理？」

趙俊雄臉如死灰，顫聲道：「屬下不敢說……還是由門主自己決定……」

鳳峯生道：「不能全怪他，是我迫他倆的！起來吧，門主說只是撤掉你堂主之職，將來戴罪立功！」

趙俊雄大喜過望，連忙叩頭致謝，馮毅道：「滾開一邊，沒出息！魯劍雨，本座自鳳峯生口中得知你之表現，只可惜他們從沒提過你之優點，却使本座滄海遺珠，自即日起，本座任你爲副總香主，日後主要職責是保護及協助鳳峯生──本門新任總副堂主！」他邊說邊以眼光壓住鳳峯生，不讓他當面反對！

魯劍雨連聲應是，他跟趙俊雄心中更加詫異，是自己看走眼，還是鳳峯生本事大，兩三個時辰不但取得了馮毅之信任，而且還混到副總堂主高職？

馮毅乾咳一聲：「本門即將有大動作，兩位明早隨我回去，安排好工作，盼兩位再立新功，這裡只有兩間臥室，你倆跟寧波在外面守着，千萬別想逃跑，否則後果你們心中有數！」

鳳峯生本想跟他倆一道，正想開腔，不料却讓洪小凰阻住。兩人進房之後，鳳峯生低聲問道：「四

娘，有事麼？」

「沒有……大哥，今夜的事，就像是看戲一般，我有點受不了！」

鳳峯生嘆了一口氣，「其實受不了的應該是我不是妳，我做夢也想不到他是『黑龍』門主！我眞不想跟他沉淪下去，咱們成親之後，便退出江湖，重新做人！」

「你想幹甚麼營生？」

「做點生意，妳在家裡專心替我生幾個兒子！」

洪小凰擰了他一把，嗔道：「誰替你生兒子！」

「如你不願意的，愚兄只要找別人代勞了！」

「說眞的，不知爲何奴一見到你父親就有一種不祥之感覺，好像咱們不能白頭到老般！」

「胡說！他不是答應咱們的親事了麼？你還擔心甚麼，是覺得他很凶很狠？」

「不是，相反！奴見到他竟有一種親切感……爲何會如此，我也說不準！」

鳳峯生忙安慰她。「四娘，妳別胡思亂想，愚兄今生是非卿不娶，父母答應咱們之婚事，還有甚麼不祥？你若害怕的，咱們成親之後，便悄悄溜掉，找個無人的地方隱居，妳說好麼？」

洪小凰「嚶嚀」一聲，撲進他懷內，嬌聲道：「大哥，你待我眞好，也不枉小妹把心掏給你！」她玉掌在他身上游移，又輕又溫柔。

鳳峯生知道她要甚麼，輕輕將她抱起放在床上。

翌日，眾人起了個大清早，魯劍雨把在山下買來之乾糧分給大家充饑，隨即關上竹舍，尾隨馮毅而行。翻過幾座山峯，前面有一匹瀑布自山頂飛瀉而下，轟轟隆隆，直往山下冲去，甚是壯觀。

馮毅道：「到了！」他輕嘯一聲，只見瀑布裡飛出幾條人影，向他們奔來，又一齊對馮毅行禮。馮毅揮揮手問道：「沒有甚麼事吧？」

「啟稟門主，平安大吉。」

馮毅道：「好，你們隨我進洞！」尾音未了，他人已如大鵬一般飛起，再投進瀑布裡，姿勢甚是美妙，人影一閃即沒。

趙俊雄道：「諸位，咱們快進去吧，請看清楚位置！」他飛躍而起，人影亦在剛才馮毅入水處消逝。

鳳峯生等人依樣葫蘆，飛身投進瀑布內，原來後面有座山洞，高約一丈，寬約六尺，深約丈餘，由於水量大，把山洞完全遮住，馮毅已不見，只趙俊雄在等他們，洞底有塊大石，他拾起一塊比拳頭略大的石頭，在洞壁上敲打。

緊接着那塊大石移開，露出一個僅容一人通過的洞口來，乍眼一望，裡面黑乎乎的，到了此地，眾人都有如遊天堂之感，只能跟着趙俊雄走路。

洞內甬道地上鋪着碎石了，弄得甚是平坦，壁上有松油燈，昏昏暗暗。走了五六步，背後傳來「蓬」地一聲響，原來那塊大石已移回原處，把洞口封死。

地道走了兩丈餘，倏地一個拐彎，甬道登時寬闊起來，可供兩三個人並肩而行，再走丈餘又一個拐彎，竟是一座大廳。趙俊雄道：「別看此道只有三丈多深，却設了五道機關，飛鳥難進！」

那座大廳足可安放十多張大圓桌，鋪着整齊的麻石板，腰杆筆直地站着二十多個大漢，神色肅穆，正中放着一張虎皮交椅，兩旁還放着幾張高背椅。奇怪的是人置其間，竟不覺得氣悶。

鳳峯生等人正在詫異，爲何不見馮毅，已見有人迎上來道：「門主請諸位跟在下進內。」又回頭道：「請趙堂主到司馬堂主處報到。」

趙俊雄臉如死灰地自另一頭走去，他深知刑堂司馬嚴鐵板一塊，毫不講人情，除非馮毅有明確指示，否則此去難免要先吃一頓苦頭。

鳳峯生等人隨那漢子由一條甬道進入，甬道又有岔道，地形看來十分複雜，眾人隨他左轉右彎，有點頭昏腦脹。走了好一陣，那廝推開一扇木門，道：「四位且在裡面稍爲休息一下。」

裡面是座小客廳，看椅子數目，大概是「黑龍」堂主以上開會之地方。洪小凰問道：「貴門主呢？」

「他有事須處理一下，稍候即來陪諸位！」那廝又呼人送上香茗，然後才退出去。

洪小凰低聲道：「大哥，你猜他在弄甚麼玄虛？」鳳峯生反而有點緊張，只輕輕搖頭，風翠池更是心頭忐忑，只有魯劍雨比較輕鬆，以手勢示意她稍安勿躁。

馮毅一直過了頓飯工夫方來到，風翠池怨道：「你怎地一聲不響地去了這麼久才來？」

「好娘子，爲夫先向堂主以上之弟兄宣佈咱們及鳳峯生之關係，並獲得他們一致贊成，由峯生任副總堂主！」馮毅邊說邊盯着鳳峯生，不知爲何鳳峯生居然不敢提出反對。

風翠池聽他叫什麼好娘子，不由臉紅過耳，芳心又羞又甜，她夢想這一天已二十多年，一旦夢想成眞，內心之喜悅可想而知，但當着小輩的面，如此肆無忌憚地呼叫，老臉有點掛不住。

馮毅可沒考慮及此，續道：「適才爲夫已找人查過日子了，三日

後便是好日子，咱們先成親，七日之後，又有一個喜日，便是峯生他們的大好日子！哈哈，眞是妙不可言，老夫熬了數十年，至今日才稱心如意，這日子如果早來十年就好多了……」

洪小凰芳心一陣緊張，不由自主伸手握住鳳峯生的手，耳際又聞馮毅續道：「魯劍雨聽着，老夫建議你升爲副總香主，已獲同意，待犬子成親時，一併宣佈，暫時你們住在此處，日後再詳說你之職責範圍。」

魯劍雨連忙稱謝，風翠池問道：「咱們住在何處？」

「稍候爲夫帶你們去！」馮毅突然回頭問道：「蝴蝶，你不是姓胡吧？昨夜本座聽犬子叫妳四娘，妳到底有沒有姓名？」

洪小凰忙報上姓名。風翠池也問：「不知令尊令堂之大名，可否見告？」

「我眞的不知父母之姓名，自我懂事以來，便跟一位自稱是我養父的人生活在一起，他告訴我叫洪小凰，是家母告訴他的，他本人複姓歐陽，單名一個信字……」

馮毅沉吟道：「老夫似乎曾聽過其名！」

續問：「令父母到底在生否？」

「養父待晚輩不是很好，我除了隨他學武學文之外，很少跟他說話，問過他幾次，他也不說，甚至我連父母之名也不知道。」

鳳峯生問道：「那妳爲何乳名會叫四娘？」

「那是養父叫的，晚輩也不知是什麼意思，其實他沒有子女，只有我一人跟他在大別山過活。」洪小凰忽然道：「奇怪，有一天他發夢話，在夢中不斷叫四娘，還在訴相思哩……也許我這個四娘，跟他夢中的四娘有點關係……」

洪小凰想起她養父曾凌辱過她，心如刀割，忙道：「算啦，這種人不值得一提。」

馮毅不斷沉思，風翠池推推他。「馮郎，你在想什麼？」

馮毅霍然一醒，忙道：「沒什麼，我帶你們去看看居所吧！」

* * *

三日之後，「黑龍門」在山洞裡先爲他們之門主與風翠池舉行婚禮，山裡不方便，婚禮簡單而隆重，雖沒有好酒菜，但眾人都喝得醉熏熏的，鬧至凌晨。

馮毅一改以往習慣，以眞面目示人，並在婚宴上宣佈，不日便要正式向「紅鷹」挑戰，獨霸殺手事業。

馮毅婚禮之後，眾人又密鑼緊鼓地籌辦鳳峯生與洪小凰之婚禮，鳳峯生亦露出罕見之笑臉，反而洪小凰老覺得心緒不寧，彷彿婚禮既是他們愛情之開始，亦是結束。

不管是期待還是擔憂，大日子終於到臨，出乎洪小凰之意料，一切十分順利，尤其是風翠池對她更關懷備至，噓寒問暖。

這一夜同樣鬧至凌晨，眾人方送一對新人進入洞房，鳳峯生及洪小凰少不免一番恩愛。由於洪小凰娘家無人，當然少了歸家一節，她決心洗盡鉛華，做個好媳婦，每早都到馮毅房內向兩老請安。

風翠池很疼愛寧波，知魯劍雨尚未成親，大力促成他倆，三日之後也成了親。

匆匆過了幾個月，正是快活不知時日過，又謂山中方一日，世上已千年。

在這段時間，武林已起了變化，雁蕩山上竟不時發現一些陌生人，獅堂堂主左天佑，顧不得門主新婚燕爾，忙將此事報告。

馮毅了解了一下後，道：「通知在山內的人，凡副香主以上的均到大廳開會，本座有話要說。」他振作一下，放下兒女之情，洗了把臉，獨自到書房練功。

午飯時，風翠池請兒媳過去，四人坐下，馮毅立即道：「這幾天山上現敵踪，大概是『紅鷹』的人來搞鬼，眞是個好時機。」

洪小凰道：「爹，他們自己送上門來，省却你許多手脚。」

「不錯！峯生，爲父要跟你說的是，不管你是否厭倦了殺手生涯，但這一戰你一定要參加！自古以來，將帥都是陣上立威的，消滅了『紅鷹』，爲父準備將『黑龍』交給你，但不管你將『黑龍』變成什麼樣子的組織。」

鳳峯生道：「孩兒只想找個沒人的地方隱居……」

「沒出息！我手下有百多個殺手，你不將他們攏住，放之出去，會產生什麼後果，你有否想過？水可覆舟，也可載舟之理，你是明白的，爲父也不想多說，反正你必須依爲父之意去行，下午到大廳開會。」

鳳峯生萬想不到本來是要來刺探秘密的，結果反而成爲黑龍一份子，還認了父子、成了親！

「黑龍」已很久未召集過這樣的大會了，是故上下都有點興奮，又因隱約嗅到大戰前之味道，多了幾分緊張。大廳裡幾乎坐滿了人，馮毅坐在正中那張虎皮交椅上，依座次再下來是副門主馬龍生、總堂主高建松、副總堂主王易、鳳峯生、刑堂堂主司馬嚴、禮堂堂主楊威、內務堂堂主徐桐、獅堂堂主左天佑、快馬堂堂主駱霜，唯一的一個女子。再下面才是那些副堂主、總香主之類的。

馮毅見人已到齊，便長身道

：「今日聽說雁蕩山來了不少陌生面孔，據分析很可能是『紅鷹』的密探，大家都知道，天下武林在殺手行業內呼風喚雨的，除了我們，便只有『紅鷹』了，今日洪世英派人來此，其目的昭然若揭，相信你們也知道。」

他說至此，目光在諸堂主臉上掠過，乾咳一聲方續道：「其實咱們等這一天已多時了，今日他們自已送上門來，那更是天助我也，本座今日召諸位開會，便想看看諸位對決戰有沒有信心？」

大廳內響起一陣嘹亮之應聲：「有信心，門主放心，咱們一定可以打敗『紅鷹』！」

馮毅連連點頭。「本座再告訴諸位一件喜事，本座所練之波濤功，經已大功告成，不再將洪世英放在眼內。」他話音一落，大廳內又響起一陣竊竊之語。

「駱堂主，你們對那些陌生人之身份是否已調查清楚？」

駱霜立即長身，抱拳道：「啓稟門主，咱們已查清楚，確是洪世英派他們來探咱們之總壇的。」

司馬嚴道：「駱堂主是如何調查的？」

「本座抓到一個叫岳麓的人，他在受刑之下，供了出來，據他自稱他加入『紅鷹』不久，外人不知其身份，因此才派他來探聽，他又稱在無意中見到，見到……」

馮毅訝然道：「你為何吞吞吐吐？有話但說無妨。」

駱霜吸了一口氣，道：「他說見到夫人帶着丫頭上山，是故偷偷跟踪，但後來却失去踪跡，他到處尋找，最後才落在在下手中。」

馮毅看了鳳峯生一眼，鳳峯生道：「屬下認識他，他確是新加入『紅鷹』不久。」

馮毅不由沉吟起來，道：「如此說來，洪世英還未知道此處……諸位有何見解？」

左天佑道：「可否利用此人引洪世英來此？若他們大舉來犯，咱們可減少犧牲。」

王易道：「只怕此人未必肯被利用。」

馮毅忽然腦海中靈光一閃，道：「此事就讓本座父子試試，請諸位準備應戰，高總堂主，此事交由你與兩位副總堂主辦理，並請副門主督促弟兄們練武，若無其他事，今天散會。」

* * *

馮毅到書房寫了一封信，然後交給愛子。「峯生，你將此信交給岳麓，並放他離開。」

「這是挑戰書？」

馮毅含笑道：「為父相信洪世英看了此信之後，必定會大舉行動來犯，那時咱們便可一舉消滅之，為父對你之能力甚有信心，此事便交給你辦。」

鳳峯生取了那封信，便去快馬堂找駱霜。駱霜對他倒甚是尊敬，派了一名香主帶他去見岳麓。

與岳麓囚在一起的尚有他三個心腹。他們見到鳳峯生均是呆了一呆。鳳峯生笑道：「諸位想不到會在此處相會吧？」

岳麓臉上變色，澀聲問道：「閣下怎會在此？」

「在下是來放你離開的，不過這一封信你必須親手送交給洪世英，你們的頭子。」

岳麓如在夢中，顫巍巍地接過那封信。「這是什麼信？」

「岳兄不必知道，但洪世英必定很想看，不管如何，你却立了一大功勞。」鳳峯生長身踱步：「岳麓，在下已不想再殺人了，是故願意放你回去，不過你之手下，却要留下來，鳳某能做到的只是放一個人。」

岳麓忍不住問道：「閣下是『黑龍』之成員？」

鳳峯生苦笑道：「最近才是！」他伸手解了其痳穴，然後親自送他出洞口。

岳麓十分光棍。「姓鳳的，今日承你高抬貴手，咱們以前之恩怨便一筆勾銷。」

鳳峯生道：「多謝，在下還有幾句話對你說。」

岳麓哈哈笑道：「既然彼此一笑泯恩仇，還有什麼話不能說的？」

「那封信在下雖未看過，但却知是一封挑戰書，若能促成『黑龍』及『紅鷹』決戰，無論哪方取勝，對公對私都有益無害，希望你大力促成。」

岳麓沉吟道：「請恕在下愚昧，未能理解，請鳳兄明言。」

「這些年來，『紅鷹』與『黑龍』皆想消滅對方，於私對你來說，任何一方勝，你都為他們立了一功。至於對公來說，兩雄相爭，必然兩敗俱傷，從此之後，武林少了許多殺手，亦必比如今平靜得多。」

岳麓心裡頗覺奇怪，為何鳳峯生會說這種話，不過他自己深受其害，內心亦希望殺手滅跡，是以一口應允。「此事全靠你了，『紅鷹』來犯時，希望你不要來，若萬不得已非來不可，亦請想辦法溜掉。」

「岳某受教！後會有期！」

岳麓走後，駱霜之幾個得力助手，便扮作各種各樣之人，分頭輪流暗中跟踪。

鳳峯生返回山洞，却去刑堂見趙俊雄。趙俊雄一見到鳳峯生便問道：「副總堂主，你給屬下服食之毒藥……」

鳳峯生笑道：「我特地來看

你，便是要告訴你一件事，你跟魯劍雨吸食的，根本不是毒藥。」

趙俊雄苦笑道：「你早說，屬下不是不用擔心這麼多天，怪不得身子根本沒有感覺。」

「你且暫時委屈一下，我會想辦法讓你東山再起，帶罪立功。」

趙俊雄感恩載德，鳳峯生却滿懷心事，他返回大廳，只見馬龍生在訓練弓箭手射箭，旁邊有許多人在練武，一派大戰前之情景。

鳳峯生正想回房，忽然有人來找他。「副總堂主，高總堂主請你去一下。」原來高健松及王易正在等他商量備戰之工作。

* * *

自此之後，馮毅大概也在臨陣磨槍，甚少見到，倒是風翠池和洪小凰婆媳之間，來往極密，感情融洽，之前洪小凰不祥之感亦漸漸淡忘。

日子過得眞快，二十多天後，駱霜派出去跟踪岳麓的探子已紛紛回報。歸納如下：一、「紅鷹」老巢在茅山；二、「紅鷹」正在磨拳擦掌，看情況他一定會應戰，於是「黑龍」上下備戰更緊，購買糧食及兵器的人，絡繹不絕。

但馮毅是老狐狸，他知道洪世英也是頭老狐狸，他豈會輕易大舉進犯？不錯他老婆被自己搶走，不挽回面子將成為笑柄，可是當他冷靜下來之後，他會採取什麼策略？

為此馮毅又召開幾次會議，集思廣益，馬龍生是位智囊型的人，他提出幾個方案，一是主動出擊，進一步激怒對方；二是先到另一個地點暗中佈置，然後提出在該處決戰；三是在半路多重設伏，不斷殺傷其手下，將對方力量消耗三分之一以上，然後大舉出擊，攻上茅山。

眾人討論一番之後，決定採取第二個方案，結合第三個方案，又因此訂下各項細節。

第二天馮毅忽又提出新的看法，以第二三方案，結合第四個方案，這個方案便是屯重兵於總壇，因為老狐狸未必會先去決戰地點，而會先以主力進攻「黑龍」總壇。

這個方案是風翠池提供的，因為她太了解洪世英之為人了。

馮毅仍把各項細節交給馬龍生、高建松、王易及鳳峯生幾個人去訂。細節在三天之後訂了出來，重交馮毅批閱，經補充之後，便開始執行。

「黑龍」的人馬紛紛離開總壇，分別由左天佑、駱霜、楊威、鳳峯生率領。每隊均有副堂主、香主等人。四路大軍喬裝下山，快速分赴指定戰場。

洪世英之如意算盤果然為風翠池猜中，他在接到馮毅第二封挑戰書時，便訂出他自己之方案：表面上去決戰地點：莫干山，但却準備將主力偷偷暗渡陳倉，直迫雁蕩山，先將馮毅之老巢搗爛，再回頭去莫干山決戰。

他亦同時把人分成十組，去莫干山的大張旗鼓，去雁蕩山的則十分隱蔽，他自己亦易了容，去雁蕩山。

雙方都在暗中進行着，就等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接觸上。彼此都是著名的殺手，行動迅速隱蔽，但相差的是「黑龍」早已決定半途攔截，自然比較主動。

首先跟對方接觸上的居然是鳳峯生，他與三名手下忽然發現幾位行動閃縮的小販。一見他們之脚程，便知是練家子，當下立即暗中跟踪。

「紅鷹」帶隊的是大將蔣鴻羽，由於風翠池之關係，他對「紅鷹」諸將之特點，都瞭如指掌。這蔣鴻羽槍法十分厲害，但採取這種方案，對他有個不利：長槍必須改成兩截，換而言之，使槍時須先將兩截槍杆套起來。

鳳峯生已有了殺敵之方案，他早一步埋伏在路旁一座樹林裡，因為他料定日已靠午，他們必然會入林歇息。

一切果如所料，蔣鴻羽帶着四名手下入林，先看了幾眼，不見有動靜，然後圍坐在一起吃乾糧。鳳峯生一揮手，四個人慢慢迫近，然後伏在「紅鷹」諸殺手之四周。

鳳峯生手一舉，三名手下，其中一個神箭手，立即拉弓搭箭，「颼」地一聲，長箭離弦而出，鳳峯生幾乎同時亦自樹後射出去，直撲蔣鴻羽。

「啊」地一聲慘叫，蔣鴻羽等人吃了一驚，猛聽背後有風聲，他不假思索，立即在地上打了個滾，猛聽「颯颯」聲響，白光耀眼，一把長劍離自己身邊不及三四寸，他一身武功無從發揮，適才避得急，連槍杆都來不及抓，如今只有挨打之份兒。

「黑龍」的三名殺手，已與「紅鷹」的三名殺手殺在一起，另一名「紅鷹」殺手背後中箭，當場斃命。

蔣鴻羽不愧是「紅鷹」有數之大將，知道長此下去，自己必死無疑，是以決定冒險，只見他上身微微抬高，右臂一探，抓向鳳峯生之左足踝。

這一記他有備無患，出手疾如閃電，鳳峯生恰好重心放在左脚，一時間避不了，急切之間，右脚踢出，「噹」地一聲，正中其胸，然而蔣鴻羽是個狠人，強忍着體內翻騰的血氣，右手緊緊抓住鳳峯生之左脚，用力滾動，鳳峯生站立不穩，應聲倒地。

說來湊巧，鳳峯生倒地時，長劍下意識地向地上一刺，欲平衡重心，不料蔣鴻羽身子滾過去，劍尖恰好自其小腹直刺下去。

伴隨着一道慘叫聲，鳳峯生抽劍，落地，鮮血急噴之中，他長劍揮出，正斬中蔣鴻羽之右手腕脈，這才脫出足踝。

直至此時，鳳峯生方喘了一口氣，眼角一瞥，蔣鴻羽正自地上掙扎着站起來，他猛吃一驚，急忙挺腰而起，順勢飛起一腿，再將蔣鴻羽踢飛。

這一次他用力甚猛，蔣鴻羽倒地之後，再也爬不起來，鳳峯生自出道以來，歷過無數戰陣，以前自己遇險不覺害怕，唯獨此次心底直冒冷氣。

鳳峯生喘息一下，回頭一掃戰場，只見自己手下一個與對方鬥成平手，一個稍佔上風，另一位身上傷痕處處，形勢岌岌可危，他忙跑過去，長劍一引，接下對方之吳鈎劍，道：「你先去包紮一下！」

其實對方見己方主將離死不遠，又有同伴中箭而亡，已經無心戀戰，奈何一時未找到機會逃跑而已，是故戰鬥力並非很强。

鳳峯生鬥了十來招已看出對方心思，忙道：「不許放過一人逃跑。」他加緊進攻，那斷立即不支，吳鈎劍只有招架之份兒。

那受傷的弟兄包紮完畢，用力在蔣鴻羽身上戳了兩記，然後加入戰圈，協助同伴。如此一來，餘下來之三人，已無逃脫之機。

鳳峯生覺得對方是殺手，正是死有餘辜，也不客氣，偷偷摸了一柄飛刀，倏地射出。

那斷反應也快，吳鈎劍及時一擋，但鳳峯生長劍已鬼魅似的在他面前出現，手腕一沉，在其胸腹間刺進去。

鳳峯生解決了那斷，又跑過去，助手將其他兩個殺死。這一戰共殺五人，己方只有一人受傷，可說大獲全勝，衆人均十分雀躍。

鳳峯生看在眼內，冷冷地道：「螳螂捕蟬，焉知黃雀在後，有什麼可高興的？快挖一個土坑，把屍體埋起來，咱們須再去找第二個機會。」

＊　＊　＊

第二個機會來得極快，就在當天之黃昏。那是「紅鷹」大將謝飛花率領的七個人。看樣子這一隊人是要赴雁蕩山的無疑。對方人多勢衆，鳳峯生實無把握獲勝，是故不由猶疑起來。

謝飛花率領手下，悄悄進入一座小鎮投宿，鳳峯生只好也跟着入鎮。

謝飛花暗器十分了得，在「紅鷹」集團內號稱第一，此人十分冷靜機智，比蔣鴻羽更難對付，鳳峯生不得不步步爲營。何況「紅鷹」的幾名大將之眞正實力，儘管他殺了蔣鴻羽，但尚未摸清楚。

是動手還是放人？鳳峯生吃晚飯時，獨自一人，邊吃邊考慮，最後還是決定偷襲，只要沒有人犧牲，能殺多少個，便殺多少個，少掉一個敵人，對「黑龍」便增加一分安全。

行動已決定了，但細節如何？可不容易設計，準備殺多少個人？如何誘敵，讓對方將人手分成兩組，須費些心機。

一頓飯吃飽，他沒有方案，返回客棧，三位助手，鄒世勇、文耀武、董史三個人早已在房裡等他。「副總堂主，謝飛花他們……」

鳳峯生搖搖手，在床緣坐下，先把自己之決定告訴他們。「諸位有何高見？」

文耀武諂媚地道：「副總堂主是此道高手，屬下等心儀已久，此事只要您作出決定，咱們一定赴湯蹈火。」

鳳峯生瞪了他一眼。「你是在諷刺本座，還是等着看我笑話？」

文耀武登時不敢吭聲，鳳峯生續道：「若本座只把任務交給你們，三位會怎樣做？這是本座之決定。」

鄒世勇乾咳一聲。「大家商量商量，這事有點棘手，如果到他們客棧放火，您肯定不准……」

鳳峯生道：「他們住在對面客棧的一座獨立小院，放火燒料不會波及附近民居，但火勢不大他們不會匆忙逃跑，火勢太大又恐傷了無辜。」他沉吟了一下。「有一個辦法，雖然比較古老，但你不妨一試，派個人偷襲，或以飛刀暗器射擊，他們大概會追出來，埋伏在附近的另一個人，必須同時現身，與偷襲者分路逃跑，引他們分成兩組，而另外兩個人則埋伏在來路。」

董史道：「雙管齊下，能引蛇出洞也不定，屬下提議吹迷魂烟，如果他們被迷昏自然是上上大吉，若果被對方識穿，亦無傷大雅。」

「有理，咱們再推敲一下其他路子，希望大家共同設法解決。」

文耀武反問：「若咱們大張旗鼓，會否反而有機會？」

他話音未落，董史已經反對。文耀武不以爲然地道：「咱們兩個人出面，兩個人埋伏在暗處，大張旗鼓不一定要人多，只要引他們出來，讓埋伏的人暗中施襲，只要能殺他兩三個人，便達到目的。」

董史還待反對，却被鳳峯生止住，沉吟道：「這未嘗不是一個辦法，若能先殺掉他們三個人，則以四人對四人，咱們仍有勝算，若能

殺四個，則勝券在握。」

文耀武受到鼓勵，忙問：「副總堂主，那咱們何時動手？」

鳳峯生不徐不疾地道：「先休息一下，三更才動手！」衆人依言回房休息，至三更又到鳳峯生房裡，只見他精神奕奕地問道：「該準備的東西都準備好了否？」

董史之箭法十分了得，膂力又强，但武功稍差，且受了傷，雖然傷口不深，但後患不少，因此決定由他跟鳳峯生先埋伏在暗處，由文耀武及鄒世勇先張聲勢。不過却由鳳峯生和董史先出發。

鳳峯生和董史都穿夜行衣，兩人先摸進順來客棧之獨立小院。這座小院還眞不賴，竟然有座小小的花園，有假山有花樹。

更深夜闌，寂靜如死，兩人都閉住呼吸，因董史身材矮瘦，由他藏在假山洞裡，鳳峯生則自另一棟小樓躍上屋頂，先俯覽一下，不見有人當值，然後悄悄飛到小院屋頂脊樑後埋伏。

俄頃，只見文耀武及鄒世勇踰牆而入，文耀武取出迷魂烟吹管，先蘸了口水，以食指輕輕戳開一個紙洞，然後將吹管伸了進去，輕輕吹動。

就在此刻，房內忽然有人喝道：「誰？」

鄒世勇裝作失聲呼道：「風緊，扯乎！」同時脫手飛出幾柄飛刀，文耀武亦棄了吹管躍開。

說時遲，那時快，突見窗櫺碎裂，自內先後飛出兩條人影來，鄒世勇一叫，鳳峯生便立即滾到屋簷邊緣，見人一出來，立即射出幾柄飛刀。

躲在假山裡的董史，亦早已彎弓搭箭，食指一鬆，一枝長箭挾着勁風向第一條黑影射去，這一切配合得絲絲入扣，就像是久歷戰陣的老搭檔般。

鳳峯生之飛刀並無虛發，兩條人影之後背都中了飛刀，尤其是第一條人影，中了飛刀之後，身形急速下墜，可憐他背後之同伴，因視線受阻，沒有發現長箭，前面之同伴閃開，他便成了替死鬼，「嗤」地一聲，長箭貫胸而入。

「呀！」一聲慘叫，在黑夜中聽來更令人毛骨悚然，與此同時，旁邊兩間客房之窗子亦被人撞破，各有人影射出來。

鳳峯生眼尖，一瞥之間，便發現謝飛花不在其中。

與此同時，文耀武斜飛而起，脚尖一點，在假山上借力再飛，轉折上屋，而鄒世勇則向圍牆處奔去。

「那裡逃！」一個高瘦身子的漢子，穿着內衣褲，手執寶刀向屋頂之文耀武追去，他依樣劃葫蘆，亦借假山發力。

好個董史，時間拿捏得眞準，那漢子剛離開假山，他倏地自假山洞裡閃了出來，一箭射出。

這一箭去勢既急，距離又短，那大漢一聞風聲，寶刀下意識向下一撥，可惜已慢了一步，長箭恰好自其雙膀之間直入。

來不及慘叫，那大漢已如隕石般墜下，董史連忙閃開，向外逃奔。

那個後肩中飛刀之漢子叫道：「小心屋頂上尚有埋伏。」出來的共有六個人，其中兩個已死，一個受傷，兩個踰牆去追鄒世勇，餘下的一個，本來要上屋追文耀武，一聽此言，突然改變方向，追董史去了。

鳳峯生懷疑謝飛花怎會沉得住氣，死傷三個手下，還不出房？當下躍落小花園裡，那受傷的「紅鷹」手下色厲內荏喝道：「你是誰？報上名來！」

鳳峯生冷笑一聲：「咱們是九大門派的鋤奸隊。」他一句話未說畢，長劍已分心刺出。

那斷後背受傷，更非鳳峯生敵手，只擋了幾招，已被鳳峯生一脚踢倒於地。「謝飛花在何處？」

「不知道，有種的便殺死我吧！」料不到那斷還這般硬，鳳峯生也不浪費時間，劍尖送進其喉頭。

「文耀武，你快去助董史。」鳳峯生仗着藝高，一騰身，自窗口射進房內。

那座小院之三間房可相連，房內空空如也，不見一個人影，不過其中一間房之後窗却開着，鳳峯生心頭一動，急忙躍出後窗，再由後窗翻牆而出。

他果然沒有猜錯，謝飛花是由後窗出去，追殺鄒世勇，他去遲一步，鄒世勇便無生路。

鳳峯生首先躍上附近民房，居高臨下，邊追邊找尋，他跑了四五條街道，方聽見兵刃之碰撞聲。此刻他反而冷靜下來，放慢脚步，放輕步履，到了巷口，果見下面有兩個大漢正在圍攻鄒世勇。

鄒世勇渾身是血，仍苦苦支撐，只聽一人喝道：「你若肯說出身份，咱們便放你一條生路。」

鄒世勇臉上蒙着黑布，鳳峯生亦忙取出蒙面巾紮好，倏地自另一邊，貼着牆壁躍了下去，先匿在房角，手上抓着兩柄飛刀。

他眼光如隼，見其中一個只顧搶攻，後背空虛，立即脫手將飛刀拋射出去，同時人亦撲了出去，人在半空，長劍已掣於手中。

那斷武功不弱，聞得風聲，忙不迭閃開，鳳峯生長劍已至，指向其後肩，那斷急切之間，迴擋不

及，連忙卸肩，仍慢了一步，劍尖刺進後肩寸餘。

就在此刻，另一個漢子驀地轉身提左臂對着鳳峯生，鳳峯生福至心靈，猛地飄退，同時上身向後一仰，與此同時，他左臂亦是一抬。

但聞「嗤嗤」兩聲，兩枝弩矢分別自鳳峯生及那漢子之袖管裡射了出來，分別的只是鳳峯生閃過了，後肩受劍傷的那位却躲不開，小腹被弩矢射中，人亦即踣了下去。

發弩的「紅鷹」捨了鄒世勇，向鳳峯生撲來，長劍趁鳳峯生剛直起上身，尚未穩住陣脚，便展開凌厲之攻勢。

鳳峯生沉住氣，見招破招，他此時已知對方便是聞名已久之謝飛花，也不點破，兩人一味啞鬥，以快鬥快，眨眼間已交了三四十招。

鄒世勇拄刀於地，像金魚離水般，大口大口地喘着氣，正想撕衣襟包紮傷口，猛聽一聲尖嘯，一條人影急速趕至，凌空揮斧，一招「力劈華山」，直取鄒世勇腦袋，這一着招式平平無奇，但勝在力道雄渾剛猛。

鄒世勇見對方聲勢嚇人，不敢攖其鋒銳，忙不迭錯步閃開，來人一落地，揉身而上，雙斧如車輪般攻出，鄒世勇拚命抵擋，奈何斧重刀輕，十來招之後，他傷口受創更甚，鮮血滲滲流個不絕，而且毫無力量反攻。

鳳峯生若不能迅速解決謝飛花，鄒世勇必死在對方雙斧之下，毫無疑問，而鳳峯生此時若想抽身跑掉，亦非難事，只是他若離開，鄒世勇將死得更快。

兵刃碰撞之聲，密如炒豆，震人魂魄。而鳳峯生及謝飛花，兩人均是劍法及暗器著稱，正是將遇良材，旗鼓相當，難分軒輊，亦因此，兩人心中均有所顧忌，反而不敢輕易發射暗器。

至今爲止，「紅鷹」已死了兩個，重傷兩人，勝利在握，奈何脫不了身，鳳峯生只好振作精神，與對方搶攻，奈何兩人功力本在伯仲之間，任何一方要取勝却難以如願。

就在此刻，耳際忽聞鄒世勇傳來一道短促的慘叫聲，鳳峯生心房暴縮，只聽謝飛花叫道：「老陸，這才是正點子，快過來！」

那執斧的大漢轉身過來，圍攻鳳峯生，鳳峯生不用看也知道鄒世勇已被殺死。此時他只能顧住自己才是正理，剛才要逃跑還有機會，此時被人左右夾擊，除了拚命之外，已無別途。

那姓陸的一對斧頭十分沉重，其武功在「黑龍」一般殺手之上，又不如謝飛花，鳳峯生每次擋格，手臂都必須多注幾分內力，如此一來，體力消耗更速。

直至此時，謝飛花方第一次開腔：「閣下到底是什麼人？」鳳峯生咬牙苦鬥，再過三十多招，已漸不支。謝飛花又道：「你若肯和盤托出，老子便饒你一死。」

鳳峯生仍然不開腔，只告訴他：「你倆想殺我還沒那麼容易，在下臨死之前，必能先將你倆送進地獄。」

謝飛花暗暗冷笑，那姓陸的怒極反笑：「你眞會做白日夢。」

「做白日夢？在下身上有霹靂彈，炸開之後，可波及兩丈，你們逃得了？」

這句話把對方嚇着了，謝飛花向姓陸的打了個眼色，兩人加緊進攻，不讓鳳峯生左手空出來。

就在此刻，忽聞一道嘯聲傳來，鳳峯生心頭太喜，連忙運勁和之，他此刻已完全沒有反攻之機，一對手既要應付一柄長劍，一對短斧，還要隨時留意謝飛花在袖中之弩矢及暗器，形勢之艱險，可想而知。

鳳峯生知道文耀武將至，咬牙堅持下去。果然文耀武自屋頂上躍下，喝道：「斧下留人！」他是鳳峯生是次帶出來之三個手下，武功最好的，落地之後，立即向姓陸的奔去。

那姓陸的沒奈何，只好回身與他鬥在一起，文耀武道：「大哥，他們七個人已解決了五個，只剩下他倆！」

「很好，可惜老鄒不能多熬一陣。」

文耀武咬牙道：「我今殺了這斯，替他報仇！」

鳳峯生心頭一動，問道：「小董呢！」

「他受了點傷，在包紮傷口。」

鳳峯生精神一振，道：「謝飛花，今夜你是大敗虧輸了，七個人只剩下兩個，你如何向洪世英交代？」

謝飛花心頭一跳，忖道：「這斯怎地對咱們之情況如此了解？」他脫口問道：「你們是『黑龍』的人？」

鳳峯生「呸」了一聲：「老子們獨來獨往，何須受人控制？只有你們這些蠢人才會要交『黑龍』、『紅鷹』保護。」

「諸位若非『黑龍』的人，爲何要與咱們作對？」

「誰有閒情與你作對？咱們是收了錢來殺人的。」鳳峯生哈哈笑道：「咱們是同行，你知道否？」

謝飛花尖嘯一聲：「雖然咱們死了五個人，只剩下兩個，但仍然能夠殺你。」你字尾音未落，他人已倒飛，左臂一直，袖管裡飛出兩枝弩矢，疾如閃電，直奔鳳峯生。

鳳峯生正欲追他，猛烈聽到一陣嘶嘶聲響，知道不妙，忙不迭舉劍將之挑落。

與此同時，一枝長箭自屋頂處射出，直取謝飛花後背，好個謝飛花，頭不回肩不轉，雙脚一頓，拔空而起，又一蓬梅花針洒下，封住鳳峯生去路，他左手抓住屋簷，挺腰一盪，人如彈丸般，向對面屋頂飛去。

這些事寫來雖慢，實則疾如白駒過隙，待屋頂上之董史發現，謝飛花已將至，凌空飛出三柄飛刀，他慌忙把第二枝長箭射出。

那三柄飛刀分上中下路迎面而來，董史因身上受傷，乃和衣滾落屋瓦，直向屋簷滾去，眨眼間，便凌空向地上墜落。

說時遲，那時快，謝飛花又三柄飛刀脫手而出。

一道長嘯聲起，鳳峯生抱劍自地上躍起，迎向那三柄飛刀，同時呼道：「小董，小心！」

「叮叮」兩聲，鳳峯生長劍挑開兩柄飛刀，第三柄飛刀差半寸夠不着，「赤」地一聲，釘進董史之後背。「砰！」董史直挺挺地摔落地上，久久不能動彈。

鳳峯生左脚尖在右脚面上一點，硬生生拔高五尺，左手搭住屋簷，再借力騰身翻上，放眼望去，已失去謝飛花之踪影。

想不到謝飛花危急時，竟會棄了同伴，獨自逃跑，鳳峯生惦記着文耀武，一吸氣，斜飛落地，只見文耀武與那姓陸的，正殺得難分難解。他冷冷地道：「閣下是謝飛花的心腹？唉，可惜他竟捨你而去，這也難怪，古語有云：夫妻本是同林鳥，大難臨頭各自飛，夫婦尚且如此，何況是下屬。」

那姓陸的身子抖了一抖，鳳峯生踏前一步，道：「目前有三條路任你選其一。第一：自殺；第二：投降；第三：血枯而死。」

姓陸的身子再一抖，問道：「投降有什麼好處？」

「困你一年半載，然後放你回家。」

「天下間那有這等便宜事，我不信！」

「你信不信都好，只是在下要告訴你一件事，咱們要殺你，眞是易如反掌，我喊三聲，你不答覆，在下便動手了。」

那姓陸的未等他喊，已急道：「在下投降！」文耀武聞言立即收手退後，正想「安慰」他幾句；不料姓陸的忽然撲前，揮斧向文耀武攻去。

鳳峯生和文耀武都料不到這斯如此狡猾和悍不畏死，都措手不及，文耀武只呆了一呆，姓陸的斧頭已砍在他左肩上，力道奇大。只砍得他身子一側倒地，直至此時，他的寶刀才舉起，無力地刺在對方大腿上。

姓陸的用力抽斧，不料斧頭被骨頭夾住，一時抽不及，就在此刻，他已聽到後背響起的兵刃破空之聲。

鳳峯生大怒，這一劍用了他八成眞力，姓陸的已來不及鬆手，但聞一個難聞的利器挫骨聲齊響起，同時聽到死神之召喚。

這一役雖然殺了對手六個人，但走脫了最重要的敵人，而己方也死了兩名大將，鳳峯生毫無勝利之喜悅，他扶起董史，慢慢往長街走去。

長街死寂，不見一人，鳳峯生突然覺得一股殺氣就在身邊冒起。

鳳峯生立即將董史推開，抽劍轉身，目光一掠，却不見一人，他心頭噗噗亂跳，腦海裡靈光一閃，估計謝飛花去而復返。

若非是謝飛花這種高手，絕對不會發出這等强烈之殺氣。

就在此刻，突聞董史發出慘叫，他猛一回頭，却見他胸膛上冒出一股鮮血，鳳峯生轉身握劍，目光盯着門板，俄頃，門慢慢拉開，謝飛花一步跨出：「如今只剩下咱們兩個，大可一決雌雄。」

「在下不明白你剛才爲何要先撤退？」

「剛才你們三個人，君子不吃眼前虧，這個道理你不明白？哼，看來你不夠資格當個出名的殺手。」

鳳峯生吸了一口氣，道：「你說得好，如今咱們大可以好好地決戰了，這個戰場還不錯，今日誰死在誰手中，都應該不會覺得遺憾。」

謝飛花目光一亮。「在下若能知道你之姓名，便再無遺憾了。」

鳳峯生自喉底吐出三個字來：「鳳峯生！」

「鳳峯生？好，好得很！」謝飛花手一揚，一蓬梅花針射出，人亦如離弦之矢射出，人與針只差毫釐，先後而至。

鳳峯生沒有退，長劍舞起，在身前洒下一道嚴密之劍網，劍網中有一個破綻，缺口，沒料到一枝弩矢自缺口射出。

謝飛花正想自其劍網缺口攻進去，突見情況有異，立即振腕將弩矢挑開，但幾乎同時，鳳峯生第二枝弩矢緊接着射出，幾乎貼着其右臂，直射進其右上臂與肩膊銜接之處。

「噹」地一聲，謝飛花長劍落地，鳳峯生快速踏前一步，劍尖指着其喉頭。

謝飛花臉色一變再變，澀聲道：「想不到決鬥只用一招，好像不

是在作生死決鬥。」

鳳峯生目光如同刀刃一般，冷冷地道：「對你來說是意外，對我來說，是在意料之中，我早知道今夜決鬥，取勝之鑰，就在弩矢上。」

謝飛花似不明，又似在拖延時間：「為什麼，在下不明白，閣下可否賜告？」

「世上打造最精巧的鋼弩，最多只能安上三枝短矢，你左臂上三支已射光，即使右臂上也裝了一副，此刻亦已無力發射，是故我早就想利用弩矢收拾你，也只有在這方面佔優。」

謝飛花忽然大笑起來，笑聲中只見他右臂倏地舉起，可是鳳峯生似已料到他有此一着，長劍一橫一絞，謝飛花之右臂已離體落地。

謝飛花倉皇後退，鳳峯生長劍筆直地指着謝飛花：「你還有什麼花招？」

「鳳峯生，你果然狠！好好，謝某死在你手中也不算冤枉！」謝飛花猛吸一口氣，道：「鳳峯生，你若是好漢的，便給我一個痛快。」

「今日鳳某不是敬你是一條好漢，而是敬你是一名出色的殺手。」

「盜亦有道，出名之殺手便不是好漢子，這是那門道理？」

「好漢子不會濫殺無辜。」鳳峯生聲音毫無表情。「殺人者死，殺人填命，你本就該死，還有什麼值得人敬佩的？」

謝飛花大笑。「難道你不是殺手？難道你沒有濫殺無辜？難道你不用填命？」

「我是，我亦應該填命，不過……」鳳峯生聲音發顫，他右臂之弩矢突然射出。「噗！」正中謝飛花心房，只見他慢慢倒下去，但雙眼圓睜，神色不變，似乎仍要聽清楚鳳峯生未畢之言，可惜他已等不及了。

鳳峯生費了好大的氣力，方將三個手下埋葬好，此時已日上三竿，他意興闌珊地返回雁蕩山。

鳳峯生返回「黑龍」總壇，先向乃父報告經過，並道：「門主，屬下無能保護三名手下，全部犧牲，請賜罪！」

馬龍生忙道：「副總堂主以犧牲三名殺手，而殺了對方十一個人，如此輝煌成就，不但無罪，並且為本門立一大功勞。」又轉頭對內務堂主徐桐道：「徐堂主，快把副總堂主的功勞記上。」

馮毅道：「且慢，死了三個人，換了敵人十一個人，比例上是佔優，但身為統帥豈可以自己手下性命去冒險？若如此也能立功，何須要什麼統帥？讓他再戴罪立功！」

馬龍生及徐桐臉臉相覷，心中不服，蓋古往今來之名將，即使名留史册，亦斷無手下不犧牲的，正所謂一將功成萬骨枯。不過久在馮毅淫威之下，兩人都不敢吭聲。鳳峯生已將名利看得很淡，毫無不快之情。

馮毅目光一掃，問道：「諸位，由此可見洪世英他果然一如咱們所料，兵分兩路，主力是來雁蕩山，不知諸位有何高見？」

徐桐道：「他們來一百個人，咱們便殺他一百個。」

馮毅冷哼一聲，轉頭望兒子，鳳峯生道：「把派去莫干山的人員，抽一半回來，在雁蕩山下埋伏。」

馮毅大喜，道：「正該如此，立即傳令，着在莫干山的人大張旗鼓，弄比武坪，搭蓋看台，另抽精英火速秘密趕回來，埋伏在山下路上，但不能直接在山下。山下之任務交給留守總壇的人解決。」

馬龍生道：「把他們放在二三十里外。」

馮毅道：「若沒有把握便放他們進山，一動手，便必須有全殲之把握，更不能讓他們把消息傳出去，否則洪世英知道自己之意圖讓咱們窺破，說不定會改變主意。」

（未完・九）

五彩傳奇

新派湖海奇情俠義故事／申公豹・文
可飛・圖

不知是計中毒散　存心掩飾索解藥

上文提要： 柳柔柔私奔，刀公子南英不忿，不想家醜外揚殺人滅口，待刀公子追踪抱走兒子的老人時，蝴蝶門的七小姐才現身，暗中殺了柳柔柔，其實七小姐暗戀南英，其示愛慕之意，南英不為所動離去。七小姐遍尋南英不遇，碰上四方鏢局押鏢的人，同乘渡船過江，見七惡中的包藍劫鏢，七小姐急着要過江，便顯露身手怒斥包藍……

南英剛剛鬆手，包藍忽然飛出一脚，這一脚很陰毒，直往南英襠裡踢去，正是北派鐵腿功夫的「猴子偷桃」，也只有七惡八邪之人才使得出來。

然而這一脚却又被南英曲臏橫撥阻在身前半尺地，只見南英上身不動，右足內鈎反力道往外壓，便聽得包藍一聲淒叫，道：「啊！我的腿！」

隨着他的叫聲，身子便蜷曲在一起！

這幾招說是慢，實則都是轉眼間的事情。

突聞得七小姐道：「南大俠，快殺了這惡賊，留他是個大禍害！」

南英怒視着包藍，沉聲道：「先把船撐回對岸！」

「大頭鬼」包藍立刻大聲吼道：「祁無常，你個王八蛋，還杵在那兒幹嘛，沒聽到南大俠的話？快把船送過對岸，南大俠要過河了！」

圍着大車的老者聞得包藍的話，立刻一揮手，五個大漢目瞪口呆的收起砍刀便抓篙撐船，姓祁的老者抓緊船舵大聲吼：「用勁啦，你們沒吃飯哪！」

這回他不唱了，看樣子他是被嚇着了！

緩緩的走近南英，七小姐道：「南大俠，如果你以為殺了這兒人大頭鬼怕汚了你的手，我來代勞！」

南英冷淡的道：「不用！」

「大頭鬼」包藍忽然大笑，道：「碰啦！」

七小姐沉喝，道：「你說什麼？」

包藍道：「難道你不是碰了一鼻子灰？」

七小姐臉色一寒，道：「你找死！」

包藍道：「你要殺我？」他心中十分篤定，因為，他知道如果南英要他的命，早在他動身往水中落的時候就已經出手了，也因為他深知南英不殺他，他才又一連兩次對南英施以偷襲，雖未成功，但也更增加了他的信心——南英不會殺他，至少在這裡不會殺他！

七小姐「嗆」的一聲，拔出她那從不輕易拔出的劍，叱道：「南大俠不殺你，我却饒不了你！」

她話聲甫落，劍尖已指向包藍的咽喉，姓包的竟然不加躲閃，他甚至伸長脖子來，因為他清楚有人會為他解危。

果然，南英及時喝道：「等等！」

七小姐道：「還等什麼？」

南英臉色冷厲的道：「我說過他現在不能死，難道你還不明白我

的意思?」

七小姐嘴一嘟，道：「好嘛，我聽你的!」

寶劍剛入鞘，包藍又是一聲大笑，道：「幾曾聽過百花谷蝴蝶門下的七金釵會向人低頭的，怪事呀，哈……」

他話聲一落，忽聞指風響起，未及躲閃，啞穴已被南英點中。

七小姐怒瞪着包藍，南英已沉聲道：「你的話也太多了吧!」

包藍眨着大眼睛說不出話，渡船已靠上岸，便在這時候，方老太太拉着小兒子走向南英，道：「英雄，你在車上的時候我就看出來，你一定遇上什麼困難了，如果你願意跟我們……」

「刀公子」南英道：「老太太，你們走吧，最好連夜南下，早早回鄉，別在七里蕩這地方住宿了!」

總鏢頭「金刀」鐵冠雄立刻接道：「南大俠的話不錯，我們連夜趕路吧!」

大車拉上岸，方百年緩緩走近包藍，道：「大丈夫應該爲他所做的任何事負責，別去恨一個執法的人。」

「大頭鬼」包藍的雙目都紅了，若非南英與七小姐在，他眞要撕吃了方百年。

鏢師趙虎乾澀的走近南英，道：「南大俠，我趙虎有眼無珠，酒館裡曾冒犯你俠駕，不論那幾嘴巴是誰打的，我都覺得應該。」

「刀公子」南英不開口，只是淡淡一笑。

七小姐道：「別囉嗦了，你們的鏢車走遠了。」

趙虎重重一抱拳，撥馬便走，南英已對七小姐道：「我要辦正事，你走吧!」

七小姐一怔，道：「你又趕我走?」

看了包藍一眼，南英道：「我實在不想把你扯進這是非圈裡來，尤其是……」

七小姐立刻接道：「我已經扯進來了。」

南英道：「我沒有心情同你爭論!」

七小姐道：「難道你也不讓我替你照顧孩子?她該吃奶了吧?」

南英道：「用不到，因爲我已決定，一切由我自己動手，我南英要證明，我能夠照顧自己的孩子，七小姐，你的善意我心領了。」

他不等七小姐再開口，一把抓住包藍，騰身登上河岸，就在岸上柳樹下，暗淡的月光中，他拍開包藍的穴道，沉聲道：「你知道我爲什麼不殺你?」

「大頭鬼」包藍鬆散着脖子，道：「八成爲了找你的兒子。」

他此言一出，南英全身一震，怒喝道：「你果然知道南某失子之事!」

一邊，七小姐怒叱，道：「快說，南大俠的兒子才一歲多，你們把他弄到了什麼地方?」

包藍瞪着大眼，道：「你憑什麼資格問我?」

七小姐一怔，包藍又道：「有你在，打死我也不會說，你們看着辦吧!」

七小姐又要拔劍，南英已沉聲道：「七小姐，你走好嗎?我說過，這兒用不着你多事……」

宛似受了莫大的委屈，七小姐一跺脚，道：「你嫌我多事?」

南英尚未開口，包藍接道：「你本來就多事!」

七小姐滿臉怒容，忽然騰身而起，只見她拔身空中，數點寒星迸射出手，船上的祁無常六人，便立刻傳來一陣淒厲的大叫聲，一個個倒臥在血泊裡。

七小姐片刻之間殺傷六人，飛身直往七里蕩馳去，她竟然頭也不回的走了。

「大頭鬼」包藍大是安慰，雖說七小姐殺傷他的人，但只要她不在這裡，不幫着南英，事情仍然會令人愉快的!

「刀公子」南英重重的逼視着「大頭鬼」包藍，道：「說吧，是誰抱走我的孩子?」

包藍道：『道聽途說，我是聽來的。」

「刀公子」南英冷笑一聲，道：「既是道聽途說，我也就用不到你了。」

包藍一楞，道：「你是什麼意思?」

南英突然喝道：「你還要某家動手不成?」

包藍道：「你要殺我?」

南英道：「七惡八邪一共十五人，南某一路殺下去，總會逼出那個抱走我兒子的眞凶!」

包藍咧嘴笑笑，道：「你南大俠如果有此想法，姓包的只有認栽!」

南英橫身出左手，一把扣住包藍的胸膛，道：「你拿命來吧!」

豈知包藍竟是閃也不閃，動也不動，更不回手，南英已把包藍的身子擧在半空，河岸上盡多石頭，南英只要奮力往下一摔，大頭鬼便會立刻變成爛頭鬼。

包藍被擧在空中仍然沒開口，更沒反抗，倒令南英一怔，他又重重的放下包藍，道：「大頭鬼，你難道不怕死?」

「死?」包藍一聲自我譏笑，道：「自從二十多年前幹下第一樁壞事以後，我就把『死』字揉碎了吃在肚裡，牢記在心，隨時迎接『死爺』的到來了!」

冷冷一哼，南英道：「我改變主意了。」

包藍暗中得意，嘴巴却閉得緊。

南英自言自語的道：「有一種酷刑比分筋錯骨還狠毒十倍，今日正好在你身上實用一番了!」

包藍猛吃一驚，道：「你說什麼?」

南英冷笑一聲，道：「你咬咬牙，這種刑是很難令人吃得消，不過……」

包藍突然大吼，道：「你混蛋，你還稱得上什麼大俠?簡直與我們七惡八邪沒分別。」

南英却淡淡的道：「死都不怕，還怕什麼酷刑?我要動手了……」他一頓，又道：「你必先雙目刺痛，然後穿過腦門往下移，到了心窩再回移到雙目，三個地方交替痛，那種滋味就如同有人用針在戳，而且是一次比一次痛苦，一次比一次厲害，痛得你無從着手去摸，痛得你全身毛孔都封閉，大頭鬼，你認了吧!」

南英駢指正要點過去，「大頭鬼」包藍已大叫道：「好了，好了，算你厲害，我說就是了。」

南英的手未收回，却沉聲道：「說!」

包藍道：「我這麼一說，等於出賣了朋友……」

「總比沒命要好得多!」

「有一天他們會找我算帳的!」

「他們?」

包藍點點頭，道：「不錯，他們好幾個人!」

南英道：「都是誰?」

包藍道：「其中一人就是『千面人屠』羅老大!」

南英立刻問道：「七惡八邪之中誰的年紀大?」

包藍一楞，南英又道：「那一個是白鬍子老頭兒?」

包藍忽然仰天大笑，道：「姓南的，七惡八邪中我的年紀也不輕，那裡來的白鬍子老頭兒?八成是你上當了。」

南英心中忿怒，他沉聲道：「羅老大今在何處?」

包藍低頭沉思，道：「你說千面人屠啊，他好像在無憂島上。」

南英咬牙咯咯響，道：「走，帶我去無憂島!」

包藍忙搖頭，道：「無憂島住的是八邪，聽說八邪中的『冷面小刀』成器與『死要錢』嬌嬌在島上，加上我們七惡一夥的『屠夫』金太保與『萬人迷』白爾艷四個，南大俠你想想，他們若是見我包藍把你引上無憂島，還能饒得了我嗎?」

他一頓，又道：「無憂島啊，島無憂，他們都是過不下去了才躲在島上的，可好，我把你帶去……」

南英怒吼一聲，道：「少囉嗦，走吧!」

「大頭鬼」包藍無奈的道：「總該帶些吃的吧!」

他看看南英懷中的孩子，又道：「孩子也該吃東西了吧?難不成也叫孩子挨餓?」

南英沉聲道：「我帶的有，便孩子吃的米湯我也帶了一袋，走!」

一聲奸笑，包藍道：「哦，我明白了!」

南英叱道：「你早該明白的!」

包藍道：「這七里蕩是我包藍的地盤，不論河面或陸上，姓包的跺跺脚，七里蕩就會晃半天，南大俠，你是怕我在這地方弄鬼，你不敢跟我進七里蕩小街，是吧?」

冷冷的一聲「哼」，南英道：「休想激我，姓包的，你到底走不走?」

包藍忙笑笑，道：「走，怎敢不走?南大俠，我這就前面帶路了。」

包藍說走就走，大步直往夜幕深處走去!

「刀公子」南英胸前兜着女兒，緊緊的跟在後面行，兩個人誰也不開口，轉眼走出五十餘里，早已離開七里蕩了。

這處，已聞得雞啼聲，南英仰臉望天，已是斗轉參橫，天將破曉了。

南英沉聲道：「還有多遠?」

包藍道：「這條山路往東南，總還有個百來里地!」

南英道：「包藍，你可以找個地方歇歇腿了。」

包藍一笑，道：「謝南大俠的恩典，那麼你呢?」

南英道：「你休管我!」

夜幕裡，南英大步走到一片枯草地上坐下來，他是那麼小心的取出一包白布巾，先替懷中嬰兒換上尿布，又把袋中米湯餵了些，輕輕的拍着嬰兒，他自己便也閉上雙目，光景是坐着睡了。

那面，包藍跌坐在一塊大石頭上，早已發出如雷鼾聲，那顆斗大的腦袋，正低垂在一邊。

於是，半個時辰過去了。

五丈遠的大石上面，包藍突然低聲道：「南大俠!南大俠!」

荒草上閉目的南英不回答，他十分均勻的呼吸，給予包藍一種無名的愉快。

緩緩的站起身來，那把彎彎的，泛着藍汪汪冷芒的彎刀已握在手中，包藍一步步往南英逼近。

南英仍然未動，這更令包藍產生信心，只要他越過南英的上方，便一定能切掉他的頭。

彎刀已揚起來，包藍正欲拔身

而起，忽然間，南英冷冷的聲音傳來：「如果我是你，就乖乖的回去歇着！」

猛一驚，包藍倒退三步，道：「南大俠，你可千萬別誤會，我是聽到聲音，也許草裡有蛇，所以……」

南英沉聲道：「草裡沒有蛇，見你的大頭鬼！」

包藍苦兮兮的道：「是，是，見我的大頭鬼！」

包藍退回石頭上面，他涎着臉，又道：「南大俠，你是怎麼知道的，你不是睡着了？」

南英一聲冷叱，「地上的枯葉早已告訴我了，難道你未曾發覺？」

包藍暗中咬牙，半天說不出話來，是的，南英坐在枯草中間，憑他的功夫，豈能瞞得了他那雙耳朵？

包藍像似洩了氣的皮球，這一次他眞的睡着了！

兩個時辰過去了，烈陽已當空，光景又是一個酷熱天，風也停了，乾拉拉的枯草連動一下也沒有。

草樹不動，但人却動了，包藍雙手暴伸，厚實的大嘴巴張得足以塞進個大拳頭，雙目暴睜，便看見南英正在以米湯餵那女娃兒吸着，他呵呵一聲笑，道：「南大俠，你原來早醒了。」

南英未抬頭，匆匆的抱起懷中嬰兒，沉聲道：「包藍，可以走了。」

「大頭鬼」包藍道：「青衣江上無憂島，天不黑我們就可以趕到江邊上！」

南英臉無表情的道：「就算是天黑，我們也要連夜趕到無憂島，走！」

包藍大步往前走，邊回頭笑道：「南大俠，我可是誠心誠意把你領上無憂島，我們話可得說在前面，到時候他們見我把你這位令他們寢食難安的人物帶上無憂島，勢必要羣起而攻我，那時候還望南大俠替我擔待了！」

南英道：「你們全是一丘之貉，我不信他們會聯手對付你，不過，你也可以放心，只要他們把我的兒子交回，我也許會放他們一馬，否則……」

包藍立刻接道：「否則又怎麼樣？」

南英毫不思索的道：「否則你同他們就埋骨在無憂島上吧！」

包藍還眞的打哆嗦，道：「南大俠，我姓包的有個預感，你要不要聽聽？」

南英沉聲道：「說！」

包藍邊往前走，回過頭來，道：「我的預感是，也許你的兒子並非七惡八邪之人所抱走，你想想，誰會沒事找事幹，抱個娃兒當累贅？也許是別人抱走，嫁禍到七惡八邪的身上來，可也說不定！」

南英冷冷道：「錯不了，因爲說話的人是我妻子，包藍，這世上會有誰比妻子的話更可靠？」

包藍吃吃笑道：「你那背叛你的妻子……」

「啪……」一連幾個大嘴巴子！

包藍捂着面頰，嘴角往外溢血，他竟然連躲閃也施展不出來，而南英已退在一丈外的身後，道：「我的妻子並未背叛我，我更不許有人在她自戕之後詆毀她，姓包的，下次再聽你胡說，我就割下你的舌頭來。」

包藍忙點頭，道：「南大俠，你們的家務事，我本不該插嘴，算我多口，下次不敢了！」

南英哼了一聲沒再開口，遠方一條江河如帶，兩岸漸漸形成黃土高原狀。

包藍指向遠方，道：「要過青衣江，先在溪口歇歇涼！」

南英道：「渡口有船嗎？」

包藍雙目一瞇，道：「到得巧碰上船，到得不巧等三天，南大俠，那兒的船不多呀！」

南英道：「先到渡口再說。」

包藍點着頭，大步繞上一道黃土坡，南英抱着嬰孩來到這片黃土高原頂，這才發現青衣江岸半里處的半坡前，竟有一座小土屋。

包藍指着小土屋道：「江面沒有船，南大俠，我們先去那座土屋打個尖問一問了。」

南英道：「怎麼不見無憂島？」

包藍一聲笑，道：「無憂島不好走，除了我們七惡八邪的人，換了別人，休想找得到，南大俠，你放寬心，今晚我們住土屋，明日中午必能趕到！」

南英冷沉的道：「包藍，你給我聽清楚，如果我發現你在弄詭騙我，第一個死的就是你。」

包藍苦兮兮的道：「南大俠，你難道還看不出，我對你已是服服貼貼，唯命是從，死心塌地的爲你盡大忠而效犬馬，怎敢再玩詐，難不成拿自己的老命開玩笑？」

南英道：「你清楚就好。」

二人繞向高原下面，從大老遠就發現土屋前面站着一男一女，二人併肩遙望向這面。

夕陽往青衣江面下沉着，夕陽也洒下一片金黃燦爛的霞光，染得江面金晶點點！

包藍已高聲大叫，道：「掌櫃的，快替我們弄吃的喝的，有好的汾酒弄一罈子來。」

南英臉無表情的來到土屋前，他發現這座土屋並不大，屋子是「丁」字形，勉强算是三間！

再看那男的，下巴上一圈短鬍鬚，兩隻呆呆似僵死在岸邊的死魚眼睛，不見一絲轉動的直瞪着自己看，唔，還有那個細柳高挑的女人，三十出頭的樣子，垂直的鼻子下面，俏嘴巴閉得緊，脖子上的白肉，比她的臉孔還要白，那雙大眼睛就如同兩面小鏡子也似的直往南英身上的孩子盯。

包藍已沉聲道：「喂！包大爺的話你們沒聽到，叫你們快去備酒菜，直不楞的望着幹鳥呀！」

女的眨着大眼正要開口，包藍又喝道：「我可要提醒你們，今日隨同我一齊來的，可是江湖上人人崇敬的南大俠，你們若有怠慢，小心我砸了你這片小土店！」

男的眼一楞，橫着脖子碰了一下女的。

那女的立刻笑瞇瞇的迎向南英，道：「客官，你把孩子交給我吧，進店去，好酒好菜我當家的立刻送上桌，你喝着酒，我替你奶孩子！」

南英望着女子，道：「你有奶嗎？」

女的笑道：「牆後面我養了兩隻羊，羊奶餵孩子也是一樣嘛！」

南英一想，羊奶要比米湯麵湯好，但他伸頭看到牆邊上，只見那老母羊正臥在一堆尿泥坑邊——髒！

南英搖搖頭，道：「不用了，你去弄些麵湯來吧！」

女的突然向包藍瞪了一眼，包藍已沉聲喝道：「你這掌櫃娘可惡，還不快去弄吃的？」

可眞快，南英與包藍二人剛坐下來，那男的已雙手各端着一應吃的走上來，女的隨後提了一罈汾酒，笑道：「爺們先吃，我這就去替孩子煮米湯。」

女的擺臀挪腰往後面走，包藍已提起酒罈來，笑對南英道：「南大俠，乾！」

南英道：「你自己喝吧！」

包藍一怔，道：「那你……」

南英道：「我有幾個饅頭就夠了。」

包藍笑道：「青衣江的汾酒最地道，南大俠，你至少也要喝一碗吧？」

包藍滿滿的爲南英倒滿一大碗，自己便也不再多說，雙手捧着酒罈喝。

南英不爲所動，等着先餵孩子吃米湯。

店掌櫃遠遠的站在門一邊，不時的望向江岸邊。

包藍把十斤重的一罈汾酒像喝涼水似的全部灌下肚子裡，還抓起筷子連吃幾口菜，這才抓起一個大饅頭撕着吃，他那大腦袋晃了兩下，笑道：「過癮，哈……」

南英毫無表情，他接過一碗米湯，正要用匙餵嬰兒，那女的拉張椅子走過來，緊緊的坐在南英一邊，笑道：「客官，這孩子長得眞好看，我來餵他吃米湯，你也好輕鬆一下吃頓酒飯。」

南英又是搖搖頭，道：「我自己來。」

包藍已接道：「你這女人眞多事，快走開，休得惹惱了南大俠！」

女的又瞪了包藍一眼，無可奈何的走近門口，門口男的道：「今晚只有兩個客人了。」

女的回頭看了一眼，道：「江面上沒有船，渡口的生意好清淡。」

南英抬起頭來，問道：「掌櫃的，問個地方你們可知道吧？」

女的立刻先回答，笑道：「什麼地方呀？」

南英道：「青衣江上的無憂島。」

女的大吃一驚，道：「無憂島呀！」

南英道：「你知道嗎？」

女的立刻接道：「客官，你可曾聽人說過嗎？」

南英道：「說什麼？」

女的看了包藍一眼，道：「無憂島上人無憂，一去不回頭！」

南英雙目一厲，道：「這是什麼意思？」

女的俏目一跳，道：「客官，你見過死人會憂愁的嗎？人只一到島上便死路一條呀！」

淡淡的，南英道：「你扯遠了，我只問你青衣江上的無憂島在什麼地方。」

女的一聲俏笑，道：「無憂島離此不遠，但你們必須先在此過了青衣江，再往北走不到七十里，你們就會看到江面上的那座像個烏龜似的小島，那兒就是無憂島了！」

南英取出一塊白布巾，替懷中嬰兒擦着嘴巴，道：「謝謝！」

女的伸手又去撫摸嬰兒的小臉蛋，笑道：「這個娃兒眞可愛！」她拍拍雙手又道：「讓我抱抱吧！」

南英伸手一攔，道：「不用了！」他把懷中的嬰兒拍了幾拍，問道：「去無憂島，爲什麼一定要先過江？」

呵呵一笑，女的道：「你若不過江，就得多繞一百里。」

南英見包藍在拍肚皮，口中直叫吃得飽，便也端起碗來喝了一大口酒，道：「爲什麼要多走一百里？」

女的吃吃笑道：「無憂島東岸是大山，巉崖峭壁難走過，所以你得先過江，從江對面再去無憂島！」

南英不再說話，邊吃邊喝，匆

匆塞飽肚子。

其實他心中想的却是對面坐的包藍，他見姓包的酒足菜飽無事，想來這些酒菜不會有問題，豈知……

猛古丁，門邊的冷面掌櫃回頭怒叱，道：「大頭鬼，眞他媽見你的大頭鬼，你怎麼把我們最討厭的傢伙往門口帶，你什麼意思？」

女的也移近包藍，道：「姓包的，你要死啦，誰能抗得了姓南的一刀？」

包藍雙手一攤，道：「我是被他逼的呀，一大堆財寶我還未動用，我可不想死在他的刀下，是嗎？」

南英未開口，他宛似泥雕般的坐在那裡！

男的已逼近包藍，叱道：「你怕死，難道我們就不怕了嗎？自從這姓南的一出道，七惡八邪一大半變成了縮頭烏龜，各自躲得不見人影，媽的，你却把他引來靑衣江，幹嗎呀，搬磚頭砸自己脚丫子？」

包藍拍着肚皮笑嘻嘻的道：「八邪之中，最能存住氣的『冷面小刀』，加上個頭腦靈活的『死要錢』嬌嬌，這姓南的小子再是厲害角色，也闖不過你們這一關，哈……我心中可最是淸楚不過了！」

「死要錢」嬌嬌伸手划在包藍的面孔上道：「七里蕩你當王，見了姓南的你却得多加一個字了！」

包藍嘻哈哈的拉住嬌嬌的手，道：「是要加個字，加個『爺』字。」

嬌嬌俏嘴一牽，道：「錯了，應該加個『八』字才對，你呀，認眞說出來連個王八也不夠資格。」

一聲洪亮大笑，包藍道：「你說的一點也不錯，我姓包的不夠資格當王八，不過眼前可有個活王八！」

「冷面小刀」成器厲聲道：「你說誰是王八？」

包藍忙笑道：「嬌嬌對你那麼好，你怎會是王八？姓成的，你以爲這兒除了你還有誰？」

成器厲聲道：「難道是這姓南的？」

包藍指着南英，道：「不錯，他就是現成的王八，難道你們還不知道？」

他話聲甫落，三個人立刻大笑起來。

笑聲震天，連南英懷中的嬰兒也哭了起來。

南英未曾稍動，緩緩的他在閉眼睛，汗水在他的臉上往下滴……

突聞得包藍道：「姓南的，你的威風何在？」

南英不開口，他的汗水流到了脖子裡，有些滴上嬰兒的臉上，微微的，他在顫抖着……

嬌嬌突然對包藍道：「過去，把他懷中的孩子抱來，我實在很喜歡這娃兒！」

一怔，道：「要孩子你自己不會去抱？」

「冷面小刀」成器道：「嬌嬌，要那娃兒幹什麼？」

嬌嬌嗔道：「我不能替你生兒子，隨便抱個來，我又看不上，反正姓南的快死了，他的娃兒必然聰慧過人，我們養大了正好爲我們延續後代。」

成器猛搖頭，道：「不可以，不可以，萬一這娃兒有一天知道我們害死他老爹，那還得了？」

包藍更是明白，如果他二人收養這娃兒，自己非死在這兒不可，嬌嬌是不會讓知道這事的人活在世上的！

一聲乾咳，包藍道：「對，養虎爲患，老成的話對，這娃兒養不得……」

嬌嬌怒叱道：「你們別再說了，我養定了。」

成器沉聲道：「我不同意！」

嬌嬌怒道：「不同意也得同意，大不了分手！」

成器猛一楞，道：「好哇，你爲個娃兒六親不認了！」

突聞得包藍笑道：「你們別吵了，我倒有個主意！」

成器與嬌嬌立刻靜下來，二人走近包藍身邊，嬌嬌一手按在包藍的肩頭，笑呵呵的道：「把你的主意說出來，只要那娃兒不死！否則……嘿……」

她的手就在包藍的喉頭邊，細皮白肉的手，應該勾起包藍一股子慾火邪念，然而，包藍却全身一囉嗦，他塌肩未擺脫嬌嬌的那隻手，便笑道：「嬌嬌，你們也知道這幾年七惡八邪到處吃癟的事吧！東三省的兩票紅貨，西北塞上的幾車毛皮，還有……」

成器叱道：「丟人現眼的事情少提！」

包藍道：「這些不都是因爲姓南的出現才令我等一敗塗地嗎？」

嬌嬌叱道：「閒話休說，快說出你的辦法來。」

包藍道：「姓南的是完了，中了你的縮骨斷筋散，他眞的完了，既然他死定了，我們何不來個遊戲？」

成器道：「什麼樣的遊戲？」

包藍道：「你們知道，『千面人屠』羅老大抱走了姓南的兒子事吧？」

成器點頭，道：「知道。」

包藍笑道：「七惡抱走了姓南的兒子，你們八邪再抱走姓南的女兒，可好哇，且等我們對這兩個娃兒加以細心調教，讓這兩個娃兒將來變成惡中之惡，邪中之邪。」

（未完・四）

新派湖海俠情故事／霍去病・文
可飛・圖

寒夜屠龍

王府索銀困地庫　偸龍轉鳳銀變金

上文提要：花牡丹施計令三小王爺起不了身。七王爺府派出韃子廿餘人上飯店找來如聲理論。來如聲等人將韃子打得死傷一半，再追到七王爺府去，並告知管事若要救三小王爺，須取出五千両方可救命，但方管事不依，反命令府中家丁上陣搏殺，結果被衆小打得落花流水，連方管事也傷了一臂，此時來了老王妃……

花牡丹急忙低聲道：「阿聲哥，你發覺什麼了？」

來如聲回應也低聲，道：「錢老爺子呢？」

花牡丹在暗中急忙四下看，不由也是一怔。

她走到別小堪身邊，道：「快找，錢老爺子是不是受傷了，他人呢？」

別小堪忙向另外一人道：「老爺子呢？」

大伙全楞住了。

花牆邊，盆景下，大伙分頭去找人，找了半天沒找到，來如聲哈哈笑了。

他心中忽然明白一件事，錢老的經驗豐富，似這種小款場面，怎麼會傷得了他老人家。

「大家別找人了，且聽聽這韃子婆娘說些什麼。」

再一次受傷的方大管事，一聽來如聲叫七王妃韃子婆娘，忍不住的大吼叱道：「大膽，敢對老王妃不敬？」

來如聲回罵：「敬你個頭，老子們已在此地殺人了，敬呀，老子們我不來了。」

老王妃氣得直頓手中杖，道：「反了，反了，這些小無賴呀，若是老王爺在，豈容你們如此猖狂。」

她對一邊受傷流血滿臉的方管事，又道：「咱們的人何時回來？」

方管事道：「稟王妃，還得個十天八天才回來。」

老王妃道：「他們這是乘虛而入了。」

「是的，屬下也以爲他們乘王府衆武士們不在，便找上門來了。」

老王妃道：「眞是的，咱們老王爺在世，從沒把太原府衙放眼裡，如是再去求府衙的人，咱們……」

方管事道：「府衙捕頭只會要銀子。」

來如聲幾人不耐了。

「別商量你們家務事了，眼前你們怎麼辦？」

老王妃叱道：「你們又打算怎樣？需知南方有人造反，咱們這兒沒有，大元朝的王法猶在，你們……」

來如聲一聽，哈哈大笑道：「老太太，別拿王法來唬人，告訴妳老也可以，咱們這是造反派，別管他造反是什麼目的，打殺場面已擺明，妳老叱唬是沒用的！」

老王妃氣得戟指來如聲，叱道：「那裡冒出個小潑皮，你打算要怎麼樣？」

她忽然一聲哀哭，道：「老王吶，你的屍骨尚未運回來，咱們這兒便遭了殃，我的命好苦啊！」

來如聲臉皮一緊，回敬一句，道：「妳的命還叫苦呀，妳怎麼不問問，中原餓死多少人，妳們韃子一個也沒餓着，而且還是活蹦亂跳的好自在，老太太，妳吃香喝辣一輩子，怎知百姓多苦呀？」

老王妃叱道：「你又是什麼東西，要你出面攔是非？」

來如聲道：「天下是非一大堆，叫我攔也無法攔，只不過這兒的事情我要管。」

老王妃道：「你憑什麼要管？」

來如聲摟過花牡丹，道：「妳生的小王子叫……叫他娘的什麼來着……」

花牡丹接道：「叫忽必亮。」

「對，那個叫『虎皮浪』的小王子，他把我的妹子騙進妳這七王府，又硬生生地把我妹子抱在床上還剝光了衣衫，我妹子被他折騰的要跳河呀，妳說說，我心裡有多難過？」

老王妃道：「所以你的妹子把我小兒打昏在床上？」

來如聲道：「老王妃呀，你怎麼如此說，我問妳，妳小兒子的身上可有傷？」

老王妃轉而向方管事，道：「有傷沒有？」

方管事搖搖頭，道：「倒是沒發現。」

來如聲道：「對吧，要是咱們妹子動手脚，怎麼他身上沒有傷？」

方管事道：「誰知道你們怎麼下的毒手？」

來如聲一聽火來了。

「操你娘的，都是你這個奴才，在外爲你主子找姑娘，原本說好了，你出銀子咱們幫你來救人，你却率人去殺我兄妹二人，一次不成來二次，二十二條人命就死在你這奴才手上了。」

老王妃問：「怎麼，你們殺了戈成方他們？」

來如聲道：「妳老人家包涵了，咱們爲了保命，我不殺人人殺我！所以嘛，一個也沒留！」

老王妃氣呼呼的道：「你們好狠心吶，一口氣殺死我七王府那麼多的人？」

來如聲反抗的道：「妳怎不想想，你們韃子兵又殺了咱們多少漢家兒郎呀！」

老王妃道：「亂臣賊子都該死，你們也該死！」

來如聲憤怒的道：「娘的，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呀；操，那麼今晚就血流七王府了！」

他的鐵棒擧起來，「卡」聲起處，棒頭的尖刀露出來，這就要發動宰人了！

另外，別小堪、風流丹、齊向前與伍不銀四人也擧起尖棒刀，這就要殺人了。

老王妃一看，眼前誰能撐住這些人，心中不由暗生一計，她急忙搖手，道：「等一等！」

來如聲道：「等？都快二更天了吧！」

老王妃道：「說，當初答應送你們多少銀子呀！」

來如聲道：「別說送，說送咱們還得謝謝呢。」

他指着方管事，又道：「汾河灣他打不過我，兩個大個武士也吃了鱉，我放過他們，但却需要買命的銀子，呶，他是白銀一千兩，兩個二次找上去的人各五百兩。」

方管事大叫：「我操，人死了還要銀子呀！」

來如聲道：「爲什麼不要？他們死你負責，我爲什麼要損失一千兩銀子？」

他嘿嘿一聲冷笑，又道：「所以嘛，這銀子兩千兩就算在你小子的頭上了。」

方管事幾乎氣結，幾曾遇上這種事？

老王妃道：「就是這點銀子嗎？」

來如聲道：「這在老王妃以爲是九牛一毛，在咱們可憐人看來，那可是嚇死人的大數目。」

老王妃道：「好，送你們兩千兩白銀……去。」

她這裏沒說完，來如聲又道：「等一等！」

一怔，憤怒的老王妃道：「還等什麼？」

來如聲哈哈一笑，道：「老王妃呀，要不要救妳那個小王子呀！」

老王妃道：「送了你們兩千兩銀子，當然是要救活我的小兒了。」

老王妃幾乎要動手打人了。

來如聲道：「可以，咱們能救你小兒子，只不過那得出銀子。」

「又是銀子！」

「當然啦，銀子這東西，太多人爲它拚命了，沒聽說過嗎，人敬富狗咬破，有錢能使鬼推磨，要不然咱們早就他娘的作鳥獸散了。」

老王妃道：「算是給你診費吧，要多少？」

「三千兩白銀，這前後嘛……」

要搬動指頭算一算，笑笑道：「前後一共五千兩！」

老王妃道：「五千兩銀子合計多少斤重呀？」

來如聲道：「妳老何必難我呢，我的算術鴉鴉烏，加上十個脚指頭也算不出來呀！」

老王妃道：「七王府沒銀票，你們殺了我的人，這麼辦，你們跟我庫窖去搬銀子，五千兩白銀你們自己拿，每人至少七八十斤重。」

來如聲的心中樂透了！

別小堪幾人也一樣的笑在臉龐上。

齊向前已笑道：「走走走，咱們庫房去搬銀子了。」

風流丹道：「別叫銀子迷昏頭，小心上當呀！」

伍不銀道：「誰怕別進去，走！」

老王妃已拄杖在幾個女人的陪伴下往廳內走去。

來如聲對花牡丹道：「妳別進去，妳在外面把守着，那個想動殺了他。」

花牡丹笑道：「放心吧，阿聲哥，哪個稍動我殺哪一個，快進去早出來了。」

來如聲看看那些韃子們，他抽鼻子便跟着往大廳內走過去，別小堪與風流丹四人也相繼的走入大廳內。

五千兩銀子把他們五個人迷昏了頭。

* * *

七王府的後大廳眞氣派，八仙桌子中間擺，八仙椅子兩邊排，條榥是玉面的，廳上的宮燈珠纓美得閃華光，也不知燃的什麼燈，看上去眞氣派。

來如聲還是頭一回看到這麼華麗的大廳，他心想，如果這是自己的，他的命就活不長，因爲他沒福消受會夭折。

* * *

老王妃站在一道假牆邊，他對幾個身邊女子，道：「妳們守在這兒，妳們也別進去，廳外那姑娘她由妳們去侍候着，人家還要救小王爺吶！」

「是，老王妃！」

於是，兩個壯壯的女人往廳外走出去了。

大廳上傳來一陣喳喳聲，來如聲幾人忙伸頭看過去，唷，一道石道在下面，原來這大廳還有地下室吶。

老王妃指着地下道，道：「先下去個人，帶着火種把壁上燈燃上，靠右邊的是銀子，我希望你們別多拿，五千兩銀子夠了就出來。」

來如聲哈哈一笑，道：「老太太，妳放心，咱們不會多拿的。」

他對身邊的別小堪點點頭，別小堪立刻往下走，他先把壁上的燈點上了，然後回過頭來看，嚄，這兒的箱櫃眞不少，單只銀箱就有二十多口疊一起，有個架子上放滿了古玩玉器，件件是精品，大多數他都沒見過。

別小堪快樂的大聲叫起來。

「快來看，這是個大寶庫呀！」

「蹬蹬蹬」的傳過來，來如聲幾人笑開了懷，一個接一個的往下而走，就怕走得慢看不見。

山上下來的窮小子，何曾經歷這場面，一個個笑逐顏開的抬木箱，忽的一聲不好了。

就聽那片牆一邊「轟」聲響，一道鐵栅在他們頭上方平着地面把出口堵上了。

來如聲幾人抬頭看，吃一驚的躍上來，他抓住鐵栅大聲吼：「妳這老女人吶！」

別小堪也大叫：「牡丹呀，快來救咱們，他奶奶的上當了也！」

老王妃嘿嘿一聲笑，道：「她已自顧不暇了，嘿……」

果然，廳外傳來喝叱聲，兩個壯女人用的是長劍，殺法夠厲烈的。

花牡丹想不到這兩個女人會對她動手，不由大怒，她一邊殺，一邊叫：「妳們不想你們的小王子活了？」

有個粗聲女子叱道：「活抓了妳之後，還怕妳不救咱們的小王爺！」

兩個女人兩邊殺，漸漸的，花牡丹發覺這兩個女人的武功凶狠有餘招式平平。

於是，花牡丹的鐵棒發出「卡」的一聲響，就聽廳上的方管事大叫：「妳們小心她那棒子上的刀！」

他這裡剛把話說完，一個女人尖聲嗥，她不殺了，因爲她的背上着一刀，那一刀還眞要命，尖刀進去五寸長，立刻趴在地上不動了。

方管事急叫：「快，大家圍好她。」

十幾個沒受傷的韃子們揮刀又揍上去了。

這時候地窖中的來如聲，也爲廳外面的花牡丹擔心事了。

他忍不住地大叫：「牡丹呀，別拚命！快去找來錢爺爺，好漢架不住人多呀！」

這時花牡丹也意識到，來如聲他們有危險了。

花牡丹想道：「救不了你我不走，殺！」

「啊！」

一個韃子被他抹了脖子，一聲大叫倒地了。

那個女子仍拚命，就好像她不怕死一樣，也或許死的人對她不起警惕作用一般，她仍是不要命的往上撲！

院子裡熱鬧極了。

再看大廳一邊，老王妃冷冷道：「你們也不是頭一批死在這地窖的人，老實說，來盜銀的還眞不少，但一個也沒逃掉，你們當然也不例外。」

來如聲道：「老太婆，妳同你的七王差不多，他在老爺嶺上還不是想一網打盡天下英雄嗎？」

老王妃吃的冷笑，道：「唯有

寶物才會叫你們這些貪婪的傢伙們死絕，不能保大元朝太平日子。」

她手按牆門上的機關，「轟」的一聲窖門也關上了，她還重重的道：「餓你們十天，十天之後拿你們祭七王！」

來如聲幾個人無奈了。

別小堪道：「怎麼辦，我看牡丹也危險了。」

齊向前道：「怎麼不見錢老爺子呀，他若是在這裡，他老人家會不會上這種洋當？」

伍不銀道：「很難說，我看錢老也許比咱們下來得更快，因爲他也鬧窮呀！」

風流丹道：「那是錢老作風，錢老同花子幫的人站一起，他與花子一模樣。」

來如聲叱道：「什麼時候呀，你們還鬥嘴。」

他重重的一聲嘆，道：「看來，我同我那堂兄一比，矮了一大截，我堂兄才不會吃這種虧。」

別小堪道：「來叔是膽子大心眼細，爲了銀子可以跑斷腿，不拿到銀子誓不依，咱們……」

他嘆了一聲，又道：「看看咱們就要把銀子弄到手了，娘的老皮，會在這節骨眼上上了當。」

來如聲道：「怎麼辦，難道咱們眞要死在這寶貝窖中呀，不甘心呀。」

別小堪道：「咱們被困在這地窖中，便是有一天錢老爺子他找來，也不會想到咱們會死在這地窖中，操他娘，我不甘心就這麼死去。」

風流丹道：「來，咱們合力推鐵柵。」

來如聲道：「怎麼推，那地方只能站一個人。」

五個人正在地窖中發愁吶，外面也不再殺了，因爲有個震耳欲聾的聲音傳進來了。

「哈……」

這是錢如土的笑聲，很大，地窖中已聽來如聲在大叫：「老爺子，快來救人吶！」

這時候錢如土才不會去理會來如聲的，他坐在房頂上面，嚄，懷裡抱着一個人。

錢如土抱的什麼人？那當然是小王爺忽必亮了。

忽必亮直不愣的不能動，任由錢如土擺佈他，他一點反應也沒有。

忽必亮的穴道被點，這時候臉色又泛青，再不救就快完蛋了。

* * *

錢如土這麼一聲大笑，震得屋瓦也響了。

「聽着，這人可是你們小王吧，想叫他不死，那就快快把地窖中的人放出來，如果說個不字，我斬他八大件，一件一件的往下面丟。」

老王妃心中正高興着，不料會出這種事，她火大了。

她指着她所有的下人，道：「你們怎麼不看好，你們都變成飯桶了？」

原來有人在守着，聽得殺聲起，都過來了。

方管事以爲己方反敗爲勝了，想不到又半道上來個一百八十度轉變。不由大叫：「喂，老頭子，你可不能殺了小王爺呀！」

錢如土怒道：「你們那點道行呀，少在我老人家面前擺弄，我老人家搓下來的脚丫子灰，就夠你們煮上一大鍋粥了，我再叫一聲，快放人，否則我不但斬他八塊，更要下去宰光你們。」

他內運一口氣，外面肌肉繃得緊，大吼一聲：「啊……」

嚄，這麼一聲叫，下面的人已吃不消地忍不住去捂自己的耳朵了。

眞是功夫也，便老王妃也吃驚的白髮直豎。

她無可奈何的道：「老身想不到你們還有這一招棋，眞是天亡我也。」

錢如土道：「老太婆，你少說了兩個字。」

「哪兩個字？」

錢如土道：「妳應該說，天亡我大元朝也！」

「你這可惡的老頭子。」

錢如土道：「老太婆，妳應該清楚，你們這些不夠老夫一馬掃，妳還不快放人？」

老王妃向花牡丹一看，道：「妳也殺了我的一個貼身侍兒呀！」

花牡丹道：「妳說錯了，是妳的侍兒殺我不成，才被我自衞而殺了的。」

老王妃一怒翻身往大廳上走去，她走了幾步又回頭。

抬頭房上瞧，大聲道：「先救活我小兒來。」

錢如土道：「要救簡單啦，妳快放人吧。」

「我怎知道他沒死？」

錢如土道：「我說他沒死就沒死，不信嗎？我先把他拍活過來。」

他果然出手如電，就聽那忽必亮一聲「格」，人已在蠕動了。

「看到了嗎，休息半天就能走動了。」

她走到那牆邊，那臉色已在泛青了，眞叫窩囊，她相信，老王如在，必然不是這麼個悲慘局面。」

* * *

廳廊上的方管事大叫，道：「怎麼又冒出個老頭子來了，可惡呀，原來這些少年人是他在暗中操縱呀。」

老王妃冷叱道：「你是幹什麼吃的，到這時候才知還有個老頭兒呀，你……」

方管事道：「屬下無能，屬下該死。」

大廳上，老王妃又把暗牆打開了，然後她重重的對下面來如聲五人道：「那個老頭子是你們什麼人？」

來如聲愉快的笑道：「妳說的老頭兒嗎？他是咱們的老爺子，老王妃呀，就麻煩你打開鐵柵吧，這下面還眞的不透氣，咱哥兒幾個彆得慌呀。」

「轟」聲響起，橫在地面的鐵柵打開來了，老王妃冷叱道：「今天你們走運，只不過我可以告訴你們，一個人不會永遠走運的，下回遇上，你們休想活。」

來如聲笑道：「下回是下回的事，這一回妳擔待吧，咱們這就搬了箱子出去了。」

七王爺忽必顯在太原搜刮的財寶不計其數，這件事普天之下都知道，如今她存的財寶天文數字，十輩子也花用不完，然而……

然而上天總是巧安排，沒聽人說過嗎？富不過三代，窮不過半輩子。

沒有哪個人三代以後仍然富，總是會出幾個上天安排來的敗家子把寶物折騰光。

當然，誰也不會一輩子鬧窮，便花子也會一年吃上幾頓肉吧。

* * *

來如聲幾人搬的箱子乃是個銅皮大木箱，一人扛一個箱子，一個箱子裝一千兩銀子，封條上寫得十分清楚，「白銀一千兩」。

他們五人每人搬一個，看起來可不正是白銀五千兩。

元朝時候十兩爲一斤，十合爲一斗，一千兩便是白銀一百斤，也奇怪，怎麼箱子還晃蕩響。

來如聲五人扛着箱子走上來，老王妃氣得坐在一張大師椅上直哆嗦！

那當然是她氣得過了頭，手上握的拐杖也在顫，可不是嘛，存放的銀子在自家眼皮下被人搬走，這碼子事如果說出去，那還了得？

* * *

方管事見來如聲五人每人搬了一箱銀子，他厲吼：「喂，你們逃不掉的，七王府的銀子也是你們這些王八蛋們花用的呀，出去省些用，咱們早晚會追討回來的。」

來如聲幾人也不多言語，急急忙忙的把箱子綑綁在馬背上，然後上馬便往北城門馳去。

花牡丹笑笑，道：「太好了，太妙了。」

她抬頭看向房子上，房子上已不見錢如土，房子上只有一個人正爬在屋脊上大喘氣。

等到花牡丹也出了門上了馬，房脊上的人才開了口。

「扶我下去呀，你們都死了嗎？」

小王爺忽必亮在房上開了腔，那管事立刻大聲喊：「快上去，把小王爺背下來。」

背？這時候王爺府中沒能人，誰能一蹦上房頂？如果方管事不受傷就好了。

這光景還眞費了一番勁，還是老王妃貼身侍女出了力，上去兩個人，才把忽必亮扶下房，那已經折騰快半個時辰了。

* * *

猛古丁一聲尖叫，大廳上老王妃發號施令了。

「快去太原府衙門，叫他們總捕過來，就說咱們人馬去老爺嶺運七王爺屍骨，賊人乘虛搶了咱們。」

她這是在叫人去太原府衙報案了，也算七王府的悲哀，這種事在七王爺在世時是從未有的事。

立刻，便有兩個七王府的大漢往大門外奔去，那當然是去報案了。

* * *

六匹快馬出了太原北城門，那時候原是城門已關，一般老百姓是很難進出的，但七王府的人吃得開，來如聲幾人巧扮的是韃子兵，夜來看不清，來如聲只一吆喝：「開門，快！」

守城門的兩個兵丁只一瞧，便問話也免了，一人一扇厚木門拉開來，來如聲當先拍馬行，隨之別小堪幾人也跟着出了城。

三人拍馬馳得快，剎時間到了一座黃土坡附近，只見不遠處正有個人在站着。

三更天爲什麼土坡邊上站個人，來如聲只一看便笑了，因爲他發覺站的人在喝酒，可不正是錢老爺子還是誰？

錢如土堵在路中間了。

來如聲上前忙笑道：「老爺子，你怎知咱們往這兒走呀，你眞神仙。」

「神仙個屁，七王府就在北大街，你們幾個起早出城，便非走這兒不行。」

「對對對，咱們弄了這麼多……這麼多……」

錢如土突然大發脾氣，叱道：「這點銀子也算他娘的多呀，南方義軍在打仗，五千兩夠個屁用，每人一兩才不過五千人花用，你們怎知打仗就是打錢呀，娘的，眞是江山一代換新人，新人怎比老人精，拿今夜來說，你們聽了銀子便迷了心，擠着下地窖。」

他喝了一大口酒，又道：「怎麼不想想，七老王在世時候，武功與機關他最在行，他在西域巧匠的設計下，這七王府內自然設了機關，尤其是他藏寶之地，你們也不多想想，就那麼的一齊進去了。」

來如聲道：「咱們原是要殺人的，想不到那老太婆也心計多，把咱們玩在地窖了。」

錢如土道：「若非我想到他們的小王子還躺在小樓上，我把他背上房，你們今天全完蛋了。」

來如聲笑道：「咱們本來是跟着你老學習的，一切你聽老多指教咱們。」

錢如土道：「如果你們爲五千兩銀子而死掉，娘的，來如風那小子就給我沒完沒了，娘的，才五千兩銀子呀，你們也未免太小兒科了吧！」

他此言一出，別小堪先哈哈笑了。

他笑，另外幾人跟着笑，笑得錢如土也莫名其妙了：「笑什麼，吃歡喜糖了？」

來如聲拍拍馬背上的木箱子，笑道：「老爺子，你要是說咱們沒見過那麼多的銀子是眞的，但如果說咱們金銀也不分，那就不大對勁了。」

錢如土一瞪眼，道：「我操，莫非你們在金庫之中掉了包？」

「哈……」來如聲幾人全笑了。

風流丹道：「老爺子，咱們發覺有幾處鐵櫃子，打開來就把人的眼也迷住了，全是大金塊呀。」

錢如土道：「然後呢？」

來如聲道：「那還用多說，咱們一齊動手，把裝銀子的箱子內銀元寶倒換成金磚，那麼大的銀元寶也不要了，咱們搬金磚啦。」

他比了個沉甸甸的手勢，又道：「每個金磚沉甸甸，十個就叫人吃不消，咱們也是卯足手勁，每箱中十個大金磚，算一算就是五千兩，這銀子換成金，老爺子呀，這一招還不錯吧。」

錢如土忽的哈哈笑了。

他老人家把手指頭點在來如聲的胸前，道：「這一點也算你們學到了，只不過……」

他想了一下，又道：「你們搬了金磚，七王府在等不及他們的家將武士歸來時，必會去報案，那麼，太原知府衙門可就要插手了。」

來如聲道：「會嗎？」

錢如土道：「屎殼郎打洞，扒土不離屎(八九不離十)！」

風流丹道：「便是太原知府來了人又怎樣，怕他們呀，操！」

花牡丹道：「我有個主意了。」

來如聲急問：「什麼主意？」

花牡丹道：「咱們再去汾河灣，找個秘密地方把五大箱金子埋下地，然後嘛，在箱子裡鎖上大石頭，等到有官兵追過來，咱們跑，他們當然會追，等追得遠了，再等官兵，看一看來人是不是有油水，借機會再弄他一大筆，你們看好不好？」

別小堪道：「好呀，我贊成！」

錢如土也點頭道：「妳這丫頭，難怪來如風那小子把妳也找來了，眞有妳的怪點子。」

來如聲道：「這麼說來，你老也是這主意了？」

錢如土道：「我同意這麼做，要快呀。」

於是，這些人也不休息了，轉而折往汾河灣，等他們趕到的時候，天色已經快亮了。

＊ ＊ ＊

錢如土上身靠在樹上睡着覺，爲他捶腿的花牡丹哈哈笑，她也不知爲什麼會發笑。

那一邊的密林中，來如聲幾個人差一點忙壞了，樹林中他們合力挖了個深坑，便用毯子把金磚五千兩全數包在毯子裡，便埋在地下了。

不但埋在地下，還搬了許多大石頭壓在上面，這光景誰也不會知道這下面還有五千兩金子。

大木箱中換了樣，大石頭裝了幾十斤，可也壓慘了他們座下的馬兒。

＊ ＊ ＊

爲了引誘追兵誤入歧途，錢如土帶着來如聲幾個人，剝了韃子裝，穿上漢家衣，一路上往北行去。

他老人家再也想不到，弄到手的金子會遭竊。

就在錢如土幾人走到三里外，樹上面有個人「溜」一聲下了樹，這個人可是有來頭的。

這個人似乎也認識錢如土。

他雙手叉腰吃吃笑：「這老傢伙多年不見倒出世來了，想不到今天會在這兒碰上面，嘿……」

他繞着石堆走一圈，拍拍腦袋在想點子，忽然，他拔腿就跑。

這個人不是別人，乃江湖神偷司徒丹是也。

若論偷字輩，這司徒丹比之錢如土就小一輩了。

司徒丹往附近的小鎮上奔去，想是要挖這批金子，他一個人搬不動，他當然去找同路人了。

＊ ＊ ＊

如今天下快大亂了，尤其沿江最是鬧得凶，不少江湖人同起義的人馬有勾結，明裡暗裡在造反，司徒丹人生得個頭小，小雖小吧，他還稍稍胖，於是江湖中人有叫他「石頭蛋」的也不少。

這司徒丹聽說同淮西的義軍郭子興有聯絡，司徒丹便常爲義軍傳達北方的消息。

如今發覺這麼多金子，他便打算把這批金子運去郭子興那兒，也算一件大功勞了。

司徒丹便是這個想法，他才跑去小鎮找他的同道人了。

＊ ＊ ＊

錢如土帶路在前面，他們找了個野店歇下來，幾個人要了吃的喝的一大堆，嘻嘻哈哈的吃起來。

這裡就快吃完了，正要付賬走人吶，忽然奔來一隊人，只一看便知道來的是太原府衙的捕快。

爲首的一人個子壯，手指頭長又粗，伸展開來似蒲扇，兩眼一瞪賽牛眼，腰上掛的是腰刀，那模樣一看就知道他是個捕頭。

這捕頭是漢人，聽說在五台山上學過功夫，出掌可以打斷一條石樑，有人見他出拳打在牛頭上，打得那牛當場倒在地上再也沒起來。

他也有個怪毛病，輕易的不用刀，雙掌就夠人瞧的了。

捕頭的名字也響亮，太原方圓五百里，提起「開碑聖手」石老川的便是他。

只不過姓石的是漢人，所以七王府並不重視他，也就少有來往，不料這一回却報了案。

既然有人報案，他當然要去辦，於是，這一路打聽之下便追到這家野店來了。

＊ ＊ ＊

石老川衝上前，立刻對十二名捕快道：「把他們圍起來！」

「嘩！」十二捕快拔刀便把這來如聲幾人圍上了。

錢如土「呱嘟」狂喝酒，他連眼皮也沒抬起來。

＊ ＊ ＊

當這位太原名捕「開碑聖手」石老川聽說有人搶了北城大街的七王爺府，他起初還眞的不敢相信，他不相信天底下還有什麼人敢去「老虎屁股上放鞭砲」，直到來人把事情說一遍，那丁知府也大吃一驚。

丁知府已知七老王死在老爺嶺，正在籌備官家喪祭吶，聽了這事，他毫不敢大意的便派出捕頭去捉拿搶犯們去了，這可是他的管區，能不鼎力破案呀！

當然，「開碑聖手」石老川早就想露一手了。

他在太原府這些年，只要遇上了七王府的人，總是他先躬身打招呼，那種卑躬屈膝的光景還眞叫窩囊。

天底下那些逢迎拍馬的人都窩囊，只不過被恭敬的總是太少，而拍馬的人處處都有，而且一撈便是一大把。

但此刻的石老川却也精神大了。

石老川心中在想：奶奶的，太陽打西邊出來了，也是我石老川出頭在這太原府的日子來了。

他還眞的愉快，只不過愉快並不表現在他的臉上。

他現在那股子金剛怒目又威風八面的樣子，誰見了也會吃一驚。

正在吃喝的來如聲幾人，可並沒把這些捕快們放在眼裡，不錯，王府都搶了，還管他什麼知府的捕快們，操，先吃飽了再計較。

別看十二個捕快圍上來，便花牡丹也還邊吃邊笑，而且神情愉快。

於是，「開碑聖手」走過來了。

這姓石的脾氣也火爆，他見這些男女不賣帳，火來了，只見他嘿嘿一聲冷笑，突然大吼一聲，一掌拍在一張桌子上，那張桌子吃不消，當即被他一掌打爛，別小堪與風流丹二人在吃擔擔麵，見他一掌拍下，不等打在桌上，立刻端了碗麵站起來。

當桌子爛在地上的時候，別小堪一瞪眼，道：「厲害！」

風流丹却對那野店的伙計叫了。

「喂，伙計，快叫這像伙賠你們的桌子！」

兩個伙計見是官家人，嚇得直搖手，那敢叫人賠他們的桌子？

「不，不！」

風流丹道：「他打爛桌子不賠呀，我打爛了你叫不叫我賠？操，怕官呀！」

突聽石老川沉吼道：「年紀輕輕的，眞不知道天高地厚，不給你一點厲害，你還以爲『武大郎打老婆』不敢吶？」

來如聲過來了。

只見他雙手一抱拳，道：「請問官爺，你率領着官府的人把咱們圍起來，幹什麼？」

石老川冷冷道：「有人把你們告了。」

「誰？」

「七王府！」

「唷，你說是七王府呀，嗨，你們上當了。」

石老川道：「怎麼說？」

來如聲道：「因爲根本沒有這回事。」

「嘿，年輕人，有沒有這回事，那得到了官府才知道分曉。」

來如聲道：「你要咱們去打官司呀！」

石老川道：「難道我替你們打官司？」

來如聲道：「你老兄大概是太原捕爺吧？」

石老川悶一挺，道：「不錯，人稱『開碑聖手』的便是本捕頭。」

來如聲看看碎桌，點點頭道：「你的巴掌果然厲害，好像今天

不跟你回太原，咱們免不了要挨你的巴掌了。」

「不錯，識相的就快跟我們走。」

來如聲道：「這麼吧，咱們一齊回七王府去。」

「幹什麼？」

「求個証呀，如果他們有人說咱們搶了他們，咱們二話不說，立刻跟你回府衙，殺剮聽便。」

齊向前過來了，他咬咬牙，道：「你們是豬呀，七王府什麼地方，就憑咱們幾個人就想搶他們七王府呀，你怎麼不多想想，可能嗎？」

石老川也低頭想，對呀，他們只這幾個人，而七王府的家將就有好幾十……

但當他看到馬背上的大箱子，立刻冷笑，道：「馬背上馱的什麼？」

「元寶呀！」

「那兒來的？」

「七王府呀！」風流丹又道：「只不過不是搶來的，是他們雙手送上的。」

來如聲又道：「所以，爲了事情眞相，咱們還是去一趟七王府，也免得你們府衙鬧笑話！」

他笑臉如醉的又道：「是與不是，去了便知！」

石老川想了半晌，不由點頭道：「好，只要你們不逃走，走一趟七王府，如果是他們送你們的，事情就此罷了，我回府衙好交代，只不過，如果不是你們說的那樣，嘿嘿……那……」

來如聲道：「放心，咱們馬上跟你們去打官司。」

「走！」

石老川大吼一聲，擺出一副官架子。

於是，來如聲笑笑，道：「捕頭爺，見面三分情，你們這麼一趟猛追，夠辛苦的，在此野店沒什麼好的，大伙坐下來，隨意的塡塡肚皮，喝上幾斤汾酒再走，如何？」

這時候捕快們還眞的又餓又渴又累，王八蛋才不想坐下來吃喝一頓，更可以省下出差費，多妙呀。

只不過石老川却搖手，道：「想行賄呀！」

來如聲道：「沒有那回事！」

石老川道：「你們是疑犯，怎麼還請咱們吃喝，這不是行賄是什麼？」

來如聲道：「捕爺，你放一百二十個心，如果眞有搶案那回事，你們要怎麼辦就怎麼辦，下手也別留什麼情，便是砍頭，咱們也認了，絕不會因爲一頓酒飯咬你們收了咱們的好處。」

石老川一想，道：「我姓石的最是公私分明，是公就不能私，是私抱在一起蹭屁股也沒關係！」

他手一揮，對十二名捕快道：「兄弟們，聽了，公私分明，咱們討他們一頓吃喝，完了再押他們進城。」

「嘩……啦……」十二名捕快立刻找座位，嘆，酒菜不分家，吃喝吧。

吃喝才一半，石老川大叫：「少喝酒，喝酒多了會誤事，你們吃飽了就守緊門口。」

別人喝得少，他已是三斤汾酒下了肚，打個酒噎也站起來了。

來如聲這裡付了賬，他們幾個走出野店，有兩個捕快抖一抖手中鐵鍊，道：「鎖上！」

來如聲臉色一寒，道：「鎖誰？」

「你們呀！」

「官刑鎖有罪的人，朋友，你還眞的公私分明呀，抹抹油嘴不認帳了，操，咱們去了七王府之後再用這玩意吧，此刻，你回回手吧。」

那捕快看看石老川，石老川道：「只要你們不逃走，就免了吧！」

他還引了一句佛語：「人在官門好修呀，我不爲已甚，你們也得同咱們合作。」

來如聲道：「那是當然！」

於是，來如聲先侍候着錢如土上了馬，再扶花牡丹坐在馬背上。

他這動作，錢如土當然明白。

錢如土還需要他扶嗎？這是做作，既然做作，那得合作。錢如土一副老態龍鍾地爬了半天才坐在馬上，他還直喘着大氣，那光景與快死的老人差不多。

花牡丹當然也做作。

來如聲從來未曾這樣體貼過她，她還眞的雙手按住來如聲雙肩，坐上馬背，差一點滑落下來。

幾個人都上了馬，反倒是石老川率領的捕快們便只有坐十一路車了。看上去帶着幾分滑稽，這成了他娘的護衛兵了嘛。

＊　＊　＊

這是返回太原府衙的，一路上遇到了不少行人。

來如聲幾人在馬上還神氣吶，不時的衝着路人點頭微笑，就好像人們都認識他這個人似的。

別小堪更妙，他的胸脯挺得高，「大官來也」的樣子。

就快進太原北城了，忽聽石老川一聲吼，道：「你們可以下馬了，那有犯人騎馬官捕走路的，叫人看了不像話，都下來！」

這話出口，來如聲道：「捕爺，咱們下來，只是老人家身子骨不好，還有女的弱不經風，他二人別下來。」

石老川道：「就這樣吧。」

（未完・五）

新派武俠詼諧傳奇／辛可

文・士　圖・飛

小子統吃

上文提要： 勞克與艾慈一心要取走安家寨廳上那顆稀世寶珠，兩人故意在沿河邊邀鬥安天海，待窺見安家寨浩浩蕩蕩開出廿餘人之後，兩人才急奔安家寨。艾慈故意在門口大呼安天海出來，另一邊神偷勞克則悄悄潛入廳中去偷鑲在彌勒佛肚臍上的珠子，神偷不愼被困在鐵籠內，安天海返回欲擒勞克，却反被艾慈脅持……

艾慈賺錢幫窮人　愛恨分明殺對頭

安天海大怒道：「你個小偷東西，你根本不是好東西！」

勞克道：「是好是壞，閻王老子那兒才知道，艾慈，你出手宰了姓安的一條蟲。」

艾慈一瞪眼，安天海冷冷地道：「原來他是『愛司』，一定是黑了心的愛司，你老小子叫老克，你們是撲克牌呀！」

那一邊，曹大霸走上前，道：「當家的，這小子要是敢傷你一點皮，他今夜休想走出安家寨。」

艾慈冷笑道：「好個操他媽，我就放他一點血讓你們瞧瞧看。」

他手腕微抖，安天海一聲叫：「啊！」

艾慈沉聲道：「忍着點，你的人頭還在脖子上。」

安天海對曹大霸一瞪眼，罵道：「滾一邊去！」

曹大霸低頭一邊站，氣得那女的直跺脚：「當家的，你說怎麼辦？」

勞克却對艾慈道：「小子，你動手切下姓安的頭，我不出去啦！」

艾慈聳聳肩道：「好，那我就砍了他的頭，帶着人頭我出去，找個山明水秀的地方挖個洞，好生祭祭你的魂。」

艾慈正欲用力，安天海大聲叫道：「你等一等。」

艾慈挑高眉毛道：「交代後事呀！」

安天海道：「我放人，得了吧！」

艾慈無所謂地道：「那得問問勞大叔。」

勞克道：「安天海，你已經活了五十多了，就是死了也不算是夭壽，況且我老人家還陪你死，你還苦的什麼勁？」

安天海沉聲道：「王八蛋才嫌活得長。」

勞克怪叫道：「你罵老夫王八蛋？」

安天海道：「誰叫你嫌命活得長。」

艾慈也低聲道：「勞大叔，算了吧，你就免爲其難的再活上幾年吧！」

勞克道：「我害了絕症，這兒是死人的好地方，當面錯過多可惜呀！」

安天海大怒道：「要死別處死，找陪葬的他處找，安大爺還不想死！」

艾慈嘻皮笑臉地道：「勞大叔，你聽聽，安寨主快哭了。」

勞克深深嘆口氣，道：「唔！死也不容易呀，今天機會錯過，何年何月何日再遇上？我老人家認了。」

艾慈笑道：「這麼說，你不想

死了？」

勞克道：「還不是因爲你不聽話？」

艾慈的刀在安天海的臉皮上刮得沙沙響，道：「姓安的，你死不了啦，快放勞大叔出籠吧！」

安天海厲聲吼——

他命令下人總是吼，如此才能顯得威風嘛！

他是烏梅城一條龍，龍的聲音就是雷吔！

他半旋身，道：「開機關。」

利那間，但聞一陣軋軋聲，那鐵籠子轉個彎，便又升到頭頂上。

又見安天海扛着肩上的艾慈，走近牆邊一支掛燈前，他只伸手拉了一下燈上墜的燈繐子，牆裡面發出一聲脆響。

勞克忙把手拔出來，他走近安天海道：「安天海，我實在不想活，都是你逼我，以後的日子我不知怎樣過。」

安天海大怒道：「滾你娘的蛋！」

嗬！得了便宜還賣乖。

勞克大搖大擺的往外走，他不管艾慈了。

艾慈見勞克走去，他對安天海道：「陪我走出去吧，我親愛的安寨主。」

那女的舉槍要刺，艾慈的利刀立刻比劃在安天海的脖子上，他還笑呢！

安天海走到寨門口，他還沒走出大寨門，艾慈忽然看見左邊的廂門簷下放了十幾雙高蹺，那是過年時候熱鬧用的。

安家寨每年都有高蹺龍隊玩旱船。

他吃吃地笑，看了看身後面，見曹大霸與甘一艮陪着那女子跟着，立刻道：「等一等，安寨主。」

安天海道：「老子送你出寨，還等什麼？」

艾慈轉了轉眼珠子，道：「我不希望你追我，我想出個點子來了。」

安天海怒道：「整人點子，是嗎？」

艾慈笑嘻嘻地道：「是好玩的點子啦！你叫曹大霸取來一雙高蹺，你蹬上，送我過了橋，我立刻走人，你也就活了。」

安天海大怒道：「你這個小王八蛋，你是怎麼想出來的，你簡直就是一個小妖怪！」

艾慈手一緊，道：「少囉嗦，你幹不幹？」

安天海道：「我不會踩高蹺。」

艾慈翻了翻大眼睛，不理他的話，說道：「那是你自己的事，我現在殺了你，一樣可以走人。」

安天海洩氣了。

他也氣糊塗了。

安天海站着不走了，他冷冷哼了一聲，怒視着曹大霸道：「取過高蹺，替我綁在兩腿上。」

曹大霸怪眼直視坐在安天海肩頭的艾慈，恨不得一口把他吞掉。

可惜，這是不可能的。

這時候他又不敢多說話，艾慈的利刀還擱在寨主的脖子上。

甘一艮也提着鍊子錘乾着急，任誰也想不出好辦法。

這次是栽到底啦！

曹大霸取過一雙高蹺，他取來最矮的一雙，細心地爲寨主綑綁好。

艾慈坐在安天海的肩頭上，忽然高了一尺半，他樂哈哈地笑道：「安大老爺，你原來也會踩高蹺，還眞不賴，那就麻煩你送我過石橋吧！」

安天海踩着高蹺走出寨。

艾慈回過頭來對跟上的曹大霸與甘一艮吼道：「操他媽、幹你娘，你們就別送了，誰要是跟過來，我就叫安大寨主不加你們的薪餉。」

甘一艮氣得直跺脚。

他簡直想哭了。

曹大霸幾乎氣得要暈倒，這個臉可丟大了。

一堆人還有個俏女人，誰的眼睛都泛了紅，如果他們能抓到艾慈，只怕是支起油鍋炸活人啦！

＊　＊　＊

安天海扛着艾慈，扭着屁股踩高蹺，扭呀扭的就好像在跳舞，艾慈也隨着扭，他幾乎又唱出梆子腔來了。

他在哈哈笑——他覺得眞是好玩極了。

安天海是何許人，烏梅城四周五百里地他就是個土皇帝，縣城的太爺不敢惹，守城的總兵還要叫他一聲安大老爺，有幾個捕快還喊他乾爹。

他只要跺跺脚，這一帶的地方就會搖三搖——好像鬧地震。

艾慈可不管這一套，他騎在安天海的肩上還扭腰，如果他這時候撒泡尿，安天海也只好認啦！

艾慈沒有撒尿，因爲他現在沒有尿，過了石橋他叫安天海停了下來。

他眞的說話算數哦！

他扭腰落下地，仰起頭來哈哈笑道：「你眞高！」

安天海冷冷地道：「小王八蛋，你還不快逃？」

艾慈咧嘴笑道：「誰要逃？我還要告訴你，明天夜裡二更後，小爺還要進你的寨，姓安的，你準備白銀一千兩，放在你寶藏樓下面，少一兩我燒你的房子。」

安天海冷冷地道：「怕你不敢來拿！」

艾慈笑道：「王八蛋才不敢拿。」

安天海道：「好！我備千兩銀子，你小子可要來呀！」

艾慈點點頭道：「一定，安大寨主，我走了。」

安天海踩着高蹺不能追，聞得艾慈明晚還要來，他心中可樂了。

他有把握活捉小艾慈。

他心中在琢磨，回去就熬上一鍋油，非把這小子下油鍋不可。

艾慈大步走了幾十丈，安家寨傳來馬蹄聲，回頭看，少說也有三十匹。

艾慈冷冷地笑，他不跑，因爲他知道這些人不會追他。

果然，安天海的怒吼聲傳過來：「都回去，別追了。」

有人忙把安天海的高蹺解下來，還把安天海扶上馬。

安天海連看艾慈也沒有，拍馬就回安家寨。

艾慈一路走，一路不斷地暗笑。

因爲，安天海又上了他的當。

怎麼會有這麼笨的人，竟會連上兩次當，眞不是普通的笨。

艾慈不由自主地哈哈笑道：「你就是給一萬兩銀子我也不去了，姓安的，那有野鳥往鐵籠子裡鑽，我只不過叫你們別追趕，你個老小子眞是糊塗蛋！」

「他是個糊塗蛋，你小子就是王八蛋。」

是勞克的聲音。

一條黑影幽靈也似的自路旁林中竄出來。

果然正是勞克。

「紅心」勞克擰了一把鼻頭，道：「好小子，你整了安天海，還騙他說你明晚去取銀子，不去你是王八蛋，你他娘的眞像你師父趙老怪。」

艾慈笑道：「當王八蛋有什麼不好？又不要命。」

這倒是眞的。

勞克道：「小子，你今天的表現，可圈可點，就好像江湖老油條。」

艾慈笑笑道：「也是沒辦法，誰叫我當你的保鏢。」

勞克道：「快走吧，趕快離開是非地。」

艾慈眨眨大眼睛，道：「那一對龍珠呢？」

勞克道：「不在安家寨！」

「眞的？」

「我怎麼會騙你？」

艾慈不信地道：「若非一對龍珠，你的手怎會在牆洞拔不出來？」

勞克嘆口氣，道：「那只是一顆夜明珠，找不到龍珠，只好去盜他的夜明珠，那想到手被卡住了。」

艾慈再追問道：「眞的是夜明珠？」

勞克沉聲道：「你小子怎麼如此不開竅？既然合夥，就得以誠相待，肝膽若不能相照，什麼毛病都來了。」

艾慈笑道：「也罷，夜明珠拿來我看看。」

勞克道：「手都被卡住了，那還能再盜？」

艾慈皺皺眉道：「空手而回呀！」

勞克道：「我們這一行不能空手回，我從那俏女人身邊過，順手摸了個小玉珮，你喜歡就送給你。」

勞克在口袋裡掏出一個翠色玉珮。

艾慈接過一看，還暖暖的帶着熱。

艾慈塞入懷裡，他笑道：「我從不拒絕別人送我的任何東西，勞大叔，謝謝啦！」

勞克大方地道：「算是給你的獎勵，你安全的把我救出來，這件小東西應該送給你。」

艾慈突然說道：「勞大叔，過兩天我還要再探安家寨。」

勞克沉聲道：「探什麼？探陰山，送死呀！」

艾慈固執地道：「我非去探不可。」

「那對龍珠不在安家寨裡。」

「我不探龍珠。」

勞克不解地道：「那你去幹什麼？敲安天海的銀子？你眞的以爲安天海會擺上千兩銀子等你拿？」

艾慈平靜地道：「我去探一探那個牆洞，看一看那顆夜明珠是否還在洞中？」

勞克大聲吼叫着，駡道：「好個小刁皮，說來說去你這個小王八蛋還是不相信老夫說的話。」

艾慈淡淡地道：「我要證明，如果夜明珠還在，那證明你是誠心對待合夥人，我以後永遠相信你，否則……」

「否則怎樣？」

「踢屁股一脚，你東我西，各搞各的！」

勞克頓足駡道：「奶奶個熊，你是個妖精，比你師父還令人頭痛，我問你，你是西遊記裡八十六個妖精洞，哪個洞中的妖精？個王八蛋！」

艾慈仍然是很平靜地道：「我很本分，這個年頭本分的人並不多，我不是妖精。」

勞克道：「你眞的要探安家寨？」

艾慈看了勞克一眼，認眞地道：「這一次若是騙你，我便眞的是王八操的！」

＊　＊　＊

勞克回身便走。

他心中不是味道，所以他邊走邊自語：「這小子救了我的命，倒又搞起成本會計跟我計較得眞清楚，我若是……」

他伸手摸摸腰包。

他又笑笑對艾慈道：「小子，我們前面找個地方歇歇腿，到時候我叫你仔細的搜，我身上根本沒有什麼夜明珠，再說嘛……」

艾慈道：「再說什麼？」

勞克道：「再說你若再探安家寨，說不定安天海早把他的夜明珠藏起來了，你自然是找不到，還以爲我獨吞了。」

艾慈點點頭道：「你說的也有道理，如果你的身上沒有夜明珠，我一定說你是個老誠實。」

勞克道：「對別人也許不誠實，我對你可是交出我的這顆紅心了。」

艾慈嘻嘻笑道：「我親愛的紅心老克。」

「幹什麼，叫得這般親熱？」

「我現在要搜你身。」

「說了半天，你還是不相信？」

艾慈瞪瞪眼，道：「有時候我寧願相信我自己。」

＊　＊　＊

二人轉入一片林子裡，月牙兒已西，東方還沒泛白，而那林子裡大半的樹枝都是光禿禿。

艾慈站在一棵粗樹邊，嘻嘻笑道：「我搜啦！」

勞克平伸雙臂，道：「你搜吧！」

利刀突然一晃，勞克暴退一丈，道：「你幹什麼？」

艾慈晃晃刀，道：「搜你的鼻孔呀！我知道你的本事大，鼻孔裡也可以放東西，我用刀挖。」

勞克跳起脚，罵道：「個黑桃愛司，你吃定我紅心老克呀！用刀割老夫的鼻子，你師父也不敢對老夫如此這般無禮。」

艾慈笑笑道：「我算定夜明珠在你身上。」

勞克有如洩氣皮球，他無力地坐了下來，道：「我眞是後悔呀！」

艾慈笑道：「你不該同我合夥，你後悔了？」

勞克道：「關於合夥，我自認找對了人，所以我不後悔。」

艾慈歪着頭道：「那你後悔什麼？」

勞克道：「我後悔自己不該對你說，那牆洞中放着一顆夜明珠，我眞的好後悔呀！」

艾慈搖頭晃腦地道：「你不應該後悔，你應該高興。」

勞克道：「我怎麼會高興？」

艾慈嘻皮笑臉地道：「你若不說是顆夜明珠，我非向你要那一對龍珠不可。」

勞克大怒，道：「好小子，你訛詐老夫呀！」

艾慈一副要債的模樣，道：「拿出來吧，我還沒見過夜明珠是個什麼模樣的，眞的夜間會發光？」

勞克嘆口氣，他在臉上摸一把，便見他的掌上立刻一團水綠光出現。

艾慈的雙目直了。

他幾曾見過夜明珠？

他驚訝地道：「美極了！美極了！」

勞克道：「別流口水。」

艾慈道：「只有這一顆？」

勞克道：「另外我還有一顆，就是在高陞客店你見過的那一顆。」

艾慈笑道：「你已經有一顆，這顆送給我。」

勞克笑道：「我是拿命換來的！」

艾慈道：「你的命是我救的。」

勞克道：「你還年輕，以後的日子長得很，什麼樣好的東西你也都會得到，何必在乎這顆明珠？」

艾慈點點頭道：「你老的話有道理，不過，我又不想吃虧。」

勞克道：「沒聽你師父說，吃虧就是佔便宜，且等我們找到了龍珠，我就讓你先挑好的，怎麼樣？」

艾慈笑笑道：「龍珠在哪裡？」

勞克道：「我們分頭找，三個月內一定找得到。」

艾慈想了想，道：「也罷，就依你，不過，我需要銀子，珠子我不要，你身上的銀子全給我。」

勞克道：「你已經有那麼多銀子了，還要銀子幹什麼？」

艾慈眼珠子一轉，道：「你若不願意，我把我的銀子全給你，我要那顆夜明珠。」

勞克忿然道：「娘的！趙老怪怎麼會教出你這麼個黑心徒弟來。」

勞克邊罵邊掏身上的銀子，他給了艾慈一百五十兩，苦兮兮地道：「我也要在路上吃飯吧，留一點我還要用，給你一百五十兩。」

艾慈大方地道：「這是順水人情，也是彼此之間合作出來的交情，再說，我們還得繼續合作下去，我不能絕了自己的未來。」

艾慈揣起一百五十兩銀子。

勞克冷冷地道：「你還算聰明，也有良心。」

他站直身子，又道：「我們暫時分手，三個月後再碰頭，小子，切記合作無間，只要打聽出龍珠下落，我們便立刻動手取。」

艾慈道：「三個月後我們什麼地方見面？」

勞克道：「我自會找到你。」

他走了，他還遙遙的看了一眼遠處的安家寨。

他心中是高興，也有氣惱！

他氣惱這消息是假的，害得他在此地空忙一場。

但起碼，他賺了一顆閃閃發亮的夜明珠。

＊　＊　＊

艾慈也走了。

天剛亮的時候，他來到南陽府，他進了西關大街上。

南陽府是個大地方，艾慈本來是往三官廟走的，但他發現南陽府有許多靠在門邊伸手的小叫化子。

他就曾同這些小叫化們生活過。

興隆客店三間大門面，他一進門就要一百碗大滷麪。

店伙計立刻瞪着眼，道：「小客官，百碗大滷麪你吃得完嗎？」

「那是我的事，要你管！」

說話可還眞衝！

伙計道：「我不管，可是我想知道，一百碗大滷麪就合十兩銀子，你有嗎？」

艾慈的布包放在桌面上，道：「我這兒將近三百兩，你們店裡只不過十兩就夠了，你看看。」

伙計怔怔的，本想伸手去解開的，突然從一旁閃出個俏娘子，一巴掌打在伙計的肩頭上，道：「快去下麪，有眼無珠的臭小子。」

伙計一聲大叫：「一百碗大滷麪呀！」

他這一聲叫，灶房裡的伙計加掌櫃，一窩蜂似的擠出門來。

那掌櫃的戴一頂瓜皮帽，翹着鬍子大聲叫道：「人呢？誰要一百碗大滷麪？」

伙計指着艾慈道：「就是他，他要一百碗大滷麪。」

掌櫃道：「你有銀子？」

艾慈伸手自己取，兩錠銀子就是二十兩：「掌櫃的，我這裡先付銀子，你快快送上大滷麪，另外十兩弄些滷味加饅頭，用大布袋包起來。」

掌櫃認銀子不認人，他若不是兩隻耳朵長在臉兩邊，只怕他的嘴巴會咧到腦後面，他哈哈大笑。

那俏女人貼着艾慈坐下來，笑得頭上花枝亂顫，道：「小兄弟，你可眞能吃，一次竟能吃一百碗？」

艾慈不開口，他看着店門口。

不知他在想什麼？

店門口正站着七八個小叫化，其中還有個三歲大的在吃鼻涕。

他好像也吃過鼻涕，那時他還未曾碰見「嵩山老怪」趙光斗。

但他却記得艾家集鬧飢荒，有許多小孩子鼻涕也沒得吃，餓死了。

一百碗大滷麪，忙壞了興隆店，連老闆娘也出來端，滿滿的擺滿五大桌，有幾個客人也讓出來，就等着看艾慈怎樣吃下這麼多的大滷麪。

艾慈見大滷麪端上桌，他吃吃笑，端起一碗就往嘴裡扒，他不用嚼，麪到口中就下肚，一口氣吃了七八碗。

有幾個客人已拍手叫：「這小子還眞能吃。」

不料艾慈放下了碗，他走到門口叫：「要飯的小子們，你們快去吃，南陽府的小叫化都叫來，每人一碗大滷麪，吃飽了我帶你們去個地方玩。」

那些小叫化聞得此言，立刻往大街上跑，一下子就叫了七八十個小叫化，有幾個還是背來的娃娃呢！

這些叫化子進了興隆客店裡，每個人「搶」了一碗，呼嚕嚕地吃了起來。

掌櫃伙計都瞪直了眼。

但他們也不管，反正有這個瘋而傻的小子給銀子。

有銀子就好，管他是給誰吃。

店裡面眞熱鬧。

小叫化們哈哈笑。

艾慈也笑，發自內心地笑。

他接過了一個大布包，裡面盡是一應滷味帶饅頭大餅。

小叫化們剛吃飽，艾慈突然一聲叫：「喂！誰拿走我的銀包了？」

店裡立刻一陣騷動。

掌櫃的走過來，道：「幸虧你先付了銀子，要不然非拉你去衙門不可。」

伙計過來笑笑道：「個沒見過世面的小孩，你家大人沒告訴過你，出門在外財不露白，一大包銀子不見了，找誰要？」

艾慈並不惱，他在冷笑。

小叫化們見請他們吃麪的小客人丟掉了銀子，竟然都不走，站着直瞪眼。

有個十七八歲的大個子，道：「兄弟，你好心請我們吃個飽，我們絕不會拿你的銀子，你請一個個的搜。」

艾慈笑笑地道：「不用搜，我這裡還有一包吃的，你們拿去，趕明兒我帶你們去個好地方，別再靠門伸手了。」

小叫化們拍手叫好，哈哈笑着走出店。

艾慈拉過伙計，道：「我問你，剛才那個女的她是誰？」

伙計楞了一下，道：「她姓卓，大家都叫她卓寡婦，也有人叫她蜘蛛精，你若是懷疑她，我勸你算了。」

這是什麼意思？

艾慈道：「爲什麼？」

伙計四下看看，遂低聲地道

：「卓寡婦二十歲死了丈夫，她會本事，而且還會飛，聽說她最近姘上個大麻子，那個人也不好惹，小客人，你聽過『老叫天』馬麻子這個人沒有？土匪頭子呀！」

艾慈聞得「馬麻子」三字，不由哈哈大笑起來。

奇怪！這世界怎麼這樣小啊？又是馬麻子！

伙計見艾慈發笑，而且笑出眼淚來，怔怔地道：「丟掉了銀子，你還笑得出來呀！」

艾慈嘻嘻笑道：「告訴我，卓寡婦住在什麼地方？」

伙計又看看四下，低聲地道：「就在後街，那兒有個井，院子裡有棵棗樹，一看就知道。」

艾慈看看天色，道：「找個地方，我睡一覺。」

伙計道：「你跟我來。」

* * *

這一覺睡到天黑黑，南陽城的大街上點起了燈，艾慈這時才醒過來。

他走到前面來，衝着伙計道：「五個大饅頭三棵葱，快送上來。」

伙計笑道：「合起來不抵一碗大滷麪，看你早上很大方，這幾個饅頭我奉送。」

艾慈笑笑道：「一百碗大滷麪，你們賺了五十碗，開飯店的賺對半，你以為我不清楚？」

伙計笑哈哈地道：「銀包都丟了，你還清楚！」

艾慈打了個哈欠，伸伸懶腰，道：「我吃飽了去找回來，你放心，我不會白吃你的饅頭。」

伙計笑道：「乾脆，我再送你一隻醬肘子。」

艾慈楞楞地道：「你怎麼學起大方了？」

伙計道：「因為……因為我恨卓寡婦！」

艾慈吃着醬肘子，還撕着白饅頭往口中送，嗚嗚呀呀地道：「你為什麼恨卓寡婦？」

伙計道：「他死了丈夫我想要，她却笑我沒出息，是個侍候客人的，却又姘上個臭麻子。」

艾慈道：「原來是這樣。」

伙計點頭道：「去的時候要小心，卓寡婦是能人呀！」

艾慈拍拍肚皮道：「我也不是省油的燈。」

艾慈大步走出門，那伙計立刻又追上來。

他低聲地說道：「小客人，你身上帶着一把刀，我一看就知道你不簡單，我求你，千萬別殺了卓寡婦，你只把那個麻子殺死就夠了。」

艾慈笑道：「你捨不得我殺卓寡婦呀！」

伙計苦笑道：「希望她知道我對她好。」

艾慈哈哈大笑。

他拍拍伙計的肩，道：「好，卓寡婦死不了啦，你放心吧！」

伙計彎腰打躬直拜託，艾慈早已走向暗巷裡。

南陽府西大街後面，果然有口水井。

井口上架着橫樑，上面還套着轆轤，掛着水桶。

正對面有個小院子，冒出嫩芽的棗樹枝，有一半露在牆外面。

卓寡婦的家就在這兒。

艾慈看不見院子裡，他還沒有長得那麼高，他躍起身上了牆頭上。

他看見院子的對面三間小瓦屋，中間的屋子裡黑漆漆，只有左面的房屋裡有燈亮着。

艾慈躡手躡脚走過去，他到了那個紙糊的小窗下。

屋子裡傳出一聲嗲：「喝酒吧，嗯！」

可不正是那女人的聲音。

艾慈正要推開窗，他忽然想，且坐在窗戶外，聽聽屋子裡頭的人說些什麼。

他不動了，背貼着牆坐下來，豎起耳朵仔細聽。

屋子裡傳來了男子的聲音。

艾慈立刻冷冷地暗笑。

這聲音正是馬麻子，好個老叫天，他敢到南陽府城裡面來橫行。

這次，他可是死定啦！

突然，屋子裡傳來一聲叫，是馬麻子的聲音，道：「我的乖，你怎麼用力招？」

女的吃吃地笑，道：「我喜歡嘛，親愛的！」

艾慈想嘔，這個女人那麼美，却偏偏愛個大麻子。

眞是教人想不通。

馬麻子也吃吃地笑起來，道：「我以為這輩子完了，麻子誰會喜歡呀，想不到……哈哈……來，叫我狠狠親一個，你個騷浪貨……」

屋子裡傳過來「嗚嗚呀呀」聲，艾慈一聲也聽不懂。

艾慈可沒見過這種「火爆」場面，他此生第一回遇上。

好奇心加上怒火，他慢慢的伸長了脖子，用指頭在窗上戳了個小窟窿。

他睜一眼閉一眼，貼着面斜着看。

他全身猛一顫，這眞是一齣西洋景。

好一個「牛肉場」！

只見卓寡婦斜着倒在馬麻子的懷抱裡，她的上身沒穿衣，兩隻光得如粉白的臂，用力摟住馬麻子的腰。

別看馬麻子的臉上盡是坑，他的身上可也光，白淨淨的，他低頭把一臉的麻子盡在卓寡婦的嘴巴臉上蹭，蹭得卓寡婦發出滿意的叫聲，敢情她過足了癮。

她喜歡馬麻子這一套。

馬麻子那模樣，就好像他要把滿臉的麻坑傳給卓寡婦似的。

馬麻子的屁股正坐在床沿上，床前面有個大火盆，火盆上還放了一把大錫壺，從壺裡冒出的酒香，艾慈立刻就聞到了。

還眞香呢！

火盆一邊有個紅木小方桌，桌子上放着四樣下酒的小菜，兩個酒杯子放在一起，兩雙筷子却又對着放。

床上一張大棉被，亂七八糟的堆在床中央，那個兩人合用的大枕頭，不知道為什麼也橫在床中央。

艾慈就有點看不懂，難道二人對頭睡？

突然，卓寡婦挺直身子笑，道：「我親愛的麻哥，有了這些銀子，我們足夠花上一年整的了，你就別再往山裡走啦！」

馬麻子嘿嘿笑着低頭咬在卓寡婦的奶幫上，他左右擺着頭，好像要把對方的奶子咬掉似的。

卓寡婦一聲尖叫：「要死了！」

馬麻子鬆開口，道：「大山裡本來我是老大，可眞他娘的邪，這幾個月偏就出了個小王八蛋，那個狗娃兒眞混蛋，專門找馬麻子的麻煩！」

卓寡婦摟緊馬麻子，道：「不過一個小娃兒，你就被他嚇得逃到城裡來。」

言下頗有馬麻子眞沒出息之意。

馬麻子道：「妳不知道，那小子看着小，他的手勁可不小，他只要揮刀，就算是牛大腿也會被砍掉，他那一身輕功，連關洛道上橫行多年的張豹、朱八都不是對手。」

卓寡婦道：「所以你就逃。」

「我不想再挨刀。」

他撫摸着右腕，可好，他的斷手處又接上了。

卓寡婦笑笑道：「你還往南陽府城逃！」

馬麻子道：「那小子在大山裡，我當然往城裡躲，你看我怎麼樣修理他。」

卓寡婦道：「別提那小子，我們喝酒吧！」

卓寡婦提着熱酒，她倒滿兩杯酒。

她不喝完，只喝一半，另一半送入馬麻子口中。

馬麻子一連喝了五七「半」杯酒，他忽然摟着卓寡婦斜身倒在床上。

卓寡婦吃吃地笑，道：「一天五次不過癮，這一回是第六次搏殺了。」

艾慈在窗外看，聞得二人要搏殺，搞不懂二人要幹什麼，只得仔細的往裡瞧。

總不會兩人眞的互砍吧！

他看到那大枕頭有用了。

枕頭不是來枕頭的，却墊在卓寡婦的光屁股下。

馬麻子就像發了瘋的餓狼，彈着身子壓上去。

艾慈猛吃一驚，暗道：「這又是什麼名堂？」

他可還是童子鷄一隻，哪見過這種仗陣。

就在這個時候，窗外面刮來了一陣西風，屋裡的熱氣吸進鼻孔裡，外面的涼風由嘴巴裡衝，艾慈忍不住，仰面一聲：「哈……哈啾！」

他打了個噴嚏。

這下可不得了，早不打晚不打，馬麻子正欲飛渡出門關，他小子却打了個噴嚏。

眞不是時候啊！

屋子裡一聲吼：「誰？」

卓寡婦也尖叫道：「哪個王八蛋，敢到老娘的院子來，也不選個時辰，冒冒失失的就衝進來。」

屋子裡一陣手忙脚亂聲，想是二人在穿衣服。

艾慈在屋外哈哈笑，道：「對不住！對不住！打攪二位了，眞是對不住！」

屋子裡一聲吼，房門拉開了，半圓月照在院子裡，也照在艾慈的臉上。

當先奔出來的是馬麻子。

女人穿衣動作慢，卓寡婦走在他後面。

馬麻子手中提着刀，卓寡婦也拿着一把柳葉刀。

艾慈迎着馬麻子，他舉手笑道：「嗨！老朋友又見面了哇！你可好！」

馬麻子一瞪眼，罵道：「他娘的，你不是在深山裡的三官廟嗎，怎麼跑來南陽府，你……你是不是專門吃定了我？」

卓寡婦也一驚，道：「這小子，你怎麼找來了？」

艾慈嘻嘻一笑，道：「我的錢袋有味道，就是小鬼也拿不走，我是聞着那股味道兒找來了。」

卓寡婦不信地叱道：「什麼錢袋呀？」

艾慈擺擺手道：「別來這一套，你們在裡面說的話我全聽見了，拿來吧，卓寡婦！」

卓寡婦厲叫道：「拿什麼？」

艾慈眨眨眼，道：「當然是我的錢袋。」

卓寡婦道：「你得問問老娘這

把刀。」

艾慈笑道：「那當然，你的刀我一定要領教，不過嘛……卓寡婦，妳先往一邊站，我先打發馬麻子，這一回我一定要他好看。」

馬麻子猛一咳嗽，他咬咬牙，道：「奶奶的，每一次我都讓你，你小子以爲我眞的不行？」

艾慈撇撇嘴道：「你行，你只在大床上行，如果比那回事，我眞的不行。」

卓寡婦突然大聲叫道：「小子呀！你怎麼知道我叫卓……卓……卓寡婦，一定是店裡的小二多嘴，老娘我饒不了他。」

艾慈翻了翻眼，道：「卓寡婦妳怎麼不多想想，那小二眞心想養妳，妳又何必出錢養個大麻子，難道妳眞的賤，麻子在被窩裡會撒嬌？」

卓寡婦吼道：「我高興，我喜歡，馬麻子是個男兒漢，他統領人馬三千三，在大山裡他是王，那小二只會把飯端，沒出息。」

「三千三？」

艾慈衝着馬麻子笑，道：「我見你最多人馬的時候，只有三十三，你怎麼吹那麼大的牛說三千三？」

馬麻子道：「你混蛋，唱戲的台上只有四個兵，他們還不是算十幾萬呢！」

卓寡婦猛一怔，道：「原來你只有幾十人呀？」

馬麻子道：「等着瞧，我早晚能拉個幾千人，到時候妳就是我的壓寨夫人了，怎麼樣呢？」

卓寡婦似乎又陶醉了。

她的臉上露着笑。

眞是個笨女人。

艾慈瞇着眼，道：「妳若信他的，吃虧就在眼前囉！」

他伸手又道：「先把我的錢袋還我。」

卓寡婦對馬麻子道：「麻子哥，我們一齊上，今夜做了這小子，你我一齊往深山去。」

馬麻子嘿嘿笑道：「就這麼辦，我親愛的卓大妹子，妳出手要準，要狠，還要快，這小子精得像個猴。」

卓寡婦拉個架式，艾慈立刻明白，這女人果然學過武，那是一招「虎跳澗」，也是出刀的起手式。

使出這一招的人，刀法一定陰毒。

看來，他得小心一點啦！

馬麻子錯步斜着走，他的刀平擧在胸前，月光下，刀芒與他臉上的麻子坑一樣的發光。

艾慈吃吃笑，道：「馬麻子，這一回你才像個男子漢，你眞的夠勇敢。」

他怎麼會知道，馬麻子是當着卓寡婦的面，才這麼做的。

一個男人，可以在別人面前不要臉，唯獨在自己喜歡的女人面前，就得表現出大男人玩命的一面。

馬麻子不想失去卓寡婦，他就得拚命，就算挨刀他也認了。

男人嘛！就是這副德性。

尤其，好不容易遇上個美人喜歡他，他怎麼會輕易失掉？

如果他此刻再撒鴨子逃之夭夭，他永遠也別想再同卓寡婦一張床。

他眞的卯足了勁，豁出去了。

就在艾慈的話甫落，卓寡婦的身子平飛而起，柳葉刀發出耀眼的冷焰，激蕩在冷颼颼的空氣裡，就這麼直往艾慈的肚子穿過去。

馬麻子更快，他出手就是七刀連一氣，縱橫交織的光，形成一道刃網捲過去，光景恨不得一下子把艾慈切成八塊，放完他身上的血。

一聲長嘯，艾慈的身體打着旋，他的身體剛剛旋轉上空中，便也撩起一片血雨。

馬麻子的刀上了天，他的脖子上在冒血，他往屋子牆邊撞。

馬麻子完啦，他怎麼受得了艾慈的一刀嘛！

卓寡婦的柳葉刀落在地上往上彈，她的胸口也在流血，她雙手捂緊胸口，一路也撞到馬麻子身邊去。

馬麻子不罵艾慈，他伸手打了卓寡婦一巴掌，道：「妳……紅顏……禍水……什麼人的銀子不好偷……妳……偏偏……去偷這……黑桃愛司……的……的……」

他歪着脖子不說話了。

馬麻子這一回可眞的死了。

他的脖子在咯咯響，血流光時就是這個樣子。

卓寡婦本想哭馬麻子，但她挨了一巴掌之後，她氣惱了，她咬着牙不開腔，捂着胸口直嘟囔。

艾慈擧着利刀走過來，他笑道：「卓寡婦，我的錢袋呢？該還我了吧！」

卓寡婦道：「我沒拿！」

艾慈張大眼睛，道：「妳還嘴硬？」

卓寡婦突然大聲叫：「殺人了！」

艾慈的利刀立刻送在她的脖子上，叱道：「妳再叫眞的就沒命了。」

卓寡婦當然不想死，她才三十幾而已。

她不叫了，慢慢的往地上坐。

就在這時候，院門處突然來了一羣小要飯，其中還有個大個子，正是客店的伙計。

（未完・八）

惜玉天王故事／余破浪・文　可飛・圖

天王傳奇

上文提要： 刀帥的傷勢和君子相比，在高興眼中根本不當一回事，異水知道高興不會讓刀帥這個弟弟死掉。「地獄門」大勝「同根盟」，門主易春秋並不高興，因爲還有強敵魔宗的戰將一直監視着自己，除了魔宗之外，似乎還有強大的敵人——兵器王，要一統天下並不容易，易春秋召開大會商討決策，欲先對付魔宗，突然來了雪蝶……

武林重現霸主　江湖再起風雲

易春秋的眼神立刻變了。

能令他在一瞬間眼神驟變的事情，世上絕對不多。

但「地獄之火」這四個字，卻令他的眼神在一瞬間變得迹近乎不可思議。

「妳知道『地獄之火』是甚麼嗎？」過了很久很久，易春秋才問了一句這樣的話。

雪蝶搖頭，她搖頭，是因爲她不知道。

她眞的不知道甚麼是「地獄之火」？

「地獄之火」，眞的是一團「火」嗎？雪蝶也不知道。

她只知道，要救回葉郎的性命，除了有高興那樣的神醫之外，還必須擁有「地獄之火」。

這是挽救葉天王唯一的法子。

雪蝶不知道甚麼是「地獄之火」，但她知道，無論用甚麼方法，都一定要把「地獄之火」帶回到多餘洞去！

易春秋沉吟着。

過了很久很久，他才對雪蝶說了一句這樣的話：「妳的膽子有多大？」

他這一問，似有深意。

雪蝶並不理會有甚麼意思，只是冷笑。

她冷笑又冷笑。

冷笑，也是一種答覆，而且有時候比任何話所能表達的意思還更中肯，還更強烈。

易春秋明白了，他怔怔地看了雪蝶大半天，才喟然嘆道：「妳的膽子若稍爲小一點點，也不敢闖到地獄門來……」

他一面說，一面走向大殿的北面。

大殿北方，是一堵又高又闊的牆。

牆上有一幅很大的山水畫。

易春秋一直向着這幅山水畫走過去，完全沒有閃避也沒有刻意做任何動作。

他闖過了這一堵牆。

牆崩塌，山水畫四分五裂，但易春秋的臉色若無其事，彷如正在踏過一條幽雅的小徑。

沒有人知道他爲甚麼要這樣做。

但雪蝶緊緊地跟着他。

就算他撞塌一座大山，她也不會放棄跟隨易春秋。

易春秋是地獄門主，要找「地獄之火」，必須緊隨着這人。

這是高興告訴她的。

高興是世間上唯一能令葉璧天活下去的人，他的話，雪蝶連一個字都不能懷疑。

* * *

撞塌了一堵牆壁後，又是另一堵牆壁。

但這一堵牆壁，易春秋沒有再撞過去。

毫無疑問，易春秋是當今武林中罕有的絕頂高手，但這第二堵牆壁，卻是用精鋼鑄造而成的！

易春秋站在這一堵堅實的鋼鐵牆壁面前，良久不動。

他不動，雪蝶也在他背後不動。

易春秋是武林人。

每一個武林人，都知道在自己背後站着另一個武林人是一件危險的事。

背後那人越可怕，情形當然也就更危險。

雪蝶是個女子，但她也是個武林中人。

「千里蝴蝶，去不留塵。」

她以前所殺過的人，並不是在少數。

易春秋既知道她是葉天王的女人，當然不會不知道她過去的歷史。

無論是誰，背對着雪蝶這個女子，都是一件極危險極危險的事。

除非雪蝶不動手。

又除非是那人根本不想再活下去。

但易春秋一直這樣子站在鋼鐵鑄成的牆壁面前，良久不動，也沒說出半句話。

牆是死物。

在他背後的雪蝶，也似已變成了一尊石像。

一尊美麗得令人心醉的石像。

足足過了一頓飯時光，易春秋才緩緩地道：「妳要的『地獄之火』，就在這『地獄門』的背後。」

雪蝶道：「地獄無門。」

易春秋道：「不錯，無論是誰要進入地獄門，都必須靠一個『闖』字！」

雪蝶道：「在今天之前，有誰曾闖入過地獄門內？」

易春秋道：「聽說是在五十年前……一個叫『鬼中鬼』的武林高手，曾用自己的性命作爲賭注，最後終於衝破了地獄門。」

雪蝶道：「他取得了『地獄之火』嗎？」

易春秋道：「沒有人知道『鬼中鬼』的情況怎樣，也沒有人知道他是否取得了『地獄之火』，但這一件事，卻是地獄門的第一件大事！」

雪蝶道：「連事情始末怎樣也不清楚，又怎能列爲第一件大事？」

「正因爲沒有人能清楚地知道箇中奧秘，所以才更令人關注！」

「易門主，我們是不是一直繼續站在這裏？」

「當然不！」

「你願意爲了一個陌生女子闖入這鋼鐵牆壁嗎？」

「不願意！但我早已決定要闖入地獄門，勘破『地獄之火』的秘密！」

「爲甚麼遲不闖，早不闖，現在才闖？」

「不爲甚麼，只因爲在此之前，我還沒有到了非闖入地獄門的時候！」

易春秋說完笑了，他的笑聲突然變得尖銳刺耳！

聽來並不宏亮，但那種尖銳的程度，卻足以令人爲之站立不穩。

但雪蝶仍然在他背後，一直都站得十分牢固。

易春秋出手了。

但這一次，他的出手並不是要對付敵人，而是要對付一堵用鋼鐵鑄造的牆壁！

地獄門！

地獄本無門！但易春秋以身爲地獄門主的資格，要出手闖入這地獄門內！

他的出手，看來並不激烈。

他只是平平淡淡，看來輕描淡寫地出手。

但無論看來怎樣輕鬆輕描淡寫，終究也是出手，而且出手的人並不是泛泛之輩，乃是地獄門的門主！

易春秋的掌印，平平淡淡地印在鋼鐵鑄成的牆上。

掌印漸漸嵌入鋼鐵中。

他的掌力，竟能令鋼鐵熔化。

那是令人震驚的武功，普天之下，除了他之外，還有誰能達到這等境界？

沒有人知道，雪蝶也不知道。

她只知道，易春秋已在闖地獄門。

而她，卻一直站在這個人的背後。

* * *

地獄門，並非眞的無門。

只是，這一道門，十分隱秘，外人絕難找到它的存在。

但易春秋是地獄門主。

地獄門的秘密，他就算不完全知道，最少也知道得比別人多。

他這一掌，看似隨意施爲，但實則方位準確，絕無半點差錯。

否則，就算他有千百倍更强大的功力，也決不能打開這地獄之門。

但他卻早知道這一掌應該放在甚麼地方。

原來易春秋這一掌，是印在機關括鈕之上的，要是方位不準，整座大殿立刻就會發生驚天動地的大爆炸！

這是一個秘密，地獄門絕大的秘密！

* * *

機關大門打開了。

易春秋帶着雪蝶，雙雙進入地

獄門。

那是一個陰森恐怖的地方，在通道裏，到處都是已乾枯了的骸骨。

但雪蝶並不感到害怕。

她不害怕，是因爲天下間再也沒有任何事情，比葉璧天的生死存亡更爲重要。

她這一次到地獄門，本來就是抱着必死的決心而來的。

易春秋仍然任由雪蝶跟隨在自己的背後。

「妳已進入了地獄門最神秘的地方。」

「神秘與否，我並不關心。」雪蝶幽幽的嘆了一口氣，道：「我只想得到『地獄之火』。」

「但你連『地獄之火』是什麼東西也不清楚。」

「我不清楚，但你呢？」

「我是這裏的主人。」

「並不是每個地方的主人，都會清楚他每一寸的地方。」

「說得好！說得眞好！妳果然是個很奇妙的女子。」

「我奇妙不奇妙，於你何干？」

「妳若一輩子不出現在我面前，這一兩句話自然是很正確的，但如今……」

「如今又怎樣？你要把我這個小女子怎樣？」

「妳並不是一般的小女子，我也不會對對妳怎麼樣……」易春秋緩緩地轉過了臉，眼神嚴厲地看着雪蝶道：「妳很聰明，一開始就游說我，叫我千萬不能讓葉璧天死。」

「也許我這個小女子說的都是廢話！」

「也許妳的廢話，將來足以影響整個武林的形勢！」

「將來，將來的事誰能逆料？但今天……」

「妳是爲了『地獄之火』而來的，對不？」

「不錯，希望易門主不會令我這個小女子失望！」

「我若令妳失望，又怎會把妳帶到這個地方來？」

「這是什麼地方？」

「一個連我這個門主也不知道是什麼地方的地方，但妳要找尋的『地獄之火』，就在這裏！」

* * *

「地獄之火」就在這裏。

這裏是地獄門中最神秘的所在。

它神秘之處，是連易門主，以至是對上數位的門主，也沒有進入過的地方。

歷任的門主，並不是不知道有這麼一個所在地，但五十年來，直至今天才有易春秋的闖入。

這是什麼緣故？

答案很快就呈現在雪蝶眼前。

因爲易春秋已把她帶到了地獄門中最神秘、最不可思議的「死地」。

死地！

置之死地而後生，死地則戰！

在這「死地」，盤膝坐着三個殭屍一般的老者。

這三人以「品」字型面對面盤膝而坐，三張面孔都是木無表情，有如僵硬了的乾屍。

辰州有殭屍門。

但這三人，並不是殭屍門中人。

連易春秋那樣的人物，在「死地」中看見了這三個老怪物，也不禁爲之眼色一變。

雪蝶的眼色也變了。

這三個殭屍般的老者，其可怖之處並不在於他們的容貌，而是在於他們的下半截身子。

這三人的下半截身子，竟然佈滿着各種各樣形態可怖之極的毒物。

毒蛇、蜈蚣、彩色斑斕的毒蝎、毒蟾蜍、毒蟻、毒蛆等等，其數目之多，簡直令人難以置信。

這些毒物，任何其一都足以在頃俄之間殺人於無聲無息之間。

但這三名殭屍般的老者，卻視若無睹。

究竟這逾千毒物，在這三名老者下半截身子之間纏了多久？

沒有人知道。

易春秋不知道，雪蝶當然更不知道。也許，就連這三個殭屍般的老者也不知道。

在這暗無天日的地域中，又還有誰可以清清楚楚數得眞每一天所溜過的日子。

說來奇怪，這逾千毒物，雖然結在三名老者下半截身體間，但却沒有任何毒物，膽敢向三名老者肚臍以上的部位爬上去。

這是一件神秘莫測的事。

其中一名老者，身形最矮小。

這矮小老者雖然又矮又小，但却聲如洪鐘，一開口便十分嚇人。

「終於到了這一天。」

另一個身形瘦長的老者冷冷道：「應該來的人沒有出現，不應該來的人却來了一雙。」

最後一老者也接口道：「生死由命，這原本就是無話可說的。」

矮小老者冷哼一聲：「你是地獄門的新任門主嗎？」

這句話，問的當然是易春秋。

但易春秋卻搖頭：「在下並不是門主。」

瘦長老者冷笑：「你不是，難道你背後的女子，才是門主不成？」

易春秋居然緩緩地點了點頭，話聲眞摯地說道：「不錯，在下背

後那位，乃是地獄門門主。」

矮小老者目露狐疑之色：「地獄門已整整三百年沒有出現過女門主，她配嗎？」

易春秋道：「這並不是配與不配的問題，而是她正是地獄門門主。」

矮小老者沉聲喝道：「既是門主，怎麼還不把信符亮出來？」

易春秋緩緩地轉過臉，目注着雪蝶：「門主，這三位便是地獄門中，地位最尊崇的『火燄三尊者』，妳要得到的東西，也就在這三位前輩的腳下。」

雪蝶楞住了！

易春秋的話，她每個字都聽得很清楚。

他不但否認自己是地獄門門主，更反過來說雪蝶才是地獄門門主。

這是什麼道理？陰謀？還是為了要得到「地獄之火」，而逼得出此計策？

雪蝶不明白，完全不明白。

她只知道一件事，要救葉郎，必須要找到「地獄之火」。

而目前，除了易春秋之外，再也沒有任何人能幫助她得到「地獄之火」。

換而言之，她再也沒有選擇餘地。

因此，她沒有駁斥易春秋。

易春秋指她是地獄門的門主，她便成為了地獄門的門主。

可是，殭屍般的老者，却要她亮出信符。

但那究竟是怎樣的一件物事？

雪蝶茫然不知所措，只好看着易春秋。

這一切都是易春秋擺佈的，解鈴還須繫鈴人，易春秋既能「擺局」，也應該能夠「拆局」。

果然，易春秋立刻就為雪蝶打圓場。

「尊者，門主的信符，已給外敵搶走。」

「什麼？」矮小的老者大怒，「是誰膽敢如此放肆？」

「魔宗中人！」

「魔宗？來自西域的魔宗？」

「不錯，數百年前，魔宗一直與本門分庭抗禮，到了今天，形勢依然相若。」

「你在本門是何職守？」

「十王之一，在下姓易，名春秋！」

「門主又怎樣稱呼？」

「葉夫人！」

「葉夫人？她夫君姓葉？」

「不錯。」

「是何許人？」

「葉璧天。」

「這名字很陌生，沒聽過。」

「但在這數年以來，葉璧天乃當今武林中不敗之戰神，若論功業，曾經獨步天下，無人能及。」

「曾經獨步天下？但如今又怎樣了？」

「生死未卜！」

「嘿嘿！這就是江湖人，江湖人的歲月，又豈是可以逆料的。」

「但在下決定，無論怎樣，也要取得『地獄之火』，因為葉璧天絕不能死。」

「何以有這種想法？」

「葉璧天一死，只怕普天之下，再沒有人配與本門聯手，共殲魔宗！」

「你又不是門主，憑什麼如此肯定？」

「在下雖非門主，但門主有令，務須把『地獄之火』攫取到手，救葉璧天性命。」

易春秋這幾句說話，竟是擲地有聲，不同凡响！

他否認自己是門主。

他要雪蝶冒充門主。

但另一方面，他却堅持要向三大尊者討取「地獄之火」，實在令人莫測高深。

三尊者忽然同時轟聲大笑。

「不管你是誰，也不管她是誰，要取得『地獄之火』，先得擊敗咱們三副老骨頭。」

三尊者同時齊聲叫喊。

在這幽暗之地，三尊者的叫喊聲，聽來就是鬼哭神號，令人為之毛骨悚然。

就在這時，易春秋已搶先出手。

他用的武器，仍然是一片青嫩的竹葉。

竹葉雖然青嫩，但在易春秋手中，却是殺傷力異常可怖的武器。

連君子婦的婦，也尚且逃避不開這竹葉致命的一擊。

但這三尊者的武功，却又怎樣？

* * *

易春秋出手，雪蝶能袖手旁觀嗎？

當然不能。

要是為了別的事情，也許她還可以悄悄的站開一旁，靜觀其變。

但她此行，為的是葉璧天，她心中沒有任何人能替代的葉郎！

為了她的葉郎，她早已豁了出去。

無論此行遭遇到什麼樣的危險，什麼樣的强敵，都不會令她畏縮。

易春秋甫出手，她已緊隨在後配合。

「一葉知秋！」易春秋突然輕輕低唱。

雪蝶陡地一楞。

好一句「一葉知秋」，這是否語涉相關？

這也許是易春秋招數的名堂，但……也許更另有所指！

葉！會是葉璧天嗎？

倘若眞的是指葉璧天，那麼，「一葉知秋」的那個秋字，自是指「易春秋」無疑。

雪蝶不瞭解易春秋的心意，但却已和他聯袂出招。

三尊者仍然盤膝而坐。

三人下半截身子仍然佈滿着可怕的毒物。

但在易春秋與雪蝶雙雙閃電般出手之際，三人下半截身子的毒物，竟有如雀鳥、蝗蟲般紛紛飛起。

毒蛇、蜈蚣、毒蝎、毒蟾蜍、毒蟻等毒物，統統飛起，撲向易春秋與雪蝶。

那是令人難以想像，怪異之極的景象。

雪蝶不害怕。

但不害怕是一回事，應該怎樣去對付這些可怕的毒物又是另一回事。

雪蝶雖不怕死，但卻絕不能死！

她若死在這裡，又還有誰能把「地獄之火」帶回多餘洞去？

但要怎樣對付這些毒物？

她惶然無策！只好寄望於易春秋！

* * *

一葉知秋！

葉能生火！

易春秋手中青嫩的竹葉，突然變成了一團火。

烈火！

烈火一燒，飛撲而起的毒物紛紛墮下、逃竄、飛散！

這是易春秋的武功，也是易春秋臨陣對敵應變的一種急智。

武功最高境界，在於「得心應手」！

只有「得心應手」的武功，才能在戰陣隨心所欲，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當然也能要火得火！

以火驅除毒物，那是相生相尅之道，除此之外，別無更善之法。

能在頃俄之間，以最善之法化解敵人厲害的招數，那是一種重大的考驗！

易春秋應付得出神入化！

但三尊者的攻勢，並非以此為極限，相反地，那只是大攻勢的前奏。

六隻乾枯的手掌，突然一齊呼嘯而起，以六道驚世駭俗的掌力，擊向易春秋，卻對雪蝶毫不理會！

雪蝶一怔，但卻隨即明白了一件事。

——易春秋說她是地獄門門主，果然另有深意。

這三尊者，顯然不會攻擊地獄門主！

如今，在三尊者眼中，易春秋並非地獄門主！

地獄門主是雪蝶！

因此，雪蝶沒有遭遇到三尊者的猛烈攻擊！

最少，目前的形勢，確然如此。

* * *

易春秋以一對三！但這三尊者的武功怎樣，雪蝶固然茫然不知，易春秋也同樣無法逆料！

他只是對自己有信心。

他的信心有多强？

雪蝶不知道，易春秋也不知道，但他在這三尊者面前，悍然不懼！

這一戰，也許是近五十年以來，地獄門最激烈的一戰。

但雪蝶未能親眼目睹這一戰怎樣結束。

因為她突然眼前一黑，暈迷過去！

她怎會暈倒的？

在她暈迷之後，又再發生了一些怎樣的怪事？

* * *

窗外有風聲，那是北風怒號。

大雪飄舞，天氣突然轉趨嚴寒。

當雪蝶悠悠轉醒之際，首先映入她眼簾的，正是窗外的白雪、寒梅……

還有梅花樹下的易春秋。

易春秋不怕冷，也許他連死都不怕。

他衣衫單薄，一臉蒼白如雪。

但他眼神更銳利。

他手中有盃，盃中有酒，雖在嚴寒天氣之下，盃中的酒居然還在冒烟。

好燙熱的酒，好冷厲的一個人。

雪蝶沒有走出去，因為她身上只有一條絲棉被。

除此之外，她身上竟再也沒有一寸衣物！

她總不能赤裸着身體走出去。

她並不是個淫娃蕩婦，在她心目中，只有一個男人的存在。

那是葉璧天！翡翠城主葉天王！她心中獨一無二，絕對沒有任何人能取代的葉郎。

但這時候，她記掛着的東西，並不是她身上原來的衣物，而是「地獄之火」。

要是得不到「地獄之火」，她活着也就等如是死了！

徹徹底底的死了。

易春秋就在這房子的外面。

他沒有死，而且看來神態悠閒，彷彿天下間絕對沒有任何事情可以難倒他。

在雪蝶暈迷之後，易春秋和三

尊者的一戰，究竟怎樣了？

雪蝶在窗戶側瞧着易春秋。

易春秋是背對着她的，但他的背後却像是有一對眼睛，他忽然輕輕咳嗽一下，說道：「這雪景，很有點意思，妳既已醒了，怎不出來欣賞？」

他說的一片淡然。

他似乎不知道，雪蝶刻下身無寸縷。

但他是眞的不知道？還是假裝不知道？

雪蝶沒有愕然，他叫她出去，她便出去。

她把被子披在身上，赤着雙足走出梅園。

易春秋仍然是背對着她，卻問：「妳的脚冷不冷？」

雪蝶道：「只要心不冷，脚又怎會冷。」

易春秋似是一呆，半晌後才緩緩地嘆一口氣：「說得好，不愧是葉天王的女人……」

雪蝶道：「賤妾這一次到地獄門，所爲何事，門主大概沒有忘掉吧？」

易春秋道：「我的記性向來很好，有人說，我是個心細如髮的人，就像個……女子！」

當他說到最後一句話的時候，他的聲音顯得十分怪異。

他的嗓子，比平時更尖銳更刺耳。

他已不再是個男人。

但不再是男人的人，是否就會像個女子？

他弄不清楚，也不想弄得一清二楚……他只知道，他已經是地獄門門主，是一個擁有極强大勢力的人！

權利，武功，都是他一直在追求的……

他已有了權力，有了不世武功，但他卻也失去了生命中最寶貴的東西！

這是命運的安排嗎？

也許是的。

但他的命運，卻曾經由他自己一手操控。

那一刀。

那狠絕無情的一刀，並不是別人揮斬下去，而是他自己咬緊牙關親自幹掉的。

無論將來如何得失成敗，他都不能埋怨別人，也不能埋怨上蒼。

要埋怨，就只好埋怨他自己所作出的選擇。

在他身邊，就有一個美麗的女子。

不是一般的美麗，而是人間絕色。

她全身赤裸，她身上只有一條被子。

憑易春秋武功，他若要這女子完全就範，那是不費吹灰之力的。

但他能令她「就範」些什麼？

當易春秋想到這一點的時候，他苦笑了，笑得凄酸，笑得苦澀。

而雪蝶，卻像是一尊高貴而美麗的石像，靜悄悄地站在他背後。

雪在飛，北風仍然急猛，這並不是欣賞梅花的好時候。

易春秋心中有數，雪蝶也心中有數。

良久……良久之後……易春秋還是沒有回頭，但卻把一件物事交給了她。

那是一個三寸見方的錦盒。

但這錦盒，早已發霉，殘舊破爛得完全和那個「錦」字扯不上半點關係。

易春秋沒有說那是什麼東西。

雪蝶也沒有問，因爲她已知道在錦盒內的，就是「地獄之火」。

除了「地獄之火」之外，易春秋已沒有什麼東西，值得雪蝶回眸一顧。

雪蝶在雪地上站着。

她要得到的物事已在手中，但易春秋呢？他要得到的又是些什麼東西？

似乎沒有答案。

又似乎是根本無須有一個「明確」的答案。

雪蝶看着這人的背影。

無論這人是什麼人，無論這人以前曾經做過些什麼事，但在這一刻，他卻是雪蝶生命中最大的恩人。

她不知道易春秋怎樣才取得這個錦盒。

但她可以肯定，這錦盒定必得來不易。

她不知道易春秋和三尊者那一戰的景況，但那決不會是平凡的一戰。

爲了要得到這錦盒，易春秋付出了什麼樣的代價？

雪蝶很渴望知道，但易春秋却不露半點風聲。

他仍然穿着單薄衣衫，站在風雪中賞梅……

* * *

風依然，雪漸小。

雪蝶離開了地獄門。

她要得到的東西，總算已取到了，但却欠下了易春秋一個人情。

一個足以令她甘心付出任何代價去償還的人情。

她看不透易春秋。

這人似乎很陌生，但卻又似乎有着親切的感覺。

雪蝶的心境很複雜。

江湖上的形勢，也同樣地複雜。

* * *

在同一時間，翡翠城內。

城中形勢，一變再變！

主上不見了，雲烟也不見了。取其位而代之的，是另一股神秘的勢力。

兵器王，兵器之王！

沒有人能估計，兵器王將會在武林中發揮怎樣的力量。

西域魔宗，一直都在虎視眈眈。

唯有葉璧天，雖曾受重創，但在無數好友扶持下，他必將捲土重來。

爲了雪蝶，爲了千千萬萬朋友，也爲了翡翠城的未來，他必將奮起作戰。

可是，他要面對的强敵，竟是罄竹難書。

在另一方面，地獄門主易春秋的動向，也是令人感到撲朔迷離，無法逆料。

有人斷言，普天之下，唯一能與西域魔宗抗衡的力量，也許只有比魔宗還更神秘莫測的地獄門。

是耶？非耶？當然只好拭目以待。

但易春秋縱使會對魔宗大動干戈，他是否單憑地獄門大軍，便可放手一搏？

一般的看法：「未必如是！」

觀乎易春秋願意把「地獄之火」交送給「千里蝴蝶」一事看來，他顯然心中另有盤算。

易春秋不想葉天王就此消失在武林中。

這位地獄門主，必然另有重大圖謀。

* * *

來自東瀛的宮本千軍，終於悄悄地離開了多餘洞。

他帶走了瓊衣。

宮本千軍走了，瓊衣也走了，在君子心中，似乎天大地大，就只賸下他獨自一人。

他本是君子婦的一半。

然而，自婦死後，他似乎已沒有什麼事情值得悲傷，值得惋惜。

瓊衣姑娘，本來就不是屬於他的。

每個人都在想：「明天的武林，誰是主宰？」

* * *

在一個濃霧如乳的清晨，相法寺外忽然悄悄地出現了一個人。

一個衣白如雪的男子——葉璧天！

他在想什麼？他將來會做些什麼事？

也許，他會再度掌管翡翠城。

也許，他會與天下英雄再起風雲。

但在這清晨，他只是等待一個人的出現。

雪蝶！

他深信，雪蝶一定會在他身邊，一定一定！

（全文完）

上文提要：康少峯、左慧姑先往鬼谷找左師母的下落，但鬼谷谷主也不知去向；二人只好問清黑風崗的位置，便直奔目的地，發現楊威來過，無疑是爲了寶圖，只見屍橫遍野，顯然是楊威所爲，在廢墟遍尋之時，夏宏光忽出現，夏宏光正想找楊威算賬，却碰上康少峯，正好康少峯欲向他索還失去的四幅寶圖和斷腿……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鬼谷

兩個血女齊出現　孰眞孰假難分辨

康少峯道：「另外，小俠還想知道一件事，幽冥教主楊威來黑風崗做什麼？」

「是老夫問你此來有何貴幹，別瞎胡扯。」

「小俠的目的與姓楊的完全相同。」

「什麼？康朋友也想染指銀圖秘籙？」

「不是想想而已，而是當我康少峯離開黑風崗的時候，一定要將寶圖帶走。」

「媽的，你大概吃錯藥了，盡說夢話！」

「此外，還要再加上閣下的一條腿。」

冷面人魔夏宏光不怒反而哈哈大笑道：「癩蝦蟆打呵欠，你好大的口氣，幽冥教主楊威都奈何不了夏大爺，何況你這乳臭未乾的雛兒，衝着你這份膽識，老夫給你一個機會，你小子如能打敗我夏宏光，別說是四幅寶圖一條腿，就算要黑風崗上的金銀財寶，甚至要本崗主的命都可以。」

康少峯道：「閣下是說着玩？還是當眞？」

夏宏光信誓旦旦道：「夏某一向言出如山，有諾必踐，你小子如被老夫打得落花流水，唏哩嘩啦，又當如何？」

「願將項上人頭留在黑風崗。」

「成，只要你能勝得了區區在下我，一切悉隨尊便！」

殘琴一振，嗚嗚之聲再起，準備迎戰。

冷面人魔夏宏光、五毒侏儒、九頭神鷹崔斌一聞琴聲，再見殘琴，俱皆心裡發毛，倒抽了一口寒氣。

飛來峯上的那一幕，立在三人的腦海中浮現，互相眉目傳語，臉色陰晴不定。

康少峯故意將殘琴舞動一下，道：「夏宏光，只要將那四幅寶圖乖乖的交出來，再自斷一腿，小俠馬上離開，絕不爲難任何人！」

冷面人魔夏宏光乃是黑道上的第一把高手，自從得到四張銀圖秘籙之後，功力又更上一層樓，成就之高，絕不在神州一奇呂松林、九州羅漢與病叟龍雲之下，聞言大怒道：「吊死鬼戴金項鍊，別自抬身價，老夫想知道，這一把殘琴應是死神左玄的遺物，怎會跑到娃兒手中？」

康少峯神采飛揚道：「先師左玄是龍虎門的第二代掌門人，區區在下康少峯是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站在本掌門一旁的這位女英雄是先師的掌上明珠左慧姑，這下閣下大概可以明白了吧？」

「哦！」

夏宏光驚「哦」一聲，欲言又

止，九頭神鷹崔斌曾在絕命谷見過康少峯，上前附耳將所知之事告訴崗主。

冷面人魔聽畢，既驚且喜，臉色陰晴各半，道：「哦，康朋友原來是死神左玄之徒，還有老魔的遺孤相伴，失敬得很哪，老夫一直以死神身上的另外八張銀圖爲念，既然有人送上門來，不收豈不有違天意！」

「有本事命都可以留下，還在乎區區八張銀圖，請出招。」

「請！」

「請！」

二人先禮後兵，康少峯殘琴一振，風聲如濤，劈面就打，夏宏光閃身避過，左掌橫切，右掌「推山塡海」，呼嘯而出。

龍騰虎躍，兔起鶻落，閃躲避讓，分分合合，刹那工夫已對拆十餘回合，彼此半斤八兩，難分軒輊。

這樣的情況雙方皆心有不服，攻勢更猛，出手更狠，施出了拿手絕活，用上了全部力氣。

打得兇狠辛辣！

打得火爆慘烈！

一霎時三十招已過，還是高下難分。

康少峯久戰不耐，左掌「倒轉陰陽」，右琴「空谷傳音」，兩招絕學同時出手發難。

夏宏光更自負，認爲跟一個後生小子打成平手，乃奇恥大辱，「風雲色變」、「旋乾倒坤」，亦以全力迎戰。

彼此皆採攻勢，强攻猛打，各不相讓，猛可間，三掌一琴接實，爆出一聲巨响。

康少峯巍然卓立，一動不動。

夏宏光却拿樁不穩，退了半步。

差距雖然不大，意義却非同小可，冷面人魔驚得心裡發毛，道：「死神左玄能在極短的時間內調教出你這樣的徒弟來，是異數，也是奇蹟，來，再接本崗主的三掌試試。」

「乘風破浪」、「大地回春」、「狂風驟雨」，果然一口氣連攻三掌。

來而不往非禮也，小峯馬上回敬三招，道：「三招不過癮，再大戰百回合小俠也奉陪到底，問題是閣下還能支持多久？」

話說一半時，九頭神鷹崔斌與五毒侏儒，已一聲不響的從左右兩側包夾過來。

康少峯怒溢雙眉道：「怎麼？你們想以多爲勝？」

九頭神鷹崔斌答得妙：「對付死神左玄之徒，不必講江湖規矩。」

五毒侏儒的話更露骨：「爲了銀圖秘籙，可以採取任何手段。」

二人發話的同時，已攻出三拳六掌，五毒侏儒一身是毒，隨時都有用毒的可能。

夏宏光認爲是殺人奪圖的大好時機，攻勢陡然加快一倍。

黑風崗上的嘍囉一陣走動，在四週佈下重重人牆，打算在籠中抓鳥，甕中捉鱉。

嬌叱一聲，左慧姑早已加入門圈，與小峯並肩迎戰。

於是，一場極其險惡，快速而又混亂的惡戰就此搬上場。

康少峯不愧爲是一代掌門人的身份，揚琴疾掄，繞體三匝，剛猛的暗力如剪，如劍，如刀，源源不絕的湧向四週，慘叫聲隨之此起彼落，將衆嘍囉打得東倒西歪，七零八落，一霎時便傷的傷，亡的亡，倖而逃得活命的，亦皆退避三舍，未敢再輕捋虎鬚。

包圍的陣勢已破，只有夏宏光、崔斌、五毒侏儒三人仍奮戰不懈。

左慧姑、康少峯以二對三，此起彼落，倏東乍西，戰況混沌不明，小峯心裡有數，必須先解決掉一個，方可穩操勝算，當即集中全力，攻向冷面人魔。

此乃聲東擊西之計，從夏宏光的面前一掠而過，以迅雷之勢轉而攻向九頭神鷹崔斌。

殘琴三絕蓋世無雙，躲得了冷面人魔，却躲不了九頭神鷹，劈！崔斌當胸挨了一琴，震得五臟離位，口吐鮮血，歪歪斜斜的退了七八步，一屁股栽坐在地。

崔斌一敗，左慧姑單挑五毒侏儒，游刃有餘，夏宏光勢成孤立，敗象已露。

小峯則如得神助，勢如破竹，其鋒銳不可當，向夏宏光展開另一輪攻勢。

冷面人魔夏宏光乃黑道上的天字第一號人物，一支綠林箭可以指揮南七北六省，四洞七十二寨，當眞是脚一跺，可以震動半個江湖，可是，面對龍虎門的第三代掌門人康少峯，却不免相形見拙，小峯再攻十招，夏宏光馬步已亂，兵敗如山倒，已無招架之力，踉踉蹌蹌的向後退去。

主帥陣前失利，部將亦馬失前蹄，彭！五毒侏儒當胸吃了左慧姑一掌，空有一身毒本事，根本無從施展，矮胖如桶的身軀栽了個四脚朝天，接着又骨碌碌地滾出一丈多遠。

康少峯眼見勝局已定，心下大喜，望着夏宏光道：「夏崗主現在服氣了吧？」

冷面人魔皺眉不語，左慧姑乍然驚叫道：「小心暗器！」

定目一看，糟！一蓬毒針舖天

蓋地而來，已近在眼前。

毒針多如牛毛，急如火燒眉毛，幸好有殘琴在握，一面拉着左慧姑彈身暴退，一面揚琴疾掃。

小峯動作夠快，殘琴威力無邊，毒針擊落在地，險險逃過一劫。

這一來，無異火上加油，康少峯猛一個大跨步，衝至五毒侏儒面前，吼道：「你幹的好事！」

五毒侏儒甫從地上爬起，手上戴着鹿皮手套，又扣好了一把毒針，冷笑道：「這次算你走運，下次就叫你五毒攻心而亡！」

「老毒物，納命來，你已經沒有下次了！」

怒吼聲中，「琴音貫頂」攔頭打下。

彼此相距甚近，殘琴出手就到，五毒侏儒眼看老命將休，康少峯猛然想起神州一奇呂松林之言，强將殘琴收回，道：「小俠仰體上天好生之德，姑且饒你一命，爾後如敢再爲非作歹，小心我把你砸成肉泥骨粉！」

臉色一整，繼又說道：「不過，必須留下一條手臂，以示薄懲，免得日後再暗算他人！」

話落招出，齊肩砸下，哀鳴之聲未止，血箭已冲天噴出，五毒侏儒的一條右臂立被卸了下來。

人也痛得在地上打滾，不久便暈了過去。

九頭神鷹栽坐不起，五毒侏儒昏迷不醒，康少俠上前三步，道：「夏宏光，你到底服不服輸？」

夏宏光自視甚高，竟在五十招之內敗下陣來，尤其對手年未弱冠，情何以堪，聞言虎吼一聲，道：「我夏宏光跑了半輩子的江湖，不論水裡火裡，那怕劍樹刀山，還不曾服過那個，想要老夫服輸認敗，除非血流五步，命歸九幽！」

話畢，雙掌交揮，全力反撲，欲作最後掙扎。

康少峯報以一聲冷哼，道：「哼，你這是自找苦吃！」

殘琴三絕與降龍伏虎掌，曾在集賢莊大展雄風，而此時的康少峯功力又有精進，夏宏光豈是他的對手，再戰十回合，敗象益明，被殘琴兜體一撞，雙眼發黑，雙腿發軟，終於不支坐下去。

康少峯跨步而上道：「老匹夫，你該服氣了吧？」

好個黑道梟雄夏宏光，重創之下，仍不肯服輸認敗，居然又一躍而起，瘋狂撲擊。

左慧姑見夏宏光拚死不服，大爲惱火，道：「峯弟，老魔曾率衆圍攻先父於括蒼山，心狠手辣，舉世無匹，應是十惡不赦之徒，乾脆把他斃掉算了，不必浪費時間。」

康少峯却另有主張，道：「不！我就不信他是鐵打的金剛，銅鑄的羅漢，非打得他服服貼貼，舉手投降不可！」

心生此念，索性將殘琴收起，一掌便將冷面人魔打倒在地。

夏宏光好硬的骨頭，翻一個身，又站了起來，用頭猛撞。

已是强弩之末，根本無濟於事，康少峯伸手一推，冷面人魔又倒了下去。

冷面人魔死不認輸，爬起來，撲上去，又栽倒！

康少峯彷彿是在耍猴子，接連將他用脚絆倒十餘次。

堂堂黑道總瓢把子夏宏光，此刻已被小峯折騰得筋疲力竭，再也站不起來了。

「起來！起來呀！」

康少峯吼聲如雷，抓住夏宏光的衣領將他提起來，道：「現在滋味如何？服不服氣？」

夏宏光用力甩了幾下腦袋，藉以清醒一下神智，道：「老夫走南闖北，身經百戰，從來沒有服過半個人，康掌門是唯一令夏某心服口服的人。」

這話大出左慧姑、康少峯意料之外，小峯鬆手放開他，道：「難得你這樣率直，既已服輸，就爽快點把銀圖交出來吧！」

夏宏光果然是條頂天立地的漢子，一諾千金，爽快之至，取出死神左玄左腿上的一塊人皮，抖手擲給康少峯。

驀在此刻，黑風崗上又有貴客光臨，左慧姑發現遠處有一個黑影飛奔而來，忙道：「峯弟，趕快辦完事就走吧，咱們久戰力疲，恐非血女、鬼谷主等人之敵。」

康少峯深以爲是，也不想在此時與强敵交手，見手中銀圖是眞，往懷中一塞，轉對夏宏光道：「夏崗主，難得你如此爽快，失敬得很，希望另一件事也能夠一樣爽快俐落。」

冷面人魔夏宏光調息一陣後，體力已恢復一半多，愕然道：「已將銀圖秘籙還給你，還有何事未了？」

左慧姑一揚柳眉兒，道：「別裝蒜，一報還一報，你還欠先父一條腿！」

夏宏光臉色一沉，還來不及開口說話，突聞另一個聲音接口道：「夏大崗主債台高築，還欠我萬博先生九個金元寶哩！」

串鈴叮噹聲中，神叟余千知已踏進院門，口中唸唸有詞道：「喂，萬事通，萬事能，萬事知，有病替治病，有仇替報仇，能預卜吉兇，能知過去未來。」

邊說，邊搖，說到這裡，人已來至近前，瞄了康少峯一眼，道：「哦，你也跑到黑風崗來了，幸會！幸會！」

康少峯一見神叟就有氣，是他騙走了一串價值連城的珠寶，是他騙走了飛雲堡的一把祖傳名劍，還曾經打了自己一掌，險些兒丟了性命，往事瞬間電閃而過，沉臉道：「萬博先生，你來得太巧也太好了，那筆陳年老賬今夜一定要算清楚！」

神叟余千知一看場中情況，心裡已明白了七八分，滿臉堆笑道：「康少俠說那裡話來，你我之間的交易早已銀貨兩訖，根本無賬可算。」

康少峯劍眉雙挑道：「哼，你倒推得乾淨，再不認賬就叫你躺在黑風崗！」

萬博先生游目四顧，見院子裡躺下一堆人，夏宏光臉色凝重，五毒侏儒斷了一條臂，道：「康朋友，做人可要憑良心，在鬼府時老夫曾爲你算了一命，算定你乃大富大貴之人，如今果然時來運轉，把黑風崗上的好漢打得落花流水，正好應了本山人的預言，理當好好謝謝我老人家才是，怎麼反而惡語相加，寧不叫人齒冷？」

康少峯眼一瞪，話未出口，余千知又道：「不過，老夫並無討賞之意，因爲康少俠也幫了我萬博先生一個大忙，也該謝你一謝，咱們彼此抵消，誰也不欠誰。」

小峯疑雲滿臉道：「在下幾時幫過你的忙？簡直莫名其妙。」

余千知望了冷面人魔一眼，道：「在鬼府時，本山人曾爲夏大崗主算過一卦，認定他乃大起大落之命，不久會有奇遇，日後恐有血光之災，他偏不信，還誇下海口，如果他日應驗，願補送我九錠金元寶，小俠將他打得心悅誠服，豈不好正幫了我萬博先生的忙！」

「哼，半年不見，你還是貪得無厭，唯利是圖！」

「少俠之言差矣，這叫做江山易移，本性難改。」

「本掌門就不信這一套，說甚麼江山易移，本性難改，今天非要你改一改不可。」

「怎麼改？」

「把吃下去的東西乖乖的吐出來。」

「這是不可能的事，本山人寧願丟掉老命，你也休想將明珠寶劍討回。」

「哼，小俠就不信你眞的要錢不要命！」

式行「飛雲瀉電」，一掌呼嘯而出。

此乃「降龍伏虎」三絕招之一，小峯就是跟神叟學的，余千知起先並未在意，認爲他是在關老爺面前要大刀，直至發覺來勢太猛，這才全力封拒。

晚了，封拒無效，暗力長驅直入，震得他全身發抖，臉色蒼白，向後退了半步。

但萬博先生並未生氣，反而笑嘻嘻地道：「恭喜，恭喜，你小子能把本山人的絕技修練到這種境界，可謂青出於藍，追本溯源，應該不忘老夫的大恩大德才是，飛雲堡主地下有知，亦當含笑九泉，以一把祖傳破劍買到蓋世絕學，這種便宜事打着燈籠也找不到。」

余千知老奸巨猾又加了一句威脅的話：「但是，話又說回來，娃兒且別得意，認眞的打起來，恐怕比我萬博先生還要差一大截！」

康少峯冷哼一聲，道：「哼，余老頭，你把自己估得太高了，死到臨頭還吹牛說大話！」

殘琴挽起一縷狂濤，攔腰橫掃出去。

神叟余千知一聽嗡嗡之聲，臉色大變，起先還想一爭高下，及見來勢太猛，宛若萬馬奔騰，心知不妙，忙不迭地暴退八尺，方免於當場出醜。

一招絕技，令余千知驚駭不已，望着殘琴大呼小叫道：「娃兒否極泰來，吉星高照，原來繼承了死神左玄的衣鉢，難怪夏宏光會一敗塗地！」

「你不知道的事情還多着呢，想要活命只有一個法子。」

「什麼辦法？」

「拿明珠、寶劍來換。」

「娃兒休說大話，老夫足可自保。」

「哼哼，只怕你已經保不了啦，看琴！」

左掌右琴，連攻六招，招招不離余千知致命要害之處。

殘琴三絕，獨步武林，不知毀了多少英雄好漢，降龍伏虎三絕招與御氣神功交互運用，更是威力倍增，萬博先生左閃右避，前騰後躍，一個不留神，噹！手中串鈴被殘琴打飛，左肩吃了一掌，蹬！蹬！蹬！連退三步。

冷面人魔夏宏光睹狀嘿嘿冷笑道：「余老兒一生算盡了別人的吉兇休咎，一張煽風嘴不知給江湖上憑添多少是非紛爭，今天命犯煞星，諒必吉少兇多，何妨給自己也算上一算，夏某願洗耳恭聽。」

萬博先生哈哈一笑，反唇相譏道：「本山人向來算人不算己，再怎麼倒楣也比你閣下好得多，起碼不會被人打得屁滾尿流，缺了胳臂又斷腿！」

康少峯臉一沉，道：「余千知，你自己不敢算，小俠我可以代你算上一算，你今天會比夏宏光敗得更慘，更可憐，甚至連你的老骨頭也會埋葬在黑風崗上。」

揚琴欲再進招，萬博先生拱手

作揖道：「小英雄，別這樣，得饒人處且饒人，動手動脚的多傷感情，咱們之間的事等老夫跟夏大崗主的帳算清楚後再慢慢商量。」

夏宏光吹鬍子瞪眼睛道：「余老兒，你我之間還有什麼舊帳未清？」

神叟余千知煞有介事道：「夏兄，別裝糊塗，我萬博先生以前曾說過，你離開鬼府之後必有奇遇……」

「可惜夏某並無奇遇。」

「你砍斷死神左玄的一條腿，得到四張銀圖，就是奇遇。」

「哦！」

「本山人又曾預言，夏大俠乃大起大落之相，最怕樂極生悲，命犯煞星，如不能趁早金盆洗手，恐有血光之災，今已一一應驗，我萬博先生沒有說假話吧？」

「不假又怎樣？」

「好說，夏大崗主曾有言在先，如此話不假，願再付本山人九錠元寶作爲後謝，今日便是特來催討，幸勿食言。」

神叟的話絲絲入扣，令夏宏光欲辯無詞，萬博先生鼓起如簧之舌，又拿話扣他：「素聞夏大崗主大富大貴，大仁大信，威震綠林，譽滿天下，向來一諾千金……」

冷面人魔夏宏光乃綠林豪客，最討厭唯利是圖，阿諛奉承的嘴臉，光火道：「閉上你的狗嘴，老夫不喜歡戴高帽子，九錠金元寶在夏某來說不過九牛一毛，一個也少不了你的！」

一扭頭，又對身旁的一名黑衣大漢道：「去打開金庫，搬一箱金元寶來送給這個老匹夫！」

黑衣大漢躬身應是，去沒多久，便喘着大氣搬了一個黑漆木箱回來，放在夏宏光和余千知的中間。

冷面人魔脚踩着木箱，語帶威脅道：「夏某一言九鼎，禮金照付不誤，但是，你先別高興，能否帶走恐怕大有問題，弄不好說不定連老命都會賠上。」

萬博先生皮笑肉不笑道：「啞巴吃湯圓，我老人家心裡有數，不勞夏大俠操心。」

夏宏光道：「這是皇帝老兒御庫內的官金，一共十錠，總重一千兩，老夫要拿走一錠，尚餘九錠九百兩，請驗收！」

余千知見錢眼開，笑得嘴都合不攏，道：「那裡，夏大俠言出必踐，一諾千金，小老兒信得過，信得過！」

冷面人魔夏宏光陰惻惻的一笑，道：「余老兒信也好，不信也罷，夏某一定要打開讓你過目，以免日後如有短少，說我言而無信。」

劈！夏宏光好强勁的掌力，一隻堅逾鐵石的厚木箱蓋子劈得四分五裂，九錠黃澄澄金元寶在地上亂滾。

這一來余千知可傻眼了，東收一錠，西撿一個，費了不少力氣才湊在一起，雖然明知是冷面人魔在故意找痲煩，表面上却不得不說：「夏兄這又何苦，本山人信得過就夠啦，何必非要打開箱子來數。」

夏宏光見他正俯身整修木箱，想把元寶再放回去，冷笑道：「余老兒別忙收拾，夏某尚有一事請教，如果說得對，這一錠元寶也送給你，湊個整數。」

一提到錢財，萬博先生的精神就來了，道：「夏大崗主有話但請吩咐，老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

夏宏光將手中的元寶在他面前一晃，道：「這是什麼？」

余千知一楞，道：「此乃金元寶，盡人皆知，何必多此一問。」

冷面人魔右拳緊握，道：「這又是什麼東西？」

神叟聽得一呆，道：「是拳頭呀，夏兄怎麼盡問些莫名其妙的話，莫非……」

夏宏光終於說出他自己的企圖：「你如果肯讓夏某揍你一拳，這錠金元寶就送給你啦。」

神叟余千知儘管愛財如命，却也深語見好就收的道理，急忙大搖其頭道：「盛意心領，恕小老兒無此雅興，你還是自己用吧。」

冷面人魔臉一沉，道：「哼，這可由不得你！」

颼！元寶帶起一陣刺耳的嘯聲，照準余千知的面門打過去。

萬博先生愕然一楞，忙滑步横移，伸手去接。

鬼谷三叟，確非泛泛之輩，神叟身手敏捷，動作乾淨俐落，手一伸，將元寶接住，緊接着，滴溜溜的轉了兩個圈子，將力道卸掉，又站回原地，驚問道：「這是什麼意思？」

夏宏光答得妙：「意思是要你把命留在黑風崗！」

經過一陣調息後，冷面人魔的功力已大致恢復，猛提一口眞氣，勁貫掌心，呼地電拍而出，剛猛無匹的掌力渦漩成風，排空四湧，砂飛石走，聲勢好不嚇人。

萬博先生心裡有數，知道單憑一張嘴已無濟於事，想要活命必須靠眞本事，急忙放下元寶，拾起串鈴，以左掌右鈴迎戰。

九頭神鷹崔斌功力已復，睹狀提足一掌眞力，也一聲不響的加入惡鬥行列，猛攻神叟側翼。

五毒侏儒則立在牆邊，由別人幫他療傷止痛。

神叟余千知久走江湖，賣卜算命，吃遍四方，賺盡了天下英雄的銀子，也學了不少奇招異技，儘管以一敵二，依然應付裕如。

話是這樣說，五十招一過，便感力不從心，顧此失彼，逐漸處於下風。

果然，崔斌、夏宏光合作無間，一輪强攻下來，萬博先生已招架不住，頻頻閃身退避，一個不小心絆到了金元寶，差點栽倒。

冷面人魔看在眼中，喜在心中，認定余千知的老命已揑在自己手裡，猛然前衝數步，譏笑道：「老匹夫，你這一生算盡了別人的死生貧富，可曾算到你自己會埋骨在此？」

右掌倏揚，暗力將吐未吐，殘琴嗚嗚聲中，康少峯乍然跨步而上，往三人中間一站。

在場三人都是他的手下敗將，已如驚弓之鳥，見他來意不善，俱皆紛紛退避。

「哼！」

康少峯報以一聲冷哼，對余千知道：「萬博先生，黑風崗乃綠林老巢，高手如雲，你單身獨闖，犯了兵家大忌，老命已經丟了大半條，可要小俠幫忙？」

余千知先是一怔，繼而猛拍馬屁道：「小英雄仁心俠骨，義貫日月，小老兒十分敬佩，夏宏光乃江湖敗類，打家劫舍，無惡不作，俠義中人無不切齒痛恨，康少俠如肯出手除害，可謂功德無量，必將大快人心。」

夏宏光聞言大怒，本要發作，被小峯阻住，未敢造次，康少峯截口道：「住口！休再花言巧語，本掌門出手是有條件的。」

神叟余千知大言不慚道：「除魔去惡，人人有責，小英雄還有什麼條件？」

康少峯胸有成竹道：「很簡單，只要你將過去誆騙的財物全部退還，再加上眼前的十錠金元寶，外帶三十六個響頭，你就死不了啦，保證你可以平平安安的離開黑風崗。」

神叟視錢如命，平生最愛黃白之物，望着滿地黃金，哭喪着老臉道：「明珠、寶劍小老兒可以考慮奉還，這十個元寶得來不易，務請高抬貴手。」

小峯臉色一沉，道：「你不同意？好，想死小俠就成全你。」

一扭頭，又對冷面人魔道：「夏宏光，你可以下手啦，越快越好，等你幹掉這個糟老頭後，咱們的帳也該結清了。」

左慧姑不以爲然，道：「峯弟，事有輕重緩急，余老兒的事可以緩一緩，先找夏宏光討債要緊。」

一語提醒夢中人，康少峯驚「哦」一聲，轉對冷面人魔道：「夏宏光，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你砍斷先師的一條腿，今天也得還一條腿，是自己動手？還是由本掌門代勞？」

九頭神鷹崔斌聞言大怒，領着一羣綠林好漢圍攏上來，道：「康朋友別欺人太甚，銀圖業已奉還，休再得寸進尺，想要斷大當家的一條腿，除非將黑風崗上的人趕盡殺絕！」

動口不足，繼之動手，率衆一湧而上。

不禁激起了康少峯的萬丈殺機，口中連喊了三聲：「殺！殺！殺！」殘琴嗚咽悲鳴，連攻三招。

殘琴三絕，玄奧、詭異、剛猛、霸道兼而有之，琴聲未歇，慘叫已起，搶先攻上來的人非死即傷，九頭神鷹崔斌首當其衝，敗得最慘，被殘琴打中臉頰，留下三條弦痕，暴退一丈五六。

康少峯揚琴欲發，聲冷氣壯道：「夏宏光，本掌門在等你的回話，再拖拖拉拉，小俠就要大開殺戒了。」

冷面人魔心知事不可爲，暗喊一聲：「罷了！」刷！銀虹一閃，亮出了匕首，朝自己的左腿斬下。

夏宏光不愧是四洞七十二寨的盟主身份，鋼牙緊咬，臉不改色，鋒利的匕首繞着大腿劃了一圈，皮肉已斷，血湧如泉，接着，腕上加力，卡察！腿骨應聲而斷，一條血淋淋的左腿落在地上，染紅了一大片黃土。

冷面人魔好硬的骨頭，拾起左腿，抖手擲了出去，道：「康朋友小心接着，別讓鮮血弄髒了你的手！」

小峯不避不退，將血腿接在手中，朗聲道：「閣下過慮了，在下成天在鮮血裡打滾……」

言猶未了，夏宏光搖晃了幾下，卒告不支倒地，人也昏了過去。

人雖昏迷，血流未止，手下之人忙作一團。

康少峯睹此情狀，忽然想起集賢莊上那一晚的情景，慨然長嘆一聲，心道：「唉，呂老前輩的遭遇實在太不幸了，盈盈姑娘負氣出走後也不知下落何方，但願已安然返家，守在老父身旁。」

萬博先生利用這段時間，已將破碎的木箱修理好，把元寶裝回去，抱着木箱，悄沒聲息地不告而去。

「站住！」

暴喝聲中，康少峯從神叟頭頂一掠而過，阻住去路。

余千知臉色驟變道：「小友意欲何爲？」

康少峯道：「想跟你談一筆交易。」

「談什麼交易？」

小峯未再答腔，殘琴一掄，攔腰橫掃，嗚嗚悲鳴聲中力逾千鈞，以排山倒海之勢湧至，余千知如置身狂風暴雨中，連呼吸都感到困難，身不由己的連退七八步，手中的木箱亦告脫手落地。

康少峯追上去，一字一句道：「萬博先生，在下的殘琴三絕比你的降龍伏虎三絕招如何？」

萬博先生模稜兩可道：「還好，還好。」

小峯冷笑道：「覺得不錯就賣給你好啦，價錢算便宜一點。」

神叟一聽話鋒不對，忙搖頭道：「余某只知賣武藝給別人，從來不向他人購買功夫。」

康少峯見木箱正巧落在他脚前，靈機一動，道：「守財奴，你一生視錢如命，怎捨得任由金元寶丟棄在此，快抱着呀！」

收好殘琴，舉起木箱，雙手用力一擲，疾逾迅雷般射向余千知。

一箱金元寶重逾五六十斤，小峯全力擲出，力道大得驚人，彼此距離又近，神叟想躲也躲不開，只好硬着頭皮去接。

接是接住了，奈何木箱衝力太猛，根本站不住脚，連連後退不止。一口氣退後一丈七八，終於仰面栽倒，木箱當胸一搗，撞得他血湧氣翻，氣喘如牛，忽覺喉中有異，張嘴吐出來一股血箭。

這個老小子當眞要錢不要命，木箱仍緊緊的抱在手中不放。

小峯對他懷恨極深，至此仍不肯罷手，想再設法折磨他，左慧姑道：「峯弟，算了吧，得饒人處且饒人，何必跟他一般見識，咱們……」

一語未畢，忽見西南方有一條嬌小的人影電奔而來。

「血女！」

場中立刻爆出一片驚呼聲。

餘音嫋嫋，人來如電，春風過處，面前已俏生生地多了一個全身一色血紅衣裳，紅巾蒙面，髮髻上插着一根銀針的女子，不是血女還會是誰？

血女殺人太多，名頭太大，全場愕然，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一雙冷電也似的星目中充滿了殺機，從衆人身上一一掃過。

當血女的眸光從左慧姑臉上掃過，與康少峯四目相對時二人清清楚楚的感受到血女眸中的仇恨與怨憤。

康少峯不由心頭一震，暗想：「以前曾與血女見過幾次面，從來不像現在這樣殺氣騰騰的，難道……」

還沒有想出個所以然來，血女已找上冷面人魔夏宏光，道：「本姑娘連來黑風崗數次，始終找不到你夏宏光，原以爲已毀在幽冥教主手中，今夜總算沒有白跑。」

弄得夏宏光滿頭玄霧，道：「夏某與妳血女之間素無瓜葛，亦無仇怨，一向河水不犯井水，妳找老夫作甚？」

血女從容不迫道：「好說，想向你打聽一件事。」

「那件事？」

「死神左玄腿上的四幅銀圖可是落在尊駕手中？」

「確有其事。」

「好極了，夏崗主快人快語，本姑娘也不跟你轉彎抹角，正是爲銀圖而來，如肯爽快交出，可以網開一面，不傷一人。」

冷面人魔夏宏光瞄了康少峯一眼，道：「姑娘來得不巧，寶圖已被他人取走。」

血女黛眉雙挑，吐出來一個字：「誰？」

夏宏光指着小峯道：「姑娘找他一問便知。」

此人老奸巨猾，既不敢開罪康少峯，對血女也算有個交代，血女輕擺柳腰，挪近三步，以極不友善的語氣道：「康少峯，你說，銀圖究竟落入何人之手？」

康少峯想了想，直截了當的說：「此人遠在天邊，近在眼前，正是區區在下我康少峯。」

血女眸中兇芒更甚，吐字冰冷：「噢，是你，奉勸你最好痛痛快快交出來，如敢哼半個不字，小命就保不住了！」

小峯豈會被她唬住，臉一沉，道：「血女，別人懼妳怕妳，我康少峯可不在乎，何況銀圖秘籙乃龍虎門所有之物……」

血女揚眉道：「住口！簡直一派胡言，想那銀圖秘籙乃武林瑰寶，原屬本血女所有，後被宇內一聖張子漁强取豪奪而去，現在正是物歸原主的時候。」

左慧姑振振有詞道：「芳駕此言差矣，血女憑寶圖絕學爲禍武林，龍虎門的第一代掌門人張子漁爲天下除害，挺身而出，大敗血女，乃大快人心之事，銀圖秘籙自然應歸龍虎門所有，妳小小年紀，絕非血女本人，休得謊言訛詐！」

血女拔下銀針嬌叱道：「賤婢休得胡言亂語，先吃本姑娘的一針，便知是否眞血女！」

銀針一抖，幻化出萬朵銀星，一步一步的走向康、左二人。

血女一向被人視爲死亡的代名詞，手中銀針不知毀了多少英雄豪傑，小峯絲毫也不敢大意，殘琴橫障胸前以待，如臨大敵。

左慧姑料準她是衝着自己來

的，暗中提足雙掌眞力，靜觀其變。

血女前行數步，忽又停了下來，惡狠狠地瞪了左慧姑一眼，咒罵一句：「不要臉的女人！」

這話突如其來，太唐突，也太怪異，二人相視一楞，莫名所以，這一分神不打緊，血女手中的銀針從小峯身旁疾劃而過，朝左慧姑的心窩要害刺去。

血女動作太快，彷若電光一閃，銀針未到，左慧姑已感受到一股徹骨寒氣，此時還手已晚，只好滑步退避。

慧姑反應敏捷，幸而逃得一命，但右側胸已被銀針掃中，劃下一道血痕，染紅了半邊羅衫。

這還是康少峯及時攻出一琴一掌，逼得血女銀針走歪，不然，左慧姑恐怕不死也得重傷。

血女一招無功，雌威大發，叱道：「哼，看不透妳這狐狸精不但會勾引男人，還有點眞才實學，居然能在本姑娘的銀針下超生，且先別得意，再接三針試試。」

銀針平舉，寒氣逼人，招尚未發，便有一股無形的暗力激射出去。

先下手的爲强，後下手的遭殃，小峯見勢不妙，搶先攻出一琴一掌。

康少峯此時已具備一流身手，三招快攻，如雷似電，血女雖然厲害，怎奈先機盡失，只能招架，無力還手，還被逼到一邊去。

小峯頗感意外，在心底自語道：「看來聞名不如見面，見面不似聞名，武林中人聞名喪膽的血女也不過爾爾。」

心語間，血女嬌叱一聲，左掌右針，已兵臨城下，道：「康少峯，別以爲拜死神左玄爲師就自以爲了不起，告訴你，你縱然再苦修十年，仍非本姑娘的對手。」

小峯一招取勝，信心大增，閃身一避，道：「芳駕且慢動手，在下有一事如哽在喉，想先請教請教。」

血女好利的一張嘴：「有屁快放！」

「我想知道妳眞正的身份來歷！」

「姑娘血女，身份來歷盡人皆知。」

「爲何認識在下與先母？」

「本姑娘認識你康少峯，自認已倒了八輩子的楣，幾時見過你那死去的娘？」

這話有語病，露出了馬脚，小峯心想：「邪門，前幾次見面還口口聲聲說認識我們母子，如今怎麼又矢口否認？此女的身份可能大有問題。」

本欲一探究竟，忽聞有人大聲嚷嚷道：「奇怪，怎麼又來了一個血女？」

紅影掠空，香風四溢，場中果然又多了一個全身血紅如火的女人。

來人的衣裝打扮，與先來的血女完全一樣，一樣的纖腰如柳，一樣的杏目含威，活像是一對姐妹花。

進一步仔細觀察，可以發現，先來的血女略嫌低矮清瘦一些。後到的血女則略微高大豐滿，康少峯瞧瞧這個，看看那個，腦海中一片迷惘，暗忖：「這眞是千古奇聞，血女也會鬧雙胞，也不知那個是眞？那個是假？」

血女威名赫赫，是公認的天下第一兇人，誰也沒料到黑風崗上會突然冒出兩個血女來，夏宏光也同樣如在五里霧中，諱莫如深。

先來的血女對後來的血女似是心存忌憚，後來者還沒有弄清楚場中情況，先來者二話不說，立即掉頭離開。

後來的血女毫不遲疑，馬上隨後追下去，瞬間皆消失在夜色蒼茫中。

兩個血女來得突兀，去得怪異，給大夥留下一團迷霧，却也幫了萬博先生的大忙，不知何時，已溜之大吉。

康少峯望着血女遠去的方向，道：「血女也會有人冒充，這人不是瘋子，就是活膩了！」

左慧姑道：「他們這一去，必有一場生死之搏，咱們動作快些也許能看得到。」

康少峯正有此意，跟冷面人魔夏宏光打個招呼後，立與左慧姑攜手離去。

二人心急趕路，去勢如風，沒多久，綠林中樞重地的黑風崗已拋在身後。

這時，左慧姑道：「峯弟，剛才那兩個血女好像都認得你，這是怎麼回事？可知誰眞誰假？」

康少峯沉吟一下，道：「從種種跡象來看，先來的血女可能是個冒牌貨，因爲後來的血女曾明言認得我們母子，先來者的說詞却不同，而且功力身手亦甚平常，比在鬼府所見威風凜凜，不可一世的血女不可同日而語，無法等量齊觀。」

左慧姑沉吟一下，道：「嗯，峯弟言之有理，但不知先來的那個假血女是何來歷？爲何要冒充？後來的眞血女怎會認識你們母子？這中間可能大有文章。」

「小弟也正爲此百思不解，假血女是一個謎，眞血女同樣也是一個謎，弄不懂她們到底在玩什麼玄虛？」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 玉眞子和崔老等為要尋回藍寶石，決定約鬥李存正，便派徐小七往李家寨去下戰書。在往李家寨的山腰中，亦男亦女的人妖尹且且於山腰搭篷等待擄人快活，正巧文娟往李家寨路過，冷不防中了迷魂春藥，神志不清，兩人於篷中扭在一起時，文娟發出咿呀怪聲，驚動了路過的徐小七，徐小七認出是文娟之聲，急撲前搭救……

新派武林恩義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奪魂血咒

初嚐愛情甜蜜果　往送黑帖遭暗算

她怎知那黃山劍客李存正原也是個「中間偏右」的人物，也就是說李存正屬於正邪間偏好的一面，但是當李存正得到「滿天星藍寶石」之後，他已性情大變，他疑神疑鬼，心神不寧產生一種可怕的幻覺，以為天下所有的人都想奪去他的藍寶石了！

李存正性情大變了，他已不再計較甚麼了。

＊　＊　＊

文娟姑娘對徐小七，道：「如果李存正是個奸佞之人，小七哥，你可要小心應付了！」

徐小七道：「如今咱們並不孤單，便是揚州老怪崔不老也來了，再加上那個邪門得緊的尹且且，江湖上正邪人物都有了，他李存正再是陰謀，也不敢明目張膽的與這些人物為敵吧！」

文娟姑娘，道：「你這話令我好憂慮呀！」

徐小七一怔，道：「妳應該寬心的，怎麼反而憂愁起來了！」

文娟姑娘道：「怎麼不憂慮呀，如今來了這麼多黑白兩道人物，大家得知那天下無雙的滿天星藍寶石在李存正手上，大家或可聯手對付姓李的，但當大家合力奪了其寶石以後，勢必又是一場火拚，到那時免不了又會死人，小七哥，咱們有力量奪回藍寶石嗎？」

徐小七道：「非奪回不可！」

他咬牙忿然的又道：「當年我爹為此事風塵僕僕在大江南北，為的就是追查此藍寶石，目的也是要把火星眞君的法眼物歸原處，不料老人家却一病不起，想着此事，我這做兒子的又怎麼不痛心疾首！」

他抬頭看天，又道：「老父遺志，尤大叔說得清楚，做兒子的便是命拚上不要，也要把寶物奪回來。」

文娟姑娘道：「好，咱們邊走邊商量，一定要把寶物奪回來！」

徐小七道：「娟妹，妳眞好，咱們在對付江家父子二人的時候，同仇敵愾，如今為了追寶，再一次聯手，我太高興了！」

文娟一嘆，道：「可惜我的身子被江風那小子糟塌了，心中實在羞愧！」

徐小七忽的拉住文娟的手，他帶着些許激動的道：「娟妹呀，別把那事放在心上，妳已夠偉大了！」

文娟道：「我偉大甚麼呀，我把身子交在仇人之子手上，我恨吶！」

徐小七道：「尤大叔的巧安排，他老人家不是說過嗎，如果妳事先知道江家父子就是妳的仇家，妳的一切行動就不自然，又怎麼能抓到江家父子的小辮子？那江風也

不會帶妳去東河口了，又怎麼能當案子的人證？」

文娟嘆口氣，道：「但我以後的日子就不好了！」

徐小七道：「怎麼個不好？」

文娟道：「殘花敗柳無人問，姑娘十八一枝花，唉，我是殘花了。」

徐小七道：「娟妹，妳在我的心中永遠是聖潔的，如果……如果……」

文娟雙目一亮，道：「小七哥……你是說……」

徐小七道：「我的身子太矮了，否則……」

文娟道：「小七哥，當年徐艮徐大俠的身子也不太高，但他俠名震動大江南北！」

徐小七道：「你不嫌我矮嗎？」

文娟道：「你在我心中是個偉人吶！」

她把身子往徐小七貼上去，只一比，她的半個頭已高出徐小七的頭頂了！

徐小七眞矮，雙手摟抱更不襯，徐小七還得抬起頭仰起面才看得見文娟的鼻尖。

他想吻她一下也困難，這不能跳起來吻吧，文娟必須低下頭才能嘴碰上。

文娟還是羞慚的，她沒低頭吻，徐小七忽的鬆開手，大叫：「不，我太矮了。」

他匆匆的往山道上走去，文娟却哈哈的笑了。

文娟奔過去，她追上徐小七，而且跨步在徐小七前面，阻住徐小七的去路。

徐小七道：「我不配。」

文娟雙手叉腰，半笑半怒的道：「不配的是我，你是不是明着說你不配，心中却在嫌棄我呀！」

徐小七聞言立刻急得發誓，道：「我徐小七若是口是心非，就叫我……嗚……」

文娟的動作眞快，她的個頭又比徐小七高上大半個頭，在她那突然的發動下，徐小七的下面話兒便被文娟以嘴巴堵住了。

文娟藉機主動的以口堵住徐小七的口，徐小七立刻反手抱，他抱緊了文娟的柳腰，於是兩個人吻上了。

徐小七從來未曾有過這麼愉快的經驗，在從前，當尤大叔叫文娟投入江風懷抱的時候，徐小七只是暗地裡恨爹娘為什麼把他生得這麼矮，徐家的人都是那麼矮，大俠白眉毛徐艮也不高。

當文娟與江風在一起的時候，也只有躲得遠遠的眼不見為淨，那時候只有小王同他們聯絡，徐小七愛文娟只能愛在心裡，那眞的令他悶悶終日，因為他愛文娟愛她在心口難開。

此刻，文娟主動，這便勾起徐小七的慾火情苗，立刻的便燃燒了起來。

徐小七抱住文娟把兩脚尖踮起來吻，一邊吻一邊以右手去捏他的左手背，直到捏痛了才明白這不是夢。

＊　＊　＊

一陣熱吻在中途，文娟突然把頭抬起來，嘻嘻哈哈的笑得幾乎要彎下腰去了。

徐小七吃一驚，他在心中想着：怎麼突然又不口碰口的廝磨了。

文娟已收住笑，道：「小七哥呀，你是怎麼搞的，連接吻也不會呀！」

徐小七道：「接吻不是口碰口磨呀，我怎麼不會？」

「嘻……你呀，接吻要張開嘴巴的，你把嘴巴閉得那麼緊不張開，那有什麼意思？」

徐小七道：「我這是頭一遭呀，妳不教我我怎會親嘴，對不對？」

文娟道：「把口張開，咱們舌頭要碰一起，你就會發覺多麼的有意思了。」

徐小七道：「娟妹，妳說好就好，我當然聽妳的。」

他果然仰面把口張，好像要承雨露了。

文娟又低頭，她十分溫柔的又吻上徐小七了。

徐小七立刻覺出有個似小小靈蛇的滑潤舌頭溜入他的口中在攪和。

徐小七當然知道那是文娟的舌頭，眞會撥弄，弄得徐小七快要燃燒了。

文娟在這方面是有經驗的，那江風什麼樣的人物，秦淮河上他是風流種，而文娟跟他在一起，學的名堂又何止於這一點呀，那風流韻事還在後面吶！

＊　＊　＊

山道上二人在熱吻，北地的烏鴉一大羣往黃山飛來，寒鴉的尖叫聲把二人吵得清醒不少，徐小七愉快的鬆開了文娟的腰，他抹抹嘴巴笑道：「太好了，我們以後常常的親嘴，好不好？」

文娟道：「小七哥，我隨時奉陪，只要你喜歡，有什麼不可以呀！」

「哈……人吶，愉快了，便烏鴉的亂叫也當成歌兒聽了，哈哈……」

文娟道：「過了這座山，你就會看到李家寨了，你去李家寨下黑帖，我在外面接應你，要早早的回來啊！」

徐小七道：「會的，我會的。」

文娟道：「記住我們商量好了

的，千萬別忘記。」

徐小七點點頭，他向文娟揮揮手，道：「荒山上你也要小心，千萬別再碰上像尹旦旦那種邪道人。」

文娟道：「吃次虧學次乖，我是不會再上惡人當的，你快去吧！」

徐小七走了，走得愉快極了，因爲他吹起口哨來了。

一個走路吹口哨的人，這個人是不會憂愁的，這個人必然在高興之中。

徐小七還不時的以舌頭舐他的嘴唇，好像他的嘴唇上有什麼好吃的蜜水似的。

* * *

前面是甜水河，後面是大山窪，有一道寨牆面朝東，那寨牆有三丈六，寨牆的下面有石階，這時候有幾個李家寨的老人與三五個娃兒在一起，娃兒們自石階上跑下又跑上，老人們坐在石階上看風景，黃山風景是美的。

現在，徐小七來了，徐小七走得很快，過了木橋便直上那個長長的青石台階，幾個老人把娃們叫在一邊，有個娃兒却迎上徐小七，道：「喂，你是做什麼的？你身上的是不是刀呀？」

徐小七道：「娃兒，我是來見你們寨主的。」

他此言一出，便幾個老人也站起來了。

笑笑，徐小七繼續往寨門走，有個老人打橫攔住徐小七去路，他伸手道：「拜帖！」

徐小七道：「見了你們寨主再說。」

那老人一聲冷冷的道：「你等等。」

徐小七道：「等什麼？」

老人道：「總得先有人進去通報，也要有人爲你小哥帶路吧，你不會冒冒失失的進寨到處亂撞吧！」

徐小七一笑，道：「說的也是，就麻煩你老替在下通報了。」

老人道：「我沒那麼大精神，啊，你在寨前的寨上叫一聲，自有人爲你去通報。」

他忽的喃喃又道：「寨主的話應驗了，不久之後會有那貪婪之輩前來多事，果然來了。」

徐小七當然聽到了，但他並未放心上，走到寨門下抬頭往大寨上瞧去，他還沒呼叫吶，忽見有人自寨垛子上往寨門下瞧，徐小七立刻認出這人來了。

「嗨，是你呀，個矮子，你應該早來了的。」

說這話的非別人，正是李用是也。

徐小七一見是李用，立刻哈哈笑了：「嗨，眞巧呀，你回來李家寨，甜水鎭上的爛攤子你不管了？」

李用已對徐小七道：「徐家兄弟，別提甜水鎭的事了，我此刻歡迎你的到來。」

李用拔身往寨門下走來，他還把半開不開的寨門拉開些，又道：「請進來！」

徐小七走進大寨的門，李用十分熱誠的帶着徐小七走向李家寨內的最大一所宅子裡，他對徐小七道：「這兩天我一直在候着你徐兄弟的大駕降臨，還以爲你不會來我們這裡了。」

徐小七道：「我當然會來的，我怎麼會不來呢？人命關天吶！」

李用哈哈一笑，他把徐小七引進一間客房中，對徐小七道：「你既然來了，事情就好解決了。」

他請徐小七坐定，立刻命人送上酒菜，徐小七道：「李兄，我可不是來你們李家寨喝酒的呀，我是……」

李用忙以手阻住徐小七說下去，道：「徐兄弟，你什麼也別說了，你應該忘了過去打算未來，是不是？」

徐小七一怔，道：「怎麼說？」

李用道：「你兄弟喝酒，且容我進去向寨主報告！」

徐小七又想說他來的目的是送黑帖，然而李用却哈哈笑着走出客房去了。

徐小七心想，能把李存正找來最好，自己也餓了，有酒有菜的當然要吃個飽了。

就在徐小七正大快朵頤的吃喝着，見李用與另一大漢走來，徐小七見這大漢長得壯，立刻注意着這人，李用已對徐小七笑笑，道：「這位掌管李家寨總務的，他叫李兆升！」

「徐兄弟，稀客！」李兆升眞客氣。

徐小七點點頭，道：「總管！」

李兆升十分親熱的拉住徐小七一手，搖得十分熱烈，道：「來了就好，來了就好，只要面對面的坐下來談，一切都好商量！」

徐小七笑笑，道：「我來是……」

李兆升道：「別多說了，甚麼話再說也是多餘的，你說是不是？」

李用接道：「徐兄弟呀，人不爲己天誅地滅，江湖上人都知道，人人爲我不可靠，我爲人人有分寸，有道是……狠走天下吃肉，狗走天下吃屎，我這話你應該十分的明白了吧？」

徐小七道：「我明白甚麼？你們不叫我把話說完就各自說了一大篇，我有話要說呀！」

李兆升忽自懷中摸出幾張銀票來，他重重的塞在徐小七手中，笑道：「拿去，買點房產置點地，討兩房媳婦侍候你，這一輩子你的日子過得也愜意，這……」

他重重的捏捏徐小七的手，又笑笑道：「咱們寨主最大方，他交代，五十兩銀子你用完，李家寨歡迎你再來，絕不會叫你空手歸！」

徐小七終於明白了，他們打算賄賂呀，嗨，他們看錯我徐小七了。

淡淡一笑，徐小七道：「你們這是叫我忘了甜水鎭你們陷害船老大的事！」

李用道：「從此忘了船老大，這銀子全是你的了！」

徐小七道：「二位仁兄，只有一件事也許可以叫我把船老大的事忘掉！」

李用與李兆升二人立刻問：「是甚麼事，你快快的說出來！」

徐小七道：「把滿天星藍寶石交出來，我便立刻回去中原！」

李用與李兆升一怔間，李兆升道：「徐兄弟呀，你說的甚麼滿天星藍寶石，怎麼咱們從沒聽過？」

李用也接道：「沒有甚麼藍寶石這回事！」

徐小七道：「那就請你們貴寨主出來接黑帖吧！」

李用吃一驚，道：「黑帖？」

「是的，黑帖！」

李兆升道：「甚麼人下的黑帖？」

徐小七道：「等寨主來了我自會說！」

李用道：「好小子，原來你是下黑帖來了！」

徐小七道：「不錯！」

李用站起身道：「黑帖拿出來！」

他不稱徐小七爲徐家兄弟了，他直呼徐小七好小子！

徐小七緩緩自懷中摸出一件東西來，實際上那只是一把小刀子，刀子在手當然與他的魚鱗紫金刀不一樣了！

李用與李兆升猛一怔，道：「你小子想幹甚麼？」

只見徐小七一聲冷笑，雙手用力，就聽「察」的一聲那把小刀齊中斷了！

徐小七把一截短刀用力的擲在桌面上，穩穩的扎上桌面，重重的道：「約鬥！」

李用雙眉一挑，道：「你小子前來下黑帖呀？」

李兆升立刻問：「就憑你？」

徐小七道：「不是我，我還不夠料！」

李兆升道：「誰？」

徐小七道：「中原來的大刀片子余大牙！」

李用叱道：「甚麼余大牙，他也不配！」

徐小七冷笑道：「黑帖已下，決鬥已定，地點……甜水河的渡口沙灘上！」

李兆升道：「日期……」

「地點咱們選，日期便由李寨主選了！」

李用咬牙道：「姓李的不屑於同甚麼大牙的決鬥，你們省省吧！」

徐小七指着地上，道：「除非李家寨能把斷刀接上去，否則這場決鬥定了！」

李兆升道：「何人仲裁？」

徐小七道：「揚州老人崔不老！」

李用吃一驚，道：「怎麼，那個怪老頭也來了？他活夠了，非淌這渾水不可呀！」

李兆升道：「好，既然這揚州老怪也來到，咱們就進去向寨主報告去，徐小七啊，你等我的消息了！」

徐小七淡淡的道：「勞駕！」

他原是要折刀之後就走的，但這日期尚未定，他只好等着李家寨回答個確切的日期了。

於是，李兆升與李用二人又匆匆的奔入李存正的後面大廳上了。

* * *

李存正這兩天也並非絕對高興，他得了天下至寶應該高興，只不過這幾天每當他走入密室，把藍寶石取在手中把玩的時候，他就會聞到一股怪怪的味道，那是令人聞之作嘔的腥臭味道。

對於寶物，李存正是不會假手他人的，便是他的兩個兒子也休想看到，當然，他的老婆也看不到。

李存正奇怪，爲甚麼這麼高貴美麗得宛如天空中閃亮的藍星般的寶物，竟會冒出那麼一股難聞的味道來。

李存正自己用盡各種方法去清洗，他甚至還用石頭去磨蹭，然而石頭被磨破而寶石仍完好，而那股子怪味道便更加的濃了！

至於寨中來了徐小七，李存正根本不把徐小七放心上，他只取了銀票對李兆升交代，打發徐小七走路，叫他取了銀子走得遠遠的，永遠別提這件事！

李存正以爲江湖上有幾個人不愛銀子的？如果都不要銀子，甚麼又叫「花錢能使鬼推磨」？

李存正今天就遇上個不要銀子的人了。

* * *

「事情辦成了？那小子走了？」李存正見李用與李兆升二人匆匆走來，立刻問二人！

李兆升搖搖頭。

李存正道：「他嫌少？」

李兆升把一截斷刀遞過去：「寨主，這小子是專門前來送黑帖的！」

李存正雙目厲芒又現，他逼視着李用冷冷道：「你辦的好事！」

李用低頭不敢仰視，李存正忿怒的道：「與何人決鬥？」

李用這才囁嚅的道：「大刀片子余大牙！」

李存正嘿然冷笑，道：「上次放過這大個子，老夫並沒下殺手，不知死活的傢伙，以爲本寨主只有那麼一點點忍耐！」

他忽的又道：「甚麼人爲仲裁？」

李兆升道：「揚州老怪崔不老呀！」

李存正忽的跳起來，道：「崔老怪還沒死呀？」

他咬咬牙，又道：「這老怪遠離揚州也來黃山吶，江湖傳言眞快，這一回更熱鬧了！」

李用道：「寨主，咱們可以不去赴約呀！」

李兆升道：「對，咱們不理會甚麼黑帖，守緊寨門不放他們進寨來！」

李存正道：「他們約鬥甚麼地方？」

李用道：「甜水鎭渡口！」

李存正全身一緊，他沉默不語！

李用又道：「寨主，侄兒以爲可以不去赴約的。」

李存正道：「人家下了黑帖，不去就得任人取一件爲賠禮，這種事你們可知道？」

李用道：「甚麼樣的一件賠禮呀！」

李存正道：「人家下黑帖不赴約，那就得任人剁去一條臂或一條腿才算完事！」

李兆升道：「寨主，這是誰規定的？」

李存正道：「江湖例律，黑道兄弟皆信奉！」

忽聽李用道：「寨主，我想出個妙計了！」

李存正道：「你的妙計後來都成了餿主意！」

李用道：「寨主，咱們可以……」

他比了個殺人手式，又道：「殺了那小子，然後再滅屍，等揚州老怪找來，咱們就是不承認來過徐小七，他們又能把咱們怎樣？」

李兆升已點頭同意了！

李存正想了一下，半晌，他對二人道：「這一回必須手腳乾淨，我不要再拖泥帶水！」

李用見寨主點頭同意，立刻重重的道：「寨主大伯，你絕對放寬心，這一回咱們萬無一失！」

李兆升道：「咱們只須動點手腳，教這姓徐的三寸丁，不知道怎麼死的！」

就在這時候，忽見那李正忠與李正孝二人走進來，這二人乃是李存正的兒子。

李存正的兩個兒子見李用與李兆升二人也在，立刻上前，道：「爹！」

李存正對這兩個兒子當成寶一般，除了練功以外，平日裡甚少責罵二人。

「甚麼事？」

李正忠道：「剛聽說有人前來下黑帖？」

李存正道：「不關你們的事。」

李存正看看門外，又道：「你二人最好少問。」

李正孝道：「爹，如果有人找上門來決鬥，你老不用出面，兒子擔綱！」

李存正道：「憑你二人的功力，絕非那余大牙的對手，何況他們來的幾人都不簡單！」

他對李用、李兆升二人點點頭，又道：「你二人去吧，一切照計而行！」

李家兄弟二人見李用與李兆升走出大廳，那李正忠走上前，對他爹道：「爹，咱們很想看一看你手上的那顆藍寶石，爹，可以嗎？」

李正孝也道：「爹，咱們得了藍寶石，可是我兄弟還沒見過呀！」

李存正道：「不看也罷！」

李正孝道：「爹，爲甚麼不可以？」

李存正道：「叫你們別看，知道嗎？」

李正忠道：「爹，你自己不覺得嗎？自從爹得了藍寶石以後，你變了，也不回後屋去住，緊守在你這書房中，好像把自己的家人也當成了賊，這樣下去不但變得疑心多慮，咱們也痛苦了。」

李存正道：「爹變了嗎？爹沒變！」

李正孝道：「爹，那到底是甚麼寶呀，咱們是你的兒子呀，你還怕兒子搶嗎？」

李正忠道：「是呀，爹，且叫兒子們看一下，看它到底是甚麼玩意兒，害得那麼多人爲它送命！」

李存正忿怒的叱道：「你二人少囉嗦，回後面去吧，這兒沒你的事！」

李氏兄弟二人一起，不約而同地衝着李存正雙雙的跪在地上，李正孝道：「爹如果不叫兒子們看一眼，今天就算打死我二人也不起來了！」

李存正的巴掌已揚起來了，但他幾次沒落下，因爲他也發現兩個寶貝兒子甚至已把眼睛閉上了。

李存正收起他的巴掌，嘆了一

口氣，道：「你二人好像非看一看不可了！」

李正孝道：「看看也少不了一塊，爹怕甚麼？」

李正忠道：「爹，我們可是你的骨肉親生兒子呀，你還擔心些甚麼呀！」

李正孝道：「爹，你老想明白沒有，你的還不都是我們兄弟的呀，常言道得好，江湖一陣跑，免不了還會老，你老了以後，這萬一有一天你歸……西天以後，你的甚麼也都是我兄弟二人的了，你說是不是？」

「叭！」

「哎呀！」李正孝挨了一嘴巴，李存正已叱道：「你咒你老子早歸西呀，個畜牲！」

李正忠道：「爹，這也是實情呀，你怎麼連你的兒子也不放心呀！」

李存正又要打下去，李正忠道：「不看也得看，看也得看，爹，今天兒子非看不可！」

李存正道：「你們兩個呀，爹的話你們也不聽了，眞氣死我了！」

李正忠道：「爹，只看一眼，以後再也不看！」

李存正無奈的道：「也罷，但你二人千萬不能告訴你們媳婦，爲父的不勝其煩了！」

李正孝撫着嘴巴站起來！

他見李正忠在衝他擠眉眼，覺得這一巴掌値得的！

「爹，你還是疼兒子的！」

李存正叱道：「二十多歲快三十的人了，你們仍然在爹面前耍賴！」

他說着，對兒子正忠道：「把門窗關緊了，別叫人隨便的走進來！」

那李正忠一個箭步跳過去，他先關窗後關門還把門閂也插牢！

「爹，關好了！」

李存正好像恢復些許人性的對大兒子道：「剛才打痛你了？」

李正孝笑笑，道：「不痛，不痛！」

李存正首先入他的書房中，只見他用力去推一個十分沉重的大木櫃，就在沙沙聲中壁上露出個尺半寬的牆縫來，只一看便知是假牆！

李存正從壁縫中走去，他招手也叫兩個兒子進去，這父子三人順序進入假牆內，沒幾丈有個大木櫃子好像被卡在地面上。

李存正在這木櫃中放了許多銀子，但這兒可並非他的藏寶之地，他的藏寶還在地道下吶！

只見李存正吸氣開聲的在移動那沉重的木櫃了……

黃山劍客李存正心不甘情不願的把兩個兒子引入他的藏寶室中，只見他運足了力氣把個大木櫃往一邊推開來，那李正孝見老父吃力的樣子，便立刻上前幫忙，不料李存正叱道：「退一邊去。」

李正孝道：「我幫爹推呀！」

李正孝道：「你不知道如何推法，需知這櫃子下面有機關，不是隨便用力就可以推開的。」

一聽有機關，李正孝忙退向一邊，只見李存正左推右移的半晌才聽到卡的一聲響。

木櫃往右推三尺，才發現下面有地窖，李存正對兩個兒子，道：「別過來，小心機關，我會取上來給你二人看的，如果過來，你二人就別看了。」

李正孝與李正忠兄弟二人忙點頭，立刻退到木櫃邊，只把頭伸直了看下去。

李存正低頭走下地窖裡，不多久忽見一道藍光迸射出來，宛如晨曦晴空。

於是，李存正手托着那顆滿天星藍寶石走上地面來，他那副得意的樣子幾乎就要哈哈笑了。

李正孝與李正忠這兄弟二人傻眼了，兩人想伸手去摸，立刻被他們的老父以手撥開，叱道：「看看就夠了。」

李正孝吸口大氣，道：「好寶貝呀！」

李正忠道：「燈光之下萬點星光在閃亮，太美了，這才是天下眞寶呀！」

忽見李存正指着牆道：「站一邊去，你二人也看過了，也應該滿足了。」

李正孝道：「爹，見過各種寶石，就不曾見過這麼晶光閃閃如萬點寒星寶石，眞是稀世奇寶呀！」

李存正一聽，不由厲芒精閃，冷冷道：「不許對任何人提起這寶物在咱們手中，包括你二人妻子在內。」

李正忠道：「一家人也不能說呀？」

李存正冷冷道：「歷代王朝不知多少爭權奪利的人物，到後來演變成父子相殘兄弟鬩牆，我不得不加以防範，你們明白嗎？」

李氏兄弟二人面面相覷。

李存正一聲低吼，道：「你們先出去！」

李正忠對他兄長點點頭，二人匆匆的退出去了。

這兄弟二人走到大廳外的院子裡，李正孝對他兄弟道：「爹好像變了。」

李正忠道：「我也以爲爹變了，我似乎看到爹的眼神中有一股邪芒怪嚇人的。」

李正孝道：「你會搶那藍寶石嗎？」

李正忠道：「我當然不會，

哥，你呢？」

李正孝的鼻子聳動幾下，淡淡的道：「不會。」

兄弟二人在分手的時候却又忍不住流露出一股子冷漠，那也許是他二人的心中反應。

要知他二人在看到寶物之後，如果心中眞的無據爲己有想法，就不會有那種眼神。

兄弟二人的模樣就好像一頭飢餓的豺狼遠遠的望着一羣羊，只可惜羊羣四週又是牧羊犬又是看羊的牧人，他一時間難以下手而露出那種殘忍又無奈的眼神來。

＊　＊　＊

徐小七醉倒在桌邊上，他人事不知了。

徐小七是不應該醉倒的，他已喝了李用命人送來的酒菜，而且他更相信他只是個送信息的人而不是與李存正決鬥的人，何況又有揚州老怪作仲裁，李家寨不敢對他怎麼樣，所以他有酒照樣的喝。

就在李用與李石增二人在李兆升的合作下，他們用李家寨的蒙汗藥滲入酒中，果然徐小七上了當。

如今的李石增腿傷也差不多好了，但他仍然手拿拐杖。

李石增就看不起徐小七，他對李用道：「就這麼個三寸丁，他經不起我一巴掌。」

李用道：「石增哥，你別小看他，他可是做過官的官老爺呀！」

李石增道：「他當官？咱們擺什麼地方去？」

李用道：「他做過當塗縣衙的捕頭老爺呀！」

李石增一瞪眼，道：「若非他已中了蒙汗藥，他娘的，老子就先同他較量一番。」

李兆升道：「這件事你二人打算如何處置他？」

李用道：「我的主意是把這小子背去野狼山，那地方多狼羣，咱們把他倒掛在樹下餵狼。」

李石增道：「何不一塊一塊切碎了拋入甜水河中餵魚來得乾淨。」

「不乾淨！」李兆升不同意。

李石增道：「怎麼說不乾淨？」

李兆升道：「一方面手段殘忍了些，另一方面咱們分屍到河裡，萬一流到甜水鎭或渡口被人發現就不妙了。」

李用點點頭道：「對，咱們不能露痕跡，也不能再給寨主添麻煩了。」

李石增道：「我還有個主意。」

李用道：「什麼主意？」

李石增道：「咱們背這小子去野狼山，就在荒林子裡把這小子一塊一塊的切割拋入山谷中，野狼的鼻子尖，聞到血肉就會跑出狼洞來，這小子三寸丁，不用多時就會切割完事。」

李兆升道：「那麼，我不再反對了，不過……我看這事就由你二人去辦，寨主那兒我去交代。」

李用道：「去就去，幾次爲寨主把事情辦砸，這一回應該可以過關了。」

他對李兆升又道：「記住告訴大伙，有人找來，就說咱們李家寨從沒有見過什麼人前來。」

李兆升道：「知道了，何用多交代，指望你二人快快把這小子弄消失掉，就算李家寨阿彌陀佛了！」

於是，李用取來一隻大蔴袋，匆匆的把徐小七裝進蔴袋裡，那李石增便取來兩把尖刀插腰上。

李用看看屋外面，對李石增點點頭。

李家寨的寨門拉開來，天尚未黑吶，從寨中走出李用與李石增二人。

兩個人是分工合作的。

李用背着徐小七，等到了野狼山，就由李石增下刀了。

＊　＊　＊

初冬了，黃山上的梧桐樹最是怕寒，才不過三天降霜，梧桐葉子已把山道鋪滿了。

山風帶着呼嘯聲刮起落葉沙沙響，樹林中傳來烏鴉叫，也有餓狼在亂跑。

這景色是淒涼的，也是蕭瑟的，便淒涼與寒傖吧，可也透着幾分無奈，只不過再加上有一股血腥的傳送，就叫人不寒而慄了。

是的，李用與李石增二人轉彎抹角的繞到李家寨後山來了，那野狼山就在李家寨的後山深谷中。

李石增指着一道斷崖對李用道：「吸，就在那道石樑上，你把這三寸丁放在一邊，我立刻下刀。」

李石增邊說，邊把尖刀取在手上，他抬頭看看已落山的日頭，冷冷一笑，道：「羣狼今夜不餓了，嘿！」

李用快步到石樑上，他慢慢走過去，更慢慢的把蔴袋放在斷崖邊，他忽然指着斷崖下，道：「不行，不行，這地方不好。」

李石增道：「這地方好吔，你看看，我下刀快，一刀一塊肉的切了便往崖下丟，既方便又省力，更不會鮮血標在身上來。」

李用道：「嗨，你也不想想，鮮血流在斷崖上，早晚會被人發現，骨頭怎麼辦？」

一怔，李石增道：「那麼，你說怎麼辦？」

李用把手指向山溪，道：「何不到溪邊去做了他，咱們一邊切肉一邊洗着，血被山水冲走了，然後再把骨頭埋在亂石堆裡去，你說說我這主意對不對？」

李石增想了一下，道：「你主意也不錯，走，咱們把這小子移過去。」

李用又扛起徐小七，匆匆的走到附近山溪邊，李石增尖刀猛一挑，挑開了拴蔴袋的繩子。

李用用刀猛一扯，嚄，徐小七還在昏迷吶。

李石增把徐小七揪住衣領到了溪岸邊，他還把徐小七的脖子往溪水面揪，那光景就如同把要宰的雞扭住脖子移在砧板上方似的。

李用一邊哈哈笑，道：「個小王八蛋，你他娘的好好的捕頭不去當，跑來黃山把命喪，你休怨咱們心又狠手又辣，怪只怪你的死期在眼前，嘿！」

李石增道：「天不靈地不靈，動刀殺人我最行，過往神明別多事，江湖原本就血腥。」

他這是口中唸唸有詞，忽的把尖刀啣在口中，另一手去扯徐小七的衣裳了。

就在這時候，附近林子裡傳來一聲厲叱：「打！」

這一聲來得眞是時候，一條苗條身影在一塊山石後直撲過來。

「咚」聲起處，李石增的頭上着實挨了一記，鮮血立刻掛在臉上了。

李用打橫攔住這人，一看之下不由冷笑，道：「咦，大山那裡冒出這麼一位天仙女呀，乖乖！」

李石增放下徐小七，他忿怒的衝過來，戟指女子罵道：「娘的，哪裡來的潑辣貨，出手用石頭砸人吶！」

那姑娘非別人，正是文娟姑娘追來了。

文娟沒同徐小七一齊進去李家寨，她守在李家寨附近的山林中。

文娟也發覺了兩個漢子扛着蔴袋匆匆的出了李家寨的大門口，她以爲那是李家寨在辦事，並沒放在心上。

只不過當她發覺這兩個人不往山道走而改往荒徑林中走，她疑心了。

於是，她匆匆忙忙的又追過來了，也就在這時候，正是李石增想在石樑下刀之時，如果在斷崖殺人，徐小七便早已死了。

只差那麼一忽兒，徐小七就快挨刀了，奔來的文娟也發覺二人要殺的是徐小七，立刻先拾起一塊石頭打去。

文娟這是先把動刀的人拖住，不料正打中那人的頭，她也撲到山溪邊了。

＊　＊　＊

李用拔刀在手，他冷冷的笑了，道：「小姐，妳是怎麼來到荒山野狼谷的？妳不該來的。」

文娟道：「是不是我撞破你們在害人吶？」

李石增道：「娘的，妳既然來了，那只有死，吸，妳與他一齊上路吧！」

李用伸手攔住李石增，道：「嗨，別急呀，對於這麼美的女人，你怎麼下得了手呀！」

李石增猛然醒悟，他仰天一聲大笑聲震山林，道：「太好了，咱們這是幹什麼來的？殺人吶，娘的，吃大菜便小菜也送上門了，不吃白不吃。」

文娟一聽大怒：「吃了叫你們變白癡，殺！」

此乃「飛花掌」尤大川調教出來的弟子，功夫雖不比徐小七來得高明，可也不容小覷。

文娟舉刀直取李用，那李石增站在一邊瞪眼睛。

李石增的頭上流着血，心中一股子恨，就等着拿文娟姑娘消遣個夠了。

只不過當他見這姑娘與李用打了個不相上下的時候，他更火了：「阿用哥，下重手，別管是死活，娘的老皮，便打死了咱們一樣消遣一番過過癮。」

李用道：「他奶奶的是個扎手貨。」

李石增道：「可要我也出手？」

「兩個大男人打一個女人呀，不好看吧？」

李石增道：「管他娘是老旦，這地方誰看見呀！」

李用道：「再過三招看一看。」

文娟一邊殺一邊看溪邊，怎麼徐小七會着了道，她相信徐小七也許尚未死，要不然何必如此的費事還把屍體背到這兒動刀呢。

此刻文娟聽了李石增的話她有些急了，如果這兩個大個子打她一個人，她就難以應付了。

就在她想着的時候，那李石增忽的長身而起，狗熊也似的直着上身往她壓過來。

文娟急忙一個錯步閃，李石增一把撲個空，文娟已往李用直刺過去。

三個人正在山溪邊惡殺追搏吶，附近忽然傳來「咯……」怪笑聲，三人聽得吃一驚。

天都快黑了，怎麼這野狼山上平日裡人跡絕，偏偏今天却有人。

李用與李石增忙退閃，二人當然不自在。

文娟更不自在，因爲這聲「咯咯」笑她知道，怎麼也想不到這個人妖又在這兒出現了。

＊　＊　＊

不錯，尹旦旦來了。

尹旦旦受了傷，他被徐小七以一招「閻王笑」殺了個遍體鱗傷，沒多久才在山林中把傷包紮妥當。

尹旦旦是不會就此離去了，他

絕不會輕易放棄奪那藍寶石的企圖。

尹旦旦不回甜水鎮，正打算再找回他的那套裝備在李家寨附近藏身，以伺機下手，他却在林子裡聽到一聲梟笑而吃一驚。

那是李石增的笑聲而把這個遠自秦淮來的人妖引到這野狼山來了。

尹旦旦先是發現兩個男人與一個女子在鬥口，他還不知道這女子正是他快樂一半的文娟姑娘。

尹旦旦遠遠的看到雙方動上手，他仍然沒現身，但等到李石增也出刀，他實在忍不住了，便身上帶傷也豁上了。

要知道尹旦旦這人妖，他的性行爲是男男女女男女不分開的胡亂來，但維護女性他還是與一般人一樣的。

於是，尹旦旦先是「咯」的一聲冷笑，他走出來了。

李石增看清來人一副娘娘腔女人樣，又見那身不男不女的打扮，他忍不住的叫道：「他奶奶的，你到底是人還是妖？」

文娟接道：「人妖……你……」

尹旦旦一瞪眼，他哈哈的笑了：「好也，原來妳又被那三寸丁拋棄落單了呀，哈！」

他忽然對李石增與李用二人，冷沉的尖聲道：「你二人每人挖去一目，滾蛋！」

嚄，好大的口氣呀！

李石增火大了，他指着尹旦旦叱道：「放你媽的屁，你怎麼不挖你的眼睛呀！」

李用猛一震，吼道：「你是什麼東西？」

他二人才這麼一句吼，忽見尹旦旦旋動身子往二人撲擊過來。

尹旦旦未出刀，他那兩手左右拍又抓，就聽「刷」聲起處，李用與李石增二人的臉上流血了。

仔細看，二人差一點被他抓出眼珠子。

尹旦旦「忽通」一聲站在地，他擧來兩隻手，慢慢的以拇指指甲在剔那另外三指甲中挾塞的臉皮血肉。

那當然是李用與李石增二人臉上的血肉，被尹旦旦在一招之間抓下來了。

李石增大怒，他對李用吼道：「阿用哥，聯手對付他，上！」

李用已擧刀撲擊而上，別以爲二人手上是短刀，短刀也能把黃山劍客李存正的劍法使出來。

這二人聯手上，尹旦旦冷冷笑，他二次再撲擊，好像他要在文娟面前露一手，非摘下二人眼珠不可。

李用知道遇上魔頭了，他立刻先守緊門戶，並對李石增大叫：「穩住，穩住，別貿然衝上。」

果然，尹旦旦二次未得手，他的臉上已出現了殘酷的厲色，那是很嚇人的。

李用與李石增被尹旦旦堵住在荒山野林中，他二人幾乎忘了是幹什麼來的了。

這二人就在這時對上了，其實，如果尹旦旦若非受了傷，他早把李用二人擺平了。

* * *

文娟早溜了。

文娟見尹旦旦要英雄救美，這種機會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絕佳機會，就在尹旦旦向李用與李石增二人出擊的時候，她已奔到了山溪邊。

文娟蹲在徐小七身邊，她先以手指探鼻尖，見徐小七正出大氣，更把鼻子湊上去聞，立刻聞到一股酒臭味，她明白徐小七是中了人家的道了。

山上流的山泉特別涼，文娟不忍心把徐小七拋入溪中，她只得用手去撩撥些冷水往徐小七的頭上澆去。

她澆了十幾次，才見徐小七用力把頭猛一搖，忽的一聲把身子坐直了。

「怎麼回事啊？」

徐小七發楞十三章的開口了，文娟却指指十丈外的三條人影兒。

徐小七道：「怎麼回事，我怎麼在這兒？」

文娟道：「你怎麼不想想你在什麼地方中了人家道兒的？」

徐小七拍拍腦袋，忽的一彈而起，道：「操，我在李家寨喝酒的，怎麼……唔，他們在酒內下了手。」

他摸摸身上，又道：「我的刀？」

文娟道：「姓李的寨子出來兩個人，把你背來此地，我差一點來晚一步你就作古了。」

徐小七怒道：「他們要分我屍？」

文娟道：「我看差不多。」

徐小七指着三個拚鬥的，道：「那邊好像是……」

「人妖尹旦旦，他正同李家寨的兩個大漢過招吶，嘻，尹旦旦倒幫了我的忙，妙極了！」

徐小七道：「這三人都該死，只不過三條命抵不過我一把刀。」

文娟道：「我知道那把魚鱗紫金刀是你爹留給你的，不能失掉。」

徐小七道：「咱們走，別管他們了，叫他們三人狗咬狗一嘴毛吧！」

文娟道：「你不去殺了那兩個李家寨的人？他們原是要把你分屍呀！」

徐小七道：「殺他們那是早晚的事，先把刀找回來才最要緊。」

文娟道：「我明白了，沒有那把刀，你的那一手絕活就難以發揮，是不是？」

徐小七已往李家寨方向奔去，文娟幾乎想笑，尹旦旦，就叫你在此英雄救美吧！

* * *

徐小七手拉文娟往李家寨奔去，這時候天已黑下來了，月光自荒林一邊射過來，荒林中還眞有不少野狼出洞了，只看那一雙雙似鬼火的眼珠子，便知道附近有野狼。

徐小七認準甜水河的方向，很快的便找到了李家寨附近的那個大斜坡。

於是，徐小七對文娟道：「還好妳留在外面沒進去，要不然咱二人都完蛋。」

文娟道：「這一回我要不要同你一齊進去？」

徐小七搖搖頭道：「妳在這兒別進去，李家寨的寨牆還難不住我。」

文娟道：「你一人進去我不放心。」

徐小七道：「剛才是來下黑帖，這一回是盜回我的魚鱗紫金寶刀，我來暗的。」

他向文娟擺擺手，那文娟忽的又上去，抱住徐小七就是個熱吻。

徐小七這一回知道如何吻了，他把舌頭伸出來，只不過文娟又不吻了。

文娟笑道：「嗨，小七哥，這樣的吻是點到爲止的，不要把舌頭伸出來。」

徐小七一怔，道：「又是什麼名堂呀？」

文娟道：「吻是有分別的，有熱情的吻，兩個人可以吻得上氣不接下氣，磨蹭吸吮忘了一切，也有鼓勵的吻，那就是點到爲止，就如同剛才我送的吻，是叫你加油前往李家寨，取回寶刀快回來，當然還有餘興吻、快樂吻、禮貌吻、分手吻、夫妻吻還有那姐妹一吻而別什麼的。」

徐小七道：「親嘴也是一門學問呀！」

文娟道：「那當然了，如果妳遇上的是小輩，怎好把舌頭送進小輩的口中攪和呀！」

徐小七哈的一笑，他騰身直撲李家寨了。

* * *

李家寨的寨門樓上有燈光，燈光之下站了兩個大漢在翹首望，當然是望寨外面。

李用與李石增二人去了一個時辰了，宰個人要不了這麼久的嘛。

黑暗中徐小七繞到李家寨的右邊寨牆角，抬頭看，寨牆之上黑黝黝，他還用個小石頭往寨牆角上擲去，小石頭發出叮噹聲，可也沒有人問一聲。

這是投石問路，徐小七毫不遲疑的往寨牆上攀去。

徐小七只攀了兩下便騰身到了寨牆的垛子上，伸頭、偏臉、仔細看，這一段果然沒有人，徐小七冷笑了。

只見他貼着寨牆落入寨裡面，稍稍打量一下，便繞過兩座宅子奔到李存正的大宅子附近。

李家寨的大寨之中有小寨，李存正就是住在小寨中，大門下掛了兩盞大紅燈，照得前面一片紅，徐小七心中懸掛他的刀，立刻自牆外躍進院子裡。

徐小七直奔那間他曾喝過酒的房間裡，只見酒席已撤，屋內沒有人，徐小七奔進去，却已找不到他的寶刀了。

徐小七可也急壞了，他在這客廂中找了一陣子之後忽的想到，會不會是下人們在收枱碗盤時候，發現了他的寶刀順手牽羊弄走了。

心念間他立刻跳出客廂外，就聽附近傳來「彭彭」之聲不絕於耳。

徐小七沿着牆邊往發聲地方走，他走到附近的一處偏院牆邊處，忽聽得有個粗重的聲音傳過來。

「二叔呀，管用吶，比個斧頭還管用。」

於是又聽一陣砰砰響，徐小七心中想，這是在幹甚麼呀！

徐小七慢慢的爬到牆頭往小院瞧，他這麼一瞧火大了，他幾乎要罵人了！

只見兩個漢子在劈乾柴，這是在存柴火準備過冬了！

有個年約十多歲漢子正擧着一把刀在砍柴，徐小七只一瞧就認出是他的寶刀！

好傢伙，拿寶刀當砍柴斧頭用呀，徐小七一陣心痛擁上心頭，立刻一個騰身越過牆，鬼影子似的撲到那年輕人身邊，他只雙手撥弄間便把魚鱗紫金寶刀奪在手中，叱道：「他娘的，這是寶刀呀，你當斧頭！」

劈柴的工人一看是徐小七，幾乎驚得變成啞巴了！

徐小七抬起刀鞘冷冷道：「那個開口叫我就叫他死翹翹……」他抖着寶刀又道：「只當我沒來過！」

兩個人齊點頭，徐小七呼的一聲又上了牆，不料那個劈柴的老兒已大聲叫了。

「不好了，三寸丁又回來了！」

徐小七在牆上罵了一句：「你娘的！」

他可不打算多停留，拔身便往寨牆奔！

（未完・十二）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浪俠



不顧大局困小郭　爲愛生妬誤了事

上文提要：張飛廟前石台上，武林維持會選拔新會主，黑白二道展開擂台比武，雙方均在明爭暗鬥，不斷有人上去挑戰，已傷了不少人。黑道中哈文彬大戰易容變醜女的蕭露，哈文彬被削去十個脚趾尖；黑道中紅衣老姬大戰翁玉琴也被打敗下台，接着白道中的夏侯龍大戰黑道中的金駝子，金駝子終於嚥氣石台上，白道中發出喝采聲……

這工夫見證人敲了五聲梆子，齊聲宣佈，賽會今夜到此爲止，明天午後酉時開始。

這工夫醜女和夏侯綿綿等人進入石台正面小棚中，大家介紹，使毛、林及哈巴狗諸小認識了夏侯綿綿。

醜女正是蕭露。

這工夫蘇喜也來了，見了小郭有點尷尬。

會主有令，夜晚不許閑雜人等走動。

夜晚在這兩個小棚之中，有「不老仙」、中年漢子（小郭）、醜女（蕭露）、令狐嬋、蘇可香、蘇喜、毛、林二女及哈巴狗。當然還有海歌和齊雪晶，以及「四不像」夫婦。

小郭和「不老仙」加上蕭露，三人巡夜。

大約是快天亮時刻，「不老仙」發現一條人影。

他追到棚後就不追了，因爲他是負責巡夜的。

而這個蒙面人也不逃了。「不老仙」一接手就相信，此人不是會主，必是「北海神龍」秦葆琪。

因爲左右二護法的身手大約已試出。

「北海神龍」座下的「守護十三聯」也幾乎全試過。

其中死的死，傷的傷，並不如想像中那麼難纏。

那些人除了手段狠毒、殘酷之外，也沒有什麼。

「不老仙」與此人接了七八招，試出此人的劍法高明。

以此人來比今夜動手的呂介人，此人自又高明些。

在此同時，小郭發現一個蒙面人。

小郭追出不遠，就不再追了，蒙面人也停了下來。

蒙面人先撤劍。小郭看出此人正是以前見過幾次的蒙面人，那時把他當作了「北海神龍」秦葆琪。

兩人接了十一、二招，却不能不佩服對方。

只不過小郭却以爲此人的底子也不過如此。

蒙面人在二十招左右時遁走。

和「不老仙」動手那個也差不多，三十招左右溜了。

「不老仙」以爲不過是來試探一下的。

小郭也有同感，他也以爲對方是來試探實力的。

就在這時，醜女來了。

小郭抱住她，二人滾入草中。

「阿露，不論妳弄成什麼樣子，我還是喜歡妳！」

「嗯……」

「阿露，對方的底細到現在一直未弄清……」

「嗯……」

「阿露，妳怎麼哩？」

小郭板過她的臉要仔細打量時，三個重要穴道立刻被人制住。

小郭心頭猛震。

小郭發現這不是蕭露時，他心想：「不是她會是誰？」

「你經常把我當作了蕭露，但在緊要關頭却又不把我當作她！」

小郭道：「妳……妳是蘇喜！」

「對，你總是事後聰明！」

「蘇喜，妳一錯不能再錯，快解開我的穴道！」

「我哪裡錯了？」

「第一次妳冒充蕭露和我有了那事，以後又不知悔改，須知，男女之間不是爲了那種事就是夫妻了！」

「怎麼樣才是夫妻？」

「夫妻之間要有感情。」

「難道你懷疑我對你的感情不純？」

「不是妳對我，而是我對妳根本沒有情感。」

「我以爲你太過份！」

「這話怎麼說？」

「蕭露好在哪裡？」

「妳心裡應該清楚！」

「是不是因她身上沒有一個小疤痕？」

「大概是吧！」

「我身上也沒有小疤痕！」

「妳騙誰？」

「這很簡單，一看便知。」

「我不要看！」

但她已經匆匆脫了衣衫，天上還有殘月，在這淡月下可以看清她的胴體，果然沒有一個小疤痕。

小郭忽然想通了。

別人作不到，只有一個人，他道：「海歌要了多少銀子包醫的？我相信當今世上只有他可以做到。」

蘇喜道：「一千兩，因爲我身上只有五個小疤。」她作出一些很動人的姿勢，展示着她的胴體優點。

男人喜歡的雖說只是幾個部位，但整體的美也許更重要些。

如果只有好的皮膚而沒有好的三圍。

如果有好的三圍而脖子奇短，或者腿太彎或粗等等。

由此可見，成爲一個美好的女人太難了。

小郭發現，除去身上的幾個小疤，她和蕭露太像了，像得幾乎他已經把她當作了蕭露。

甚至他有一股衝動想去抱住她。

但是，她有個動作提示了小郭——她不是蕭露。

那是個淑女絕對不可能作的動作——撩腿的動作。

就那麼一撩，一覽無遺。

雖有「英雄難過美人關」的說法，而「美人關」就是指女人之私處。

只不過那部位可以去想或者去愛撫，但不可以看。

就這麼一個動作，使小郭倒了胃口。

「蘇喜，這就是蕭露和妳不同之處。」

「什麼不同？」

「她絕不會有剛才的下流動作。」

「我下流，她就高尚？」

「這是不能否認的。」

「郭羣，你的生死存亡握在我的手中，除非……」

「沒有除非，我不會向妳屈服。」

「那就要功敗垂成了。」

「妳爲什麼要這樣，你看不出，我們在除惡務盡？」

「我不管你們在作什麼。」

「妳知道妳將變成千古罪人？」

「在我看來，却沒有那麼嚴重。」

「爲什麼？」

「因爲我是會主的女兒！」

「妳敢說蕭露不是？」

「她忤逆不孝！」

小郭笑了起來，道：「妳眞能理解這個『孝』字嗎？」

「當然，天下沒有不是的父母！」

小郭不再出聲了。

「小郭，只要當衆聲明我是你的妻子，是不是元配都無所謂，我馬上就解除你的穴道。」

小郭道：「但一定要在『不老仙』、令狐嬋等人面前。」

「你想得可眞美！我要在會主、左右護法、我娘等人面前宣佈，你好好考慮一下，這是你最後的機會。」

小郭不再出聲了。

「小郭，你再硬，這一次却希望你不要太任性。」

小郭倒透了胃口。

蘇喜和蕭露臉貌相似，身材也相似，爲什麼他那麼喜歡蕭露却又是如此地不喜歡蘇喜？

蘇喜把小郭藏了起來。

天亮之後，第一個焦急的是「不老仙」。

他知道，一定是出了紕漏，不然的話，他會立刻回來。

他們這個小棚中的人，都不知道小郭去追過誰。

當然，更焦急的是蕭露。

四處去找，踪影全無。

令狐嬋和蘇可香也急，因爲小郭是這邊的靈魂。

他是主角，他若失踪，這齣戲就不能唱了。

第二天下午酉時才開始，所以

幾乎整個白天都沒有事，大家外弛、內張四處找人，只有蘇喜在睡大覺，她睡到中午，起來吃飯。

吃飯時別人談論小郭失踪，她也不搭腔。

蘇可香背後責備她道：「喜兒，雖說妳和郭羣鬧得不愉快，別人都找翻了天，妳却像沒事似的……」

蘇喜道：「他失踪了於我何干？我就是焦急也沒有用啊。」

「話可不是這麼說，小郭要是一直不出現，咱們這邊可就慘了，妳可知道這是正邪之戰嗎？」

蘇喜道：「會主不是我爹嗎？」

蘇可香臉色一變，道：「以後不許你談這件事！」

蘇喜道：「那麼！我總該有個父親吧？」

蘇可香道：「當然，以後我會告訴妳！」

「娘，妳和會主眞的沒有關係嗎？」

「娘說過，妳少談這件事。」

蘇喜道：「娘，這次會主之爭，眞的是舊會主與『北海神龍』秦葆琪之爭嗎？正是這樣的嗎？」

蘇可香道：「不是這樣是哪樣啊？」

這工夫令狐嬋來了，蘇氏母女停止交談。

* * *

第二天的比試開始。

第一個上台的居然是「北海神龍」秦葆琪。

左棚中有人大聲道：「上台比試，到此地步，幾乎是會主之爭，爲什麼仍不敢亮出眞面目來？」

此人道：「在下即『北海神龍』，到了爭會主之位，有了結果之後，自會亮出眞面目來，各位放心！」

見證人道：「秦大俠希望何人上台？」

秦葆琪道：「胡老先生。」

老胡對醜女道：「丫頭，這次我老頭子可不是開玩笑，十之八九要昇天歸位，人家指名叫我，來者不善哪！」

醜女道：「老胡，小心點，小郭在這兒就好了！」

老胡道：「只可惜我傳信叫他去受訓，他並沒有去。」

醜女道：「老胡，我總以爲，你不會輸給他！」

老胡道：「妳不過是安慰我而已！」

醜女道：「你說小郭會不會已在那主兒手中了？」

老胡道：「我總以爲那主兒雖陰，還不至於來這一手。」

老胡上了台。

又抽出了他那生了銹的長劍。

當然，「北海神龍」是烏金蝎尾鞭。而且是他先攻出一鞭，這幾乎是壓軸之爭，人們都站在棚外。

「不老仙」的功力在一甲子以上，他的劍法圓活而成熟，奇妙而又踏實，有氣勢磅礴的風格。

秦葆琪的烏金蝎尾鞭形成無數的圈圈。

那是一些鞭花，發出清脆的爆破聲。

這聲音足以擾亂敵手的精神，也能壯自己的勢力。

三五十招之後，令狐嬋、蘇可香以及「四不像」裴不凡等人都以爲，這二人要分出勝負實在不易。

如果「北海神龍」和「不老仙」拚得力盡，就算有了結果，再和蕭會主動手，豈不吃虧？

這邊的人爲「不老仙」擔心。

有所謂「英雄出少年」，歲月不饒人。

「不老仙」已九十餘，「北海神龍」秦葆琪據估計大概是四十餘不到五十歲，二人相差幾乎是一半。

「不老仙」穩沉、老練，「北海神龍」機變、詭詐。

但不論他如何詭詐，在穩健的劍法之下，百招之後，已現疲態，「不老仙」畢竟是一大家，非同小可。

「北海神龍」是後起之秀，能轟動武林，也非泛泛之輩。

一百五十招左右時，烏金蝎尾鞭的脆響已不明顯，幻起的圈圈也不太清楚，這幾乎已分出了勝負了。

海歌道：「晶妹，妳看，『北海神龍』畢竟不成。」

齊雪晶道：「若以『不老仙』和蕭會主比，二人誰高誰低？」

海歌苦笑道：「晶妹，我無法回答這個問題！」

這工夫台上已有了變化，秦葆琪似乎突然有了起色。

烏金蝎尾鞭遠攻近打，無往不利。

相反地，「不老仙」的一柄銹劍已經碍手碍脚，施展不開了。

「不老仙」如果落敗，那眞是白道這邊嚴重的打擊。

「不老仙」是一位不敗的象徵，在人們的印象中，他是無敵的，不敗的，他若失招，對白道的士氣打擊太重了。

然而，近兩百招時，局面又有了變化。

「不老仙」攻多守少，秦葆琪反而不靈光了。

這眞是想不到的事。

人們都以爲年紀太大了，後力總是不逮，而武功又是以內力爲基礎，沒有力氣還談什麼招術呢？

現在「不老仙」的銹劍幻成一片黃影。

烏金蝎尾鞭被逼得進不了戰圈的中心。

在這局面之下，誰都以爲「不老仙」勝利在望，誰也料不到，「刷」地一聲，烏金蝎尾鞭居然纏在「不老仙」的右足踝上，只是纏得不牢。

當然，更出乎意料的是「不老仙」的銹刀也沒吃虧。

黃影一閃，竟把秦葆琪的束腰帶挑斷，衣衫敞了開來。

兩人一分，「不老仙」也及時掙開了足踝。

這可以說是個平手局面，任何人都不能否認，這是不分勝負的，即使要偏袒任何一方都辦不到。

白道這邊吁了口氣。

總算沒有輸，當然也沒贏。

有些人以爲不贏就是輸，也有些人以爲，不輸就是萬幸，「北海神龍」是到中原來爭會主之位的。

能和他戰成平手，證明「不老仙」也有作會主的資格。

「不老仙」和秦葆琪下台後，見證人滅因和尙洪聲道：「秦施主是來爭會主之位的，但因他和胡大俠動手兩百餘招，此刻會主絕對不會向秦施主挑戰……」

的確，此刻挑戰，就等於佔人家的便宜。

滅因和尙續道：「但在這段時間內，在場各位施主先進，都可以向會主或秦施主討教……」

這工夫令狐嬋道：「可香妹子，好歹咱們也來了這兒，其總不能一直坐冷板櫈不上台對不對！」

蘇可香道：「嬋姐，我先上。你說向誰叫陣？」

令狐嬋道：「可香妹子，咱們不過是墊場拖延時間吧了！還不是希望郭羣那小子能及早出現？」

蘇可香當然也不免護犢，她的女兒冒充蕭露，算是吃了虧，但小郭硬說是蘇喜賺了他。

蘇可香一直不愉快，明知自己的女兒不對，却不願去承認。

因而她對小郭就不怎麼關心。

雖然她不關心小郭，却也知道最後也許只有小郭有資格收拾殘局。

令狐嬋道：「在目前，叫陣的對象當然是『北海神龍』的人，也不能叫一些不起眼的小角色。」

「當然！」蘇可香道：「我向『黑手和尙』挑戰如何？」

令狐嬋道：「妹子，他是見證人呀！」

蘇可香道：「對，他們事先有否聲明不能向見證人挑戰？」

令狐嬋道：「沒有……」

「這不結了！既然沒有，就可以向他叫陣。」

「妹子，滅因是秦葆琪的人。」

「八九不離十兒！」

令狐嬋道：「這個滅因和尙，身手如何？」

「我估計可以擊敗他！」

「妹子，在這場面上，以小心爲上。」

「嬋姐，妳是不是以爲我不是他的敵手？」

令狐嬋道：「此人的兵刃是禪杖，膂力必然過人，妹子要上，一定要攻其短而利用自己之長。」

蘇可香道：「嬋姐，我的長處是什麼？」

令狐嬋道：「妹子，妳的最大長處是身法加上步法，兩者緊密配合，那就構成了靈活……」

「嬋姐，我要上了！」

哪知蘇可香剛離座，却見一個年輕人已出棚一掠上台，因爲他們這些人佔了石台正面一個小棚。

他們等於自成一個團體，不與其他人爲伍。

上台的居然又是哈巴狗。

這個其貌不揚的年輕人上台，很多高手內心很不舒服。

是不是武林中無人才會使這個出身微賤的年輕人大出鋒頭？

哈巴狗趾高氣揚地掃視各棚一匝，道：「在下哈重生，發現這次大會出現了冷場，特地上台墊場……」

台下議論紛紛。

哈巴狗道：「在下自忖不夠資格向蕭會主挑戰，也不大夠資格向『北海神龍』秦大俠挑戰……」

右棚中的高手個個擔心，就怕哈巴狗選上他們。

剛才哈巴狗擊敗會主座下的右護法費天儀。

這是衆目睽睽下千眞萬確的事，費天儀的褲子被挑破。

費天儀是捂着雪白的屁股下了台的。

這件事將成爲武林中的一件笑話。

所以此刻沒有人願意被哈巴狗指名挑戰的。

哈巴狗的母狗眼四下梭溜了幾匝，道：「看來看去，除了兩位頂尖人物以及『胡老頭』之外，實在找不出一個人物來。」

此刻蘇可香又回到位子上，道：「嬋姐，這個小子眞愛出風頭，在這場合上，他也未免太張狂了！」

令狐嬋道：「可香妹子，却也不能說他沒有兩套！」

各棚中高不成，低不就的人物，人人自危。

哈巴狗的目光忽然盯在見證人之一的「黑手如來」滅因和尙身上。

滅因倒是不怕他，却不由一怔，道：「哈施主不必研究貧僧，貧僧是見證人，一身不可二用！」

哈巴狗道：「我却不以爲然，二位坐在高櫈上，整天沒有個烏

事。」

滅因和尚道：「即使沒有事，見證人也不可上台。」

哈巴狗道：「事前會主上台講話，可有規定見證人不能上台？」

「沒……沒有……」

「既然沒有，我向你挑戰，你就要上台。」

「小施主是强人所難！」

哈巴狗道：「滅因，乾脆說吧！你敢不敢上？」

滅因臉上閃過一絲陰笑，道：「小施主既然非要貧僧出手不可，貧僧就不能不從命了……」

哈巴狗道：「早上台不就省了事嗎？」

滅因上了台，手中還有沉重的禪杖，道：「哈施主，既然上了台，動手之下萬一收手不住……」

哈巴狗道：「你和尚能超度我那是最好，免得我活在世上受罪，我要是能送你上西天，也是一份功德！」

滅因道：「如此甚好，我想各位同道都聽到了！」

哈巴狗不耐，攻出一鐝。

「呼」地一聲，沉重的禪杖橫掃過來。

哈巴狗以爲若二人相差懸殊，他就立刻施展小郭教的那兩絕招，要是相差不多，就消耗這禿驢一點體力再說。

試了三兩招，以爲這禿驢非同小可，用普通招術，很可能連二十招也接不下來，甚至十五招。

可是哈巴狗在第五招上就變了。

滅因一驚，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武功。

十分吃力地接下了第一招。

滅因身爲見證人，不久前在高棚上看到哈巴狗施展這兩招對付右護法傷了費天儀的屁股。

如今雖然他仍未記住這兩招，但見過總比沒見過好些。

第二招一招才三式，但變化比第一招七式更複雜。

滅因的身手和費天儀差不多。

他們的差別僅僅在於一個是頭一遭面對這兩絕招，另一個是看過一次，等於是第二次面對這兩絕招。

第二招第三式的最後三個變化中，滅因的禪杖一掄掃空、哈巴狗的鐝不偏不倚又挑在他的屁股上。

只不過這一次不僅僅是瘀血一片青紫，而是挑破了一塊皮肉。

但是，滅因的一脚，却實實地跺在哈巴狗的後腰上。

哈巴狗的身子飛下台來，毛小珠未抱住，林小玲幫忙也未抱住，三人都倒在地上，海歌一看，脊椎斷了兩三節！

滅因屁股上大量流血，只剩下一位見證人。

這工夫，蘇可香已上了台，抱拳道：「既然有例在先，我想向辛奇大俠求教，應該不會推辭吧？」

「生死簿」辛奇一楞，立刻哈哈大笑道：「承蘇女士瞧得起在下，本該應命，但在下一上台，一個見證人也沒有了！似乎不妥吧！」

蘇可香道：「我想大家心裡清楚，有無見證人都是一樣的。」

於是辛奇上了台。

此人身背兩柄吳剛斧，此刻已經撤下來。

蘇可香撤劍在手，道聲「有僭」，已先攻上。

「生死簿」辛奇雙斧上的功夫深厚，三十招以內，看來他的攻勢較多，但三十招以後情況就變了。

蘇可香利用她的長處——身法，果然改變了情勢。

這工夫齊雪晶道：「海歌，你看他們的勝負如何？」

海歌道：「難說，蘇可香要贏也不易！」

果然，在一百招左右時，蘇可香在辛奇的左肩上刺了一劍，辛奇的一斧在蘇可香右小腿上劃了道血痕。

這幾乎又是平手之局。

這工夫，毛小珠和林小玲商量，既然連哈巴狗都上過兩次台，也出過風頭，她們不上台於心不甘。

毛小珠道：「我先上。」

林小玲道：「小珠，妳向誰挑戰？」

毛小珠道：「找弱的會被人恥笑，找太强的那是自找麻煩。」

「對呀！應該找個差不多的。」

毛小珠道：「找卓榮的老婆如何？」

「卓榮？是不是野渡上那一對夫婦之一？」

「對！就是那個婆娘。」

林小玲道：「行！反正出場就是動手。」

毛小珠上了台，抱拳道：「小女子毛小珠，請『隻手擎天』卓榮之妻卓大嫂上台賜教……」

卓氏夫婦確在右棚中。

二人不由一怔，卓榮道：「眞正是雷公打豆腐——專撿軟的下手！老件，妳上不上？」

卓妻道：「我要是不上，豈不是怕了她？」

「老件，不是猛龍不過江，敢向妳叫陣就不可輕估！」

卓妻道：「放心！我再差也不會在乎一個女孩子！」

「老件，千萬不可輕敵，她是毛子水之女，和小郭在一起很久，自然學了不少的絕活……」

這工夫卓妻已上了台。

卓妻道：「丫頭，妳以爲我是

軟柿子——好捏？」

「不，在女性當中，妳是較硬的！」

卓妻自腰上抽下九節鞭。

毛小珠使的是毛家出名的長刀，而且是毛小珠先攻。

毛家的窄長刀煉鋼當然沒有話說。窄而幾乎沒有彎度，是研究刀劍之長處及短處而成的。

卓大嫂身經百戰，事實她也是「十三聯」中人物之一，當然非同小可。但毛小珠也藏了拙，這是必須的。

當初她要跟小郭一道闖蕩江湖時，毛子水就嚴格交代，一定要藏拙，只能施展六成功力。

因此，此刻在台上的毛小珠，幾乎都不認爲是她了。

尤其是林小玲，她看得呆了。

若非如此，她怎敢向「十三聯」的卓大嫂挑戰？

即使如此，卓大嫂在五十招內也絲毫不遜，有攻有守。只不過毛小珠有她爹的絕活，也有小郭教的名家劍法。

卓大嫂儘管身經百戰，百招左右，還是不敵。

當然，黑白兩道的人對卓大嫂的藏拙工夫也不由大爲讚嘆。因爲和她動過手的人在場者，至少有二三十人之多。

他們從未見過卓大嫂有此身手。

九節鞭使到精奇處，只見團團鞭影，而不見人影。

但毛小珠的窄刀只要攻入鞭影之中，立刻改觀。

卓大嫂額上見了汗珠。

在這場合上栽在一個女孩子手中，在場有六七百人之衆，就等於向整個武林宣佈了這件事。

心生懼意，戰績立刻就受了影響。

才百十招，卓大嫂只感眼前刀光一閃，左眉上一涼，不久液體自左眉上淌了下來。原來左眉已被削去。

卓榮在台下道：「老件，下來吧！」

卓榮一出聲，毛小珠就收刀退後五步。

卓大嫂心實不甘，她在武林中混了二十多年，竟毀在這丫頭手中，但拚下去又未必會討好。

狠狠地瞪了毛小珠一眼，下台而去。

毛小珠並未下台，却抱拳道：「就再請卓大俠上台賜教如何？」

因爲此刻卓榮還沒入棚。

卓榮聞言一驚。

他以爲這是欺人，甚至是欺人太甚！

只不過人家是客客氣氣地邀戰，並沒有什麽不對。

只是卓榮以爲，對方把他看穿了。

叫他上台，就有十成十的把握。

卓榮冷笑了一聲，心道：「小崽子，只怕你看走了眼……」於是把他受傷的妻子交給別人，立刻上了台。

卓榮道：「毛姑娘眞瞧得起我夫婦二人。」

毛小珠道：「能和賢伉儷動手，是一大快事。」

卓榮道：「在下不用兵刃，如果姑娘也能……」

毛小珠很聰明，但閱歷不夠，道：「那我也不用！」

「四不像」道：「丫頭上當了。」

翁玉琴道：「怎麼，丫頭要糟？」

「四不像」道：「雖然不一定要糟，優勢一下子就不見了，這是很划不來的事，我以『蟻語傳音』提示她，她好像沒聽到。」

毛小珠把長刀丢在石台一角上，道：「卓榮，這樣一來，你應該是沒有話說了吧，我也不用刀。」

卓榮道：「姑娘多心了！即使姑娘用刀，在下還是會接下的。」

這就叫做得了便宜還賣乖，台下的自己人都爲她焦急。

年輕人往往會作出這種衝動而托大的事來。

毛小珠先出了手，卓榮一開始似乎落了下風。

令狐嬋道：「卓榮裝蒜，毛姑娘小心上當！」

果然，卓榮表現的是十分不濟，有時甚至差點失招中掌。

毛小珠則是緊追猛打。

七八十招之後，毛小珠的快攻緩了下來，因爲力氣總是有限的，卓榮居然反客爲主，攻勢由緩爲快。

應該說，他是由一個挨打的人變成了一個打人的人。

在目前，毛小珠雖然還不至於挨打，却是攻少守多，正好和剛開始時是相反的。哈巴狗很焦急。

只不過沒有人能幫助她，因爲「傳音入密」都傳不到她的耳中，那註定非讓她栽個大觔斗不可。

毛小珠也知道上了當。

一刀在手，她的情況就不會是這樣的。

此刻她只有全力以赴，只可惜，不論是她老爹教的，或者小郭教的，都不是徒手拚搏之藝，一是刀法一是劍術。

剛才毛小珠所加於卓妻身上的痛，此刻都反加在她的身上。

卓榮恨極了毛小珠，此刻暗暗加勁。

在表面上，他是個受害者，實

際上當然不是。

只不過又過了七八招之後，情況也並非對卓榮有利。

當然，也並非對毛小珠就是悲觀的。

就在卓榮一招用老時，毛小珠不會放過這機會，駢指如戟，正中其「大橫穴」，卓榮老練先把此穴移開。

只不過毛小珠另一掌掃中了他的「期門穴」附近。

由於「期門」是大穴，雖未正中，卓榮也搖晃着退了兩步。

如果毛小珠不再跟上，她就不會出事。可惜她以爲還能有所收穫，沒想到正好送入他擺好的陣式中。

卓榮在第一次「大橫穴」被戳中之後，就設下了陷阱！這陷阱，就連台下的一些高手也未覺察。

因爲他是「守護十三聯」中的前幾名人物。

毛小珠又是一掌拍到，忽見他靈巧地閃開。

毛小珠駭然發現自己此刻的位置正在「死」門上。

不論她的反應有多快，逃不出已設好的陷阱。

「啪啪」兩聲，她的前左腰與右後腰上各中一下。

小珠退了五六步。

卓榮不會放過，因爲剛才小珠沒放過他的妻子。

卓榮一臉狠色撲上來，林小玲上了台攔住。

卓榮沒能重創小珠，心頭大恨！就撲向小玲。

論基礎，小玲不如小珠。

但小玲以後所接受的武學却比小珠多。

爲什麼會如此？因爲小郭早看出小珠太任性，而且，身份詭秘，防之唯恐不及，又怎能再教她絕學。

小玲則不同。

她天眞、善良，不會計算別人。

小郭常常偷傳她一些有用之學，都是二三招，或三四招相連貫的敵手奇招，她也能虛心學習。

就連哈巴狗這一塊料，只學了兩招，就能使費天儀出醜。小玲學的，零零星星地，可比哈巴狗多得多了。

卓榮欺小玲嫩，心想，毛小珠是毛子水的女兒，藏了拙，難道妳這個丫頭也深藏不露不成。

思想着，伸手就抓。

他的「天狠爪」本就是他的壓箱底功夫，剛才要用，但是到了最後毛小珠沒有給他時間施展出來。

這一抓，爪風「啾啾」，連他自己都以爲有八九成把握。

的確，林小玲居然閃了開去。

不過林小玲却心驚不已。

如果這一年來沒有接受小郭背後的傳藝，剛才這一抓絕對無法倖免，其餘的招術也就施展不出來了。

閃過這一抓，林小玲沒有把握能閃過他更厲害的爪上功夫。

林小玲施出了二連的散手。

散手是散手，却是兩個式子連在一起。

是兩個式子而不是兩招。

施出之後，卓榮猛然一驚，這兩式與前者完全不同。

這兩式是閃過了，但另外一個三連式又施展出來。

雖是三連式，却仍是散手。

所謂散手，就是單獨一招或一式武功，十分厲害。

卓榮接下這三連式的二連，第三式沒接下。

「啪」地一聲，他的左頰及左頸挨了一下重的。

居然把卓榮打落石台下去了。

於是，爆出如雷掌聲。

他們鼓掌的原因是，這個小妞用的是怪招。

高手知道那是三連式的散手。

中等以下的武林人物連那三連式散手是什麼玩藝都不知道。

林小玲風風光光地下了台。

這工夫蕭露和「不老仙」可急死了。

小郭分明是出了岔子，要不，不論他要去何處，或者他要玩什麼花樣，都會先和二人商量的。

所以「不老仙」和蕭露找遍了附近方圓數十里。

此刻他們一老一少在山下，無奈地都嘆了口氣。

「丫頭怎麼辦？」

「老哥哥！這句話我該問您才對！」

「不老仙」指指腦袋道：「我這個老腦袋也不管用了。」

蕭露道：「我以爲小郭一定沒有離開這張飛石的附近。」

「人呢？」

「不老仙」續道：「我也以爲如此，原因呢？」

蕭露想了一下，道：「八成已被人暗算了！」

「不老仙」道：「在目前，能暗算他的只有兩個人。」

「你是說會主與秦葆琪？」

「不老仙」道：「難道老夫會暗算他？」

「你老哥不是說過，他們二人不至於暗算他？」

「不老仙」道：「老哥哥的確說過這話。」

蕭露道：「老哥哥，怎麼辦？」

「不老仙」道：「丫頭，妳別問我這句話好不好？」

蕭露道：「老哥，現在我能問

的還有誰？」

就在此刻，石台上有了巨大的變化。

因爲左棚內走出本屆會主「靈山冷雨」蕭松樵。

右邊棚內走出了「北海神龍」秦葆琪。

這二人對決，勝負如何？

由於剛才秦葆琪曾小挫於「不老仙」，也可以說是平手。一般人猜想，可能「北海神龍」秦葆琪勝的機會不多。

但也有人暗中表示，本屆會主不過是一位好好先生，如果動眞的，他那兩套未必是秦葆琪的敵手。

總之，此刻猜想紛紛，台下竊竊私語。

會主以「一葉知秋」的絕頂輕功上了台。

「北海神龍」以「白駒過隙」的身法上了台。

這都是輕功中的極品，常人連見也沒見過。

蕭會主抱拳道：「秦大俠，現在還不出示眞面目？」

秦葆琪道：「比出結果，眞面目立現。」

蕭松樵道：「只怕同道們不能諒解！」

「不會！」秦葆琪道：「早看晚看都是一樣，也許在拚出勝負時再看本人的面孔，還更有趣味些！」

蕭松樵道：「既然如此，蕭某並不堅持。」

台下有人鼓噪，要看秦的眞面目。

蕭松樵抱拳道：「在下也知道各位的心情，但秦大俠如此作，必也有他的用意，各位先進何不忍耐片刻，到了有結果時來個恍然大悟。」

這麼一說，台下的鼓噪就平息下來。

蕭會主亮了劍。

秦葆琪亮出烏金蝎尾鞭。

此刻將近午夜，數根巨大松油火把發出「忽忽」聲，除此聲音之外，眞正是鴉雀無聲。

蕭會主道：「秦大俠請先出招。」

秦葆琪道：「會主請先賜招。」

蕭松樵道：「蕭某就不客氣了……」

第一招是「仙人指路」，也算是客氣的招術。

第二招立刻就是凌厲無比的絕活了。

秦葆琪毫不含糊，烏金蝎尾鞭「嗚咽」聲，四山廻應，石台上不時濺起一蓬蓬的石粉。

蕭會主的劍招始終是有條不紊的。

這是下屆會主之戰，可以說，誰勝出誰就是下屆會主。

看來蕭會主的功力也不過如此。

秦葆琪曾和「不老仙」打平手，蕭會主却和秦葆琪打得難分難解，一時難分高下。

如果小郭不能適時出現，只有一個辦法。

那個辦法很不高明，那就是要「不老仙」再出頭墊場。

也就是要「不老仙」出戰這二人勝的那個。

誰勝了誰就是會主。

只不過據「不老仙」表示，他也沒有把握。

事前蕭露問「不老仙」，他沒有把握，當今之世誰有把握能戰勝這二人的一方，他說也許是小郭。

這件事有點玄。既然「不老仙」能和秦葆琪平手，這二人勝者之一必是蕭會主，蕭會主作會主有什麼不好？

這問題不是這麼單純的吧？

如果小郭不能及時出頭，「不老仙」非出頭不可。

至少蕭露、「四不像」、令狐嬋及蘇可香等人會催他出頭，「不老仙」是一百個不願意的。

兩百招都過去了，似乎秦葆琪略走下風。

兩邊的人都差不多全受了傷。

會主這邊的兩護法，五密使以及十二護衛，幾乎全都有傷亡。「北海神龍」秦葆琪這邊的「守護十三聯」也差不多全都受到重創。

三百招快到時，右棚中有人聲明，時間已到。

每夜不能超過丑時。

所以會主與秦葆琪之戰，只有拖到明天。

所謂明天，應該就是今天晚上的酉時。

今夜會主和秦葆琪二人不可能不分勝負，到時候無人出頭，新會主就產生了，以後不承認也不成。

兩人收手各自回棚。

「不老仙」和蕭露把小郭失踪之事對令狐嬋及蘇可香、「四不像」夫婦和夏侯兄妹等人說了。

他們商量，今夜分成幾撥人外出尋找。

只不過找了一夜，毫無頭緒。

蕭露是個堅强的少女，也不由偷偷流淚。

「小露……」令狐嬋道：「不要這樣，小郭那孩子不像個夭壽的人，放心，他會沒有事的。」

「娘，這話安慰小孩子有用……」

「小露，反正娘以爲他沒事的。」

「好！請問娘，他在何處？」

令狐嬋吶吶而不能答。

此刻蘇可香忽然想起自己的女

兒來。

知女莫若母，她以為女兒不無嫌疑。

她把女兒叫到無人之處，道：「喜兒，娘問一句妳就老實回答一句，一定要說實話，聽到沒有！」

「聽到了！娘。」

「小郭呢？」

「小郭？我怎麼知道？」

「小喜子，我對妳最清楚，妳一直還在乎小郭，一直還不放過他，可是妳要想清楚，如果他不喜歡妳，要到手了也沒有用處，反而惹氣，對不！」

「對，娘，可是我根本沒有見過他！」

「娘不信。」

「不信？」

「對！人家都急得像熱鍋上螞蟻，四下去找，妳却若無其事，而且吃得飽睡得着……」

「娘，我要是吃不飽睡不着，您不是又要為我操心了？」

「小喜子，妳真的沒有看到他？」

「笑話！我看到他會不說？」

「妳會不會把他藏起來了？」

「藏起來？」蘇喜大笑道：「他又不是一件玩具，可以藏在口袋中，娘，妳太不信任我了！」

蘇可香道：「小喜子，希望妳別和娘作對！」

「我和娘作對我有什麼好處？」

蘇可香走後，蘇喜冷冷地道：「看看誰厲害？」

＊　＊　＊

此刻，「不老仙」與一干白道高人在一起。

齊雪晶道：「如果郭小弟在，會主之爭他就有把握嗎？」

海歌道：「七八成。」

此刻「小天星」藍玉和他的未婚妻也來了，「黑鳳凰」羅筠道：「如果明天會主勝了秦葆琪，他連任會主有何不好？」

藍玉道：「當然不好。」

「這我就不懂了！以前蕭會主倦勤，要辭却現職，武林中人都一齊挽留，為什麼現在……」

藍玉的嘴唇嗡動了一陣子，羅筠一臉驚色。

時間一寸寸地溜走，天又亮了。

幾撥人還是不斷地去找。

尤其是哈巴狗，他受小郭的恩很大，最感激的是小郭從沒瞧不起他。

他以為，小郭可能被人制住藏在附近。

他在附近找尋，還遇上了蘇喜。

由於附近有兩個茅坑，哈巴狗以為蘇喜要入厠，就只好走開，這兒有男女茅厠各一，相距約五七丈。

兩個茅厠都是掘一大坑，上有橫板作為踏脚。

又找了一天，還是音訊全無。

「不老仙」雖急，却比蕭露及哈巴狗好得多。

毛小珠道：「老頭，你為什麼不太急？」

「不老仙」道：「因為老夫懂點『風角鳥占』，知道小郭春秋正盛，可以活到八十歲……」

蘇喜在一邊插嘴道：「萬一他被人害死了呢？」

「不老仙」道：「千金之子，不死於市！蘇姑娘，像小郭這種人，不會有那種結局的，不信看吧！」

蘇喜撇撇嘴走開。

別人沒注意蘇喜的表情，哈巴狗却注意到了。

他以為這個小女人大有嫌疑。

於是他盯上了蘇喜。

只不過蘇喜十分精明，也可以說狡猾，她知道哈巴狗正在注意她，就帶着他到處走動。

哈巴狗以為自己的看法沒有錯，就跟定了她。

此刻正是申時末，大會開始在即，哈巴狗內心焦急，也就疏忽了些，當他跟到兩個茅厠之間一個墓地中時，這兒碑石林立，而且都很寬大。

未提防自一個巨碑之後伸出一手，疾戳他的乳根穴。

哈巴狗應指倒地。

「狗東西，就憑你？」蘇喜冷笑道：「你想盯住我，門兒也沒有，這也是合該你運氣不佳！」

立刻又點了哈巴狗兩個穴道。

「我不妨告訴你，你盯得對！」

哈巴狗心裡直淌血，自己一時大意可能斷送了郭小俠和整個武林。

「不錯，小郭在我手中，只不過誰也找不到他。」

哈巴狗不能說話，如果能，他會告訴她，他可以說服小郭要他娶她，他以為這和武林前途來比，這件事太渺小了。

但他不能說話。

「小郭這小子太瞧不起人了，把人都弄了，硬是不娶。」

哈巴狗總算知道了一件事，原來如此。

為什麼小郭把她弄了又不要她呢？

這一點哈巴狗却想不通，甚至有點怪小郭，既然弄了人家又為何不要？

「我知道他有什麼雄心大志……」蘇喜道：「他想和最後的勝利者動手，他想那會主之位！」

哈巴狗對這方面知道的也不多。

（未完・廿四）